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二辑

江阴市城东街道办事处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现代文学家

胡山源



李建华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文学家胡山源 / 李建华 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4.1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2 辑)
ISBN 978-7-5496-1047-1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胡山源(1897 ~ 1988)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9203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二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1620 千

印 张 / 122

书 号 / ISBN 978-7-5496-1047-1

全套定价 / 258.00 元

编委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冯爱东 龚振东

主任：陈耀仁

副主任：张丽君 严 枫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张丽君

编 委：陈耀仁 卞 宏 张丽君

严 枫 吴红敏 缪红珍

张 明

总序

江阴是一个拥有7000年人文史、5000年文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的江南古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里，都涌现出无数的杰出人物。我们试图用人物传记的形式，记载他们的光辉业绩、人文品格和渗透在骨子里的江阴精神，以缅怀先人、启迪来者。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年，我们江阴市档案局与有关镇、街道合作编纂了《上古圣贤季札》、《徐霞客评传》、《铁面仁心杨名时》、《国乐之魂刘天华》、《抗日英雄朱松寿》5本人物传记，这些传记被收录于文汇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时隔一年的今天，我们又撰写了《东林英烈李应昇》等5本人物传记，收录于《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二辑》。

这套人物传记的传主也都是出生在江阴的名人。东林英烈李应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授江西南康府司理，以清廉著称，到任后处理积案600多件。天启二年（1622年）任西台御史，力陈改革时弊，抨击阉党暴恶。天启四年（1624年）密疏魏忠贤十六罪状，遭阉党痛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李遭诬陷被逮捕，受尽酷刑，闰六月初四，被害于京都狱中。崇祯初年（1628年）平反昭雪，著有《落落斋集》。本书不仅填补了国内研究李应昇的空白，还为研究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殊死斗争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矢志抗清的老贡生黄毓祺》是一部江阴抗清守城八十一天的壮丽史诗。1465年，清军兵临江阴城下时，黄毓祺被江阴守军主帅聘为参谋。城破前夕，阉应元典史请他出城讨援兵，途中被清军逮捕，1649年农历

八月在南京英勇就义。留下《江上九子歌》、《古杏堂集》、《大愚老人集》、《江上二黄先生遗稿》等诗稿，有其独特的风格。“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是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员，曾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后留学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等职。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四声实验录》、诗集《扬鞭集》、方言民歌集《瓦釜集》等。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是中国树木遗传育种学科创始人，在上世纪40年代就成功地培育出“叶氏白杨”和“叶氏狼尾草”，他培育的亚美马褂木和培忠杉，商品名为“东方杉”，在他去世20多年后，相继在北京推举为“奥运树”，在上海推举为“世博树”，正式获得美国专利。现代文学家胡山源，在1923年与钱江春、赵祖康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新文学团体“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抗战期间，先后在之江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建国后历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晚年定居江阴，从未辍笔。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散花寺》、《三年》、《龙女》，译作《莎士比亚译传》、《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等。本辑5本人物传记以简朴的语言描写了这些传主壮丽辉煌的人生。

为震古烁今的江阴名人撰写长篇传记，是一个长远的文化工程。我们要将笔触深入江阴历史文化的内涵中去，挖掘整理并潜心研究浩瀚档案中的文化遗存，撰写出更多更好更贴近史实的江阴名人传记，使这套大型丛书更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

编者

2013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一、出生在一个叫仓廩桥的地方	1
二、发蒙老师	6
三、剪了尾巴辫子	12
四、取谐音名改为“山源”	14
五、与少年钱振标同窗	16
第二章	19
一、当抄写员	19
二、当上小学教员	20
三、进之江大学读书	23
四、在“五四”运动中	27
第三章	30
一、唐大姐的撮合	30
二、担任文牖的日子	37
三、还没等到展露出笑的时候	38
第四章	41
一、“弥洒社”的中坚	41
二、沈雁冰（茅盾）称赞《弥洒月刊》上的文章	45
三、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	47
四、侯绍裘留下的印象	49
五、在苏州乐益女子中学	52
第五章	56
一、领养寄女汤雪华	56
二、话剧《风尘三侠》的改编事宜	58
三、钱江春创办松江初级中学	60
四、叶圣陶来校演讲新文学	64
五、等来的一批北伐军	67
六、钱江春病故	69

七、给陈彬和当枪手	71
八、翻译《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73
第六章	76
一、朋友的话题是谈婚姻	76
二、在开封被河南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79
三、有些当权者不太诚信	81
四、擦出情感的火花	82
第七章	85
一、在世界书局编译所当编辑	85
二、拜访徐志摩	87
三、淞沪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90
四、带家人参加全运会开幕式	91
五、写作《明季义民别传》时期	94
六、鲁迅论及胡山源他们的弥洒社	98
七、与阿英打笔仗	101
第八章	104
一、揭开“八·一三”抗战的序幕	104
二、日军侵占后的结果	106
三、译著了《人人是尧舜》另有所指	108
四、创办《红茶》文艺半月刊	112
五、任《申报·自由谈》主编	118
六、汲取创作素材有多种渠道	123
七、一篇《徐州突围记》引起他的注意	126
八、“孤岛”练就斗法术	129
九、邀请姚克来金源钱庄演讲	132
十、本想见了面好好谈上一会话	134
十一、撰写“明季别传”的用意	136
第九章	138
一、《散花寺》中的人物向他走近	138
二、创办集英小学	143
三、《白茅》是啥含义?	147
四、鼓励寄女学着写作	148

五、提携过袁鹰	152
六、四处兼课时还写着长篇	155
七、日本投降了	159
第十章	162
一、曹聚仁作即席发言	162
二、在《新闻报》的憋闷	163
三、进《中央日报》编副刊《文综》	166
四、李小峰不像胡山源对戏曲真有嗜好	170
五、办了一个上海日新出版社	173
六、对黄大铤的照顾	176
第十一章	180
一、天空感觉很辽阔	180
二、全亏了陶白的主张	183
三、到了福建师范学院	187
四、回到上海	190
五、曾当过刘少奇前妻何葆珍辩护律师的唐鸣时	192
六、同意儿子不愿意坐机关的选择	193
七、隔壁一间房门上写着“姚雪垠寓此”的粉笔字	195
第十二章	198
一、撰写《南明演义》	198
二、《全宋词集》搁置出版	200
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202
四、调查幼年同窗钱振标	207
五、完成《七哥和八哥》的创作	209
六、“教授”改“教员”	212
七、“红卫兵”抄家	214
第十三章	219
一、回江阴潜心写作	219
二、《文坛管窥》始笔	222
三、给丁玲写了信	224
四、俞平伯的一个小插曲	226
五、江阴有几个痴迷文学的人	228

第十四章	234
一、晚年远游	234
二、上海师院给胡山源纠正了“错划”	238
三、写作是挖矿	240
第十五章	244
一、《珊瑚岛上的死光》带出的回忆	244
二、杨郁深为胡老奇特的经历所吸引	246
三、陈伯吹与任大霖都来了	248
四、他们为老人做了有益的事	249
第十六章	254
一、沈寂是了却了心中的夙愿，可自己了却了吗？	254
二、创作依然锲而不舍	255
三、《龙女》改编成4集电视剧	257
四、侥幸一般过人处	259
五、丝尽烛灭功常在	264
结束语	269
胡山源生平与创作年表	272
胡山源回忆录	284
胡山源自述	284
我在江阴励实学堂	299
弥洒社的经过	313
我与世界书局	317
胡山源研究	319
鲁迅谈弥洒社与胡山源	鲁 迅 319
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	钱江春 320
胡山源研究述评	许志强 322
评长篇小说《散花寺》	胡凌芝 331
爱情：凄冷的一幕	许祖良 337
笼罩全群的佳作	杨 郁 342
维妙维肖如诗如画	潘 新 350
后记	358

第一章

一、出生在一个叫仓廩桥的地方

这是江南一个普通的乡村，四面由一组百米高的山丘将它环抱在怀中，青松、翠柏、槐树、橘树、桑树、桃树、梨树分布在这些错落有致的农舍之间。这些郁郁葱葱的山丘和荒地也就渐渐成了野鸡、野兔的乐园，这些小动物一旦见了人，也不会快速逃跑，居然大摇大摆地在便道上悠闲地“踱”方步，俨然做出一副这块领地上主人般的姿态。

这里由于地处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大面积种植的还是水稻和麦子。除从事农耕蚕桑外，还有一些从事渔业的群落，所以街市上设的鱼滩颇多。这里是一个大村庄，名叫仓廩桥。兴集市是由于早先有屯兵，古时为兵营屯粮之要地，早有“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流传，是有历史来头的地方，当时西南两里外的三官殿的街市没有这里大，后来四里外的金童桥兴旺发达起来，才盖过这里的市面。

这里离一望无际的长江很近，一条支河流穿过村庄，将村子分成东西两半，一条幽深的老街呈东西走向，为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风格，简朴宁静却不失风韵，引人驻足。街头原有一座碉楼，经岁月的风雨洗蚀早已朽败支离成为废墟，但其螺丝疙瘩大小的某些痕迹仍可觅寻。绕过碉楼废墟便进入了老街，街旁两边的明清阁楼鳞次栉比，并肩而立。街道窄小，倘若有两乘轿子交叉着过，心照不宣一方必须先作避让的。偶尔对门住着的人要让人挠个痒痒，也只要将长脖颈从楼阁的窗口伸出来，一方的手臂就能探到痒痒处了。

街道就像是条灰黑黑的峡谷，宁静中透着无言的沧桑。走在苔痕斑驳的卵石铺垫的街道上，恍惚间读者也就走进了这部线装的历史书中。这条卵石街道与别处颇有差异，中间是一溜长长的条石，条石的两翼则



仓康桥老街

辅以大量的河卵石。街道中间隆起，像是光滑的鲫鱼背。许是承受着岁月的打磨吧，石头都显得异常的光滑。

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老街西首，蜿蜒的河浜上架设着一座拱形石桥，弦月似的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使河西前村延展了一点老街的神韵。在蟠龙山映衬下的一排

排高矮参差的古建筑倒也粉墙黛窗可入画，村子的南面北面均是一小块一小块平展的田野，时节已进入稻穗灌浆期，绿油油的稻穗像一只只身怀六甲肩挨肩的矮脚螳螂。不用预测，老天将馈赠一个丰收年景。

走过村庄斑驳凌乱的小径，碧草茵茵，脚步落处，蚱蜢飞溅，几只散养的鸡、鸭、鹅摇着臃肿的身躯在那些荒草丛中寻觅食物。在这男耕女织时代，村子里男人一般在田地下着苦力，留守在村子里的只有老幼妇孺。没有人声鼎沸之势，仅有鸡犬相闻之趣，静静的村庄偶有母鸡下蛋后欢快的报喜声传来，为寂静的村庄增添了几分生机。午饭时分，一丛丛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腾起来，村子里弥漫着豆油在铁锅火焰中蒸发升腾散发出的浓烈的香气，仿佛听到铁铲亲吻锅面发出的响声，有铁锅炒出的鸡蛋的香味钻进鼻孔，让每一个庄稼人的胃都要跳出喉咙来提抗议，一家家穷困潦倒的，没亲戚上门，没大事办，谁家能开荤？那么样有口福的人家不多。

胡桂根这个靠种财主租田的佃户别说荤菜，就是蔬菜里多搁些油都是奢侈。这一天的吃饭时间到了，他打算转完一圈田头就回家，脚步迈得慢腾腾的，看着庄稼喜人的长势，脸上呈现一副欢悦表情。他兴致勃勃地在自家耕种的水稻田边走了一圈，回家时还打算去老街找些短工的活来贴补家用，刚迈步，氤氲的薄雾中传来村上放牛娃的大呼小叫声，语无伦次地喊：生了，快回家，是男孩！胡桂根听清了，没等人家靠拢，就赤着一双脚飞奔回家。不断重复的脚步，将歇在田埂上的狗屎田鸡砸向稻田，脚板上落上湿漉漉的露水。他知道自家娘子孕期已足月。

胡山源母亲张氏生孩子，是在家里接的生，那时江阴城里福音医院

已有产科，但民间接生还是很普遍。有些老太太一辈子接生无数，经验比医院年轻医生更丰富，手法也更娴熟。价格也比医院便宜很多。他们是穷人家，自然只能在家接生。胡桂根跨进门槛一头扎进产房，对濡湿着发丝的妻子说：是儿子吧，快让我抱一下。几乎虚脱的张氏就用嘴吮一吮安详睡着的儿子，说：看你急的，没人跟你抢。胡桂根就笑眯眯地说：不抱了，我就来看一看。近一步上前，详尽地看着婴儿的样子，稀疏的软发贴在头皮上，看上去皱巴巴的，像一只粉红的小兔崽。想到婴儿几处与自己长得相近，兴奋得不能自控，见自己母亲和接生婆都不在现场，一张嘴就凑到妻子额头狠狠吻了一下。妻子粉成红脸，嗔怪道：轻骨头，添加了一张嘴也不愁？愁啥，我有的是力气，不几年我这宝贝儿子一出道，我不就享福了？年轻的胡桂根说时还将臂膀上的疙瘩肉在妻子面前扬一扬。张氏甜蜜地伸出手要去拧，桂根快速反应地躲开了。

这天是1897年9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家胡山源就出生在这样一户贫农家庭中。那一年，其父母才25岁，精气旺盛着，夫妻间也恩爱得还像在度蜜月。当时小山源已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二妹，这次胡家添了个儿子，算是一个弥补，因起名叫“金福”的长子，在4岁时夭折了。现在生了小山源，夫妻俩又对未来增加了无限的憧憬。

胡山源父亲本姓彭，叫彭桂根，因胡家姨母潘氏4岁的儿子夭折，其妹便将第二个儿子彭桂根在4岁时过继给江阴东外仓廩桥河西前村的胡家作养子，遂改胡姓。胡山源出生时，胡家祖母49岁，祖父胡守正早已去世。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强劳动力，种了财主家几亩租田，养了一头牛，日子还尚能过得下去。山源记忆里，父亲是个种田好手，驾驭牛犁地前后几个村没人能比，在田地上肯花时间，比如说中午吃饭，为省除去河汰的时间，一般连脚也不洗，小腿肚子上常常沾满湿泥巴。那时小山源伸出小手就地取材摆弄下来做玩耍泥巴的“过家家”。捏个猫啊狗的，挺像，体现了具有天性的文艺专长。

胡山源3岁时就喜欢爬在母亲背上看织布，大些时又蹒跚着小脚丫跟随母亲上田头上河埠头。母亲和村里的妇女都专心地在河边洗衣服，让各自的孩子放心地玩耍。农村孩子不骄气，小些的孩子都会和在大一些的孩子堆里到田沟边捞蝼蛄田螺玩，尽管不时要摔倒。对孩子来说，也许没有一个会安分守己，小山源在母亲眼里，是最不安稳踏实的主。小家伙对长得看起来不洁净的蟾蜍也不知道怕的，一次还将一只蟾蜍抓了

放进才大他3岁的姐姐口袋里，姐姐吓得哇哇大哭，躲避时脚下一滑，掉进了水沟里，衣服裤子黏糊上一身烂泥巴。为此，他被父亲扯红了耳朵。

那年秋天，胡桂根挑一担硬柴进城换些零用钱，在街头站了大半天，才找到了买家，待拿了钱想给妻儿老小买几个肉包子作个慰劳，不料东门这家店铺只有豆沙馅的，而两个孩子偏重于肉馅，他看看天色还早，就赶赴西门，可店铺肉馅包子却刚刚上蒸笼，要等半小时左右。他就在炉子旁边坐着等，可能这些天太疲惫，等着时竟睡着了，醒来时已近傍晚，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整个人傻在了那里。一会儿醒悟过来，想起家里人等着吃肉包子，得赶紧回去。可仰天一看，天已拉上了一块黑幕，而且摆出要下雨的阵势，他就掏腰包买了十几个包子，拔腿就往乡下赶，等他像皮影人一样站到家门口时，女儿在门口迎了他，第一句就说：弟弟病了，要等钱抓药。他进门用额头贴一贴闭锁双眼的儿子，没言语，转身就冲进雨中。应当说对儿女的情感，父母是最深厚的，为了孩子，他们往往忽略自己，不在乎自己。

胡山源的父亲由于那次淋雨继而发烧，加上缺医少药，不到半年患霍乱病于1899年亡故。对于两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对于死亡的理解，等同于睡午觉，睡着了还会醒的，可能不解的是母亲和奶奶表现出的悲恸、哭泣，呼天抢地的哀哉，娘亲终于嗓子嘶哑了。小山源臆想着睡午觉的父亲为何要躺在灵棚的一只长匣子里，并且白天黑夜都要点一盏灯火，一家人一身白的谓之披麻戴孝，后来出殡，还举幡摔盆的，他和姐都是让族中叔伯搀扶着或者抱着走的，他的视线一直让大人的影子阻碍着。

小山源那几天常做梦，梦见此起彼伏的连枷声，父亲出现在梦境中，赤膊上阵的样子，一双大脚上全是烂泥巴，邋遢得很，立在打谷场喝过母亲递交的一大海碗凉水，就掀起右边衣襟当蒲扇，来回呼扇。风势大，让离得远远的山源也感知到了，后来他姐说她也要吹风，父亲笑呵呵地说：好，我给你扇。可山源吹不到了风，就在梦里喊出了声：阿爹，我要风！奶奶让他惊醒，坐起身子问一旁的孙子：山源，又梦到阿爹了，睡觉，别想啊！可老人家自己的眼睛却像水泵一样流着眼泪。

下来的一段时间，山源还是要不断地讨问父亲的去向，他问母亲，母亲则是扭着身纳鞋底，从不肯作回答。就问祖母，祖母用方言告诉他说父亲到南头（山观一带对云亭、长寿的俗称）扛长工去了，南边有一

座山太高，你爬不上，要等你长大才能去爬，才能去见你的阿爹。小山源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于是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翌年，母亲生下了他的妹妹（遗腹女），取名叫行素。他和姐兴奋得不行，大些时，母亲散了衣衫扣子喂奶，小山源踮起脚尖拨了母亲手臂要看妹妹吃奶的样子，母亲说妹饱了，你馋吧，给你吃些！说完硬要将一个奶头塞进小山源的嘴里。他作了退缩，并懂事地说：我长大了，我不能再吃奶！说着就蹦蹦跳跳走向野外。母亲感受着心灵上的慰藉，她望着远景里儿子的背影，认识到儿子在长大。然而她老担心儿子营养跟不上，麦子刚灌浆，蚕豆已胀满豆荚。母亲就催促山源说：去叫上姐姐，到田岸上采摘些蚕豆回来，你嘴馋吧，馋就多些。她将行素安排入眠后，自己则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搓麻绳，为伏天纳鞋底做准备。此时山源的祖母在河埠头汰衣服，穿了双小脚钉鞋，她见到了孙儿孙女拎着竹篮走在田埂上，孙辈还向她打着招呼，她一副笑容可掬样，扬着一只胳膊，叮嘱不要去河边玩耍，摘够半篮子就回来。对于孙辈，老人家见着心情就舒畅，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搁心坎里。她只是要抱怨自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对不住孩子，还好，靠着手勤脚快，死粥死饭总算能吃饱。她笑一笑，不禁摇了摇头。蓝湛湛河里一个映像让旋卷着的涟漪搅没了。

平常日子，紧迫一点是能挺过去的，对大人，最难过的莫过于除夕这一天，有钱人家的孩子，喜气洋洋地盼望着新年快来到，穿新衣，戴新帽，还可以大吃大喝。而四五岁的小山源和七八岁的姐姐，每年除夕都要默默地、忧心忡忡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提心吊胆地迎候提着灯笼的讨债人。这些讨债人都是仓廩桥街上一些大户差来的伙计，租田不种了，就靠纺纱织布，然而一家日常生活不能为继，欠店铺的钱没还的出处，母亲、祖母只能抱着行素小妹妹躲藏亲戚家去，家里就留两个小孩子作“挡驾”，讨债人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家在，不怕赖账，也就不往下追究了。后半夜，躲藏的母亲奶奶再抱着行素回家来，姐弟俩抱着大人啜泣，母亲、祖母抚慰两个守卫“战士”所受的委屈，鼓励着说：长大了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想着会有砖头瓦片的翻身日子。这些苦难的场面，年纪小小的山源几乎年年碰到，并且铭心刻骨，永世难忘。这为后来的认清世道、奋发努力起到了影响作用。

然而，幼儿时期的孩子们，毕竟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抛却暂时的痛苦的，遇到欢乐的场面，也很喜欢赶热闹。“爆竹声中一岁除”，到了

大年初一，到了迎神赛会，到了上元节，小山源也喜欢挤到人群中去热闹，小街的店铺里、摊位前，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画纸”，江阴人叫“花纸头”，等于是街头画展。琳琅满目的年画，上面画着《李元霸大战裴元庆》、《岳家军大闹朱仙镇》、《白娘子水漫金山》、《八仙过海》、《老鼠娶亲》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一双眼睛都来不及四面观看，他就耐心地逐张逐张地看去，不知不觉地自己也进入了画中，和画中人一起活动，甚至帮着好人打坏人云云。这些“画纸”虽然够不上艺术品水准，却也是给小山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对他正能量的提升起到了潜移默化之熏陶，同时孕育了小山源的想象力。

二、发蒙老师

油菜花正在开放，泥土散发着淡淡的馨香，春天里小山源最喜欢跑到野外看放牛郎放牛，脚步一路跟随着，牛走在田埂上啃青草似乎不挑剔，当时他就拿牛比人，比较一下，就知道人太娇生惯养，人人向往过好日子，没有一个人甘愿过像牛一样的生活。他抬起眼看近距离的牛，在内心敬仰着牛。他情不自禁地说：牛啊，今后我要学你的吃苦品德！他的那位放牛郎听了就用眼觑了他，回敬一句：你好傻。山源没理睬，扭头往家走去。

眨眼间山源到了读书年龄，不识字在世间会遭活罪，喊冤叫屈也摸不上门道，会真的如那个放牛郎说的变作“你好傻”。小山源要读书，一家人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抠也要去读书识字。1903年山源7岁时，他家那位面前露出光洁额、脑后挽着发髻的祖母，用她那一双粽子似的小脚为孙子上学各处奔走，可就是借不到钱进不了学堂，尽管她非常能干，会做裁缝，专门替人家包工做衣服，可那些工钱维持一家开销都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就嘱其侄阿八来教孙子认字，读“天地君亲师”等方块字，不久即中断。胡山源的家里只靠祖母和母亲打理，生活之艰难自然可想而知。胡山源的少年时代，是与战火、饥荒、灾害、贫困和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读书识字也不易。

他们家的饭桌，往往没有荤腥菜，有的只有祖母到河浜摸来的一碗螺蛳，摸螺蛳时山源常常跟去，祖母也乐意带上他，在波光粼粼的河面，

小山源腰间系了根带子一头连着祖母，祖母还对他说，螺蛳的螺肉丰腴细腻，味道鲜美，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是老天爷赏赐给穷苦人家的不要钱的荤菜；母亲病了，往往不去请郎中，再急切的病，也只能躺在病榻上忍受着病痛的煎熬，自己和姐妹病了，也是祖母搞一点自抓的草药煎汤喝一下，而祖母自己病了至多和衣斜靠在旁边床上假寐，一家子有好多事要她去打理呐，只能硬逼自己挺过去。山源印象里的祖母母亲总是里外忙，母亲后来做工后，祖母常常半夜挑灯，一针一线地为别人家做衣服，为挣一点辛苦费，弄得手上针痕累累。忙时他姐姐也搭把手，如用针线缝个纽扣儿等。山源从小就懂事，见祖母因忙活，累犯腰痛，他就靠近祖母，握紧两个小拳，就去捶，学着唱滩簧戏的人敲鼓似的。祖母为孙儿懂事自然暗暗高兴，常常会当面许愿说：三源官，懂事，好婆婆有了钱，给你买麻尖糕吃。可他们家什么时候有过钱呢？山源家穷，可他家的母亲、祖母都将苦扛了，所以小山源才不觉得苦。

胡山源童年时家境实在贫困，两年后，祖母潘氏获悉江阴城里民族资本家新创办纱厂，便托山源寄娘的儿子胡子美（族兄），帮助儿媳进了利用纱厂做工，每日能得一角大洋，才缓和了一点家庭之困顿。得了些苦力钱后，胡山源9岁时才进了仓廪桥街上设在“胡氏宗祠”的时敏学堂读书。好在他脑子聪明，再加上学习刻苦，特别是作文写得十分好，老师对他喜爱尤加。这所新办学堂的发蒙老师为族中伯父胡静山先生（秀才）。该学堂不专读四书五经，还设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开学第一天，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穿长衫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的静山先生把山源叫到身边嘱咐说：你是苦出身，不能学坏，从今往后读书要认真，不可荒废时光光阴，出息了才对得起你娘你好婆为你吃的苦！山源点点头，望一眼先生，恭恭敬敬地说：学生记下了！

小山源就跟着老秀才念诵“天地玄黄，宇



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课文

宙洪荒”的课文。山源学过一遍，便能全部记下。静山先生喜形于色，捋着三羊胡说道：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在课堂上小山源用稚气的嗓音诵读课文最响亮，静山先生对他的入境很满意，有时还会从袍子的袖子里摸出一粒糖来奖赏他的用功。也确实是个好先生，他看出胡山源身上有不同于一般学生的东西，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拿来给他当课外读物，老先生的启蒙，对山源心怀文学梦想起了关键作用。文学里的往事，看看竟然全是嫩嫩鲜鲜的内容，则是有些念意还不明。

祖母和母亲对山源的要强喜在心里。顿时疲倦也消失了许多，清醒自持地找针线活做。晚上点燃油盏火，做得很晚也觉得有劲道。

一天母亲从厂里给他带回一个麻团，非要看着儿子当面吃下才走，山源可能神会母亲意思的，但他还是要问：姐姐和妹妹有吗，她们没有我不吃。母亲哭丧着脸说：你不识相，娘是夜班的晚饭没吃，就一个，怎么会有她们的一份呢？山源知道母亲在家还是偏袒他，觉得母亲偏心不好，可这穷日子也是没一点办法的。山源记下了母亲的恩宠，可他眼睛向心，问一问自己：我这样领受，姐妹俩知道后必定要生怨恨的吧？自此以后，他就更懂得控制自我，懂得为保障将来的前景而舍弃当下一时的享乐。

胡山源本名胡三元，“三元”“三”为家中排行，“元”为字辈，又有“连中三元”、“三元及第”之意。静山先生看到三元气宇不凡，为其取号“抡廷”，可抡起如椽之笔，大大发挥一番。几年来，胡山源读过的书有《幼学琼林》、《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古文观止》，旧小说看过一本《荡寇志》，讲水泊梁山的故事，官吏们要去剿灭一些英勇善战的好汉，作为穷困家庭出身的山源看了后想，均大户的英雄，为什么官家要派兵去剿灭呢？这书上也有不对的地方，它不帮助穷人说话，我要编书，就要想着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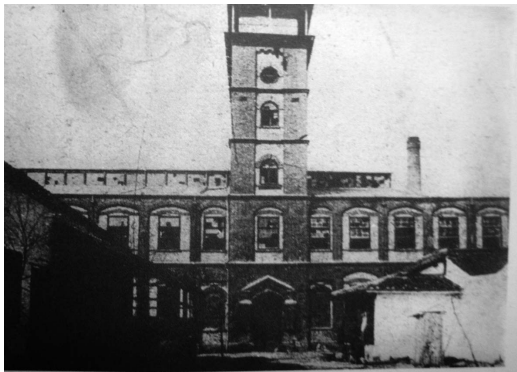
1908年春，胡山源和姐姐到舅家去住几天。

胡山源的舅家在仓廩桥的东南方向的占文桥，大约有三五里路。到那里要经过香山脚下，孩提时他走路时都爱动，不走平平整整的好道，偏要走着长着藜刺和葛藤的小路，一路上还不肯稍停。山坡上一年四季扬着花朵儿，他恨不能跑遍山坡去摘取，一个个小花随风摇曳，他一个个摘来捧在手上，有时还让一路走的姐姐拿。母亲此时就要批评儿子走

路慢。他觉得野地里有意思，派生出的兴趣还有眺望几只斑鸠在松树林里饶舌调情，还有仰天看成群的麻雀像一片灰色的云朵在天上飞等等。当时就感到生活的有趣味性，他走亲戚往往是第一个出门最后一个到。那时他们的舅公、舅婆早已去世。大舅父也没有见过，见过的是二舅父张屡和，他亦是农民，但他多才多艺，兼作“斗坛道士”，他写得一手好小楷，因此用黄纸书写的“表”，都由他包办。他还擅长音乐、吹打锣鼓等，他“掌号”。舅家较为富裕，二舅父常说，他家的桑树之多，为占文桥第一。

二舅家在占文桥东市外，东横河北头上，三间新屋，屋东有竹园，北有丛树。竹园很茂盛，笋发时，两个孩子就去吃笋，并挖些笋带回家去。这年胡山源与姐一到舅家，就遇见三个人，母与女之外和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婴。母30多岁，女10多岁。胡山源是知道她们的，母为二舅母的三姐，后塍人。女叫梅心，比胡山源大一岁，婴孩叫琴宝。胡山源与姐姐住下了，她们母女和琴宝也仍旧住着。看出她们很有压抑感的，并没有她们快乐，她们很无奈，只能是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看梅心、琴宝和自己一起成长，这一切让胡山源记牢固了，几十年后，胡山源以梅心为主要人物写出一篇短篇小说《初恋》，小说除浓郁的生活气息外，还能见出一段逼真的纯情在内。

但那时的胡山源见人很害羞，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但他的情感却很细腻。胡山源与那母女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当时他的一双筷子不好意思伸向远处的红烧肉，那次就是梅心给他挟的菜，可小姑娘没稳好神，肉块掉在了地上，她拾后自己吃了，给山源的是重新到碗里挟的，他看出二舅妈用眼斜睨了梅心。此时，山源的心一直过意不去，心虚着。然而，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再没能去与梅心碰面。这是胡山源一生的忧伤之事。



利用纱厂

这时，胡山源的姐姐在母亲努力下，也进利用纱厂当了童工，每日工资为五分大洋，好在也算能养活自己了。胡山源在村里上私塾，这一年他个子高出许多，身上的劲道也变大了。家里的祖母仍旧以纺纱织布为主，小妹妹行素也能做家务了，十天半月见哥哥要将祖母织下的土布挑去城里出售，她就帮衬着哥哥拿蓝印花布的包袱出来，再备下络索，找出扁担，还很有心，在扁担中心部位绑定一块布，她说这样挑担肩不痛。当哥的不能不表扬她了，说：你真懂事，哥去了城，见了娘姐，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在家等着！

山源就在祖母和妹妹扬着的古典手势里，在邻村一两声汪汪的狗叫声中，像一个小挑夫在慢慢远去。那时的农村有宽敞的视野，山源行至许家湾西边翻越蟠龙山的龙岗时，其身影还在人的视线里，最后是让山坡上的松树蒙蔽掉的。但行素在自家屋檐下，还仿佛能听到哥哥“咔嚓，咔嚓”的踏步声，隐隐地像一种立体声在撞击着耳膜。

胡山源将土布担到南门的布码头，那里有收购商，办妥换得了大洋后，就直奔北门母亲做工的利用纱厂，母子见面，母亲首先过问儿子吃饭的事，一边吩咐大女儿赶去食堂打饭菜。二妹打来饭，山源就狼吞虎咽起来，母亲此时总是心花怒放，让儿子慢慢吃，不要噎着。山源吃饭吃出一身汗，母亲就让儿子将湿衣脱下来，夏天落落水一会儿就干，山源不肯脱，他是怕姐姐看出他的身体在发育。母亲是懂儿子的，就说：你姐不是外人，娘是养你的，你身上那一样不清爽，再说人长大了，走人面前一股汗臭，将来没人跟你的。这时姐就接上去说：你脱，我不看，我去上工了，就跨出了宿舍门。这时母亲又催促，并倒来了热水，拿来了毛巾。山源就脱出个白身子来，母亲笑靥飞扬，接过儿子脱下的衣衫，就去食堂洗衣裳了。母亲刚走，二妹却折回来了，二妹一惊一乍说：我看到了弟弟长“妈妈”了，起了个包！山源赶紧往母亲睡的帐子里躲藏，并耍小孩脾气说：你坏，我告诉娘。二妹是怕娘的，就软下来说：我看到的不跟别人说，我真走了，噢，我回来是要告诉你，你寄哥让你回家前到食堂带些剩菜剩饭给好婆妹妹吃。胡山源寄哥胡子美在厂里食堂当炊事员，每当知道山源来厂里，他就设法将职工吃剩的东西作一点归类，然后用两只陶罐装上，他想这些厂里的饭菜总比家里的油水重，这样家里也好省俭一点。山源每当遇上这类事，心里总有点酸，想想自家亲戚和左邻右舍对自己家这般照顾，人就越发不能颓废。回报乡恩亦是 he 后

来使劲努力的动力之一。

对于他的乡亲，他一生都抱有感恩之情，那时他就用文言文写了感激寄哥关照的小文章。在他13岁时，村中有一位族长，一天上胡山源家串门，见山源祖母老眼昏花，还在替人家做衣服，由于眼花缭乱，一双枯枝般的手上血迹斑斑，产生了怜悯之心。三天后这位族长又来了，进门就说他想送山源到城东郊蒲鞋桥一家中药店当学徒，一个人去了，开支还可进账些。山源祖母听后非常高兴，还泡了一碗红糖水来招待人家。但此事后来告吹了，原则上是山源想继续读书，在他们一家复归于平静后，山源还去征求静山先生的意见，静山先生暗中观察着村子里几个孩子，早看出山源是块读书的料，不是学生意的料。这回老学究好像已假定小山源未来的路，他捋须沉吟道：一个人不能目光太短浅，你不能跟你的父亲一样当睁眼睛了，有时放弃也是机会，脑子灵巧的人还是读书，有困难，我们可以再想办法的。这是胡山源暗暗企求的一个理由，他知道自己喜好，但他得找到一个力量来支持自己。

胡山源放弃当学徒的机会，在家帮衬祖母养羊养兔养鸡，他割草喜欢选择野坟场，那些地方去的人少，因为他不怕鬼神，所以割草对他来说很轻松。而村子南面高头上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那里坟茔最多，夏夜，萤火虫一样的磷火一明一灭，正像一座鬼域之城，山源从那里进进出出，勇武得让同龄孩子直翘大拇指。一年秋天，他在一棵翠柏树下还捡到了一只撞死的野兔子，一家人出其不意地开了一次荤，几张嘴顿感油光闪闪，妹妹行素连最后的一点汤汁都不放过，一双小巧的手捧着大海碗，俯首喝到将一只碗几乎扣压在脸颊上，搁置碗后，兴味盎然地要求哥哥再逮些飞禽走兽什么的。山源嘿嘿赔笑了一声，用一个手指在自己鼻尖上抹去汗珠子，对妹，包括做厂的姐说：放心，我眼睛放得亮堂的，等着吧！那时母亲和姐已转入另一家新办的华澄织布厂当织布工。看到一家人对自己的满意，他外出割草时更留心周围环境，一次他还爬坡上了村西一里开外的蟠龙山，在山顶极目远眺看到了北面一条银带似的长江，他产生了和明朝时期的徐霞客一般的想法，要去探究这条大江有多少深多少长多少宽，好多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个未知数。此刻，少年胡山源好像更清晰自己今后的走向了。他渴望早日走出仓廪桥，像古书里介绍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建立一番功业。然而前提必须是上得起高级的学堂，能断文识字。

三、剪了尾巴辫子

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族中的另外一个伯父致尧先生（秀才）看出山源有不凡志向，很怜恤他，一天见了，就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古人有云叫玉不琢，不成器，你是桂根留下的一根苗，我们一族不能败，我送你到城里去读书。致尧先生知道胡山源家境贫寒，就从“文社”的积资中借出80块钱，让胡山源进了江阴励实学堂继续读书，作为四年的膳食费。“文社”是科举时代用一些读书人捐出的钱购田，以其收入资助读书的穷书生。在城里读书，来回30多里路，必须寄宿，可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铺盖，致尧先生就送山源两条被子、一顶蚊帐，对于人家的雪中送炭，山源一生都铭心刻骨，也让他在自己有生存能力后，乐于接济别人。胡山源有了自己的规划，上高年级的学校是第一步，有了这个步骤，一个人的教养、尊严、自由和幸福才可能获取。那晚，母亲让山源到街上拷了两斤黄酒回来，就着一只咸菜说：山源去城里读书了，我们庆祝一下。一家人连着行素举起了酒碗。山源在昏黄的油盏火里感到了这个家的温馨，同时也深感肩负起的重任不轻。

励实学堂即后来的励实中学，现今人民东路的江阴一中初中部，是一所“教会学堂”。这是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兴办的学校之一，教一些外国新知识，除食宿费外基本免费，农家子弟只要成绩好即可进去读书。

就这样胡山源进了美国人办的励实学堂。在城内，他感触到了满清皇朝被迫退位，由帝制改成共和后的社会之变，如大街小巷都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原先满清的黄龙旗被小孩当作手中玩弄的一件道具，男子的长辫子排队在作剪除，妇女解放最明显的是放开缠着的小脚。

胡山源看着社会的激浊扬清，万分激动，很自觉地也走进剪除辫子的队列，在革命军面前大声说：我也要剪拖着的尾巴！革命军的人赞赏他说：小同志，你可是少年有为，希望你回去动员更多的同学老师前来剪辫子，我们要与满清彻底决裂！胡山源回答说：我会这样做的！他的一条长辫在剪子的“咔嚓”声中，从脑袋后脱落下来，他站起来走动一下，觉得脑袋上有了无比轻松之感，就跑回学堂，对同学们说：剪辫子

太好了，除轻松外，还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梳头了。同学们担心地问：革命军剪辫子时痛不痛，有没有流血？胡山源认真地说：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你们可以看看我的脖子上有没有流血的痕迹。他将脑袋瓜子亮给同学们，同学们看过后，没觉得异样，就一窝蜂地上大街剪辫子去了。

有一个擅长韵文的老师陈鲁云，对辛亥革命有抵触情绪，曾写一诗：

黄鹤楼头看弈棋，孙曹鏖战古称奇；
可惜无数同胞血，洒上黎家都督旗。

爱较真的胡山源认为，把辛亥革命比为孙权和曹操争夺地盘、残害百姓的认识是错误的，学堂老师陈鲁云是在搅混水。近几日，他通过接触体验，认为中国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首先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一股民主主义思想的潮流已如长江东去的水不可抗拒。对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没有犹豫不决，上前就进行了驳斥。后来一些犯迷惑的同学也站到了胡山源一边，陈鲁云驻足凝望着众人，歇斯底里说：你们的想法太过危险，等着看结果！胡山源带着一丝嘲弄的口气说：诸如此类还要什么结果，民主革命运动早已广泛掀起，趋炎附势的就是立即剪去辫子。陈鲁云听说胡山源要叫人来剪辫子，吃惊不小，嘴唇哆嗦着说：你，你，怎能将受之父母的发给剪了呢，礼教还要不要了呀？胡山源平静地反问一句说：陈老师，现在民国了，提倡剪辫子，你还想做满清的奴才吗？陈鲁云气得翻着白眼说：什么民国，还不是孙曹的权力相争而已，到时又是白白牺牲万千同胞，这世道又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往后如何是好呀？胡山源学着陈鲁云平常训斥学生时说的一句：茅坑板上的臭石头，不可教也。心里嘀咕一句：看你脑袋上的尾巴能拖几日？

一次胡山源听完国文老师李原斋的骈文课，同学们从教室里往外走，陈玉林、黄式金、钱应方、陆高谊、张玉瑞等几位同学在讨论有关课堂学习上的事，一方在强调什么骈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其中多四字六字定句，称“四六骈文”；另一方就拿柳宗元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作附和。而胡山源和钱振标、王省三等几个则在商量给陈鲁云剪辫子的事，胡山源考虑再三后说：硬碰硬显然不成，只有设一个计策，让他上钩。王省三同学赞许地顺着胡山源思路建议说：我们夜里趁着他睡熟搞个突袭。钱振标同学攥紧了一个拳头兴奋起来说：我去

干！胡山源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夜里黑漆漆的，点灯显然会招惹人注意到，我看还是选择在白天行动好，老头是有午睡习惯的，睡觉的时间好在差不多要两个小时，足够我们去剪个辫子的了。三个人就商量具体实施方案。那天三个人是在午睡的中途，聚拢在厕所集结后，在旁人毫不注意的时间段作了出击。胡山源等几个少年猫腰潜进隔不远的教工陈鲁云屋里，不到十分钟就顺利解决了。粗劣的一根辫子，让胡山源扔到了宿舍后面的杂草丛里。

午睡后，陈鲁云来上课时，他本人还没觉察，一进教室学生先对他笑，是笑掉大牙般的大笑，他还奇怪地问同学们：你们笑什么，难道我变成孙悟空猪八戒了？有同学让他用手摸摸脑袋，他遵循着做了，此时他的手僵硬住了。这才醒悟过来，滑稽地自问：我的辫子呢，上哪儿了，奇了怪了。陈鲁云像小孩子一样当着大家哭天抹泪了，眼泪和鼻涕都沾到长衫上，只是重复那一句废话。哭闹声引来校长沈文蔚的到场，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美国佬倒不奇怪辫子被剪，眯缝起一双蓝色眼睛，一个人笑，笑得坏坏的，很会心的样子，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陈，辫子本来就不好，剪了好，大家都剪，你不剪，将来人家会当你是一头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沈文蔚说完，又当着学生的面安慰了陈鲁云一番，事后还找几个同学了解一些情况，其中有人告诉他说这事是胡山源干的。于是他就神情严肃地瞪眼，并且记住了胡山源的名字，以后对胡山源就有了成见。然而狷介的胡山源不会顾忌这一点。

四、取谐音名改为“山源”

那时胡山源思想很少束缚，不久他感到自己的家里给起的“三元”两字太俗气，预想了好几个，推敲一番后仍觉不满意，后来脑子里想起老家四周的山，想到出门见着的河流，精神顿时就振奋了，自己那里需要重新起名字呀，只要改用其谐音“山源”即可了，“山源”意为“山高水深，源远流长”，足以激励自己上进。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在床铺上翻了个滚，意识到是晚上，大家已睡觉，就一个人跑到厕所里去笑了一阵。这时期他就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和家族意识，自觉地背负着家族使命，获取功名承担起光宗耀祖的重任。那时，他读书是下了狠心的。为省肥

皂钱，为省下时间多读书，开始他的衣服老布袜换洗得就很少，夏天也只是放清水里过滤一下，放太阳里晒一晒，本以为自己脏乱一点不关别人的事，可班级宿舍里的同学有意见了，班级里一些阔绰人家的子女进教室就像猫嗅腥似的，片刻就发出：咦，怎么有一种茅坑的味道，这味道长期存在，我们会成为受害者的。声音过后是周围人对山源投来既冷漠又鄙夷的目光。有些漂亮的千金小姐小心谨慎经过他身旁时还做出避让姿态，生怕传染上什么病菌一样。她们没经历贫寒，自然不懂得怜悯之德性。山源不计较这些，这样倒让他更加能集中学习的注意力了。那些年，他的成绩不但是全班第一名，而且是全校第一名。胡山源在自述中说：按教会学校的规矩，每月总结月考分数，凡第一名可得四角小洋，作为奖赏。族伯给我的二十元作为学膳费缴纳了，我就拿这奖赏作零用。到了年底，总结一年的考分，成绩最好的可得奖赏四块（当时米价每担两块钱）。每年我拿了这四块钱回家过年。胡山源还戏谑地说：不瞒诸位，由于我没有一点外加念头，至少不去想入非非，让我认真对待了功课，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贫穷！这是他后来的感言。

1912年秋天，胡山源在一位同学家中见到一本新创办的《江阴杂志》，他感觉很亲近，满心欢喜地在手里翻阅了一下，瞬间有一点像见到了一缕晨曦的样子，想不到不大的县城里竟有这么有见识的人，那时心头就生出一个想法，长大了一定要与这些志士仁人见上一面。一个人的眼界，是限于其活动范围的，此时生就的想法，就是有了走进县城人生之棋。

《江阴杂志》这份半月刊，是辛亥革命前夕同乡人章砚春发起，旅外回乡学生创办的，主要宣传科学知识和时政新闻，章砚春被推为主笔，薛晓升、吴研因、刘半农分任编辑。那时，能向这些人看齐，是他更高境界的追求，那些人的见识，影响着少年胡山源人生观的定位，令他每当懈怠时，心里总充满愧疚。这一年胡山源还见证江阴同盟会响应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县城遍竖白旗，宣布“光复”的大事，后来他还就《江阴报》指陈得失、抨击“君主立宪”的文章与几个同学展开热议。而当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消息传到学堂，他听后真正是怒火填膺，要不是有校方阻遏，他真会跟随章砚春上县署前的广场去，一起列数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罪行。由于励实学堂的校长沈文蔚是美国人，这个长了一只鹰爪鼻子的洋人很世故，也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对于胡山源做“出头椽子”，作学生代表同他办交涉很生气。学校里有许多不民主的地方，

胡山源就同这个美国人争辩。人家输了理就板着一张虎脸冲胡山源吼道：魔鬼钻在你心里了！胡山源昂首挺胸反唇相讥说：现在是民国了，民国就要我们的民主权利！

在励实学堂时，胡山源所迈出的步是循着一条革故鼎新的星光之路，尽管阴霾沉重压头，然他仍然学会独立思考。开始找不到对象说话，就回仓廛桥老家对小他3岁的妹妹行素说，两个人在垂柳环绕的池塘边割草，一高一低两个身影倒映在河水里。13岁的行素妹妹眨巴着一只大眼睛说：哥，我也要念书识字！胡山源将手里割的青草放进竹篮，眼睛停滞在身旁一朵绽放的野花上，咬紧了一下嘴唇说：好，哥一定帮你实现！

五、与少年钱振标同窗

胡山源回趟家就好像调整好了心态，心情也变得舒畅许多，如此，他竟发现同学里还是有志趣相投者，那几年与他相处较密的同学有：陈玉林、黄式金、钱应方、陆高谊、张玉瑞、钱振标、王省三等。其中钱振标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性格外向，喜欢抛头露面，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好青年，后来就走上了革命之路，之后在共产党的初创时期还组建过江阴农民革命军，任总司令，先后领导了后塍、杨舍等地的农民暴动，在江阴东乡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后还担任过中共京沪特委军委书记，领导沪宁线14个县的农民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胡山源在1958年还专门为烈士写了本传记以志纪念。关于那本传记后面将作记述。

学习期间，胡山源对作文最感兴趣，头痛的是数学。一有空闲，便写当前见闻，寒暑假回家，又补写乡间家事，把写好的东西，放进纸袋里，几乎以作文为娱乐。国文教员在他的作文后面批语：“楚子玉以战为戏，作者以文为戏……”同学钱应方家的隔壁是一爿“上洋分此”的书庄，新旧小说应有尽有，胡山源常去借阅。他还去过国文老师李厚斋家，在他家发现了江阴人夏敬渠写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有天下“第一奇书”之称。它熔历史小说、神魔小说、艳情小说、侠义小说为一体，可谓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胡山源被作者的知识面之宽大镇慑住了。后来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下到过夏的南街故居，在育婴堂街坊区久久徘徊。现在看来胡山源的作家梦，应当是与早年读《野叟曝言》有关的。

胡山源还常去绍兴籍的潘孟英老师那里，阅读潘老师订的《小说月报》。还向同学借了《东周列国志》、《说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来看。一本《水浒》给他触动大的不是“及时雨”宋江这个小首领的归宿，而是作者施耐庵的写法，他看出这一本书比《荡寇志》写得好，正面歌颂了梁山英雄，最后尽管是个大悲剧，但它提醒了人们对官家不能存侥幸心理。同样的素材，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竟然有两种不同的阅读效果，他觉得当个写书的人很了不起。那时，他完全是下意识地当作家在路上在靠拢。一个人今后走怎样的路，看来与其早期读物也有一定的联系。

胡山源由于环境和家境原因，阅读名著的时间不是很早，然而他看得专心，记得牢。那时他已能写诗，以风筝为题的两句是：叫破杏花春寂寂，唤回黎梦夜沉沉。以《秋千》为题的两句是：大地无风偏起浪，中庭有月惯冲烟。同学里文章好的还有钱振标，山源与他相处甚笃，一直支持着他在学校的革命行动。励实是一座教会学校，隶属杭州之江大学，校长沈文蔚这个美国人思想保守，对于钱振标在校的所作所为很反感，故对其支持者也生了恨，他对胡山源好像还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觉得一向成绩好的胡山源不该去跟着某些人搅和。在胡山源面前哇哇喊叫过几句后，效果不明显，就对胡山源生了恨。胡山源对人家也没好感，主要是沈文蔚校长太主观，比如说对学习英文，他认为，学生英文水平高后会远走高飞，学堂留不住人不是白忙活了一场？所以励实的英文到四年级才开设。胡山源在校成绩很好，升中学时跳了一级，从中学二年级读起，学习上用功的胡山源，成绩依然是全班第一。该校规定：月考第一名赏小洋四角，每学期全校第一名赏大洋四元。可到四年级时，沈文蔚校长竟未一分钱兑现，胡山源上学的经费没有保障，他腮帮子上的牙关痛了几天，他不能浑浑噩噩，无奈之下，只能外出找事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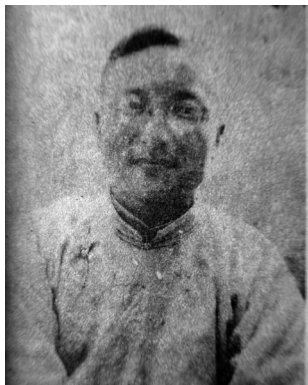
1915年，19岁的胡山源就到江阴北门外一所教会学校博文小学当上了教员。那天回到家，他对祖母和母亲说：我能挣到钱了，最终我还要接着念书的！祖母和母亲表示赞赏，让他在外要与人处理好关系。

胡山源带上铺盖去了北门那所学堂，那时的北门，已兴出市面，早上串巷，脚步踩着石板上的几茎小草，眼观到的是灰砖墙上爬满的青苔、小巷两侧错落有致的庭院，还有一些脱了漆的牌匾。院墙里有树木，隐隐地还有鸟叫的声音。青砖灰瓦的屋子即便到晚上，也总归有三两只灯

火辉煌着。半夜途经，红漆斑驳的窗棂里，亦可听到木制楼梯咿咿呀呀的响声，说明客栈唤着人气。已出落成一个英俊小伙的胡山源，其高高的身影在这条窄窄的随河水流势跌宕起伏的石板路上，准点准时出出进进半年之久。秋后，他实现自己的承诺，解决了上学经费后，仍回励实学堂读四年级直至毕业。

若是按原则办事，胡山源本应当去杭州读大学，然而其中因沈文蔚校长作梗，他未能被校方免费推荐到之江大学读书。这件事的根子还是前年他为同学的一次抱不平得罪了校方，事情原为：一次食堂给学生吃麦粿粥，而教师却吃上等的白米粥。胡山源得知后，便愤然而起拉着要好同学钱振标到账房处查验账簿去了，经查，他们发现除了账目不清，还发现学校克扣了学生的粮食，他便立即拿上那份账目贴在校门处的醒目墙壁上，弄得校方十分难堪。

沈文蔚这一次对胡山源是报一箭之仇，这样处理也算是一种清算。学上不成，对胡山源的打击比什么都严重，他出来上学本来就肩负着一个家庭的重任，回到家又如何向帮助自己的族人作交代呢？他感到束手无策。毕业后，他回到仓廩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天，祖母深知孙子个性，一般出不了事，他会自我调节的，只是需要时间诊疗。可为了让



青年胡山源

孙子尽快说出心事，她采取了绝食的一招，胡山源先是吃了一惊，放下碗筷疑虑地问：好婆，你病了吗，那里不舒服？祖母嗫嚅道：没事，你吃饭，吃了饭你继续关房里，别管我。胡山源听出了话里有话，就笑呵呵地说：好婆，你担心我吧，没事，这几天我在给同学写帮我介绍工作的信件，关门是怕有干扰。祖母说：真的还是假的？胡山源说：真的，我去拿信给你看！胡山源拿来好几封封好口的信封，祖母昏花眼睛眨了一下，嘴唇动了下，便咧嘴笑了笑放心了。

第二章

一、当抄写员

1916年秋高气爽的一天，胡山源由同学李谷卿通过上海朋友，介绍到上海闸北广安里当上了一所私立养性女塾的教员。

胡山源是在江阴北门乘长江轮船去上海的，坐了一夜的船，第二天早上在十六埔码头上岸后，就乘有轨电车经外白渡桥去目的地闸北广安里，有轨电车叮当叮当在黄浦江边行驶，站点很多，上车下车的乘客频繁，显得十分嘈杂。他将目光投向窗外，看得眼花缭乱，这里的人穿着比江阴老家人要时髦些，时装艳丽炫目，高楼大厦一幢接着一幢，一些楼房高得有些让人生怕，仰着头才能看到楼顶，大街上汽车马车来往不息，一些大幅的仁丹和十滴水广告炫耀地横在视线里。胡山源第一次来上海，目光里充满着不少的新鲜感，他此时又将目光转向一旁的黄浦江，江面上停泊着许多外国轮船，这些船上不是挂有米字旗，就是三色旗，或是星条旗、太阳旗，却看不到挂有中国旗的大轮船。他心中好不纳闷，那时他感受到了国力弱真是要受耻辱，当时，在私底下就咬紧牙关，心想：为国家不受歧视，我一定要自奋努力，在列强面前，不做脓包、软骨头。可谓一路思索，显示出了小伙子内心不浮躁。

胡山源在广安里下车后，就按信上指示找到了那所小学。然而胡山源不清楚该小学是座“学店”，一些地方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学校的行为。胡山源一开始就感到别扭，过后越来越看不惯，未及一月，他就愤然离去了。后经友人介绍，又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谋得临时抄写员之职，抄写任务是书报部主任胡貽谷要为去世不久的谢洪赉编《谢洪赉全集》。抄了两个多月文章，完工后再度失业。好在从小节俭惯了，每天就花费一碗粥两个馒头的，实在饥饿时，就向人家讨一碗开水



上海人民公园

喝喝。此时，因他本身爱好文学，常看《时事新报》，并投去一篇稿子，内容是在江阴道听途说的故事，算是第一次投稿，当时是随意抄在不规范的白纸上，既没署真名，而用了“忘忘生”这个笔名。有与过去的贫困作别的

含意。稿子登出时，开始时有修改，且往后就不修改，稿费没给过，胡山源想不通，他写稿不是为图虚名，是想着贴补家用的，鼓了勇气给总编林亮奇写了一封信，没有回音，后来在报上得知他被汽车撞死了。可胡山源手中的笔却没有停下来，继续向报刊投稿。

这时期，胡山源“著书只为稻粱谋”，完全是生活所迫。他主攻见效快的“短小文章”，如短篇小说《黄金官》、《八百两》投给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船妇与农妇》投给上海《时报·余兴》，署名用“忘忘生”，还有一篇记事《投考记》，署名“包落第”，也投给《时报·余兴》，为何起“包落第”的笔名？因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了几个中、小学，报纸上作宣传，招考当国文教员的人，作者也去参加考试，听到同考者传闻，说这种考试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其实内部早就定好了人，考试仅是一个幌子。编辑从文章中看出作者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虽然只是一块坯玉，但有琢磨成一块璞玉的潜质。

二、当上小学教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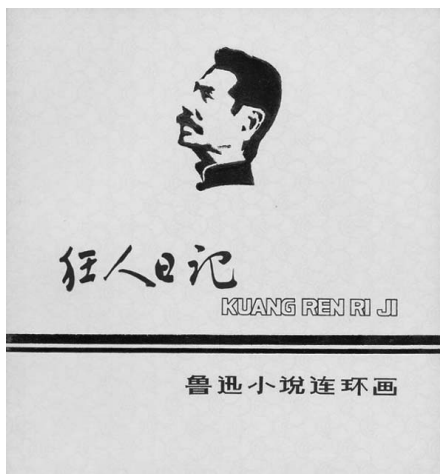
1917年入冬后，早早地就下了一场大雪，雪上加霜，感觉天气太冷，街头一些店铺也半开半停的了。胡山源靠写作谋到了一个生存空间，他干脆租了屋专事写作，因不是名家，稿费很低，要是一个人没有这方面兴趣，这碗饭也是吃不成的。胡山源初步想的是自己能否在上海滩立脚，

他几乎没有生活要求，不是去买一只山芋和一碗粥，就是去吃碗阳春面或买一只馍。有一阵他连刷牙的牙粉也买不起，一次到一家吃食店搞了一把盐拿回来将就，室内更别说生火炉了，可这样艰苦，他还是咬牙坚持在冷铁板一样硬的桌子上靠写文章来维持生计，所以他时不时就要停下来搓手，以利增加手的热量，一双手的十个手指变得像胡萝卜。寒假时，教会里一位好心人上门来了，曾经是山源的老师，他进门就说：山源，靠写稿生活太苦，我介绍你到嘉兴濮院镇耶稣堂附设的小学去当教员如何？老师看着他桌子旁吃剩的冷山芋直摇头。

胡山源对社会初接触，也感到了投稿中的艰辛和痛苦，为了得稿费，一些文章他是不愿意写的，他想自己还是要解决工作，有了一份收入，写东西可以自己做主。现在有人介绍工作，他被感动得有些声咽，回老师说：我愿意去！

胡山源就退还租屋，拎着一个藤条行李箱乘火车去了嘉兴。嘉兴是他平生第一次去，初步感到似乎比老家江阴城大一些，在船舱里看，一色的剔透玲珑、秀美精致。进入濮院古镇，那长廊，那石板路，那黑的瓦、白的墙，还有那数不清的水巷小桥，和那缱绻不休的音韵评弹，无一不在脑海中延伸开，铺展成一幅水墨画。然而他在这吴越遗韵良好氛围中，仅教了一学期的课就让教会唤回到江阴任课，教会安排的，当然不是坏事，对于一个教员，回家乡工作，花费也可省下不少。胡山源回江阴后首先在励实附小任教。此时，励实聘请一位美国老小姐李薇绮教英文，胡山源争取与之接触，向她介绍中国情况，听她的课，自己的英文大有长进，能同她自由对话了。这一段日子的英语训练，为他后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胡山源借此机会还阅读到了不少旧时的和近、现代各种小说流派的书籍，还看到了那时较有影响的刊物《礼拜六》周刊，后来称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胡山源看出该派作者在文学观上倒是表现出一致性的，即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有较明显的商品化创作倾向，是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欣赏趣味的东西，内容极为驳杂，按其取材可分为言情、黑幕、武侠、神怪、侦探、宫闱、家庭、滑稽等类别，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鸳鸯蝴蝶”的范围。其艺术形式上主要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追求情节的离奇和通俗性，长篇小说较多采用章回小说体，短篇小说不少都承袭传奇文学和笔记小说的体例，还不断花样翻新，出现



《狂人日记》封面

《金粉世家》、周瘦鹃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影响最大。该派早期作品中不乏反对封建道德和暴露社会黑暗丑恶现象的内容，一些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在小说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探索，也应给予肯定。胡山源在后一年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他一下就想到了徐枕亚的《玉梨魂》，人家结尾日记之引用，叙述者之爱莫能助，苍凉景象之描述等等，多么有相似性。鲁迅是1918年初加入《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5月首次用笔名“鲁迅”，这时他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胡山源对于鲁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礼教这样着力，对作者笔力十分赞赏。

鲁迅小说中的形象是有一种意义符号，它是一种能指远远大于所指的意义的符号，孔乙己是知识分子符号，后来写出的阿Q、祥林嫂是苦力和寡妇的符号，鲁迅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胡山源赞叹鲁迅的聪明才智是了不起的，自己与人家比还要好好学习，于是他又如饥似渴钻研上了古典文学，他想就此安心工作下去，在处理完工作后，也搞些文学创作。这几年来他都是白天教课晚上读书，一本接一本地看着，就是再累，累得都爬不起来了也要看书看到半夜，不然到第二天他根本不能原谅自己。深夜，他边看书边用针扎自己的手指，为了让大脑能清醒点。夏天的时候，为防范蚊子叮咬，他就将一双

了“别裁小说”、“集锦小说”之类的文字游戏。随着时代发展，该派作家也由早期的文言形式改为白话形式，不少人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某些写作技法。胡山源当时就认为他们也有可取之处，也不例外有一些好作品，其中尤以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吴双热的《孽冤镜》、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正外集》、秦瘦鸥的《秋海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

脚放进空罐头中。冬天的时候，他用破棉袄裹了脚和膝盖看书。那时胡山源已发表过一些短小的文学作品，但他个人已感到与鲁迅比深度太不够了，语言上也要不断磨砺。胡山源后来渊博的文学修养就是在早期重视文学阅读中获得的。

三、进之江大学读书

也许，是命运给出的一个转机。约一年后，励实学堂校长沈文蔚回美国休假去了，另一位校长李德理对胡山源很友善，他特地找到胡山源说：胡，你长年过着贫困生活，太不幸了，你需要上帝的恩赐，现在你在附小教书薪水低些，但毕竟能温饱，胡，你要记住，明天的面包全靠今天亡命的劳动，为了你的前途，我要安排你到杭州之江大学去读书，读大学。胡山源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怎么来接人家的话题。等了十分钟没开口，李德理校长急不可待地问：胡，怎么回事，上学不高兴？说着习惯性地耸一耸肩膀。

胡山源涨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不是的，校长，我是由于家庭贫困，拿不出一分多余的钱。李德理校长听了胡山源回答，又耸了耸肩膀，说：喔，上帝，太不幸了，你是棵苗，我要当你的救星，胡，你要听我安排！胡山源眼睛停在对方的蓝眼睛上，接着说：我听你安排！

后来胡山源知道李德理校长的交换条件就是将来毕业后要回励实学堂效劳，双方讲定学习期间胡山源在之江的费用要励实学堂解决，其中90元钱的学费来路分配比例是：争取30元以奖学金抵消，30元劳动自助，另外30元可向学校借款。再每月从教会拿出9元补贴山源家人的生活费。

这时胡山源又碰巧遇上一个好人——美国女教师李薇绮，单身的老姑娘，她帮助胡山源向李德理校长说：支持人才培养，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你做了好事，我赞成，之江的司徒华林校长你熟悉，可以写信去，要求颁发奖学金，我可以负担他的吃饭和理发的费用。李德理很满意老姑娘的善举，说：我们就OK啦！

不多久，之江的司徒华林校长来信了，表示同意对优秀人才发放奖学金。这个司徒华林就是后来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弟弟，也是位了不得的人物，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少，当然其英

语好是显不出本领的，关键在于他的杭州话说得地道。

一切谈妥后，李德理于这一年暑假到牯岭去避暑和到浙江莫干山开会之机，便邀上胡山源同游了江西庐山，一路老外还义务为胡山源补习英文。在日本轮船“鄱阳丸”上，胡山源趴在窗口，看着岸上绿色的山脉，淡淡的柠檬色天幕下，可以看到一棵松树，他感到松树立在陡峭的山岩上是了不得的，不论刮风下雨，雨雪冰雹，它都昂首挺胸，做人就应当这样的！他拥有文学天赋，此时的他已有一番艺术想象，对一切发生着兴趣。在这一次行程中，他还有幸认识了全国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和干事谢扶稚等名人，他们是上牯岭莲谷避暑开会的。结识后知道，彼此之间对文学均有兴趣，交流思想很融洽，后来一直通着信。胡山源跟李德理到达浙江莫干山后，李德理开完会后就回江阴了。而胡山源则往杭州城外二龙山的之江大学。上大学是大好事。

尽管是教会办的大学，但他已成为村里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人。胡山源禁不住又回忆起半个月前老乡亲们兴高采烈的情景，族人里的阿八、静山更是早早赶过来道喜，让山源认真对待上学，家里有乡亲照应，可放心的。族长内心的喜悦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

一家人送胡山源到轮船码头，挥泪道别，胡山源强忍着离家之痛，咬紧着嘴唇钻入船舱。他从船尾处看着熟悉的风景在视野尽头远去，双眼早已一片模糊。胡山源坐着汽车进入杭州，汽车站出来再坐黄包车穿行市区街道，一个实实在在的立体的杭州就在眼皮底下，城里一些景物还是有相近性，初见时还有些失真感，到了西湖，杭州仿佛才造型了个我的东西，它的美才让人惊诧！篷船行驶在阔绰的水面上，天上飘着悠

悠的白云，这一幅山水构筑的图画，唯有天地才可塑造出的。

胡山源想这西湖，张潮把其誉为“山水中尤物”，说得太确切了。当然让胡山源记住的不仅是西湖，单就杭州生机盎然的满城的香气就会让他不由得流连忘返。



杭州

9月的杭州满城金色，桂花更能体现季节和城市的标志，浓浓的甜香飘荡在大街小巷，那一朵朵朴素的小黄花聚在一起而散发出来的魅力真让人感到惊喜。在经过三步一小景五步一大景的街巷后，进入山坡地的林阴道一会，面前就出现了一幢哥特式的建筑，还有一些像塔楼的房子，车夫介绍说之江大学到了。

近了，门口两旁的冬青树墙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胡山源跨进校门时，有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外国人过来同他打招呼：嘿噜，你要找谁？胡山源笑貌笑样说：我要找校长先生，我是新来的学生！

那个老外就带些夸张地说：欢迎你的到来，校长先生在二楼中间一个大房间。司徒华林校长已年过四十，胡子像是很浓，刮过之后下巴处总是青的。他坐在一张太师椅里，见来人自我介绍完毕就在伸出手的同时站起了身，他的肤色很白，带些夸张地说：噢，一个英俊小伙，你比李德理给我信里说的要好，他说你是高材生，脑子很聪明，让我给你照顾，胡，你不用照顾的，之江是你的家，你就安心好好学习吧。他搬移来一把椅子说：胡，你先坐一会，我让人给你安排宿舍。一口杭州话，在吴语方言区，杭州话与江阴话区别不是太大，胡山源听得完全明白。

谈妥，肤色白薯一样的美国校长司徒华林，就迈着重了高脚的两条长腿出去作安排了。胡山源一个人坐在校长室，他好像闻得一股香水味，一会这股味在变淡，他找到的原因是美国人出去了，香水是司徒华林身上的。在江阴他没闻到李德理的香水，李薇绮的香水闻到过的，感觉挺好。胡山源带着好奇心，站起来走着打量着校长室，最北边靠壁炉是校长的一张写字桌，桌子上搁着墨水瓶、蘸水钢笔和几本中文的古籍及几本英语书籍；写字桌一旁放着两顶刷了褐色油漆的书架，里面排列着几十册中外书籍，还有一大叠报纸；两面墙上，张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中国地图真的像一张大的海棠叶，在世界地图中，他看着靠东边的中国，想想国家在世界中排老二，就挺自豪。想想自己将来一定要为国家出些力，使国家不受列强欺辱，变成真正的大国强国。

等校长再次跨进门来时，他就告诉胡山源安排结果了，他让胡山源下楼去找校务就可以了，校务会给编班和发放宿舍钥匙、课本、学习用品、餐具什么的。老外校长说此刻校务正在楼下等着。

胡山源谢过后，就下楼找校务办事去了。

当校务将胡山源领进宿舍时，宿舍里原来已经有了同学，陌生归陌

生，胡山源还是先向早报到的同学们打了声招呼，整理好床铺，他还向其中一个同学了解到一些校规和制度。休息片刻，胡山源就一个人从宿舍里走了出来，沿着校园林阴道漫步。不远处便是图书馆，这是他最感兴趣的场所，里面的书柜很规格化，各类书籍均有，中国的外国的，封面也是形形色色，走至靠里的窗口，有一架单式书桌，不设置抽屉，有几张凳子塞在书桌底下，平时不占用面积，看来是让人在上面阅读的。胡山源觉得这所教会大学，正是自己理想的深造之地，心驰神往地想自己一定要珍惜时间学习，利用好这些资料。

正式开学后，胡山源在完成课堂作业后，就分秒必争地来这里读书做笔记了，他是那样的如饥似渴，日复一日泡在图书馆里去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一页页、一本本地读过去，只有他和书，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一切。他总是被图书管理老师提醒看书时间到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把还没来得及读的书放回书架上去。图书馆临窗那一架单式书桌，胡山源占据一个桌子后，就去架上挑选喜欢的书，取来后搁置桌子上，一天里，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胡山源为自己订立下课程表，一本书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这一段时间的阅读，对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之江大学，进图书馆已经成了胡山源的一个习惯，在没有课上的时候走进阅览室，依旧是图书管理老师淡淡的微笑，依旧是四处满满的座位。明净的玻璃窗下，平和的空气里洋溢着阳光、纸墨的芳香，温润着一颗颗青春躁动的心。走过文学类书架的时候，依然是一种久违了的亲切，胡山源欣然地一本本取下，抱在怀中，像是见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找个临窗的位置坐下好好地同他们“叙叙旧”，还不时地记下一些好的句子或是自己的一点点感悟。

生活贫困的胡山源要靠自己解决学费和生活费。所以胡山源更多的时间还不是进图书馆，而是在校内打些杂工挣钱，比如说拖地板、管信札、写讲义等等。当时好在有学校的借款和获得30元奖学金来解决学费问题。胡山源的勤劳让同学钱江春、唐鸣时、曹贵新（之竞）、俞麒（翼云）、陈德征等刮目相看。特别是钱江春，一次午睡竟也跟随胡山源进了图书馆，这一次本意上是想探寻他所谓忙的“症结”，两个人前后来到了图书馆临窗那一架单人书桌旁坐下，胡山源专注于书籍，钱江春也装模作样地找来一本硬封面的书翻阅。两人抬起目光，钱江春先向胡山源扬了一

下手，胡山源用点头动作来作回应后，就自顾继续看书。在胡山源看来，钱江春不是前来真学习的，可能性是为收拢人脉做个样子来接近自己的，且慢理睬。胡山源对于有闲阶级的富家子弟是有一种逆反心理的，他没有与人家作什么交流，倒是钱江春主动开口说了几句，胡山源轻描淡写地作些敷衍。钱江春伸了一个懒腰提前走了。胡山源望着人家瘦削的背影想：自己晾他是对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对于钱江春的真正了解，以及走到一起并做成最好的朋友，那是几年后的事，那时他们仅是一般同学关系，在胡山源看来，人家是“豪门子弟”，而自己则是一个贫穷的“土老儿”，不会有共同志向。那时他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软弱，他变得害怕和别人交往，尽管他很孤独、无助。胡山源在大学第一个结识的人是陈德征，他是理科第一，山源是文科第一，寝室按班中考试名次分配，两个人还住一个寝室，这小滑头太不讲卫生，每晚睡觉前不洗脚，弄得房间内污气冲天，山源叫苦不迭。这些生活细节，在山源看来可以不当作一回事来议，他们在学习上找到契合点就行。

对比一些同学，山源感到卑微的是自己的家庭背景，祖祖辈辈都是辛勤劳作的农民，没上过学堂。像钱江春等几个的家庭可了不得，是各地的财主人家或书香门第人家。当一些同学用富裕来显耀时，他就用功来作抵挡。

四、在“五四”运动中

时隔不久，学校里传来北洋政府要签署“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是一位北京学生将传单寄到了杭州一些大学。

来自松江的钱江春同学，看到传单后情绪激动，立即将消息告诉其他同学。宿舍里不平静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当时就有同学提笔写信去支持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胡山源



“废止二十一条”的示威大游行

和钱江春、唐鸣时等人聚拢一起更是义愤填膺，痛斥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也要抄写些传单，让杭州城的学生都来响应。

胡山源大学预科读完时，适逢声震国内外的“五四”运动暴发，各式各样的示威大游行从北京向全国辐射，“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在各地响彻云霄。杭州各校也不甘落后，公开走上街头向卖国贼示威。胡山源在学生中威信高，被推选为之江大学学生会两代表之一（另一人是陈德征），参加杭州市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活动。那时他完全是一个纯真耿直的热血青年，有一点头雁的样式，当时就让陈德征生出妒忌，当时胡山源并非觉察。胡山源在后来写的文章及长篇小说《散花寺》、《三年》中，均有述说这段生活背景的事例。

对于“五四”意义，胡山源个人认为体现在四个方面：1.彰显了学生当时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2.促进了社会各阶层觉醒；3.加深国人自立图强之意识；4.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以后，凡写信为文，都用白话，旧式诗词，只作陪衬。这就是对五四运动的实际响应。

胡山源作为学生代表对校方压制学生运动进行交涉，之江大学的校长司徒华林对学生侵害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就很反感学生的游行示威。于是脸绷得跟个石膏像似的站出来反对学生的斗争行动，他从外面回到学校，怒气冲冲首先找到胡山源问话：你参加游行了吗？在他心目中，只要像胡山源这类品学兼优的人不去跟着闹腾，他的之江就能太平。然而胡山源的一声“我参加了”的回答，让美国校长大跌眼镜。司徒华林对胡山源大惑不解地叫嚣：呸，胡，你不清楚来之江是读书的嘛，游行，喊口号，不是你的本分，国家大事有你们的政府去管理，懂吗。

胡山源也不清楚自己的胆量会变得如此大，他只觉得校长大人说得不对，北洋政府在卖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站出来反对，他从容舒缓地回答：读书是为求取知识，报效国家，如今国家有难，不平等条约摆在面前，怎么能够安心读书。司徒华林一副惊异表情，气鼓鼓地说：你是谁，大总统，学生就管读书。跟你说巴黎和会是保障和平的，我们美国是扶助弱小，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利益的，二十一条，是段祺瑞政府的出尔反尔，这个你能懂得嘛，是政治的东西。声音在教室里散发震荡。此时胡山源已经不顾虑自己是在和谁讲话了，他提高嗓门说：校长先生，我是中国人，只会按照中国的利益讲话，谁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

的头上，我们就要斗，斗到底！司徒华林气急败坏吹胡子瞪眼挥挥手说：别说了，你要进行反省，马上离开这里。

胡山源退出校长室，依然故我地认为自己不错，他心烦意乱进宿舍碰上钱江春几个要好同学，对他们吐苦水：我们为了不平等条约游行，错了吗？他一个美国人还口口声声说扶弱，实际是在替强盗帮腔，还让我反省，这个气我受不了。钱江春一只大手拍在了胡山源肩头，痛楚地说：你不理解嘛，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他和我们怎能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我们不必去在意他支持反对，只管斗争！其他几个同学也一齐捏着拳头说：对，我们只管斗争！

胡山源当时眼睛望着窗外婆婆的小树就哈哈笑了，他说：我现在骄傲的是我们同学的团结，我们是有力量的！

沉思默想的唐鸣时吸吸鼻子，这时突然发言说：可是我们前面有这个高鼻子校长作梗，今后可要提高警惕。

胡山源摇了摇头说：如今国难当头，校长又反对我们，把正义行为当作不守本分。他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们早已是解放了的奴隶，我不想麻醉自己，我是不会退却的，我不想当这个软骨头顺民。陈德征不失端庄，说了一句较为成熟的话：我们可以隐蔽地活动，校长抓不住我们的发辮，而同学们参加斗争的人数多了，力量扩大了，他们就奈何不得，山源兄，你看怎样？钱江春挪动着身子，做了一个健美操动作，然后接过头茬儿说：我看这样可以。

胡山源沉思了一会，嘴巴努了一努，接过话题说：大家要多动点脑筋，怎样既可以避开校方的耳目，我们又能进行正常的斗争呢？

大家附和说：我们是要做些谋划，要不要轰轰烈烈搞一场？

那晚，胡山源辗转反侧进入不了睡眠，到半夜他将陈德征捅醒过来，两个人又悄然无声走至食堂后面的荷花池旁，坐在池子边的条石上商量斗争的事宜，两人一致的想法是要联系外校，只有联系起来，斗争才会有力量。最后决定第二天，两人分头请假外出作联系工作。商量完折回宿舍睡觉，但两个人均没有睡好，第二天都是强打精神才爬起来的。

第三章

一、唐大姐的撮合

胡山源请好假，起脚走至学校传达室时，目光随意向窗口信件架作了个张望，这一望好事来了，竟有一封写着自已名字的信件，“胡山源亲启”几个字特别大，他上前取过，细看落款处有一个“唐”字。感觉上并不认识的一个人，觉事有蹊跷，便退回到校内的一条林阴道，见行人经过就拆开来看内容，是一位江阴同乡寄来的，为过去励实学堂时的一位唐姓女同事，她比自己大6岁，如今与丈夫一起在杭州当教师，身边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这个人的容貌，山源想起来了。

来信是邀请山源在星期天去见面，有要事相商。他猜测，可能也是为了示威游行的事，她们学校同样遇到了麻烦，这正好交流一下。他想今天就销假，等星期天再外出吧，陈德征同学也不要外出，等过星期天再作商议。他便将信收起，先去通知陈德征改日的事。

两天嘎吱过去，转眼星期天到了，胡山源早早起床先洗了个头，然后找出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长衫应邀前去了。到了约定地点，他的唐大姐在见过胡山源后就单刀直入，问：山源弟弟，你已经24岁了吧，找到对象了没有？胡山源脸膛立即红色了，他笨嘴拙舌回答：没有，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怎么找得到。

唐大姐开宗明义快人快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给你介绍一个如何？胡山源喜形于色心口如一说：我当然愿意，她是哪儿人？

唐大姐心平气和地说：姑娘是我们女子学校一位半工半读的学生，她叫徐云，徐州的“徐”，天上一朵云的“云”，家在嘉兴，幼年父母双亡，跟着姑妈来到杭州，认了教会里的梅福禄嬷嬷做寄娘，大你一岁，姑娘人长得体面也很聪颖，没人不说好的，你交桃花运了。

胡山源笑容可掬说：就劳唐大姐唐老师撮合了。唐大姐笑嘻嘻说：你就等着吧！

三天后，胡山源没等来音讯，急躁了，吃过晚饭推说有事，就按捺不住内心焦躁，赶赴唐大姐处问结果，唐大姐强调指出：此事得慢慢来，姑娘没回绝，你就耐心等。胡山源连板凳也坐不住，站着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说：快毕业了，我不急不行的呀。唐大姐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啊，想老婆想疯了，你要快也行，不妨先与她通通信，向她表一个态，看看她的反映也好的。胡山源便在唐大姐怂恿下开始写出第一封求爱信，什么徐小姐台鉴，什么承蒙唐老师介绍，什么不顾唐突，什么真情切切，听凭指点云云。五天后，胡山源接到了嘉兴姑娘的回信，人家接受他的求爱，言辞很是坦诚。胡山源接了信，真正的是喜不自禁，背对着人，不知翻转出来看了几遍，还觉不过瘾。中午，想来想去自己得给人家一张相片，放了晚学，他就躲开同学跑到一家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三天后冲洗出来后即寄给了徐云姑娘，又把情况汇报给唐大姐。唐大姐和他开玩笑说：爱情要一鼓作气的，中间不能停业。胡山源开心着，回答：我要停业，可徐小姐也不让呀！唐大姐听听，这个胡山源还不老成持重，爱情真的能混淆视听，将一个人作些改变。

陈德征觉察山源恋爱后，有些失落感。一次自习课后，他故意滞留在过道上，装作无所事事的活动手脚，目的就是等胡山源过来，等到了他就带着情绪对胡山源说：你是被学生推选出的之江大学学生会两代表之一，近期你记性差了，不管事，学生会成我一个人在管理，要不然我们就不去斗争得啦。胡山源心里惭愧起来，他这次听取对方批评，嘴上软下来：你说得对，你辛苦了！胡山源自省时也感知陈德征这个人在一些事儿上还好大喜功，几天不活动自己也有错，不活动几天，不说明放弃斗争嘛。就好言好语对人家说：我们要继续斗争的，不能放弃行动，直到北洋政府放弃在条约上签字为止。

胡山源这样说过后的第二天，他就参与同学的一次集会，集会上大家感叹国运多舛，民不聊生，国家何年何月才能安定，民众何年何月才能富足？胡山源回到宿舍将这些疑惑写信告诉了徐云，他现在充实的是自己有诉衷肠的对象了。信写好，他还想去找唐鸣时探讨些事，就踩着校园一条甬道向“夜谈俱乐部”走去。唐鸣时是那里的常客，基本每天必到，如果有人要问他去向，到俱乐部准能找到，然而今天没见着唐鸣

时。胡山源想转身回宿舍，没迈出门槛，回头就碰上了江阴同乡郑心宗。胡山源知道他是上个星期回过江阴的，就问人家一些江阴搞游行的事，郑心宗告诉山源说江阴城里热闹，斗争同这里一样激烈。两人叙说着，路过的另一个同学柳仲芳听两个江阴人用家乡话交谈，拐弯过来听，他是杭州人，听得懂江阴话，他对胡山源的印象不错，认为是个敢担当的人，曾几次邀请胡山源同他们一起去游览，胡山源均说自己事太忙，顾及不上，等以后有空隙才同行。可近期他发现胡山源外出频繁，传达室里其信也最多，心想这个山源老兄不简单的，有点号召力。但他这次对胡山源有关谈情说爱的事似乎更感兴趣。

他走近了对胡山源说：山源兄，你近来行动诡秘，一定有秘密勾当，快快从实招来！胡山源也用调笑口吻说：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何来流言，造谣中伤？柳仲芳将脊背对着胡山源说：香罗巾传人，定有隐情，女子是谁？说完转过身子又添加一句：你若不招供，我在一周内定能侦破此案。胡山源学着用玩世不恭的口气说：那好，一言为定。柳仲芳较真一句：不，必须立下字据，以防抵赖。

胡山源口气软下来：字据就算了，在两位学弟面前，动静何必闹得这么大。柳仲芳瞪眼望蜀：你是承认错误了，还用不上我侦破的上场了，那好，就罚糖一盒，郑心宗你说说，我这样处理问题不为过吧？胡山源没等郑心宗表态，就心悦诚服地说：我认这个罚单，我的确恋爱了，是唐老师介绍的，她叫徐云，但我们还是通信阶段，人并没有见过面。两位被胡山源的实诚逗乐了。

柳仲芳张大着嘴巴注意听完后说：你的进度太慢，不值得我来讴歌的，快马加鞭见面，然后上谈判桌，讲结婚。郑心宗听不进去了，插一言：你又太快，婚姻大事，还是步步为营好，现在就讲见面。胡山源亮出底牌说：徐云来过信，让我在圣诞节晚上去看大小教会学堂组织的文艺表演，她参与四人合唱节目。胡山源将声音放低一些说：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两位，加上王尔玉、方静航等几个同学，那天一起去参加文艺晚会，帮我参谋参谋。说话时一只手摸着腮帮子。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到了约定看文艺晚会的日子，胡山源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前去观摩，他的座位是姑娘指定的，便于人家不用介绍人说就能认出来，胡山源早到，找到第二排右角位子坐，柳仲芳等几个没少作人来疯（欢腾过头），直到戏开场才稍定下来。徐云她们的节目在

中间，是四人合唱，胡山源注意到了姑娘的表演，他的徐云在中间靠右面的那位，虽然穿着一色的白缎短袄，黑色裙子，全白长统棉袜，黑面粉底布鞋，可他凭着玄虚的感觉，还是在第一眼就认定了其中的一位。他比较着，徐云还是比其他三位出众，柳眉，杏眼，瓜子脸，很是楚楚动人，胡山源激昂向他认定的那位姑娘微微扬了扬手。

舞台上的徐云姑娘有了反应，看出他来了，粉红了脸。她作想：这个叫山源的小伙，从坐着的表象看，是一个体格强壮、双肩很宽、胸脯厚实的俊小伙。她心花怒放地做了一个很细微的扬眉动作。

柳仲芳、郑心宗两个坐在胡山源左右，整个过程中，没少表演各自的能耐，反正也有一点要喧宾夺主的样子，让胡山源两只手不停地要出来控制他们，叫他们学规矩些。后悔莫及让他们来作这个陪同。

文艺晚会后，胡山源又加强与外校的联系，一次他与陈德征商量了对垒学校当局的策略，就是双双不参加之江的毕业典礼。可陈德征失信了。胡山源等于是脑门处让牛蹄子给踢了一脚，遭此不仅是痛，更有一点受羞辱的感觉。

这一件事让胡山源轻蔑这个人了，本来说好了，举行毕业典礼时，两人暗中牵手，不来出席，向校方示一下威。厚道的胡山源上了陈德征的当，那次毕业前夕，他一个人去车站买了车票，就转程回了老家江阴。然而让他不能相信的是向他首先提出“示威”建议的那个小人却去参加了毕业典礼，并恭而敬之地接受了司徒华林代表校方所颁发的毕业文凭。胡山源事后听同学讲后，很难过。他由此事马上联想到自己在校时的几次罢课，陈德征怂恿别人坚持到底，而他则暗里和学校当局妥协，他的作风是“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识破呢？

这样司徒华林才气急败坏地来火了，决定开除胡山源的学籍。

胡山源觉得没有什么可惜的，一切由它去，并在心中暗暗地下狠心，从此不参加什么政治行动。然而三年大学对他得益多多，首先是收获了友谊，得到了能力，其次是一个人变得更加成熟、坚强和乐观了。

我们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可以不必老是把眼睛盯住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等大人物的看，或者是鸳鸯蝴蝶派。是各个流派的纷呈，才构成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勃勃生机。胡山源等人雏鹰般的搏击，其坚韧与顽强，亦构成塔基造型。

胡山源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生活要紧，就在江阴励实

学堂当教员，那时校长为何赓育，江阴人，是胡山源浙江之江大学的同学和至友。他聘请胡山源到校任教，实为冲着胡山源业务水平的高超来的。不过他也向老同学说实话，他这里的月薪只能15元大洋，将来正式后可以加一些。胡山源想想有了这点工资，节省些还是能够生活了。几十年后，胡山源写《励实学堂纪实》一文，详细记述他和何赓育的深厚友谊和趣闻逸事。传递出胡山源不仅是性情中人，更是懂得感恩的人。

胡山源又一次登上讲台教书，他游刃有余，身心感到愉悦，得空就给女友徐云写信，说明江阴一切均好，等工作稳定后，再商量她调江阴之事。此时徐云姑娘也已进嘉兴一所小学当教员。胡山源对自己的婚姻之事也择日回老家仓廪桥与祖母母亲说了，她们十分高兴，完全同意山源的想法和安排，胡山源安慰两个长辈说：我拿工资了，我还可以向人家借，钱不用愁。关于房屋，胡山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租房较为现实。

他给徐云的信说到了婚房安排问题，商议着婚事时，他透露自己喜欢农村野地，爱乡下，不喜欢城市。如果为了某种原因，例如职业关系，不能不住城市，也必然希望有一些余地，可以满足其种植之愿。信上还写着祖母的能干，什么腌的菜香甜可口，做的鞋柔软抱脚。徐云在信中说，就让我当她的徒弟！

胡山源思念着他的徐云，他思念起曾几何时，小鸟依人的她，在他的心空轻盈盘旋。秀发上那朵水绿的蝴蝶结，开在她黑色的瀑布上，春光泻了一脸。竹园里，小河边，她衔来柔柔的绿，一丝丝，一片片，筑起他心中的春天。

这位徐云女子，是胡山源的天造地设的恋人，她回信写道：真是，我就是喜欢种菜、种花。胡山源想象着他的云露出一嘴珍珠贝似的白牙在阅读信件的姿势，傻笑了一会儿就提笔回信说：还有种桑，我是会养蚕的，你会吗？又回信说：不会。但我相信学起来是不难的。我看过蚕上山，那真正是些可爱的小家伙。胡山源的云，整天笑嘻嘻的，对生活有一种激情，想法也新潮，一次他们谈到理发，谈到修面，胡山源突兀地笑问：你允许我做一个毛面新郎吗？徐云挺认真地说：将来你也用不着刮，真正长长了，用剪刀剪一下，就够了。就此话题她还展开来说：我们女子真正讨厌，一个头要费去不少时间和心思，有朝一日，女人也能剪去头发，和男人一样，那我就太开心了！从这些微的言词里，我们看出这一对年轻人是非曲直是分得很清楚的，他们特别不虚荣。

在徐云对结婚的拟议作了肯定的答复后，胡山源就利用教书之余，去作筹备工作。首先是找房子，几经转折，找到江阴东门外河南街上的一户王姓人家房子，房东是在外地一个转运公司工作，经常不在家，在家的是其后妻，前妻之母及前妻之子女各一人。他租下一间和一个侧厢，他满意的是新居地板房，北面有玻璃窗，窗外有花圃。这样就将仓廩桥河西老家的一些家具搬城里来了，老家住半间正屋，两个侧厢。正屋光线很差，侧厢一作灶间，一作卧室，胡山源没有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写字的地方。现在的新居相对而言亮堂了许多。他对祖母、母亲、妹妹，还有姐姐的儿子作安营扎寨的工作。办这几件实事的经济，他是采纳了同学父亲的建议——请会。这是当时社会上筹集需要用的钱的通行方法，以后每次“坤会”，等于分期还款。

1920年冬季的一天，24岁的胡山源与嘉兴的孤女徐云结婚。

那天，他们在嘉兴，一起走过一条花园式的羊肠小路，进入一座小教堂，教堂有两扇哥特式玻璃窗，步入礼拜堂，地板上整齐地排放着十几张硬板凳，后面有架旧式风琴。此刻正有人在弹奏十九世纪维也纳作曲家布鲁克纳的一支弥撒曲，胡山源感到了庄严，那只牵徐云的手就捏得更紧了。徐云几次想让山源捏轻些，她稍微挣扎一下，山源却更加竭尽全力，贤惠温柔的徐云就只能忍耐了，后来连鼻翼两侧和额头都沁出了汗珠。好不容易站到了牧师面前，山源才松开了手。他们没有伴郎和伴娘，在一些唱诗、祷告的宗教仪式后，牧师宣布了结婚礼，他没有按天主教或圣公会的惯例，询问有谁反对否，只是问了他们是否出于自愿。然后接过男方递给的一枚戒指，由他给女方戴上，并说：戒指是金的，我预祝你们结婚后，如金之坚，白头到老！最后宣布结婚礼完成。

仪式完成后，胡山源就带着徐云坐火车去上海，而后转道回江阴。一路虽费了些时间但还算顺畅，只是在江阴南门轮船码头雇的两乘轿子在讲清价格到目的地付过钱后，还要赏钱，并不断地索取，出苦力的有“哀其不幸”的一面，但有时趁火打劫似的会站到一帮“吃人”者行列。胡山源认为他们是变异了感知，含着笑意的恶毒，是在对弱势群体连续性的无情嘲弄。全靠借款来办婚事的胡山源情不自禁发了场火，他想起自己一家口里省牙里攒，好不容易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受虐者的痛苦和屈辱的感同身受于此刻进一步得到加深，尽管这是江阴乡间司空见惯的一种“讨喜”习俗，没有主观恶意，可当让其触到穷人痛根时，他就

狠狠地对四个轿夫说：不要新人新人的喊叫，你们就算抬死人吧！

这是气话，说过后，他万分后悔。想想这些人多半是麻痹的，冲他们发火真是有些荒谬。徐云对山源是理解的，在现场她一直是羞涩和矜持着，待四个轿夫走后，才低声对山源说：你不能这样对人家说的，太伤和气，谁让你不等等的，生意人多得一个子儿总归是好的。山源气也消了，进房屋后还特地拉着徐云的手问：你总不会计较我说的一句气话吧，你是个文化人，不要去相信迷信的那一套。徐云顽皮地一笑说：你该掌嘴。山源就抓过人家的细腻软手往自己脸膛上打。徐云惊慌地挣脱出来，嗔怪地说：你烦了，长不大。山源调笑说：我长不大，你长大就好，你当我的头领就行了！说着就将徐云身子弄翻了。徐云的头发蓬乱后，一张脸让发丝一遮掩，显出一种朦胧的美艳，山源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起来，徐云拐弯抹角地阻止着，然而她的动作和调皮的笑，又催促着对方盖过一些繁文缛节。

胡山源回忆起这段爱情，常常觉得是命题中供奉他作往下咀嚼的，柔嫩、脆性的新枝。

那年春季开学后，胡山源和徐云都到学校里去上课，徐云在江阴女子医院教护士学习班的数学，用她的杭州普通话，语气热烈，她恨不得要学生一下子什么都懂，胡山源去探过班，在北面楼下的诊疗所里，坐了好久，得到了一种满足。那时她的月薪也有15元大洋，过温饱是完全可能的，然要有图谋大的发展却是不行的。



京剧《天水关大战姜维》剧照

那天晚上小夫妻俩赶到北门浮桥南面的“天妃宫”看京剧《天水关大战姜维》，演员是上海著名坤旦“小金刚钻”。在一阵阵锣鼓喧天中，穿着皂鞋的演员走动着急急的台步，一声声吆喝，一会儿锣鼓急催，刀枪横飞，杀得不可开交。可胡山源没有入戏，两个人工资加起来30元，仅一家人开销是够本了，可一个人不能仅满足于糊口吧，自己和徐云也算文化人，文化人还是要有一点长进，求个有所为，那时读书人光宗耀祖的心很盛，让家乡父老为他和媳妇自豪。他脑子一直在思考今后人

生之路该如何走的问题，他又想起四五年前在上海当抄写员时写出的几篇小说，觉得自己还是要搞写作，比较能突出他的优势，然而现阶段在江阴不行，江阴地方太小，将遇良才还是要去上海。

胡山源谋划好了未来的人生之路，准备专事写作。一天下了课回到家，坐在床铺上看书店买回的外国小说书，看着看着脑子里就跳跃出一个人——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干事谢扶稚，自言一句：对，找他在上海问问。就提笔在灯盏下写出一封求职信，请人家在上海为他谋求个职业。约半个月接到回信，对方说目前没有合适岗位，需寻找到一个机会。

胡山源回信说了一个字“等”，临近暑假时，上海来信说，就在谢扶稚的机构里，原来为总干事余日章写信札的人，要辞职回去，他已与老余说定，由胡山源顶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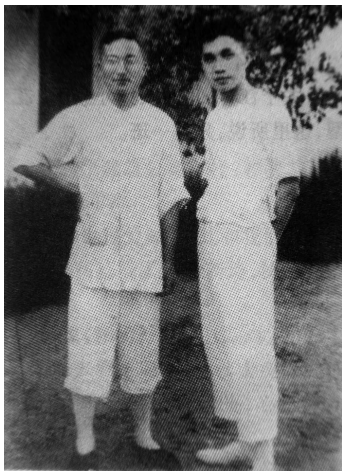
二、担任文牍的日子

1922年，胡山源由谢扶稚介绍，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书报部任翻译，月薪45元，就在总务处任余日章的文牍，就是帮人家起草些文稿，后来调到学生总同盟书报部（出版部）当翻译。他翻译的文章主要供《青年进步》杂志刊登。胡山源终于实现了能写写稿发表的愿望，他后来就在上海陈蝶仙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刊出过不少游戏文章，诸如《陆雪宝传》（署名“衫园”），陈蝶仙复信奖掖，他受宠若惊。得到了稿费就上街先给老家待产的妻子汇钱，余下的就买书来看。

胡山源下工夫做的又一件事，便是根据智学部干事美国留学生晏阳的初稿，重新编写《平民教育六千字教材》，书出来后先安排在河北省的一些县里做平民教育试验，效果显著，同事对胡山源刮目相看。可胡山源没得到多少稿费，余日章有一些掩饰说：这段算新生活的开端，也是



上海申报馆



胡山源与钱江春(右)合影(1920年)

一场毅力的考验，我们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书报部缺经费。胡山源没有经验讨薪，吃着哑巴亏。第一个月的房租及生活设施用品费用等，他只得向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赵延璧借，让赵延璧很惊愕，不解地问：你编写的《平民教育六百字教材》，书已出，稿费发放得数目难道连房租费也不够吗？胡山源不敢说真话，自欺欺人地说：我寄家里了！胡山源咬了牙坚持，他想以后兴许会给钱多些，好在现在我在书报部工作时，能阅览不少书报杂志。他吃糠咽咸菜坚持不懈着，他想物质待遇没什么，我要的是精神财富，

我在上海至少能读到不少外国的书。一次胡山源在一本英语“Bookman”杂志上读到一篇《Ever Love》(常恋)的文章，他看出了点意趣，试着译出后拿给同学钱江春看了，钱江春觉得可以，就帮胡山源推荐到了《小说月报》发表，署名“丝环”。

胡山源收到样刊和稿费又激动了一个晚上，这一点说明了他还能搞翻译赚钱了。这是喜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拿上那本杂志尽快坐上火车轮船回江阴见妻子，然而一场灾难却立马降临到胡山源头上了。

三、还没等到展露出笑的时候

这一年冬天，他妻子徐云在江阴福音医院分娩时难产，母子俱亡。对于第一任妻子的难产而亡，他用一杆标枪般的笔直刺自己的内心，他联系到前年那场“讨喜”习俗，他当时不该对轿夫说“你们就算抬死人”的气话，尽管他不唯心，可蹊跷事撞上了，他心里就多了一个疑惑，甚至想到倘若当时不说那句气话，他的云就不会撒手人寰了！

人最软弱的地方，是舍不得。舍不得一段不再拥有的感情，舍不得一个名分，舍不得儿女情长。我们永远以为最好的日子是会很长很长的，

不必那么快离开。就在我们心软和缺乏勇气的时候，最好的日子毫不留情地逝去了。

“福音医院”这个倒霉的地方，他情绪上突然起了反感，早先对于这里散布出的一股宗教气氛是接受的，现在感到恶心，甚至于要歇斯底里地冲那些行路时作着祷告、划十字架、弄念珠的信徒们狠狠的来一句骂街，他被一种烦躁扰乱着，好几次想到一死了之。

胡山源感觉到一阵尖锐的酸从鼻腔透到眼眶，额头跟着也疼了，沉重的眼皮下浮出泪液。他哭了。所有的梦想化成了风，只能够拼命地紧抓住这份情感的线头不松手，可云却像从手掌心流走的细沙，走得无声无息了。

谁陪我携手夕阳，谁陪我到地老天荒，一直以为爱情就是全部。歌德的我爱你但与你无关我不是不明白，茨威格的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那深深的简单的爱我不是不了解，可我还是固执地不肯回头。三年，短短的三年，造成了长长的三十年，三百年，以至无穷年的遗恨！

多年后，胡山源每每见过嘉兴、杭州、徐云等字形，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对自己作何种宽慰，他的伤痛，主观原因在于深深的自责，在于对徐云的真心的爱，在于由徐云做妻子才感觉到活着的意义。所以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回味着徐云的芬芳袭人，徐云的娇嫩的脸蛋，徐云的咯咯笑声。这是一段美好而甜蜜的时光，现在只存储着一份追忆，他只能默默地在宿舍一角祈祷上帝对他的徐云作些照顾。

胡山源在青年协会大概做了两年时间，便辞去了这个职业。因为他实在看不惯那帮人，自己卑微，可也不能失却做人的原则，整天醉生梦死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去做外国人的洋奴、走狗。他深知自己耿直的个性与那些人的做派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总结了这两年的得失，觉得唯有遇上之江大学同学钱江春是值得回味的，这一次碰面，让他改变了对这个富家子弟的看法，他觉得钱江春是个



江阴福音医院

有为青年，在上海东吴法科读着夜校，并已译出一本《世界大战与中国》。钱江春是白面书生，个子高高的，相比山源仅瘦一些，他们两个人性格都外向，山源很想交这个朋友，就介绍他进了自己工作的青年协会出版部搞翻译。

胡山源为解闷，一次在书店见到一本叫《呐喊》的书，是鲁迅的书，书名给他此时此刻一个心照不宣之感，他现阶段真正的要找地方进行一场呐喊，他在书店找了个僻静处就浏览起来。这是一本小说集，除中篇小说《阿Q正传》外，其他均为短篇小说。《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和“新文艺”栏目作过连载。但胡山源没能读全，他对鲁迅已有所了解，所以看小说时更能看出作者的意趣。《阿Q正传》显而易见超越了《狂人日记》，小说对我们国家民族劣根性的自我批判是到位的，小说是对人性弱点的大暴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能让人们对阿Q这个人物作些现实意义的思考，也能对自身人性弱点重新审视。在代表权贵的赵太爷面前，阿Q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被打了之后毫无反应，奴性十足。只有等赵太爷走远了才敢小声骂一两句，又显出其卑怯，如此形象令人憎恶，同时也引起民众对自身良心的拷问。胡山源在回家路上，思绪一直在阿Q身上，他思潮起伏，想不通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封建思想为什么破除不掉，这样的思想，是与新文化运动中弘扬民主平等的思想格格不入的。

鲁迅给出的阿Q等旁观者，关心的只是被杀者“有没有唱戏文”，这样的态度体现了人们的麻木不仁，如果这种性格的人多起来，如果这旁观态度在阿Q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而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也存在类似的从众心理，看客心态，如在他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在他人的失败中享用胜利，因为自己麻木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等等。这些现象不由得引发胡山源作一番思考：中国国民性中缺乏了什么？

鲁迅启发了他，胡山源在后来1944年《春秋》月刊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閹两》，这部以族中四叔为原型创作的小说，能够说作者不是在探究国民性中缺乏了什么的问题吗？

“閹两”一词就是讽刺的考证，这个人物不似阿Q滑稽，他是一个有劲道的中规中矩的老实人，然而免不了受恶人的欺诈，这样就切合了标题的讽刺题旨，达到了鲁迅写作时要求的“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第四章

一、“弥洒社”的中坚

钱江春让胡山源住自己和赵祖康的租屋，说：只要加一张小床，我和祖康同榻，也好省些钱。这句话从他嘴巴里说出，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在作秀，松江有名的财主公子喊出要省钱，谁信？但了解情况的人相信，钱江春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胡山源能与他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冲着这一点骨子里的东西。胡山源老成持重跟着老同学来到租屋。赵祖康此时已回到住处，正坐在床铺上低头看书。钱江春进门后，就给双方作介绍：赵祖康是从南洋大学毕业的，当过建筑师，有文学才华。胡山源，我的之江同学，已发表过好多文学作品，以后住一起了可以在文学上作些讨论了。

赵祖康抬头点了一下头，胡山源回应着点头，见人家认真看着书，也就不去打扰，回过来与钱江春一起安置铺位。忙完，胡山源对钱江春说：今天我请客，到外面吃！钱江春说：笑谈，你没有挣到钱，还是我请客，祖康起来，眼睛要看坏了。赵祖康就冷冷地起来，后来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胡山源疑虑人家不高兴是否是自己来挤了铺？吃饭上厕所，胡山源将疑虑说给钱江春听，钱江春摇头说：不会的，他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不要多想。事后证明胡山源是多虑了。以后这个赵祖康对他是不够热情周到的。后来搞文学社，三个人成了志同道合、倾诉衷肠的生死兄弟。

那次以后，三个人还谈到了一部叫《江湖奇侠传》的武侠小说，都认为这种小说风头将会更加来劲，中国人崇武，像民间就有许多练功的拳师，这也构成一个氛围，下来还转而谈到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现象。

一次，钱江春有些无所适从地对胡山源说：如今的文艺界也真复杂，

你看过《小说月报》没有，文学研究会提倡写实主义，要什么血与泪的文学，创造社在自己的《创造》杂志上主张新浪漫主义，要浪漫的文学，独树一帜。现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真叫人摸不着头脑。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赵祖康这时插话了：都是拉虎皮作大旗，这样大开笔战，明讥暗讽，甚至谩骂攻击，有何意思，其实可以各有各的写法和做法。钱江春应和一句：是啊，这样发展下去，如何了得！胡山源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字一顿地说：天下的道路，本来不是一条，若说我走了这一条，一定要别人也走这一条路，别人不愿意就加以攻击，未免出于情理之外了。我只愿意做一个创作的文学家，决不愿意做一个批评或理论的文学家。钱江春大加赞赏说：我举双手拥护，我们不做空头文学家！

胡山源得到了应和，话锋一转说：不管他们是争议还是开战，是谩骂还是打架，我倒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了！他做出不急于说的样子，端起杯子呷一口开水。

钱江春急起追问：山源你说，你快说。

说出来听听，你的念头有否道理？赵祖康带着些不屑与轻蔑。

胡山源完全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说：我们几个人，不妨也办一个文艺杂志，发表自己的文章，不去介入人家的争议。你们看如何？他将杯子置放到窗台上。

钱江春凝视着窗口，说：好倒是好，我们有这个实力吗，我是指写文章的人手。赵祖康说：还要有笔墨功夫。



晚年赵祖康

胡山源胸有成竹说：我和你俩，还有陈德征、唐鸣时、俞翼云等几个，不就把班子搭起来了么！

钱江春高兴地说：对，他们都欢喜文艺的，都喜欢耍文执笔杆子的！

经过一番讨论，各自发了一点宏论后，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社。叫什么名字呢？胡山源首先在脑子里找到一个依据，有一点生搬硬套地提出说：希腊神中有一个专管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名叫缪斯，英文为Muse。就叫“缪斯”吧！赵祖康立即摇摇头说：太直接了不太好，换别的名称

吧。钱江春在窗口用一根牙刷柄捣鼓着一只吊在蛛网中央的蜘蛛，他在作把玩，此刻接话发表高见说：我看可以用谐音。胡山源瞬间眼睛放出了亮光，他用手碰了碰赵祖康，赵祖康感觉到山源是在征询他意见，就用另一只手按在了胡山源手背上。胡山源会意，说：那就叫“弥洒”，并以此为社与刊物的名称。我们的刊物叫《弥洒月刊》，不直白吧？钱江春接口说：好啊，“弥洒”挺别致的，缪斯共有九位，我们也要占据一位。赵祖康也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有女神引领，弥洒社一定会了不得的。说罢，三人热情高涨地立即分头去联络爱好文艺的知心朋友。几天下来，一凑数已有十多个人，如陈德正、赵景沅、张企留、曹贵新、方时旭、沈天白、李涤尘等。

一天，几个又凑在一起，继续议论。赵祖康稳稳神说：在国外讲“灵感”，我们搞文艺创作，也要有灵感。陈德征接下来添一句：“灵感”是创造力的高度发挥，是突发性的心理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钱江春摆明利弊后说：柏图拉也承认“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灵感”说到底还是生活长期实践的结果。胡山源看着一帮弟兄们劳神，且说得头头是道，有些话也是他想要说的，因而他心头一阵高兴。他就其他人的谈论声中起草着《弥洒临凡曲》的创刊宣言。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

那段日子，胡山源和钱江春走得最近，对于他的丧妻之痛，也唯有钱江春能作理解了。胡山源一直铭记着，钱江春的话像个哲学家，他说：生命尽管短暂，但不能在沮丧中度过。哭，日子一样会日复一日，笑，岁月一样会年复一年，所以，何不用微笑平和的心态来走完余下的路途呢？

胡山源仿佛隔离于阳光明媚的世界已多时，钱江春加入进他的生活，那漫漫长夜的浊气一扫而光了。他们都喜欢文艺，闲谈时，也大都谈文艺。现在胡山源体味到了友情的力量，文学的意趣，他畅通了心海，决定个我不能隐于野，也不隐于市，他要走进火热的新生活。



《弥洒月刊》的封面

胡山源离开青年会后，由钱江春推荐去侯绍裘创办的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当教员。

1923年3月，《弥洒月刊》出版了，刊头为沈联璧的书法，封面由钱江春妻子吴佩璋请上海美专教师关良画的少女跳舞图，关良当时为中国最早留日学习西洋美术的画家，算大牌。

胡山源得到了关良那幅少女跳舞图后，就连夜赶到印刷杂志的义利公司印刷了1000份。杂志出来后，他就分发弥洒的社员和朋友们帮助销售，其余由钱西樵开设的古今书店门市部出售。

读者对《弥洒月刊》推出的“顺应灵感”和“无目的性”的创作主张理解不一，有读者对“五四”期间中国唯一一个专心致志写爱情小说的社团是抱有成见的，但大部分是赞赏的。针对读者的反响，喜欢弄笔头的陈德征，就常在版面空白处写《编辑余谈》，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导向有些偏航。胡山源是主编，肩头有压力，多次劝阻，可陈德征嬉笑着不予理睬。胡山源很是失望，想到要搬掉这个路障很难的，目前凭他一己力量还摠不住他。

不久，胡山源因事到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看钱江春，钱江春见了胡山源就快人快语说：你赶巧了，晚上有一个会议，是我原来编译所同事搞的活动，邀请的都是些上海滩有名声的文化人，你也结识一下吧！胡山源谦和一句：方便的话就去！钱江春带些玩世不恭的口吻说：什么叫方便，你也是文化名人了嘛，《弥洒月刊》主编，要见你的人大有人在！胡山源虚荣心得到些满足，就笑容满面带些不自在语气说：我是名人，没搞错吧，我自己也没发现。钱江春笑呵呵说：所以你要去，去后报上大名，看有多少人对你名字熟悉？胡山源认真地说：如果是这样，我得感谢我们弥洒社的这本杂志了，看来要出名，羊头猪头狗头都要挂一挂的。

那晚胡山源跟随钱江春去了闸北一个小学堂，他们去时会场已聚集了不少人，还真是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其中有蒋光慈、潘公展、郑振铎和几个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人，那次晚会由郑振铎主持，讲话还蛮长，条理分明，一口流利的北方话，听不出他从小还曾经在温州那里生活过，一点南蛮子口音都没有。他给胡山源留下的印象不错，个子高高的，头发油光光的，梳理得很讲究。在现场，钱江春将郑振铎的情况简明扼要地向胡山源作了介绍，说他是商务印书馆大股东之一高梦旦的女婿，目前已代替沈雁冰（茅盾）在编辑《小说月报》。郑振铎还是讲礼节的，他在讲完话后，还跨步过来与钱江春旁边的胡山源握手，钱江春趁此机会就将胡山源介绍给人家说：胡山源，我之江同学，目前为《弥洒月刊》主编。郑振铎点着头，笑容可掬地说：同行，今后相互学习！

钱江春又向胡山源介绍郑振铎说：郑先生是编辑《小说月报》的，使杂志成为上海滩的抢手货，是有眼光的大编辑。郑振铎向着胡山源谦虚了一句：沈雁冰的功劳，是他有眼光能抓到好稿。胡山源那次对潘公展也留下了较深印象，因为当时郑振铎与其讲过活动见报的事，郑托人家帮忙在报上发一条这次晚会的新闻。此时胡山源才知潘公展是一名有来头的记者，难怪他的周围拥有着许多笑脸相迎者。这种惹眼，让胡山源暗下决心，此生不能平庸而过。

二、沈雁冰（茅盾）称赞《弥洒月刊》上的文章

那次由于几个人都提到《小说月报》，提到一本在文学界较权威的杂志，提到原主编沈雁冰，胡山源想自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家编辑《小说月报》肯定有编辑经验，应当去认识一下的，隔天他就到宝山路538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室二楼《小说月报》编辑室向一位徐姓编辑了解到了沈雁冰的新工作单位地址，返程就顺便去看了沈雁冰。

那时候的沈雁冰看起来很瘦弱，人挺和气，到了会客室，也是微微一笑，让人感到像在自己亲戚家里，一点生分的感觉都没有，让胡山源安心地坐了很久。沈雁冰是较喜欢与人谈文学的，知道胡山源的名字，他对胡山源说他已经不编《小说月报》了，近来在翻译《大英百科全书》。他提到了看了《弥洒月刊》的印象，竭力称赞赵祖康的《碧海》一

诗，说感情充沛。胡山源就作了一点对赵祖康的介绍，说人家是南洋大学学理科的，毕业后在一个建筑公司打样画图，与钱江春是中学同学，现在自己与他俩租住在一起，弥洒社是我们共同发起的，他的新诗写了不少，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沈雁冰将长衫的袖子挽一挽说：他若能坚持下去，今后会有大发展的！沈雁冰还提到了胡山源用外文署名的《直觉》一文，说是含有哲理的好文章，写得好。胡山源谦逊地说：即兴之作，质量平淡，拿不出手，所以用了个外文代号。沈雁冰嘴上念诵文章里句子：看见了好花，一定要折在手里，戴在身上，插在瓶中，虽说是爱花，我却承认是摧残花，欺侮花，亵渎花，不是真的爱花。胡山源心旷神怡，他感到沈雁冰有非一般人的慧眼，他当时就想这个人是该与他多多来往的。对于沈雁冰的社交圈，胡山源是心知肚明的，他有羡慕他们的敢作敢为，还有永远保持着的精神抖擞。回到工作单位，胡山源还在想人家的文学观，他觉得沈雁冰可与鲁迅比肩的，都有一定文学气场。

《弥洒月刊》很吸引读者，一些抨击创造社等文艺团体的文章，纷纷拥来，好些人不知如何是好？胡山源守住底线，他认为弥洒社不去攻击别人，只要自己管自己。于是，在4月份出版的第二期刊物的扉页上就标出：本刊是“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着灵感写出来的作品”的月刊。这宗旨又引起社会议论。

鲁迅讲话了，他认为《弥洒月刊》并不脱俗，“其实，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

沈雁冰和邓中夏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到弥洒社。他们在文章中说：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日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全中国的青年界几乎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

刊物办了几期，对社会的反响全然不顾，只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办下去。胡山源对他的团队人员说：我决不反对别人的批评、讨论目的或艺术观。但我自己只认定创作就是。我想，分工协作本来是现代科学精神，谁喜欢什么，长于什么，就可以从事什么，何必强不知以为知，趋之若鹜学时髦呢！

流派纷争，文艺界十分不平静。

胡山源在乡亲们面前从来都是虚心的，哪怕整件事是处于是非颠倒中，他给乡亲们发烟倒茶，笑呵呵说：乡亲们提得对，我要在故事情节上向人家学习，人家的故事看过后不容易忘怀，我一定记取。胡山源是

真切在说心里话，今后写小说要注意这些事项。

胡山源在乡亲们眼中是个成功人士，然而在山源个人看来他是不能算成功的。就说文学，他总感觉自己还太注重成败，而真正的艺术是应抛开这些名利的，生存所迫，他无法做到对艺术的全身心纯粹的沉浸。他为自己笔力达不到关汉卿《窦娥冤》的催人泪下，达不到果戈理《钦差大臣》的令人捧腹而陷于绝境般的苦恼中。胡山源浮动着的心律中，内含着深切的自省。

三、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

这一年秋天，胡山源由钱江春介绍赴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当教师，当时的学校出资者还聘请了侯绍裘去主持校务。侯绍裘为共产党人，“五卅”爱国运动参与和领导者，为上海和江苏群众运动中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对新军阀的劝诱严词拒绝，备受凌辱和摧残，“四·一二”后在南京被蒋介石密令杀害。

侯绍裘已知道胡山源当过教师，写过文艺作品，还办着杂志做着主编，很是了得，便请他当二年级国文教师。胡山源一口应允，随即领了教材，看了学生花名册，略作备课。次日便登上讲台，讲得学生在课堂里寂静无声。侯绍裘坐在后排监听，也十分满意。认为这个胡山源肚里掌故还不少，有这样的老师，学校会办出特色来的。

胡山源初到松江，只是慕名，未见风貌，凑一个礼拜天朝城东南方向走去，不一会就见一座九层的方塔巍然屹立，碑文记载这座北宋的“圣教寺塔”已有1000多年历史。再看周围，寺庙已无踪影，走进方塔，扶梯摇晃，楼板破残。胡山源猛然觉得它如同当今社会，似烂非烂，不禁喟然长叹。回到学校，已是晚饭时分。吃过晚饭后，就在宿舍里看教学书，可他看不进去，脑海里一直浮现一位病态女生上课时还奇异地带着一个小妹妹，他点名时注意到那女孩叫计中慧。真是月有圆缺，人间不幸事太多，他生着怜悯心。

胡山源后来从钱江春那里了解到，原来嘉善西塘的计中慧，自小父母双亡，便和妹妹中原成了两个孤儿，由其邻居高乐松的妻子西塘人史冰鉴，和侯绍裘相熟，介绍到松江来读书，中慧入景贤女子中学，就是

胡山源执教的学校，中原（后来写作时用笔名汤雪华）入小学，学膳方面由景贤免费提供。这样，中慧成了胡山源的学生，中原也自然就熟悉了。中慧很聪明，千灵百巧，作文的进步很快。但是身体不好，娇弱得很，有肺病。中原相当顽皮，中慧管教不住她。这一对可怜的姊妹进入胡山源视线，在每每看过后，胡山源就一阵心酸，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家境，小时候父亲去世后，家庭一贫如洗，不是也这样嘛，如今徐云母子双亡，更是雪上加霜。现在让他碰上两个苦命的孩子，他就生出了同情之心。

几天后的午睡课后，下着小雨，钱江春和赵祖康两位合着一顶桐油纸伞来了。胡山源知道两个是一起回乡省亲来的，顺带着来探望老同学。三人谈完《弥洒月刊》的事，胡山源就将计中慧姊妹俩的事说了一遍，有心想把她们收为义女。赵祖康做出一副笑掉大牙的样子说：自己还没人照顾，收了义女怎么照顾？钱江春也让他要冷静，等自己成了家再说。

两位同仁不赞成，胡山源对于自己的这个打算才没有马上去实施，不过他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帮助这对姊妹。

过几天，他就上书店挑了几本教学书和几本小人书给姊妹俩送了过去。两个女孩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姊妹俩住在学校食堂旁边一间仓储房内，就一个小窗口，采光很差，又没钱买蜡烛，晚上一般不点灯盏。中慧的作业多半是在黄昏来临之前完成的，但遇上阴雨天，她就只能摸黑写，胡山源发现她写出格的字很多，差错率也比别人多，他还批评她毛毛糙糙，今天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好似葫芦僧错判葫芦案了。

胡山源回宿舍时，就想：一间仓储房内，就一个小窗口，太暗，我去找校长，让将窗再开一个，做窗框配玻璃的钱我来出好了。走到办公室的一幢房屋时，巧遇上侯绍裘，人家陪同一位客人在参观校区。胡山源招呼着校长，说明有急事要协商，侯绍裘站停下来，胡山源上前说事，直接说姐妹住在学校食堂旁边一间仓储房内采光太差，要帮助出一个窗。侯绍裘听取意见后立即表态：好，这件事就你去办吧！当场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大洋交给胡山源。

侯绍裘很信任地对胡山源说：去吧，我要陪张闻天先生说些事。

张闻天比较内向，仅向胡山源做了个细微动作，算是招呼就跨步走了过去。

后来的一些日子，胡山源又有机会与张闻天碰了面，两人还在一起打了半天网球，双方很是投机，说着一些文学上的话题，感觉畅快。那时张闻天就戴深度近视眼镜了，很文静，不多说话，通过这次交流，胡山源才知道人家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译过一本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剧本《琪俄康陶》。胡山源知道这本书接近红色，他就疑心他的身份。当时，他就暗暗羡慕着，轰轰烈烈的事由于家庭拖累，自己不能跟着去，但革命的事，他是一直向往的。

不久胡山源又与洪野、高尔松、高尔柏及赵景沅等相识，他私下曾经作过比较。他觉得友朋中，对于侯绍裘，给予他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两人虽然不是天天见面，可聊过一些话后，就有下次去找他聊的愿望。他每次见人家总是来去匆匆，好像都是一些急需处理的事在等着。看到他的工作朝气，胡山源的心突然跳动了一下，感觉心里的郁闷一扫而光。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安慰都不及他的一个言传身教！

四、侯绍裘留下的印象

1924年，胡山源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当教员一年，很庆幸的事就是认识了共产党人侯绍裘，能使他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的一些看法。侯绍裘留给胡山源的印象是：豪爽、热情、敢作敢为、任劳任怨，绝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一心干着革命事业，并先从教育入手。胡山源于1929年读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后，认定小说里面的革命家王乐山就是侯绍裘的化身。



侯绍裘

一样的瘦面容，矫健的身手，破旧的衣着，处处都和当时的“士大夫”不同。侯绍裘的艺术见解虽与胡山源他们不尽相同，可他有容人肚量，在一些场合还显现出较为细腻的长者风范。有一次，胡山源打网球，将眼镜脚折断了，修理要去上海，因为松江没有眼镜店，他看见了，就拿过去帮着用玻璃胶水黏合了一下，作暂时应急。还有一件事让胡山源终身不忘，可能他

当时看出胡山源的失意，是想真心帮助。他说了句让山源一时不能理解的话：同为江阴人，性格差别太大了，你要像他有主动性就更好了。

侯绍裘没有说出那人名字，胡山源猜测一准也是个当教员的吧？这个谜团到解放后才解开，原来那位受侯先生赞赏的江阴人叫孙逊群，在他老家仓廩桥东边的中兴乡，孙逊群曾在江阴云亭小学教过书，曾经在江阴等地搞过农运，并参加过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是于1924年7月，在参加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举办的小学教员暑期学习班期间，认识了共产党员侯绍裘的，从此后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洪流。1925年5月16日于上海小沙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中共江阴支部建立，他为第一任书记。1927年还担任过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同年被反动派杀害了。

胡山源对烈士非常敬仰，他常常拿自己去与烈士们作比，觉得自己太软弱无能，在爱情上也感觉到自己不配别人来爱，像对待侯绍裘的妹妹一事，胡山源也有飘忽不定之感，常常是回到宿舍产生点勇气，第二天见上了面又憋着委屈说不出什么来，再回到宿舍时就只能用掌掴自己耳光的份了。他有机会得到一次攀龙附凤的机会，受托曾送侯小姐到北京女师大去读书，侯绍裘之妹算得上美女，加上喜欢打扮，让接触到的人感到很洋气，胸部很健康地突出，屁股自然地高翘，让胡山源想到她与逝世的妻子徐云的不同点，他在送别中微感到了侯小姐的“地心引力”，他有了口渴感。两个人的基本点实际差不多，侯小姐习惯撒娇，走路像孩子，进站出站偏爱挽着胡山源的胳膊肘儿，头还要倒在胡山源肩膀上。胡山源味觉里也让姑娘桂花般的体香占据着，想挣脱难度很大，他只能将自己的脖颈拧着，旁观者对于他做出的别扭是识别不出的，私下评定这个人是“歪头”。胡山源当时并非自信，他也搞不清姑娘迷恋自己什么？是本人的个子、待人的诚挚和身上的沉稳学识吗？果真如此的话，自己倒要好好来看待这件事了，两者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感情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胡山源也被姑娘热情感染，有过对婚姻的联想，每次回信都很认真，一些用词破了常规，亲密无间的话就用英语写，挖来的词虽然拗口，但各取所需，内心有层蜜意就好。胡山源那些日子也很开心，出门总不忘用木梳梳理一下头，那件褪色的长袍也不穿了，例外做着阔绰的打扮。侯绍裘回校见了，还逗笑过他是让爱情洗了脑。胡山源甜蜜着，对生活的信心大增，便笑呵呵说：我的行头很廉价的，上

下一身也不及钱江春一双洋皮鞋。

侯绍裘知道胡山源与自己妹妹恋爱着，他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进办公室后，还找出几本自己不用的笔记本来送给胡山源，他知道胡山源喜欢写作，由于家庭负担过重，见他写稿常常利用学生用过后剩余的几张空白纸。胡山源突然接受恩泽，有些不敢当了，满脸羞涩说：侯校长，你看这如何是好！侯绍裘说：兄弟般了，还讲什么，收了，望你写出大作来！说完迈步退出房间。胡山源一生没有放弃写作，可能还与此时侯绍裘的勉励有关系。

那晚，戴了折断了一只眼镜脚的眼镜，在油灯下给侯小姐写信，他将白天的事写进了信里，含意是说明哥哥是他们间的支持者。胡山源想象着当对方接到他的信后一准是惊喜万分的，然而这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了。过了几个月，胡山源突然接到侯小姐的一封来信，信里就一句话：以后我们不要通信吧。语句一点不委婉，就像掷过来的一块冰，胡山源筑建的梦想，就这样毁于一旦。读着绝情信的胡山源，一颗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嚅动了几下嘴巴，对刚进门的一位教员说：给我一支烟。那位教员没注意到具体的什么细节，只感觉面前的胡山源异常，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抽烟的，别浪费。本来还想坐而论道一番。别作小气鬼，给我一支烟。山源又动了一次嘴巴，重复时语气大得惊人，脸铁板一块。那位教员调整一下坐姿，透过镜片发现胡山源的情绪不对，知道人家准遭受了什么打击。就过来小心翼翼地将烟递给，并小心翼翼地给点着火。惶惶然问一句：胡先生，遇事要想开，冷静，再冷静！

后来同事里赵景沅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非常重视这件事，下课后赶上胡山源的步履，对他说：怎么一回事，要我出面帮忙吗，我是可以去当说客的，并且免费服务。胡山源摇了摇头，说：赵兄，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还是知趣一点，攀龙附凤难。赵景沅望着对方的脸开口说：你哟，脸皮还是太薄，要我，为了爱情就追到北京去了！胡山源苦笑着说：在你可以，在我万万行不通的。赵景沅做出不能理解的摇头动作说：像你这样的孝子，倒是天下难寻找了。

胡山源憨憨地笑着说：不能说孝子，只限于一个人命中注定的那一个“苦”字。赵景沅听后嘿嘿笑了，一笑他的一口大丑牙全数曝光。

晕头转向地回到宿舍后，胡山源想用看小说书来分散注意力，可刚打开来，读下去不满三排字，脑子里又一次想起侯小姐，想不通开始

两人处得多好，是否是自己没有给人家买过礼物，惹火了人家？又想来想去想到人家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而自己的家庭出身贫寒，与人家有着“天壤之别”。民国了，虽提倡些新风，可婚姻大事一般还是讲究个门当户对。再说自己毕竟是二婚之人，他想明白后，就一点也不再去怨天尤人了。

再联系到侯小姐的校长哥，为了革命，一天到晚在学校里忙着，不要说不支薪水，到了年底，学校开销不够，他还要卖了田来应付。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在侯绍裘的影响之下，大家都奋发于教学，不计什么报酬。胡山源由于与其妹有过恋爱，更是不去计较，付出超负荷劳动，一星期教26节课，批改全校作文，为了弥补薪水少，他业余就兼搞一点翻译，原作由商务印书馆钱江春帮助找来，那时他对钱江春相当感激，帮助他解决了经济大问题，使他能继续着家庭的给养费。

五、在苏州乐益女子中学

一年之后胡山源离开松江，为什么离开？是由于种种道不明原因，其中一点是因为学校会计陆某在中间挑拨离间，让校方与他产生一些误解。胡山源自认为自己行得正，也不想去作什么解释，向侯绍裘提出辞呈。侯绍裘作挽留，胡山源去意已定，不再反悔。走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计氏姊妹，他对病容满面的中慧说：照顾好妹妹中原，我走是有难处的，今后我们用信联系，有困难就写信，我能够帮助会尽力量的。最后还从长衫口袋中摸出两块大洋，悄悄地塞到了中原手中。中原也懂事了，还磨蹭着不肯接受呢。

钱江春在宝山路原来的租屋里等着胡山源，他还是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胡山源沮丧着神情进了门，他上去接过一只藤条箱，就开着玩笑说：失业就失业，你可以集中精力办理我们的《弥洒月刊》了。胡山源一屁股坐在铺位上，托了一下近视眼镜，很沮丧地说：老兄，我要吃饭的，靠稿费养不活全家，还得找一份工作。钱江春用兰花指撩了下头发说：不要急嘛，一个人总有转机，你先休息几天，实在无聊就继续写你的自传体小说《三年》。胡山源无法镇定自若，就顶一句：我写可以，工作的事你要上心，分清爽，我家不是你家，工作是第一的。钱江

春豪爽地打包票说：工作不难的，关键是合适，你不要焦躁嘛。胡山源很满意这一句，下午开始他就铺开稿子写起了小说。钱江春也当事去做了，联系了好几个地方没有成功，主要是工作不合适，体力劳动不说外，且薪水太低。约过去一个月，一次还是胡山源自己上街碰撞着了之江大学同学陈德征，胡山源被生活逼得没了底气，见了同学，就说自己失业的事，陈德征嘘叹一声后，就有一点要弥补过去的亏欠，说他们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新学期要招工的，我去同校长说说情，你是教过书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胡山源不计较人家过去的德行，他情真意切地说：老同学，你帮忙，我是记着的，今天我请客，我们撮一顿如何？

陈德征开启嘴唇说：你失业一个月，还请客，这样我就显得不厚道了，还是改日，等你领了薪金再请不迟。胡山源本来是嘴巴上客气一下，老同学正要坐下来撮一顿，他就只能脱了衣衫去当了。就笑笑说：那就有劳你了，回见！



苏州盘门

陈德征回苏州后果真向他的校主张翼牖美言了胡山源几句，张翼牖也听说过胡山源的一些情况，知道是个实诚人，没费多少口舌就同意了。

陈德征讲话算数，他接胡山源到学校，聊了一会话，就带胡山源去见张翼牖。

胡山源落落大方走进张翼牖的办公室，一个显示几分斯文的高个小伙，第一印象就给张翼牖难忘了，他觉得面前这个胡山源够得上才貌双全了。他让人家坐定，吩咐陈德征倒茶，便开口说话：胡先生，你的情况陈主任已向我说了，对你我是早有耳闻的，不算陌生，我这个人历来主张才尽其用的，让你教国文课外，你还要兼任教务主任，我的安排可否得当？胡山源本想推托，见人家语句坚定，也不好再作谦让。就站起来回话：谢谢抬爱，我一定尽力！说完就退了出来，陈德征也跟随出来，两人走到一处墙体剥落的校舍前，胡山源就带些谦逊口吻说：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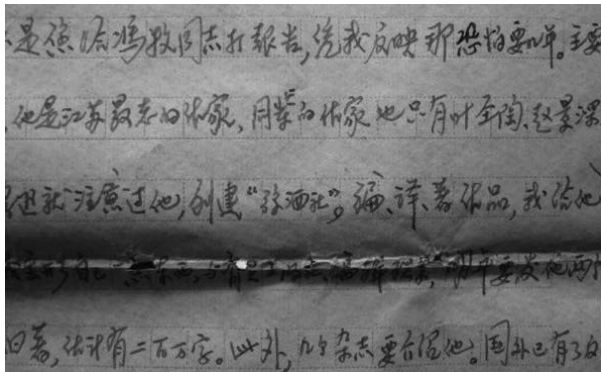
兄，校主让我当教务主任，你原来不是教务主任嘛，我要申明，我可不是抢掠的。陈德征暗笑着，他想你这个老实人真太老实了。故意就做出一种无所谓样子说：我想轻松一点自由一点不是更好。胡山源没开口，他听出是假意的话。陈德征心想碰上个不幽默的，没法，就接刚才话题说：你别担心，校长另有职务安排我，是校务主任，你别心虚嘛，你做你的。

胡山源放心了一点，就带着感谢之意说：你还是领导我，我服从，但我还是要好好谢谢你！陈德征说：你这句话是说对了，你不知道，你的薪金会比松江高，这是我为你争取到的！胡山源出于真心说：你有些变化，是变好了。陈德征听了，脸孔稍有一点喜色，对于胡山源他是有愧疚的，变好一词让他听了开心。而胡山源一方，对于生性轻浮的陈德征，他并不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这次人家算是帮忙的，就过去的一些事理应宽容他，不去责怪人家的反复无常，这个社会不定还是这样的人吃得开。所以在这次见过陈德征时，还是主动拉住了人家的手好久。陈德征也做出攥手的动作作反应说：山源兄，我高兴的是你对毕业典礼的事，不生我老弟的气，好，气魄大，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这次你到乐益女子中学教书，我保证让你的工钱比景贤多一倍！

陈德征当上校务主任后，有些不注意收敛，大家都知道这个职位相当于代理校长，他好受了，学校一星期只来两三天，校中的一切事务，基本由教务主任胡山源主持着。胡山源比较突出的是业务素质高，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后，还要处理系统的繁琐的校务，完后还得腾出一只手来搞好创作，他的才华让陈德征一见面就要夸大其词吹嘘一番。胡山源私底下竟喜欢听取这类“意见”了，一次产生少有的激动，要拉着人家上街撮一顿。胡山源有兴趣讲着学校的事，讲着这座学校的校长竟由张翼牖的妻子韦均一担任，还开玩笑说张翼牖一准是“妻管严”典范。陈德征插言问了些有关张翼牖的女儿张允和、张元和、张兆和（沈从文妻）的一些事，他还眉开眼笑调侃地打趣胡山源说：她们均是你的学生，看上了就“战”（读“权”是跟胡山源学说的一句江阴方言），江阴人有拼死吃河豚的劲儿。胡山源感到受了耻辱，骂一句：你能否积点儿德。陈德征仿佛遭受了委屈说：好好，我打住，又不是我过单身，这个月老做不得啊。

胡山源在乐益女中时，还写了一部长篇《如此清秋》，约30万字，后

毁于世界书局“八·一三”炮火之中。《弥洒社创作集》（一）出版时，里面登出了胡山源一篇小说《梅心》外，还有他为纪念前妻而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年》的部分内容，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织因日记》的实情描摹而出。编者钱江春为原稿加了小标题“第一年”，“第二年”，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钱江春见胡山源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情绪起落安排日子，老像母鸡在家里孵小鸡似的，不出房屋，有时三二天不出门，他就强行逼他外出散步，他对胡山源说纪念徐云的文章也写出来了，该搁下了，一个人要向前看，还说人生何处无芳草，只是缘未到。他教了胡山源尽快忘掉徐云的招数，就是要把徐云往坏里想，想她是一个慕虚荣和金钱的女人，或者是病猫，反正不值得你去爱。胡山源听不进，后来还上了火：老兄，积德，这样损毁一个古去的人不对的。钱江春心情却是好的，按照自己思路继续说：我的意愿是要你能战胜自己，你不能老这个样子呀。



胡山源手迹

第五章

一、领养寄女汤雪华

1925年春，胡山源在苏州福音医院领养计中原，即后来的汤雪华，是因为其姐计中慧的去世。

胡山源到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后不久，突然收到计中慧从西塘给他的来信，信中说她因为肺病发作，咳嗽严重，胸闷，已不能上学读书，只得在家养病，现由族中的长辈支持她们俩生活。胡山源猛然吃惊，当时医疗条件对于肺病治愈还很困难，他知道这是无法治愈的绝症，此病还会传染给别人，很担心中原。他太同情自己的这个苦命学生，就不顾手头经济拮据，立即回信要她到苏州来治病，自己可以照料，并汇去一笔盘缠。办好这些，他还亲自跑到齐门外洋泾塘上的福音医院托了熟人，让人家安排好住院床位。

几天后，中慧姊妹俩就坐着一艘农船到了苏州阊门。

中慧被胡山源安排住进病房，一个年过半百的美国女医生给她作了检查，发现病情严重，患者既咳嗽又咯血。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轻声问山源：先生，她是你妹妹？胡山源回答：不是，她是我原来教过的学生。女医生说：怎么不早点来医院治疗，现在晚了，太晚了。胡山源也不便推托，就承揽着说：是我，是我关心不够。

胡山源心头一阵难受，对中慧安慰说：你要配合医生，病会治得好的，我学校还有课，就先带中原走了，一切放心，等我放了晚学再来看你。中慧就泪花飞驰。中原帮姐姐擦了一下泪，就被胡山源强牵着手走出了病房，走出医院。从此这位未满10岁的中原妹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姐姐。

胡山源将中原先领到自己工作的乐益女子中学，后来再与学校的舍

监联系，让中原寄居在她启东的家里。忙完这边的琐事，当晚胡山源搁下碗筷，在街上买了些糕点、水果便赶去医院。先去医生那里看结果，诊断结果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中慧四分之三的肺已经坏死了，已不能治疗。胡山源掩饰着复杂的心情进病房看望中慧，中慧见到了老师，按捺不住渴望病情好转地说：胡老师，我要读书啊，家里穷，不读书，没有前途啊。我这病，害得我停了学。言语断断续续，是由于气喘说不连贯。

胡山源忍着心酸，在一旁不停地作安慰：病会好的，不要紧，你要有耐心，以后我给你补课。你要定时打针吃药，饿了就吃糕点，口渴喝水、吃水果，吃完了，我会买来的。

说话间，中慧连续咳嗽、吐痰，痰中带血。她带着虚弱的声调说：小妹就你安排住宿，不要让她来，我的病会传染的。

胡山源对于中慧这般样子了，还如此姊妹情深，他真正的是百感交集，尽管知道说什么也不顶用，可他还要善意地欺骗人家说：中慧，别想太多，上帝会保佑你的，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中慧展露出一个浅笑，说：但愿吧！她对自己的病情还是清楚的。

乍暖还寒，凄雨溟溟，七里山塘街上行人刚去虎丘上坟的脚踏声收住，齐门外洋泾塘上的福音医院里就传出了不祥和的丧葬之音。中慧在不到两个月后的一个黄昏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她临终前，胡山源伤心地守护在姑娘身边，中慧用尽最后的力气，郑重其事地嘱托老师：老师，我一直不放心妹妹，我去后你要照顾她了。胡山源哽咽着说：你放心吧，我把她当作女儿！中慧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天是4月8日，后事处理完后，胡山源写信告诉中原，让她记住阿姐的忌日，并说阿姐是一直关心她的。最后告知了她姐所托之事，认领她作寄女。

胡山源是一个私底下很讲朋友间情意的人，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他都是宽宏大量的。

陈德征享受着他的所谓待遇，有些神不守舍了，开学后，只有几个月，就运用



中年时期的汤雪华

其“政客”作风，竭力排斥原有的教职员工，以致引起了寒假前三个教员的提前结束离校，学生大闹，形成风潮。那位受过“五四”运动洗礼、趋向新文化的校主张翼牖，决计下学期辞退他，并找胡山源谈话，请他当校务主任。可胡山源一切从情意出发，对张翼牖说：德征做事欠妥，给学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他应当走，但他走，我也必须走，因为我是他邀请来的，他走，虽然是咎由自取，但他一定会在熟人中破坏我的名声，说我排挤掉他的，这样，我无论如何洗刷，也总不能洗刷他加在我身上的这个污点。我只有走，他才无话可说，并且谁也不会怀疑我。我不是对他负责，对他表示同情，与他共进退，我是为自己负责，要做一个不随便给人口实的人。

胡山源失了业回到江阴老家呆了个把月，走访了过去的励实学堂和几个同学家，凑时间又继续写作未完成的《三年》，总不能全身心进入，山源望着祖母、母亲的表情，明白自己不能进入的原因，即自己的饭碗问题。再写小说是不现实的，还是找碗饭去。

盘点自己的朋友圈，想想还是钱江春最能干，写信给他，让他替自己代谋职业。信写好了，他好像已吃了定心丸，吃饭的时候还对母亲说：娘，不要担心，我是能找到事做的，我有朋友们相帮。

母亲捧着碗喝着稀薄的粥说：你爹死得早，你要担的心计，工作了积蓄些后要讨娘子成家。山源就用话宽慰母亲和祖母说：这个你们放心，我一个大学生还怕讨不到娘子？只是要挑挑，要是随随便便，我娘子不要太多。

二、话剧《风尘三侠》的改编事宜

在老家的日子，胡山源调整了生活方式，他不再没日没夜地看书，然而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后，竟发现自己所做的事并没有少做，得出一个小结论：做事要一点一点来，还要注意头脑搭配，这样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下来几个月里胡山源还写了不少读书札记。休息时也回忆起在苏州的生活点滴，乐益期间还是有内容回味的，例如由他根据唐人短篇小说《虬髯客传》改编成的话剧《风尘三侠》一事，那时他的写作欲望强烈，

达到欲罢不能。他花了整整半学期时间，终于弄明白小说所述要点，这是一个属于唐代传奇类故事，写李靖于隋末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妓红拂所倾慕，随之出奔，途中结识豪侠张虬髯，后同至太原，通过刘文静会见李世民。虬髯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知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使他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后虬髯入扶余国自立为王。篇中故事情节和两个主要人物红拂妓、虬髯客均出于虚构，主旨在表现李世民为真命天子，唐室历年长久，非出偶然，由此宣扬唐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描写人物颇为精彩，红拂的勇敢机智，虬髯的豪爽慷慨，刻画尤为鲜明突出，文笔亦细腻生动，艺术成就在唐传奇中属于上乘。

这篇传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后世称为“风尘三侠”。



国画《风尘三侠》

因为这三个个性鲜明的人物，都有侠义之气。红拂女的机智俏丽，李靖的沉着英俊，虬髯客的豪迈卓异，相映成趣，让后人印象很深。此外又如对李世民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气象不凡的翩翩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可见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很大的成功。情节的开展，简练明快。它叙述的是唐代开国的事，但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却在说明“真命天子”是应该应天命而降生的，即使是有“龙虎之状”的虬髯客，也只能望而却步，不敢逆天命而行事，“人辰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

走轮耳”。目的在于警告那些企图篡夺王位的人，不要动摇李唐王室的正统地位。

又有《旧唐书》说李靖年轻时“姿貌瑰伟”，是个翩翩美少年。而红拂女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李靖之得红拂女，极富传奇色彩，可谓千古佳话。美女识英雄，英雄遇美女，真是相得益彰！

胡山源还相应托朋友们找来明代张凤翼《红拂记》、张太和《红拂记》、凌蒙初《虬髯翁》等戏剧改本通读。他搞的是话剧，当时在国外较为时髦，国内还没有兴起热潮。写话剧，一定程度上不比戏剧本子简单，比如莎士比亚那些经典剧目，都不是以剧情、故事见长的，可看后对于其台词的文采和力度，细节的拿捏，不佩服还真不行。好的戏剧是可以穿透观众的灵魂，和观众产生共鸣的。胡山源由他写着的《风尘三侠》，新掌握了一些话剧写作要领，他感到小说是通过有氛围的语言来叙事，而话剧无法用小说手法来处理情节，而只能将舞台实时暴露在观众面前。甲在说话，乙、丙、丁甚至正在进行的音乐、某个布景、道具，都有可能同时引起观众的注意。整个舞台世界是向观众敞开的。它空间是固定的、有限的。写剧本时就要注意到以后上演时演员、灯光、舞美、音乐如何调度。

不久他就指导了学生演出，剧中四首歌词，也由他谱的曲。这段生活其实便一直盘桓在胡山源脑子里了，在经过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跨度，那些人物走进了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散花寺》中，慕仙女中，就有苏州乐益女中和松江景贤女中的影子，书中的陆云歧、吴坚侯、周克良和钱式道，即分别以他本人和钱江春、侯绍裘和陈德征为原型。一群“五四”时代曾经热血喷涌并爱好文学的青年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路，钱式道们的堕落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钱江春创办松江初级中学

胡山源做到了对得起同事和朋友们，可陈德征没有能够做到，回到上海后，同事和朋友们没有人再去理睬他。每当人们说起他，大家总是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时光再一眨眼，这一段便只是回忆。一个人几时能看清时光的样子，

如果能在时光中看清了自己，虚伪到带着假惺惺品德的陈德征，还会这么去当无耻之徒吗？

这时，胡山源收到了钱江春的信，让他去上海，他以为工作解决了，可实际没有，人家让他去上海是安抚他，胡山源有些窝火，说安抚也不能我来吃大户啊？钱江春只是笑。那几天胡山源眼圈突然红了，钱江春知道原因，就上来劝告，让他少看书，多休息，不要老是工作工作，说有时休息也是工作，你懂得这个道理吗？可胡山源认为人家是说大话了，他不肯听半句，总说自己让你料到又一次失业，我困守在你老兄的寓所，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会死。钱江春驳回一句：你说严重了，歇歇来总可以吧？胡山源像神经错乱似的说：噢，你是否嫌弃我晚上费蜡烛钱，我以后贴补你好了。钱江春哀叹了几声离他出了门。胡山源情绪失控地拍着自己的脑壳，一会将书扔掉，拉开叠好的被子和衣睡下，灯火通明着也不想去弄灭。钱江春在外走了半小时不到，意识到自己言过其重了，就蹑手蹑脚进来，对胡山源做了自我批评，胡山源假装睡着不理睬，钱江春又说东道西一会，说灭灯休息了。

第二天胡山源情绪好转了，他见了钱江春要挽回一点昨晚过于固执的脾性，说自己有错。钱江春一副豪爽口气又上来：你是我朋友，我不会在乎你说了什么，我会永远做你的支持者！胡山源高兴起来：江春，我要向你学习，你修养比我好！

10月，钱江春自己在松江办了学校，正需要教师，胡山源就在开学后去了松江初级中学。此时，胡山源才写信将工作之事告诉家人。

胡山源前脚刚踏进校门，后脚就跟着来了一封启东来信，要胡山源对中原另作安排，孩子在那里水土不服，天天腹泻，不能再住。一件焦头烂额的事，胡山源只得搁下行李，马不停蹄通过教会中的友人找到无锡的汤牧师，让其领养中原。汤牧师夫妇结婚7年未生育，同意收中原作养女，改名为汤中原，长大后写文章时用了“汤雪华”作笔名，反将原名给淡忘了。

那位汤牧师在教11岁的养女改口称呼胡山源时，这样对中原说：胡先生待你这样好，你就叫他寄父吧。胡山源大度地说：叫什么都行，孩子有归宿比什么都好！他心里的一个团子终于落了肚，一脸写着喜悦。分离后，胡山源在松江经常给汤中原写信，信中告诉她许多有趣的事，也问了她许多有趣的问题。已入了学堂的汤中原开始懂得思考，慢慢学

会了写信。

时间一直在不徐不缓中前进，是一个云散雨消的好天，一行人双脚跨进校园，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其乐融融的样子，钱江春出来迎接，见过胡山源后，还用惊讶的口吻说：半个月不见，你似乎瘦削了些，一个人没有爱情生活显然不行的！胡山源对于老兄的这壶不开提那壶不恼，他一脸正式的样子说：江春，不，钱校长，这次我自作主张将毛飞和沈本千两位请来了，用一个词就是先斩后奏，你看能否留下？钱江春性格外向，立即表态：留下，我还要感谢你为我拉来了人才。说完就过来与另二位拉手，人是见过面的，仅脾性不了解，但他对胡山源是一百个放心。熟人多，人相对就少些孤独，胡山源就一头扑在教学上。学校工作开始转入正轨，过了些时日，毛飞和沈本千非要请胡山源撮一顿，两个人知道山源这个老夫子的脾性，就商量着推说是去书店，山源手头也缺乏新的读物，就懵懵懂懂地跟着走，经过一座小桥，是一座弯弯石桥，连接着彼岸的就是一家书店，山源也闻到了新书特有的油墨清香，他想拐进去了，可毛飞和沈本千拦住了，说：先不忙买书，吃饭，我们请！山源惊醒过来，责怪道：你们，吃饭要花钱，在学校吃省，省下的钱不是可以多买一本书了，一点不会算账，还当别人先生，吃什么不重要的，心领就好了嘛。两人都笑，过来就架住山源进了一家饭店。饭店里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在旋转着，唱出的是昆曲，这曲子与这古城温婉起伏的韵致是合拍子的，与山源心境也是相合的，都似有摆脱不掉的千般困境。胡山源心甘情愿地停下来作了聆听，并且还越发不想迈步往回走了。毛飞和沈本千想，他们终于有解先生烦恼之法了，一并的陶醉中，还是将山源架住身子往回拉。毛飞说：过去有人说，姑苏女人像水，清冷有声，纯净无泥，今天从昆曲里算领悟了一点。男人像山，伟岸峻峭；而老人像桥，沉静安然。它承担着，但沉默着，桥边风景旖旎，它古朴，却深沉而与世无争。

胡山源做出略有同感的样子说：其实，吃什么不重要，我只是很想知道，松江是如何生长成这样的。如何让那么多人来了便不想走，只想在这找个落脚的地方，在晒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余生。沈本千也接了一句：我跑了那么些天，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欣赏我所生活的松江城。今见了，特别是这夜阑人静时，檐上青瓦反射着月光，雕花的门窗显示着古典的精致与妩媚。胡山源带着些抒情口吻说：时光再一眨眼，这一段便只是

回忆。我们几时能看清时光的样子，不过是在时光中看清了自己。

这一年工作较顺利，不仅是在钱江春帮助下又回松江当教师，更高兴的是《弥洒月刊》停刊后，又在大家努力下，用《弥洒社创作集》形式，继续着他们的文学活动。钱江春社交能力强，继创作集第一集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们的《弥洒社创作集》(二)，这一集中又刊登了胡山源的诗歌《点滴》(89首)、小说《鸽子》及续登自传体《三年》的部分内容。

胡山源捧着《弥洒社创作集》，真可谓是爱不释手。他回想起了许多往事。当年，自己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被之江除名，回到江阴，又结了婚，可怜的妻子，在难产中却丢了性命，使自己一度消沉。面对文艺界的纷争，又投入了斗争圈子，办起“弥洒社”，创办《弥洒月刊》，强调文艺要有灵感的创作。面对激烈的斗争局面，仅仅采取了隐蔽手法，所谓“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却遭来了各种议论。其实，创刊号上赵景沅的小说《阿美》，描写了一个丫头被卖在一个阔太太家，过着非人的生活。这种鞭挞封建主义的作品，难道是“为艺术而艺术”？我们并不是虚无主义者，到底错在何处？有些人是稚拙的，有些人则是偏执的，大家都缺乏思考社会参省人生的能耐。

胡山源此时忽然又想起了鲁迅，他认为鲁迅的一些话也是捉摸不定的，对于一些文章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竟然让我一个胡山源成了争议人物。

胡山源有时就想，要是鲁迅能像钱江春一样就好了，情绪稳定，人也有气度，在写作上并不眼红他写出了比他多的作品，当别人名声大振后也不嫉妒。这一次到松江后，钱江春还建议自己将之前打算写的话剧剧本《风尘三侠》搞出来，说可以准备作为《弥洒社创作集》之三出版。胡山源由红拂女这个奇女子的慧眼识英雄，一下联系到钱江春，他觉得钱江春对自己的关爱也包含着慧眼识英雄，这个故事有多元的实际意义，可警告那些企图篡夺民国胜利果实的人，还暗合他对曾经帮助自己的人的答谢之意，在胡山源看来改编就是多给一个理解原作的角度，是一种诠释。

胡山源在《风尘三侠》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本书，后来得到已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唐鸣时的鼎力帮助，唐鸣时也算尽了一点同学之情，尽了老同学首先让他加入“弥洒社”之谊吧。

书出来后，胡山源设法要去当面答谢，此时昔日同学比前几年更踌躇满志，胡山源知道他的这位老兄业余还在读上海东吴大学的法科夜校。同学的这些主动，对他触动很大。看来自己不努力提高自己还不行了呢，每次见面胡山源就添加些努力理由。当然胡山源要努力奋斗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埋葬下他的妻子云时许下的心愿，过几年要为她迁葬，选择仓廪桥一带最好的风水宝地。这是一个遥远的计划，在实践这个计划之前，他得活出个人样来！这件事还是不能拖得太久，他想自己对云的凡体是有负的，现在聊以弥补的就只有对其灵魂的安慰，他要靠自己的实力让他的云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的踏入故乡路，安于故乡地。为了在那条梦想的道路上与妻儿邂逅，为了我们邂逅时不至于太猥琐，所以从现在起他必须努力地完善、沉淀、升华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觉得活下去的意义。

四、叶圣陶来校演讲新文学

叶圣陶来校演讲新文学，那时他的名字叫叶绍钧，为上海中国公学国文教员，并带着编辑教材、出版刊物、语文教育研究，后还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这是一个带有全新教育理想与社会使命意识的文化人，他用一口吴侬软语强调着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的理念。

胡山源佩服叶先生演讲中的谦逊，对他以教书为第一职业、文学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定位，十分赞同。他们一起吃中饭，各人身边放了一个酒杯，当服务员端着酒壶向他筛酒时，他一再说不



左起：贺昌群、叶圣陶、周予同

会喝酒，让人倒一杯白开水。胡山源心里就想，这个苏州人没有一些职业作家们的偏执个性与惊世言行，喝酒也是老老实实，不行就承认不行。正直老实认真的胡山源就认定叶先生是可交之人，盼望有

朝一日能与这样一位不矫饰不陈腐的人作些交流，两个人相识后，就各自对对方有了相应的关注，这是后话。

胡山源安心教学工作，潜心坚持业余写作，但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局势仍然十分关心，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松江初级中学的教师们都对段祺瑞“执政”怀着强烈不满的情绪。当胡山源读到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后，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将刚进入睡意的钱江春、毛飞和沈本千叫起来，神经质地宣布说：我们要行动，哭北京天桥死难者。钱江春用凉水洗了脸，就过来问：怎么响应，你说说方式？胡山源一手捏拳，咬紧着牙说：挂一条标语，就写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毛飞和沈本千两位赞同，钱江春就爽快地作吩咐，自己负责买纸，山源写大的毛笔字，毛飞和沈本千两位负责刷浆糊挂标语，明天一早行动。

胡山源得了令才回到宿舍，可他睡不着，穿着长衫在室内走了好几个来回，洋蜡烛也没点。尽管处在黑幕中，可脑子里浮动着文章中写出的内容：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镇压，令女师大学生们惨遭杀害。鲁迅对此深有感触，对政府武力镇压非常愤怒，对学生牺牲万分悲哀，因此用笔开篇，写出《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的是“痛斥段政府的凶残，赞扬中国新女性的勇敢。”胡山源又回味着鲁迅那篇在悲愤心情下写下的悼文，他觉得此文写得好。他还对文章作了些分析，认为鲁迅写作手法高超，能将记事、议论、抒情不同之法交织在一起，以编撰成一个布局新颖、结构协调的艺术作品。先直言道出“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叙说主角刘和珍是品质高贵、态度很温和，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人。接着抒发感情，叙说议论，沉痛地提醒人们不要忘却“淋漓的鲜血”。作者尽情宣泄自己内心感受外，还赞赏细描刘、张、杨三人的勇敢和被枪杀经过。号召人们学做“真的猛士”。作者以独创的“无体的自由体式”使他那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彻底地发挥，在此文中更“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甚至将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各种艺术形式都熔为一炉。其次是语言凝练：选取明喻、使用反语、举出排句、善列警句、采对偶句，以及用平行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令文章生色不少且生动感人。如文中：“惨相，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



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

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作者洒脱自如地驱遣着各种汉语的句式：口语和文言句式的交杂；排比和重复句式的交叉；长、短句和陈述句、反问句相互交错等，其中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真可谓“声

情并茂”。语言精湛、用词劲力十足，语调刚毅强烈，加上文中那独特的内涵，使文章显得“俨然有力扛千钧之势。”

几个月后，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再几天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兵北伐了。胡山源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真是从心底里欢迎北伐军快快来到。

这一天他又给寄女汤雪华投出去一封信，他在信中称赞寄女能够写出一封长信了，而且不是空话，是有话题的那种，这样发展会有更大长进的。汤雪华每每收到寄父的信，人就像过节一样快乐无比，可是她的养父却不以为然，说：奇怪，一个大人跟小孩子通信，有什么好讲的呢。汤雪华批评养父不懂，她怕他，但她还是对汤牧师进一步说：寄父教我写文章呢，你会嘛？汤雪华在养父家中，生活虽然得到温饱，也有书读，但她幼小的内心是很寂寞的。那位整天板着副假面具面孔的汤牧师，过于抠门，自己从来舍不得买一张报纸看看，更谈不上买什么儿童读物给孩子。家中有一堆堆厚书，那是不花钱的“圣经”和“赞美诗”，小孩子不爱看，也看不懂。所有这些都是她要与寄父通信的理由。一天，放礼拜天在家的汤雪华从绿衣邮差手中接过了一个小邮包，外面写着她的名字，很觉新鲜，拆开一看，一本花花绿绿的小书出现了，是一本《儿童世界》的杂志。顿时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在小学，胡山源长期给汤雪华订了《儿童世界》的杂志。自人家进了高小，就改订《少年杂志》。升级进入中学，又订《中学生》。汤雪华的精神世界丰富了，她爱看书，学校图书室的书，都给她翻遍了。她常

常被书中曲折的故事吸引住。看到快乐的地方，她跟着欢笑；苦恼的地方，她陪着哭泣；她同情书中的好人；痛恨书中的坏人。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苦与乐，爱与憎，她已能模模糊糊的分辨了。从此时的胡山源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道义的担当，看到了知识分子人性中最闪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之朴实。

五、等来的一批北伐军

时间很快进入1927年春，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不几天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到达上海，按理说是喜从天降了。然而在4月13日上午，胡山源上完了两节课，回到了教师办公室时。见许多教师围着在看今天的报纸，嘴角不断地发散出惊叹声：怎么回事，工会纠察队被缴械了。这是天大的变故，每个人听到后，脑神经都紧张起来。私下嘀咕，说蒋某看来不是谦谦君子。

胡山源连沾染粉笔灰的手也没来得及清洗，就从一个同事手里要过那张《新闻报》，赶紧作快速浏览，一看，上面确实有一条“工会纠察队被缴械”的新闻，而且还说是持有上级的密令。奇怪！为什么密令收缴纠察队的枪？这条新闻没头没脑，不着边际。他又翻了翻《申报》和《民国日报》，也没有找到更多的新闻，也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答案。10分钟课间休息后，上课铃又响了。胡山源虽然认真地给学生上课，可心里总像悬吊着一块石头似的：工会纠察队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为“打倒军



北伐军到达上海

阔”作出很大贡献，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还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起义成功后的几天，他上街还亲眼目睹工会纠察队的行动，颇得人心；北伐军到达松江时，工会纠察队还派代表去表示欢迎，怎么回事呢，一下子被缴了械？以后世道怎样，没有人能够预测了。

很长一段时间后，胡山源才弄明白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原来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右派之分，凡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属于左派，以宋庆龄为代表；而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以戴季陶为代表。后来胡山源还听说蒋介石已经是新的军阀一说，于是就上演了“四·一二”血腥大屠杀，是蒋介石下的命令，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要一致清党。于是一大批流氓袭击工会纠察队，强行收缴纠察队的武装，打死纠察队数十人，打伤200多人，随即苏南一带也奉命执行镇压密令，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命丧黄泉，革命又一次夭折。

松江也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教育界同样乱成一团，全县五所学校只能暂时并进松江中学，一些教师失踪了，一些教师不知所措。胡山源也有一种看不到黎明，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中国的路该朝哪儿走？他一个人独步在校内一块操场上，想到自己“五四”时期曾搞过学潮，平时又爱评议社会不合理制度，常为弱者打抱不平，得罪过某些官吏，如今会不会祸起萧墙？他忐忑不安。

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弥洒社的赵景沄突然病了，且病得不轻，又在一个深夜匪夷所思地去世了。胡山源真切感到中国的民众穿越脚下的一片黑暗有几多的难，他万分痛苦，丧失了一位知心朋友，等于世界又向他关闭了一扇窗。他认为赵景沄的死，与眼下这场腥风血雨有关，他是作过真理传播的，我要永远铭记着，不怕面对的恐吓。

这时学校里一位音乐老师用二胡在拉贝多芬的《命运》，开头是由三短一长的四个音符构成的短句，分别拉出了命运的敲门声，他拉的这个动机非常简洁，但给出的声音包含了极大的气势，而且悬念极强，整个乐章带着动荡感向前发展。接下来二胡转为悲凉而坚强的声音。胡山源顿感自己回到了徐云的葬礼上，脑海里是护送灵柩走向墓地的情景，他又仿佛看到徐云仙子般在天国翱翔。胡山源竟然莫名其妙笑了，他想，我其实是牵挂母亲和祖母，要是没有她们，我跟徐云去也落得轻松。国家的前途也是我亲人的生生死死，他的内心受着另一方面鼓励，就是他活下去。

这时，胡山源曾经的同事陈德征到松江来了，此时可谓是一位仁兄的“得意之秋”，虽不见得和旧时代的大官僚那样，前呼后拥，可是向他胁肩谄笑，招待惟恐不周的大绅士、国民党的掌权者，却大有其人。胡山源免不了要与他见个面。然胡山源没有去招呼他，这位仁兄也对胡山源没有什么表示，彼此之间成了陌路人。这就是生活的诡谲。

六、钱江春病故

那时，钱江春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还继续为弥洒社努力着，胡山源继续编辑出版了《弥洒社创作集》两集，作为“弥洒社丛书”之一、二，每集分剧本、诗歌、散文三辑。而“弥洒社丛书”之三是胡山源根据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改编的《风尘三侠》(五幕剧)，遗憾的是《风尘三侠》(洪野封面及插图)1927年11月出版时，钱江春因劳累过度，感染伤寒而于这一年春天病故。至此，弥洒社活动才全部宣告停止。天哪，又一位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未到而立之年，才27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想起不久去世的赵景沅，胡山源蕴含着的悲伤更为加深，越思念越苦涩。《弥洒社创作集》第三集的稿子已筹备差不多，就等时局稍稳就可下印刷厂，可支持经济的老同学走了，一切只能成泡影，江春啊，你怎能舍我而去呀？胡山源在宿舍不禁哭出声来。接下来的日子，他有好一阵一直想着钱江春，看着人家留给他的一些信件，常常错觉他没死去，是出差去了。胡山源知道他家有很多资产，八九百亩田地，家父掌着权，他一生中还不能随便用钱的，他支持弥洒社，完全是靠自己的收入。他已经结婚，对文学与胡山源一样有兴趣，人有才干，能办事体。从法律专门学校的夜校结业后就进了商务印书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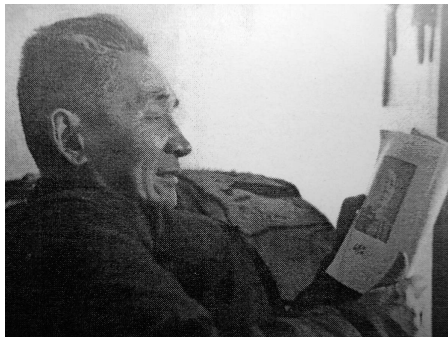
老同学的突然离去，对胡山源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半生命”。弥洒社停止活动后，《弥洒社创作集》也不例外就此停顿，胡山源续写出的《三年》中的“第三年”内容当然也发表不出。尤为可叹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所在地东方图书室，此时又遭到了战火的摧毁，胡山源的续稿也就和其他该所所存的诸稿，一并付诸劫难。以后，他孤掌难鸣。暑假后便由松江回沪，再次失业。这时他听朋友说起沈雁冰回上海了，住在景云里。恰好，这时期的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那里。胡山源想再见见沈

雁冰，可后来打听说人家不便见客人，什么原因不便明说，他在朋友处碰了壁，但他拿到了人家送的《小说月报》杂志，叶圣陶主编的，朋友将杂志转借胡山源阅读，胡山源展开来阅读，见沈雁冰用了“茅盾”笔名。后来胡山源见了叶圣陶，说起笔名，叶圣陶笑容可掬说：当时他和你一样没有工作，生活上出现了问题，就写起小说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我看，我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当时沈雁冰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我认为这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胡山源这次看到的就是茅盾当时写的小说，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他读后感受到小说家的笔，与个人参加一些政治斗争的经历有关联，他对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一般作者达不到这个深度。他自愧不如。

拿《弥洒月刊》出版的六期和《弥洒社创作集》二集来说，胡山源认为没有一篇能与茅盾的小说作比较。他个人在上面发表的如《弥洒临凡曲》、《睡》、《碧桃花下》、《电影》、《荒园》、《奏本》、《白羽》、《点滴》（小诗）、格言式文字二十段及长篇自传体小说《三年》（未登完），也不是有经典性，有些稍微好一点的也有应景倾向。朴实厚道的胡山源对自己作品的反省很到位，他痴情于文学，真挚地想写出好作品。

胡山源返回到上海，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暂时在几所学校兼课，先是在上海闸北惠风小学任校长，那学校称“孵豆芽”（代管学校），这期间遇上时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学的吴研因到校视察。



晚年吴研因

胡山源对这位江阴同乡不陌生，早在1912年就从一本《江阴杂志》上，见过他的名字，现在见了本人感觉也很亲近。胡山源作了自我介绍，说：吴督学，我也是江阴人。吴研因满心欢喜地拉着胡山源的手，兴趣极浓地问：住在江阴哪里？胡山源作了回答。吴研因笑笑

说：我们不远，我家是贯庄。接下来吴研因转换话题，谈到教学情况，他还建议胡山源扩班，并给胡山源不少勉励的话。胡山源直觉上就认为人家果真是有见识的人，那时心头对人家就很敬仰，想想，自己今后也要做个让人生敬意的有学问的人，尽可能缩短与名人的间距。

七、给陈彬和当枪手

几个月后胡山源又巧遇之江同学陈彬和，由他引荐调到了上海法政大学教书。原来惠风小学校长的位置，他介绍了自己族弟胡维功去担任。不久，陈德征兼任了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要安插他的私人，便将胡维功撤了职。此时有人来对胡山源说，只要你山源兄写个条子给陈德征，便可保全维功的位子。胡山源没有去这样做，他觉得人各有各的活法，为了混口饭，犯不着给某些人弯腰，这是做人的底线。

过去几天，胡山源在法政大学遇到了同学陈德征，这次，人家是来训话的。很像个人物了，额头一直向上仰视着，他看着旗杆上飘扬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搞得像那么回事，就搭着官架子说：不错，国旗新新的，我们都要爱国嘛！算作了开场白，下来就前不搭后语地开始训话，现场的教职员工，包括学生也没有一个人会去作认真的对待，听他海吹，大家都看作成一场嘈音游戏罢了。胡山源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拿正眼瞧过人家，他一直望着操场边飘扬的青天白日旗。他思量着，这蒋介石能否扛起中国的青天？脑子开了会儿小差，训话也结束了，胡山源听喊结束，步子已向外迈出了。这个陈德征还算识趣，讲完话后其目光也终究没敢向一个方向的老同学胡山源打量，在他眼睛的余光中，他知道胡山源就在左前方不足10米处。

陈德征训完话离开后，胡山源上厕所时便想着这个人物，他愈发深恶痛绝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险恶，人心的难测。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不多久就阔佬一个，还成了上海滩的一个红人，党政军的头面人物了，混到和陈群、杨虎负责着一个反日会，报纸上时常有他们三个人联名的新闻和广告。听说在南市半淞园路，有了一条里弄的房产，由徐呵梅住在那里当家作主。在闸北止园路，也有花园洋房，开办了一所中学，由陆企罗女士掌握财权。陆企罗是个好心人，曾给山源写过信，信里还附有几首

七绝诗，都是怀苏州之旧的话头。她知晓胡与陈有过节，可不站在陈一边，让山源很赏识，山源对于他们结合也没去说三道四，只是后来当听说陆让陈德征给毒死一事，他愤愤不平很长一段时间，可就是不能有所作为，那时陈德征主持《民国日报》很得蒋介石的信任。

当胡山源失业时，他曾对一个之江同学说过，只要胡山源肯来一次，上海滩上任何工作任他拣，他都可以办到。但胡山源再穷途末路也没有想到要去作攀附。而当人家失魂落魄后，山源倒去念了同学旧情，和人家走动起来。胡山源晚年时曾嘲笑过自己，说是一身的不合时宜，是一句最好的自我鉴定。

1928年胡山源到了另一个朋友陈彬和单位工作，陈彬和是当时名流学者，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亦为知己，胡山源做了陈彬和的私人编译，译稿极大部分由陈彬和署名出版，陈彬和付胡山源稿费，为人当“枪手”，非胡山源本意，实为家庭负荷沉重的无奈之计。一个习惯于文学创作的人，不会仅满足于翻译，他在当“枪手”的每一天，都时刻想到自己今后是要搞文学创作的！这时期，他同时认识了查猛济和徐志摩。说起《新月》月刊创刊后的主编，那位风流倜傥的诗人徐志摩，胡山源能惟妙惟肖模仿人家的口气朗诵泰戈尔的诗，徐是个有情趣的人，懂得对生活里细节作欣赏，搞出些愉悦，让与同事间的气氛活跃起来。一次与人家见面，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徐志摩大谈国外见闻，讲话时不时用修长干净的手指助着语气。让胡山源心生羡慕，眼睛盯住人家的脸孔，盯住人家那副呈圆周的眼镜，盯住人家剃得发青的下巴，盯住人家显得坚定的薄嘴唇。他成了一个崇拜者，会后还曾暗暗地啃过几本外国诗，为的是向人家靠拢。胡山源后来也有不少诗作发表过，然而他心驰神往的终究还是小说创作，他觉得，一部《红楼梦》已包罗万象了，诗赋在文学中不过占据一个份额。

这一年胡山源还为陈彬和写了一本《谈谈教育》的小册子，由陈彬和署名出版。当时陈彬和是上海法政大学总务长，他给冯玉祥、叶恭绰的信也由胡山源执笔。不久，陈彬和就聘胡山源去法政大学教英文。这时胡山源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外国文学，在一大堆外国文学中，他又特别中意欧·亨利的小说，在善意的揶揄之中含着淡淡的讽刺，这是一位有过坎坷经历的作家，他独特的幽默与众不同。是充满了辛酸的笑声，在夸张、嘲讽、风趣、诙谐、机智的幽默之中，含有抑郁、凄楚的情绪。

在读《麦琪的礼物》时，产生让人苦笑之态，读《警察与赞美诗》又让人不禁悲凉辛酸。这种“含泪的微笑”，加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胡山源由现阶段生活中诸如陈德征之类骗子活得如此好的怪胎现象，在欧·亨利小说中找寻到了骗子的外国版本，原是和中国联展联销的，都有相当的市场，人们为什么不爱听真话，因为真话是一剂药。胡山源在读完欧·亨利一部分描写骗子的短篇后，又汹涌澎湃着欲将小说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早日从一种愚蠢中醒悟过来。

八、翻译《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胡山源译作《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很快出版，署名“丝环”，内收（1）欧·亨利小传，（2）野性，（3）义贼，（4）舍己助人，（5）帝之泡影。胡山源把欧·亨利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也许是较早的，当时中国对后来享誉世界的欧·亨利并没有太注意到。书出来后，很快就有读者反应好的呼声。有读者给他商务印书馆写信，希望看到更多的欧·亨利作品。编辑将信息转达给胡山源，胡山源谦恭地对编辑说，他意趣不在搞译作，而是创作。况且搞翻译很费时间，理解他在“半工半读”状态中，挤出一点时间写作不易。他说为了那部译著他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忙得连洗澡都没时间，就抹把脸洗个脚，长期这样，他能闻到自己身上的汗酸气味，包裹着就不大敢见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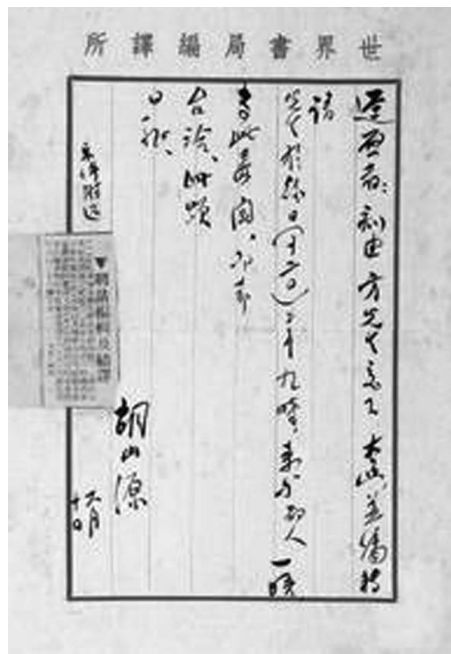
胡山源此时转向攻坚长篇小说的创作，题材是从自己周遭生活中找出几个原型，安排好他们的命运走向，人物性格，主题自然随着情节的铺展而产生了。那时他已有过短篇小说的实践，创作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小说框架搭好后，每天放了晚学，在食堂吃完晚饭，散半小时步就回到宿舍挑灯夜战，他才思敏捷，拉开战幕后，思绪就像快速的流水，每晚能完成好几千字的写作任务。这一年他完成了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此清秋》的创作，30万字，像古籍书一样用针线装订了几大本，当时感到了一点踏实，他自己为自己搞了小庆祝，拉上三五友朋上饭店撮了一顿。酒桌上朋友鼓动他找商务印书馆叶绍钧，就是那位叶圣陶，说你们认识，好办事，目前人家在编辑一本《妇女杂志》，你这部小说讲男女情感的故事，兴许人家可用。胡山源想想朋友们的话有些道理，如果此稿

能顺利解决出路，对他的创作将是极大的鼓舞，这个面子值得拉下的，加上他对人家印象不错，人家虽知名度高，可人不摆架子，是个肯帮人的正经文化人。

第二天，胡山源就将稿件用一块蓝印花布包了，挎在肩膀上，像乡下人去远行似的，他过几条街就步入了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大门，商务印书馆名气大，可门面却一点也不显眼，胡山源费了些周折才找到的。胡山源放轻脚步上楼，见过叶圣陶，怯着些声说：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成为作品？客气，客气，依（你）放此地好了，侬（我）抽空就看！叶圣陶一口地道的苏州话，这时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稿件，一边招呼胡山源入座。胡山源看着叶书桌上的一叠叠稿子，私下叮咛自己，绝不能多耽误人家时间，手就有些机械性地指指书桌，说：你忙，我还有事要办，就过几天来看你。依（你）要走，侬（我）就不倒水你喝了，稿子放这里。说着就先一步上前为山源开了门。敏感的山源觉叶圣陶比自己还实在，就想到一个人能做个实在人也好，省得多费心思浪费时间。

一个月过去没回音，他估算阅读长篇的时间，就再拖了半个月，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圣陶，叶圣陶在书案前将一个脑袋埋在一大堆稿子里正仔细看一篇稿子，他让胡山源等上他几分钟，待他看完那篇稿子。一个大脑袋继续埋在稿子里，让胡坐在一张椅子上等，胡山源当过小编辑，理解人家的敬业。约十几分钟，那颗脑袋抬了起来，苦笑笑说：山源君怠慢了，侬（我）马上来谈依（你）的书稿。胡山源被对方的正式开场白，弄得有些紧张，他知道叶圣陶的眼光很辣的，还怕人家对他的小说来个彻底否定，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颤音似的回答：绍钧君，你请直言！叶圣陶去找一个杯子倒开水给客人，胡山源接受后喝得太猛，差点呛住，他顾不上擦嘴唇上的水汁，拿了杯子等话茬，叶圣陶坐到胡山源旁边的座位上，开始声音糯糯地说：稿子侬（我）已看过，小说写得不错，许多地方觉得挺有趣味的，不晓得别人以为如何？胡山源看着对方，突然感到今天的天气有些儿冷，他一颤一颤地说：你的肯定，使我高兴，谢你了！叶圣陶就单刀直入往下说：依（你）明白了就好，《妇女杂志》不能登，依（你）可向别处试试的。胡山源本意也不一定请他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因此便将稿子带了回去，后又拿到世界书局的编辑所，巴望能出版。然而几年之后“八·一三”战争爆发，这部书稿就此被毁。一段情感溶进了笔触，然心头的喜悦在心头却未能爆竹般炸响。

这段日子胡山源幸亏过着单身，要不颠沛流离，生计倒不好解决了。他内心苦闷，得空就又给分开几天的唐鸣时、俞翼云和顾敦铎等几个同学写信，畅谈当今时局和自己的思想。他明确表示，时局在变，人力削弱，恢复“弥洒社”已无回天之力。他们过几天来信，表示有同感，并希望静观时局的发展。唐鸣时的信中还另附了一张小纸条，写出的几行字为《尚书》上的句子：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未处点睛出“望君三思”四个字。胡山源理解人家在劝告自己早日成家。此时此刻，胡山源不竟又想起故去的徐云，不免黯然神伤。



胡山源手稿

第六章

一、朋友的话题是谈婚姻

这一天，为人随和的赵祖康找到胡山源工作的学校，算是作了一次同学式造访。顺带向胡山源讨要一本《弥洒社创作集》二集，他解释说由于走东走西的原因，原先的一些书刊丢弃掉了。胡山源知道他原本在青岛鹤见町的建筑工程处工作，最近才辗转回到上海，对于丢三落四的事也理解，便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翻腾出一本交于老同学。老同学接了书籍很是高兴的样子，连说了几个谢天谢地。胡山源反让人说得不好意思起来，赶忙打断人家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两个人在办公室作了一会交谈，赵祖康挺正式地说：山源兄，今年32岁了吧？你漂泊社会多年，百般挣扎，还是过着单身，这总不是个长久打算，你应当尽快成家。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读书的人更要理解古训呀！

胡山源一副沉冤莫白的表情，他欲言又止。赵祖康望着老同学摇了摇头说：你不要老是放不下徐云，不能一生都生活在自责当中，你不成家，徐云在黄泉也会不安的。

好久胡山源才慢吞吞说一句：对成家之事，我重视不够，以后我会考虑的，就让我再碰碰看吧！

赵祖康笑眯眯说：对，你应当这样做考虑的！

胡山源找对象和寻找工作一样，还是通过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们，礼拜天他抽出半天时间走访友朋，曲里拐弯谈到婚姻介绍之事，每一个朋友都有候选人，山源均不满意。他心灰意冷，一天在街市上不经意买了一张报纸来看，眼睛被一条广告吸引，是讲他的同学唐鸣时挂牌当律师的事，他从这一张报纸的广告栏目上，看到他受理某项律师业务的通

告。这时他就拿了报纸去找唐鸣时了，与他已有些日子没见面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当上律师了，先不说婚姻的事，先让人家请客撮一顿，油一下我胡某人缺货币的肚子。胡山源就按着广告上的地址找去了。离他工作地方不远，就步行到了宝山里的大厦新村，近了看见咫尺之外一幢漂亮的洋房。胡山源就上前在锻铁栅栏门旁柱子上按响了门铃，洋房里走出一个穿着光鲜的少妇出来开门，胡山源自我介绍说：我是鸣时的大学同学，我在报上看到了他的消息，才知他搬迁到这里来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看看他叙叙旧。少妇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鸣时不在家，晚些时候才回来，要不你上屋子里等。胡山源温和地笑笑说：鸣时不在家，我就不进去了，等下次吧！少妇随手扯上一片香樟树叶把弄着说：那就改天吧！说完打了个呵欠，不再说什么就扭腰摆臀进了门。

过了几天，胡山源再次登门，出来开门的总算是唐鸣时了，老同学见是胡山源，一惊一乍地说：山源兄，你当侦探了，我没告诉你地址，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上来拉手，胡山源从同学衣服上闻到了香水味，他一下又想起之江时的美国校长，那家伙也喜欢用香水。胡山源见老同学的脸色略有一点消瘦，又想起前几天见到的那位容颜艳丽的少妇，私下臆测：老兄太过迷恋那事了，想婉转劝告让注意身体，可又想起自己没成婚，说这话不是引腥臊往身上揽吗，罢。唐鸣时将 he 拉到门口，才松开手说：请进！胡山源调笑说：你发达了，现在满大街的报纸都有你律师业务的通告，找你是很容易的了，实话实说，你家我已经来过，不过你不在家，我就没进去！唐鸣时微笑笑说：老婆前几天是讲过，不过她说没名字，我也没有去猜测会是谁。

唐鸣时让进胡山源，两人入座后，他用兰花指捋一下头发，说：我今天一个人在家，老婆回娘家去了，呆会儿吃饭上街吃，省得洗碗筷。胡山源同意老同学安排，这样两个也好多叙叙旧。就东拉西扯谈天说地，唐鸣时主要讲一些官司上的事，胡山源顺带着附和两句，他的心思到是在工作和讨娘子上，他是想阻止人家谈别的，可唐鸣时能讲，讲上就滔滔不绝了。中途他还起身进厨房杀了一个挺大的西瓜端出来，出来就招呼老同学吃，胡山源对于他的“会做人”是满意的，此时此刻也不客气，拿了就吃，近段时间由于工作不稳定，他对自己是没有善待过，一路走来口渴，连碗茶水也没舍得买。进了人家的门，光顾着讲话，竟忘记了口渴。但胡山源是较顾及面子的人，渴了也不会海吃的，他吃着西瓜，

嘴巴就张开得较小，吃相掌握着斯文。吃了两块西瓜，见同学站一旁做旁观者，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律师，你看什么，一起吃，这么大个西瓜，我是吃不掉的！唐鸣时说笑一句：我想你肯定吃不完，但我得先礼让客人，我吃了，一般没别人的份了。胡山源细嚼慢咽地在吐籽，过一会他才回答说：你是长有獠牙的野猪。唐鸣时说：我真面目是比野猪还难看！胡山源倒变得兴味盎然起来了，他停了吃，专注地望人家吃。唐鸣时双手拿了一块西瓜，就像在吹奏口琴似的，嘴巴左右逢源地移动两三下，一块西瓜就剩下一块青皮。胡山源发现老兄吃瓜似乎并不咀嚼，有些瓜瓤内的细籽最后时刻才吐出来。

那次唐鸣时向胡山源说起一个叫何葆珍的案件，他说自己是尽力了，可最终目的没有达到，最后还是被“引渡”去国民党的政府部门杀害了，他只能叹息法律弄不过政权。胡山源深有感触地接了一句话说：文明怎能斗得过流氓呢？

唐鸣时提到的何葆珍女士，胡山源他们在解放后才弄清身份的，原来是刘少奇的前妻，是共产党员，当时让法租界当局逮捕了，会审公堂作审讯时，按照常规，由公堂指定一个义务律师为被告辩护，就指定了唐鸣时，唐鸣时并不认识被告，他仅是出于职业道德，尽力为之辩护。

胡山源安慰老同学说：你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好了，人家家属也不会责怪你的。唐鸣时无奈地苦笑说：但愿吧。

1929年春，胡山源有事到松江去，很偶然地在灰尘满天的西门大街遇见了寄女汤雪华，就是计中原，着白衣蓝裙的校服，不免使他很是吃惊，虽然面貌改了些，可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尽管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可她的羞赧还存在着。胡山源在寄女的来信中，知道她目前在松江慕卫女校读书，因为汤牧师正在松江传教。胡山源穿过潮水般的人群和汽车电车的嚣叫，近了就喊了声：中原，是你吧，这么巧！

一脸洁净的汤雪华停留在那里，她惊喜地答道：寄爹，是我，你上街有事？

是的！胡山源近到寄女身边，进一步说明原为：我就要去河南教书了，想上街买些零用品，怕到了那里不方便买，走，寄爹请你吃饭去。他上前帮寄女整了整衣领。

汤雪华也不客气，还调皮地说：好几年没有吃过寄爹的东西了，你只会给我吃书本粮食。胡山源闻到了寄女一丝蔷薇花味，心想孩子真长

成姑娘了，以往不羁的眼神好像也不见了，小时候这小姑娘可倔强了。胡山源高兴孩子长大，就笑呵呵说：你不在我身边，我只能供奉那些东西了，不过精神胜过物质，我的那些书，对你有帮助吧！胡山源压着一定的韵脚迈开步子，他跟着寄女。

汤雪华蹦蹦跳跳地走着，回过头说：太有帮助了，我给你写信，好些形容词还是从书上看来呢！

胡山源跟随汤雪华走着，他闻到了少女特有的清香，一边想着寄女长大的事一边就说着话：中原，你的信写得越来越好了，好好学习，你将来是会有写作前途的。

汤雪华轻松地笑笑，说：你是说我能成作家，不行的，我不会写，我生活里没有那么多趣味的东西。胡山源说到写作的话题，就总是兴致勃勃，并且是言传身教：你不要有做的想法，只要随时将看到想到的事物现象，像拍照片一样，选择一个最动人的镜头，用文字表达出来，要求使人看了，像身历其境一样，像亲身感受一样。

那次汤雪华在胡山源鼓劲加油下，对写作鼓起了勇气。

二、在开封被河南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那年春天，胡山源由上海北站搭火车，到河南去任教。当时，火车的速度是很慢的，到了南京下关后，车厢要一节一节拆开来，装在很大的渡轮上，到了对岸的浦口，再把车厢连起来，时间约略要三四个小时。好在胡山源路上带了本古典小说书，时间好打发，摆渡时仅看了一下窗外波光闪烁的江水，他好像感觉不到江水在流动，而自己却一动没动，一会他们的火车一节一节在北岸接连上，胡山源从窗口伸出头，望见铁轨边有开着黄色碎花的黄金条树，倒也添置出了一道景来。火车启动后，声音就开始轰隆隆，胡山源关了窗，让呼啸风声隔在外面，他又展开他的书来阅读。

火车奔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开封的。开封，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河南省的土地，他无比激动地看到的田野是区别于江南的无边无际，太开阔眼界了，当时就被广袤的浅绿色所笼罩，那是郊外的麦田，大片的积雪让暖日融化后，正处于一个长成季节，脚下是浅色扩散到远景，就

变化为完整的绿水青山。

开学不久，胡山源在教一堂作文课时，就突发奇想，让学生就地取材写写开封，他说开封可了不得，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幅国画《清明上河图》就诞生在这里，历史上的开封可不是现阶段的样子，知道过去，了解现在是写出一篇好作文的关键。那次他自己也写了作文《开封的风沙》。他在课堂教学时将开封的历史用三种颜色作了诠释，他挥臂作着演讲动作说：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拥有古老历史的开封无疑是青铜色的，不仅是因为开封第一次建都是夏朝的老丘，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连开封历史残留的文化符号都是青铜色，屹立千年的铁塔和繁塔是青铜色的，古老的城墙是青铜色的，青铜色是凝重的颜色，宛如凝固的历史，开封城，城摞城，开封城下几座城，埋在地下的州桥、宋金皇城无一不泛着青铜色的光芒。夷门自古帝王都，岁月流逝，这个城市似乎永远有着一一种内敛和博大的气势，有人说这是王气，开封繁塔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王气太重而被拆除了上面的几层。也许，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性格。

那堂课获得满堂喝彩，从此，胡山源在学生中拥有了不少崇拜者，学生喜欢听他讲课，让其他教师很是妒忌。

胡山源是一个有些书卷气的人，平时除了教书，下课后就在宿舍看书和写作，很少去与人闲聊，在教职员工中也不去与哪一个走得近，疏得远，然而这般也落下“假清高”的评价。胡山源我行我素，想想自己本不是为别人活，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的评价呢？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去作威作福何乐而不为。他为自己变成学校的“少数派”而偷偷乐着。一次上街，在一家书店见到一本《教育杂志》，随便翻阅了一下，发现上面登了他的好友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连载，没作思考就掏腰包买了，下个月杂志出来他又是第一时间来买，一连好几期，他都买来看了。然而，他后来工作离开河南，到新的岗位后也没顾及去上街淘宝，余下的部分就没能再读到，可他还是从人家的笔法里学习到了不少写作经验，他已看出好友写作上的高超，其积极的教育主张，这是好的一面。另外他读取了大部分后，其感受还是有的，即或这部小说是否过于空泛，有些地方则太抽象。胡山源觉得小说还是具体一点好，具体了

更能表现出生活，还有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应多多用肢体形态来说事，不要像读报纸文章。

此时正值蒋冯冲突，蒋收买冯的部下石友三、韩复榘，使冯失败，但冯玉祥的西北军，肩扛短枪、背插大刀，精装威武，给胡山源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有些当权者不太诚信

这一年秋天，胡山源由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推荐，赶赴杭州任教。此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李培恩，由校友会推荐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之职。他也是由该校毕业出来的校友，其人略带有点计谋，不久，他在校董会方面，排除了挂名校长朱经农，实任校长。李培恩不了解胡山源，对胡山源较为冷落，胡山源愚拙，也不擅长与上级的沟通，开学后不久，李培恩宴请全校教职员，胡山源就托故身体不适没去。为假戏真做像那么回事，那天，在食堂吃饭时，就专拾取蔬菜吃，份额上的一小块肉让与同事了。那可是食不果腹的时代，为此同事耻笑说：但愿山源兄天天闹肚子！胡山源只可意会地说：看阵式的，肚子是保证不了几时闹腾的，你就践行一个不仁不义。同事调笑说：天天多吃一块肉，宁肯戴一顶不仁不义的帽子。那半天，胡山源胃里少了点荤菜，不一刻就感受到了饥肠辘辘，肚子的玩意儿也会作秀，到后来竟难抗除干扰了，上完两节课后，连忙去校外副食店买饼干吃。回途中脑子里在想李培恩这个人，人家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三民主义英文中学教科书，取得版税，发了财，在校内三龙头山上建了一座洋房。平常讲话口不离英语，但他并不以“擅长”英语而满足，还时时处处显出他也是一个文学大家的腔调来。这是让胡山源想想就要呕吐的事，人无耻到如此，还能说什么？

这一切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山源从报刊上获知商务印书馆要添编辑，想想校长大人是从编译所出来的，与那里主事的一定很熟，即在当天上完课后，鼓起勇气带着两手的粉笔灰走向了校长室。

胡山源向校长表示愿意去书局做编辑的意向。

李培恩没抬头，坐在太师椅里用一把折叠扇悠然自得地扇着，顿了顿才抬起眼珠子，看着胡山源穿的蓝布长衫已经破旧，葡萄结的纽扣也

已经缺损不全，假意同情地慢腾腾说：是好事，为你胡先生谋出路，我甘愿做说客的，放心，我一准给你写介绍信，等着吧。

胡山源高兴起来，心想：看来李校长并非是官僚，这件事倘若办成，对人家可要重新作评定。胡山源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胡山源有些抑制不住兴奋，第二天进食堂吃饭时份额上的一块荤菜又贡献给了同事，接下来还这样，反让别人生了内疚，用眼神探询几次，见不出异样，后来干脆说出真话：山源兄，你不吃肉是否得了肝炎，有病不能撑的，缺看病的钱，我们可以借的，同事一场，我们不会绝情的。胡山源愣住了，出于礼貌，他没有骂人。同事误会他的好意了，实在让他生闷气。

胡山源诚心诚意等着好消息，可李培恩拖泥带水，一直没给胡山源准信，中途胡山源几次进校长办公室催促，他说已经给编辑所所长写出了信，耐心等着。再去，人家不是借故要外出，就是见有人来装睡，就是不想给胡山源明确表态。胡山源做了一个深呼吸，禁不住在宿舍来一句：人啊，有时真不如狗。一时走不掉，就只能在之江继续工作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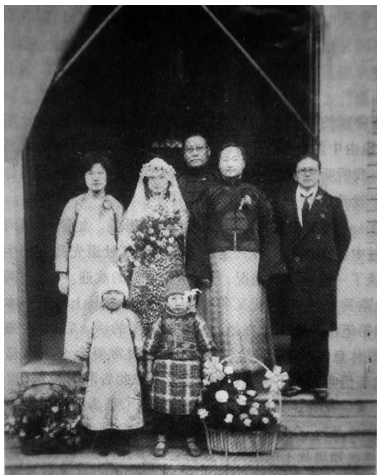
从时光的深处走来，翻过重重古旧斑驳的墙垣，穿过片片清寂幽湿的青苔，爬过漫漫荒凉的古径，涉过道道潺潺流唱的溪涧，折过层层密密苍翠的林杪，兜在时光深处，凉凉的眸光里，流淌的幽咽清澹，是荒芜的时光寄予在心头的一片炽热。这是胡山源奔腾着的忧患神思，此刻他更像被大海戏弄着的一只舢板，他要当技能高超的摇橹手，使自己冲出波谷浪峰。

四、擦出情感的火花

这时期，胡山源在朋友们积极活动下，终于物色到一位比他小12岁的浙江定海姑娘方培茵，曾经在苏州乐群女子中学读过书的学生，姑娘认识胡山源，因为胡山源上过她们的课。两人见过面，就擦出了情感的火花。胡山源有些错觉，难道是徐云，你何时变回了呢？两个人气质上有几分相似。胡山源满意了，他就将新处的对象之事写信告诉给江阴老家的母亲和祖母，说他已找到娘子，并写出名字和生辰八字：方培茵，1909年6月26日生，小名榴宝。让家里可放宽心了。

这个苏州姑娘外表长得有些洋气，与胡山源已故前妻徐云的内向刚好相反，这是让胡山源较为着迷的地方，比如嗲嗲的苏州口音，她已在苏州生活过几年，定海话反而讲不好了，她不仅说苏州话，还会唱昆曲。咿咿呀呀，手掌像花瓣翻转，半遮着粉脸，文文雅雅唱，缠绵悱恻，烟雨空蒙。

这一年冬天，阳历已是1930年1月22日，胡山源与方培茵结婚，荒芜的心田终于得到抚慰。胡山源终于又找寻到那个“谁陪我携手夕阳，谁陪我到地老天荒”的人。方培茵女士给予他收获一弯弦月的笑靥，两口子有共同语言，饭后常上街头散步，胡山源有一条驼色带穗缘的长围巾，从胸前随意地往肩上一搭，风度不一般。他个子高，肩膀宽，标准的衣服架子，又兼四方大脸，鼻梁高挺双目有神，有一种老派的英俊。两人挽着手，衬映着有轨电车和蜘蛛网般电线的街景里，像是电影里走出来的化妆成上流社会人士的一对“地下党”同志。不过这样的闲散对于胡山源来说确实不多，他好像总是处于忙碌中，即便



胡山源与方培茵结婚照

身边没有琐事，他一般也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与妻子的散步上，他个性里有孤芳自赏的一面，并且较主观主义，进入晚年，这种倔强更盛。

那年，他写文章不多，一篇自己较满意的散文是《开封的风沙》，还有一篇较有新意的游记是《黄河之水》，小说上几乎没留下记忆。从他的这些散文里或者小说里，我们发现凡作者都是有一定审美定势的，从中得出：旷蓝的天空是美，静谧的湖泊是美，幽深的小巷是美，河边浣衣女舞动木槌的姿态也是美；道边的白杨须挺拔，河岸的堤柳可以垂垂幔幔，悬崖上的松柏必枝节遒虬，而村头寨尾的老槐，一定得歪了脖才有味道。综上所述文学还是要有发现，不能老气横秋。要写自己对生活的发现，留下一行自己的文学足印。

我们已经品味出他的散文追求，他捧出的是一种注重写实、语言诗

意、篇幅活泼、不拘韵律的文体，是一种直面自我、直抵心灵的表达方式；写实，是散文写作的基础，散文的叙事、写景、抒情无不以此为醇母，有情就是有情，无意便是无意，“为赋新诗强作愁”的文字早已为这



个快速消费时代所摒弃。胡山源等一批五四后成长起来的白话文作家早做出了一个好样板，对于好的传统文化为何不去继承？其实古典雅籍日复一日在为后来者遍施雨露。所谓创新，料想到那一天会不会遭遇后代的奚落。胡山源在另一方面是译著了《日本和日本人》（英人小泉八云著），此书由世界书局出版，收益上尚属不错。

1930年12月29日，已34岁的胡山源终于盼来了自己新的爱情结晶，他的长子胡高虹诞生。其大大的脸形，遗父亲特征，小家伙胖乎乎的，很是可爱。方培茵那时为家庭妇女，就专心致力于养育孩子。然胡高虹确切地说还属于生不逢时的一代，成年后所吃的苦头，不知情者是无法作考量的，其所蒙的耻辱超过父亲数倍，父亲已经很不幸了，这孩子的命运可想而知有多艰难曲折，仅限于这一点，就让胡山源夫妇唏嘘感叹了大半生，直至终老。

1931年春，胡山源还没能离开之江大学，这时校友林汉达特地到杭州去邀请他加入他所主持的世界书局，人家目前在编辑所英文部当负责人，他要胡山源去当编辑。胡山源和林汉达是之江大学的先后同学，本不相识。是通过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认识的，知道后就通信联络，林汉达对胡山源笃实很赏识，愿意交这样的朋友。

这一年年底，胡山源花了900块大洋，向江阴县教育局买了位于东门的三间平房，后又在西首新接出两间。这时他才算将祖母母亲外甥及妹妹等一家人做了安置。真有一点心力交瘁，为还借款，他在家没停留时间，又马不停蹄到了杭州上课。忙碌的另一个好处，便是让他感觉不到生活的孤寂和离愁。

第七章

一、在世界书局编译所当编辑

胡山源前脚刚进校门，林汉达的后脚就到了杭州，见了胡山源就直截了当说：世界书局拟定以牛津袖珍辞典为底本，要出一本英汉辞典，你英语基础好，要你去帮忙，能否给我一个面子。胡山源的喉结动了一下：我说话笨拙，出版编辑工作是较合我意，收入少一点我也肯干的，只可惜上海没有杭州这里的好山好水！林汉达说：书呆子话，工作要对你胃口才算好，再说上海地方大，对你今后发展有帮助！胡山源给对方倒了一杯开水，又从抽屉的一个纸袋里取出些西湖龙井放在开水中，接着刚才的话茬儿说：所以我还是考虑离开的，一是我因教书已久实在有些厌烦；二是我对学堂维持着一贯的慵懒也不喜欢；三是我对之江校长的工作作风有意见不想同流合污。林汉达看着茶叶在玻璃杯中潜出隐身，展出像微缩的一张芭蕉叶片，讽喻着说：这样你还留恋这里的山水，太憋闷会得病的，山源兄！胡山源将桌上的一本批改的作业簿收起来，屹立起一个挺拔身子说：好，一切你安排！胡山源说出这一句，还真体味到了一种弃旧图新的愉悦。

三天后，林汉达就和胡山源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了杭州。

五月的田野，丰赡而华美。油菜花虽说已凋谢大半，但它们是那么广阔，远远望去，依然黄得耀眼。油菜黄，麦田绿，大地是极为鲜艳夺目大地毯。坐在窗口位置的胡山源在进入江苏界标后，眼前顿时有了一种少有的开阔感，一种对家乡的自然亲和，尽管都在江南，可浙江毕竟属于异乡呀。

从此，胡山源就和林汉达工作在一起了，下了班很多时间也在一起，保持时常往来后，有些像一家人，一些不便说的话胡山源也向人家说，



老上海照片

林汉达总是理解地作安抚。两个人直到1937年抗战暴发，林汉达要到美国去进修，才彼此分开。此处不表。

胡山源初到编译所，一天6小时半伏案在桌子上，他很习惯，不时要露出厌倦的神态，常呵欠连天。

这时，林汉达看

出来了，晚饭后就跟着山源一起到租住的一个亭子间，山源家的小孩子睡眠着，两个人就坐下来压着低低的声音谈心，林汉达总是劝慰胡山源：慢慢来，不久就会习惯的。这时方培茵也赶回来了，小孩子可能听到了熟悉人的声音，醒了，室内立即有了小喇叭广播。方培茵吩咐胡山源去抱小孩，她要洗衣服。胡山源在简陋的住处，手里像捧一个大西瓜似的抱着2岁的儿子撒尿，而方培茵则在床边洗尿布，林汉达仿佛对小孩子尿尿的气味特别敏感，讲不了几句，就捏着鼻子走了。

胡山源一家初到上海，虽然租到了一个亭子间可以住宿，但膳食却一时还不能自办，就在林汉达家寄食。省吃俭用惯了的胡山源倒也没想法，久了，方培茵说：我们不方便，受拘束，还是极早自己开火仓，我有时间做饭。胡山源没有马上作回答，仿佛在思考一件事，一会才用商量的口吻接着说：要找地方，现在钞票有点紧，租这么一个有南面阳台的房间，每月要付十几块大洋，再坚持一阵吧。他们又拖了一阵，大概是发了薪水才算解决的。方培茵感喟说：林老板待我们尚可，可我老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山源说：体验生活了，所以英特耐尔是难以实现的，大家喜欢过小家庭日子。方培茵煮着八宝粥，在一团雾气里说：人与人还是两根平行线，无法合并到一起的，这可是你常说的话喏。

胡山源前三年的工作是专门校订一本《标准英汉辞典》，完成任务后，因个人对中文兴趣浓，便改入中文部，专任审查一般来稿，又以兴趣在古典文学，便专编《全宋词集》，后来还编辑《曲话集成》。《标准

英汉辞典》出版了，报刊上出现了批评的文章，其中以林语堂的批评最厉害，这是可以理解的。林语堂曾说此书抄袭了他的英文教科书，为此酿成了讼事。审判的结果是没有抄袭，但一般学术界的舆论则以为确有其事，至少存在嫌疑。那时，林语堂看着辞典出版，就大力地吹毛求疵，将它批评得体无完肤。

这时林汉达对胡山源说：胡先生，这辞典是你主持的，外面如此攻击，实在有些吃不消，最好的平息办法是你辞职。什么，你……胡山源听了这话，心头怒火中烧。他想：林真是个混淆是非的主，这件事不要说应否由我负责，就以我来世界书局时陈彬和来挖我而论，我实在无以自解，那时我是忠于我的诺言，来完成这辞典的，如今完成了，却落如此下场。

二、拜访徐志摩

胡山源认识的文人多，但却不善应酬，不知情者，会误会他清高。一次他去拜访徐志摩，徐志摩看起来很好客，且讲话声音柔和，有音节，好像作诗一般。见了面就信马由缰滔滔地讲了他访问印度的见闻，讲了与泰戈尔的友谊。胡山源对文坛的事特别感兴趣，许多话在他进入晚年的回忆时，仍旧似作过笔录般清晰。当时也客套地表示了对徐志摩的敬仰，由于不善说捧场话，一次还使人家脸露难色。那次，徐志摩问他徐某人的诗比郭沫若如何？胡山源认为郭沫若的诗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别人背后说不好，好像又有讨好眼前人之嫌。于是他就很快地回答，说不同作者有不同



徐志摩

的优点。徐志摩听不进来了，说：你真是个老实人。不多久徐志摩又好像忘记了，另一次叙谈又欢声笑语了。胡山源在讲一个抗清故事，徐志摩听之任之好像自己是在听一个学生背课本，胡山源也有搁浅着找不出合

适字眼的时候，徐志摩就帮助补充进去，到了后来徐志摩却不知补什么好了，因为他对江阴情况不熟悉。但他乐不可支，淡淡的一笑后就对胡山源说：我们彼此有好感，此后不妨时常见见，我自己有车子，不论何处见面都可以到。可胡山源一次也没邀请过徐志摩，他似乎找不出更合适的时机和理由来了。两年后，胡山源请徐志摩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虹》介绍给中华书局，徐志摩正在为该局主编《新文艺丛书》，徐志摩给他办到了，此后再也没有往来。在胡山源看来，热情而奔放的徐志摩过于陪衬出自己的憨相了，在他面前，自己一点骄横的地方都没有，自己还是回到原点作些踢腿伸手好。

那一天，胡山源洗过脸，在斗室里做着扩胸动作，脑子里在构思着一篇文章的标题，他这人有习惯，标题不想好，文章便不能动笔的。妻子方培茵也是个文学爱好者，那时还不太明白丈夫为个标题也整天像患牙痛似的，就曾说服他不必太刻意，说：当初《红楼梦》不是叫《石头记》的。这会方培茵难得闲，手提着个毛衣在织。山源回敬说：标题总要有一点深意，太庸俗不好的，总要让读者见了标题想出点儿其他名堂来。方培茵织毛衣爱翘个兰花指，好像一年四季织，她辩驳说：有时深意就藏匿在一句大白话里，比如说“吃食”二字。胡山源揶揄着说：不堪了，这里可不是吃饭的那意思，是指房事。方培茵脸颊呈现一点粉色，她想谈起苟且，到后来女的总占下方，还是将话茬儿压制着作罢。吃过早饭去单位上班，从报纸上得到的一个不幸消息是徐志摩的死讯：就是前几天的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胡山源本来想振作精神伏案写作的，得了这个不幸音讯，心里像砸进了一块石头，整个脑子里全是这位“新月派”诗人的影子，后来心里发酸几天，在自己心头，一遍遍默读人家的诗句《再别康桥》。

当时徐志摩也不过35岁，穿长衫，戴眼镜，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看，便知道是“风雅的高士”一类人物。徐志摩的突发性地离去，让与之同庚的胡山源第一次感到生命其实很草率，有时为别人还无法实现诺言。

值得庆幸的是徐志摩为胡山源编的短篇小说集《虹》(徐为主编，新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万幸中的万幸。这件事给胡山源的启示便是凡事要快办，夜长梦多里的不确定因素就包括生命里存在

的凶险性。那本集中内收胡山源小说11篇，其中有：《虹》、《手套》、《过路君子》、《珂莲》、《卢光斗》、《秋雨》、《董妈的伤心》、《黄大利》、《五里湖之雨》、《表话》、《几个忘不了的面孔》。

集子取名《虹》，一是为纪念长子“高虹”的出生，二是希望自己的苦难生活会像彩虹出现后雨过天晴，从此走上安定而光明的道路。

这一年胡山源勤于笔耕，在邵洵美主编的《新月》上发表了《唱随》，是一篇短篇小说，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十几元的稿费。胡山源和这位上海才子邵洵美都属于唯美派作家，收到稿费后，胡山源便想请邵洵美吃饭，并请了一个同事作陪，但他不懂请客吃饭之事，客人到了有些意外，房间里只有冷冷清清地三个人，也没有点菜，邵洵美很快谅解了不善交际的胡山源，态度也就随便了。

胡山源向邵洵美说起自己对《新月》有偏好，夸赞邵洵美的眼光凶。邵洵美受了夸很开心，让伙计加菜，说这顿饭他请了。胡山源认真说：不能的，说好我请的，你留着下次吧！伙计添了菜和酒，两个迎来送往地喝。胡山源喝酒上脸，此刻脸膛红得像关羽，就旧调重弹说：我当年是受五四洗礼后，积极提倡新文学的，而之江校长李培恩却拥护封建，我受到他的排挤，因此无意在之江大学久留。就进了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做编辑，与林汉达一起校订《英汉标准双解辞典》的书，这本书出版时，我没有署名，洵美兄这一点我也是无奈之举，要生存必须有妥协，否则在上海就难以立足啊。

邵洵美举起碗说：山源兄，我理解的，来喝，我们一醉方休！两只碗作了互碰。

胡山源那天心情愉快，一天他竟有情调抬头看天，那天天空是红色的，在这么一个天上，白云像棉絮一样大团大团疾速掠过，这个景象让人容易联系到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来，可他心情好，竟然没有那种感觉，相反让他有了诗情画意之感，他体验到了景由心造之说，戏院里搞一些布景，本是给观众作提醒之用的，我的戏剧就要来个暴风骤雨中闹同房，万紫千红安葬礼。他心中有无数个写作的点子。

他还在胡思乱想时，编辑室同事说一个叫朱生豪的青年要求见。胡山源想起是自己想介绍他来世界书局工作的人到了，就站起身去门口迎接。后来这个朱生豪还寄膳在胡山源家，使他在业余时间，能较为便利地从事莎士比亚的翻译，因为胡山源懂得文学翻译。

三、淞沪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不过4个来月，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上海，也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霾之中。日本浪人在北四川路一带捣蛋。日本兵舰驶进黄浦江，到1932年1月28日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装甲车就在闸北一带驰骋不停，风声越来越紧。

胡山源和世界书局编辑所职工，还都坚持上班。晚上，他在加班校订一本《英汉辞典》的稿件，直到深夜12时才关灯回家，走到半途就听到一阵枪声，再往前走几步，路灯下的马路上就出现东奔西突的难民队伍，难民身后更是一片愤怒惨叫，呼号悲泣连连。他一个快步赶回家，告诉妻儿不要怕，先呆在家里观察外面动静，一家大小坐待到天明。次日凌晨，一家人听到附近有飞机投炸弹的爆炸声。白天再去单位，有消息传出是昨晚结集在虹口一带的日军向驻扎在闸北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淞沪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机关、商店、工厂、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们纷纷准备逃难。胡山源也想安排妻儿回江阴，可妻子怀孕不便逃难，就小心翼翼呆在家里。胡山源冒险去上班，为了校订完成后得稿费，心有余悸也得干，约在吃午饭前，他忽地又听到隆隆的飞机声掠空而过，他急忙爬到阁楼的窗口去，他要亲眼看看侵略者的暴行，有4架漆着红色膏药标志的双翼飞机，把炸弹投到商务书馆一带，顿时烟柱冲天，火焰冲过几条马路，焚烧的纸灰如黑蝴蝶飘飞至数里以外。

世界书局与商务书馆相距不远，胡山源趴在窗台上，拾起了飘落在屋顶上未烧完的纸张一看，竟是《辞源》的残页。对于日本人的仇敌之恨，胡山源从这一刻，又有了添加，小日本不仅要强占我领土，还要毁灭我中华的文化啊。

淞沪战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到了2月11日，敌人又大量增兵，已校订完的《英汉辞典》，却由于战事，无法付印。林汉达与胡山源等商量决定，人员不作疏散，先将书局迁入福州路390号，福州路当时已形成全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中心。从商业上说搬迁利多弊少。

那里有外国人开的商铺，相对来说安全些，至少日本人不敢来扔炸

弹。然而过去才一个月，报纸宣传说中日双方停战了。胡山源就高兴太早地想：这是好事，这样可以使妻儿出来走动走动了。

这一年胡山源初识搞电影和戏剧的姚克，那一天，他们世界书局编辑部忽然来了个个性较张扬的人，讲话像呼口号似的，说一些事也有口若悬河之感，来后与大家照个面后，就进内室一间办公点和英文部主任林汉达洽谈业务去了。胡山源打量过一眼后，印象深了，记住人家是一副西装笔挺，头发涂抹发蜡，梳得油光锃亮样子。这个人走起路来，皮鞋也有故意捣鼓出的声响的嗜好。当人家谈话完咯吱咯吱踩着地板发着响声走了后，林汉达过来告诉胡山源，说这个人叫姚莘农，姚克是艺名，苏州东吴大学毕业的，现在在书局的总务处当秘书。此后，胡山源和他自然地熟悉起来。碰巧，他也住在胡山源住的里弄里。他还没有结婚，独住着一幢房子。

一个星期天，胡山源受邀到他的家里去玩，却看见了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他介绍说他是他姐姐家的儿子，将来他要以他为儿子的。胡山源就摸一摸小孩头，姚克让其叫爷叔（上海人对长辈的统称），小孩叫了，胡山源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给人家。小孩开心地又叫了声爷叔。姚克让小孩继续玩耍，他则陪同胡山源楼上楼下作参观，房子是大的，可遍是尘垢，似乎从来就没有打扫过。



姚克

在前楼他的卧室里，床上床下乱七八糟，也好像从来没有整理过。这一切情况，和他在外面时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他似乎在几年后就离开世界书局。

四、带家人参加全运会开幕式

1932年8月7日，胡山源又添新喜，妻子方培茵在江阴东门居所顺利产下次子胡高雁。一家人兴奋异样，房子比过去租屋大了许多，表哥表姐高兴得就在地上打滚了，祖母母亲更是不往地抹禁不住流淌在脸颊上的泪水。有了自己的房屋，每个月也不用给租金了，多好的事啊。没

等到一年，胡家又添一丁，能够不喜洋洋嘛！胡山源笑容可掬，全家小小也喜上眉梢，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高雁活脱一个小山源模式，在感知上，很小就超出一般同龄人，胡山源对次子很怂恿，导致小高雁学说话时，舌音发笃，长大后好些字音咬不准。

舌音发笃不要紧，并不影响胡山源拿聪颖儿子向外人作炫耀的“道具”。特别是他这个老体育迷与妻子于1933年双日节，便带着才2岁的小儿子去南京东郊中央体育场，参加观赏了那时的第五届全运会开幕式，小高雁看到了会上的航空表演后，更是开心得不得了。胡山源回到家嘴巴哼哈着运动会会歌：大会皇皇，多士踰踰谁夺得锦标来，便博得万人奖。健儿们，健儿们，彻始彻终，图精图强！大家向上，向上，向上！胜败虽在一时，关键却在平常；胜败虽在一时，关键却在平常。举止堂堂，眉宇洋洋！得胜了虽可喜，败也决不颓丧。健儿们，健儿们，有勇有谋，知孔知方，大家欢畅，欢畅，欢畅！发扬尚武精神，增进民族健康；发扬尚武精神，增进民族健康。

五音不全，却唱得中气十足，有时唱到半途，逢到熟人就停下来，此时此刻，他要让儿子学学运动会上的飞机表演，就用英语来一声高雁的俗名“极美”，让儿子比划飞机的飞行动作。小高雁不怕陌生，在生人面前照样支架着两只小胳膊，鼓着腮膀“呜呜”学着飞机的叫声走花步，让观者捧腹大笑。父子俩继续开路，胡山源教唱的“大会皇皇”，儿子再接着唱下去。

在南京的那几天，一家三口就住宿在胡山源在励实学堂时的老同学叶培忠家，当时，叶培忠已是中山陵园管理处的主任，家境看起来比胡山源家要强些，人热情周到好客，对胡山源一家体贴入微，也让方培茵留下了较好印象，回家后见人就夸叶家人好。此时方培茵已知晓一些有关叶培忠小时候的一些事，觉得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易啊，常拿他的刻苦耐劳教育两个儿子的进取心。

所以胡高虹、胡高雁兄弟俩以至后来出生的胡高华小妹，对叶培忠都不再陌生。能像背书一样背出人家简历：什么叶培忠原名叫沈培忠，江阴东门人，自幼父母相续病故，由姑母叶沈氏抚养，姑母去世后，他作了嗣子，改姓叶。姑母靠做针线活谋生，他的童年时代，常跟着去田间挖野菜割猪草等，11岁才上了学，靠半工半读念完了小学。后来靠好心人资助又上了励实学堂，当时适逢“五四”运动，他积极参与查禁日

货，还让奸商雇佣的流氓打破了头，大学更是努力学习，最后成为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叶培忠的人生轨迹，跟胡山源几乎一样，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是在得到族亲好友有识之士帮助下，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和顽强拼搏，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儿子，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国内知名人物的。

而叶培忠一生在农、林科学方面的涉及面，其中就有植物园建设、园艺、水土保持、荒山造林、经济树种的引种驯化、林木遗传育种学科的开创，速生用材林建设、中国第一个林木种子园的创建、树木杂交育种研究、牧草学和牧草栽培学等。他成为我国林木育种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成为牧草杂交育种和树木杂交育种的第一人，成为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开拓者之一，他还被誉为“林木之父”。

他是一个曾经让人瞩目的人，单就他在1975年8月走进纪录片电影《庐山植物园》，在考查针叶树种引种驯化情况时，现场向工作人员介绍大叶香柏的风貌来看，于观众来说，就是一曲风雅颂，是对他生命重量的明证，亦是对他终日为林木劳碌的工作，给予的一个别致性的肯定。

叶培忠值得人敬仰，胡山源对老同学的职业也觉出意义非凡，当次子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他建议儿子报考南京林业学院林业系，这一专业获得全家一致性通过。



叶培忠

兴许是胡山源尝到了吃笔头饭的苦，一篇文章不全神贯注，不将心放进去还真不成。他现在清晰感到文学还是寂寞的事，一部长篇小说一写几年，能让自己都闻

到被遗忘的气味。所以，他在孩子长大后的取向上选择了理工科，一些事靠近了才能了解，可能胡山源是从同学叶培忠的受人敬仰获得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1933年1月，胡山源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茅盾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之前他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看过部分连载，他从朋友处了解到这是1930年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以

后的因祸得福，当时患了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发症，医生建议他休息，不能写作。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不能写作”之便，常常去在上海的同乡故旧那里聊天串门，与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小老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从而产生了“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他于1931年10月开始动手写作，最初取名《夕阳》，暗喻旧社会的日薄西山，后来，他再三斟酌，决定改为《子夜》。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从书名的更易中，可以看出茅盾思想在创作中的深化。应好友郑振铎的邀请，茅盾边写边将手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连载发表。不料，上海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在日寇的轰炸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摧毁，《小说月报》因此停刊，茅盾交去的《子夜》手稿也化为了灰烬。

炮火的惊扰中，茅盾发现，在“一·二八”事变中烧毁的《子夜》手稿，原来是夫人孔德沚抄写的手稿副本！茅盾自己用钢笔书写的原稿仍在家中！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一细节和惊喜。夫人的贤良淑德，使《子夜》手稿免遭厄运，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子夜》出版单行本后，引起社会广泛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瞿秋白曾经预言：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胡山源后来回忆起常州老乡瞿秋白这一段预言，眼睛里像有什么催情物作怪，竟控制不住痛苦心情说：都了不得的一个书生，偌大世界竟不能容？

五、写作《明季义民别传》时期

胡山源在世界书局由英文部调至国文部任编辑时，总经理陆高谊建议他编《酒事》、《茶事》等书。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书，好销售。此处仅限于《古今茶事》来说事，其中许多锦绣诗文，读来是十分怡情的。取一条出来以贻朋友，曰：古时有王蒙者，好茶，人至辄饮之。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候蒙，必云今日有水厄。有不善茶者将品茗饮茶说成是“水厄”，也是极有创见的。胡山源将和茶有关的古今诗文趣谈，一一罗列。这本书编完，胡山源又调至参考书部工作了，他是个有心人，不会

粗略放过接触到的事。就说资料，一般人翻过就算了，他不是这样，他要弄明白原因和结尾。在他接触的资料多后，他的新想法就诞生了，因为他本人对于词曲有特别的嗜好，在完成日常工作之外，就有了副产品，就是收集了宋人的词集，以后加以校订，先后共得360家，合编为《全宋词集》，交与自己工作的世界书局出版。陆高谊很支持，马上安排编辑，又很快排校完工，并已打出清样，就等付印。胡山源才算松了一口气。那天回家路过一家书店，进去转悠了一下，就见到了在报纸上连载过的一部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竟以小册子方式在出售了，读者是跟着时髦走的，他一下想起十年前曾经与钱江春、赵祖康谈起这类小说会火红起来的事，现在各个书店有出售不是证明了。胡山源不由感慨万端，私下想：中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热闹的东西，纯属文学的东西是少有人问津的。这也是几百年不出一个曹雪芹的缘故了。

休整了两天，胡山源从资料库找到写作素材，在肚子里盘算着书的字数书的样式，差不多后就向陆高谊讲出编写一套《明季忠义丛刊》的事宜，陆高谊仍然是一付支持口气说：你搞吧，我全力支持。这套书后来由陆高谊作了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这时，赵景深向世界书局投稿了，他与胡山源彼此早就有来往，一直交往颇深。赵景深是浙江丽水的著名文人。胡山源早些年创办《弥洒月刊》时，赵景深曾投过一篇稿子，后因月刊停办，未能刊出，这是他们的初次交往。赵景深家藏书多，胡山源经常到赵景深家借书，胡山源在写《明季义民别传》时，听说阿英有一部《明遗民传》（碧血花）。当时，胡山源与阿英不认识，但他的名字早熟悉了，在他们创办弥洒社之后，他们搞过一个“太阳社”，他还写出了一篇激起文坛震荡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虽然激进中带着幼稚，但其评论倒腾出来了，不少人认为他可与茅盾比肩。阿英是安徽芜湖人，胡山源从旁人处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人家是1918年进入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读书的，次年，学校老师为他起名钱杏邨，逐渐取代本名钱德赋。“阿英”的笔名约在1931年底始用。由于不认识阿英，胡山源便请赵景深介绍去借了过来。赵景深是昆曲专家，而胡山源夫妇也是昆曲迷，他们还一起组织成立了“昆曲研习社”。此处不表。

胡山源认真研读了阿英的《明遗民传》，深有感触，也认同作者观点，是的，白色压迫减不了我们对于革命之热忱，我们的世界总有一日

在我们无间断的斗争中来临！胡山源受到很大鼓舞，他熬夜开始写作抗清的系列故事，即《江阴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扬州义民别传》、《各地忠臣遗事》和《各地义民遗事》，约有150万字。这几部书由陆高谊作序，序文中谈到编这套丛书的宗旨：“以外形言，因为表彰明季忠臣义士，动人观感；以内容言，则为提倡民族思想，发人深思者也。盖凡为国民，皆有民族自卫之责任，苟有一技之长，即当出其全力，以为国用。”

这几部书出版后，胡山源在外界影响很大，老熟人陈彬和此时接任了《申报》总管理处的负责人，他为了报纸长久考虑来挖墙脚了，对胡山源说他们以优惠俸薪，要胡山源去他们的报馆，得以改变周瘦鹃的《自由谈》风貌，胡山源没有答应前去抢人家饭碗。一次，陈彬和会见塔斯社上海代表沙托夫，请胡山源去做翻译（沙托夫能说英语）。结束后，他对胡山源的襟怀坦荡佩服有加。说：你的忠诚老实，让我等汗颜，我对你是挚爱之至，可惜乎。以后不久，陈彬和去了香港，他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络，陈彬和还不时寄来材料和书籍，要胡山源翻译，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彬和回沪当上汉奸办的《申报》社长。此时胡山源基本不再与他往来。

一天，胡山源在街头从报童手里买到一份天津的《大公报》，回到家就展开报纸阅览起来，新闻时事他仅看了一下标题，功夫主要耗在文艺副刊上，他买到的这张1934年4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61期，上面登了一篇好几万字小说《边城》，署名为沈从文。这是他在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执教鞭时见过的文艺青年，是他学生张兆和的丈夫，人很内向，10多年前张兆和曾要带来见他，人家窘迫得直哆嗦，当初可是怕见老师的一个人，想不到小说会写得这么好！胡山源认真读了起来，先看一段导言：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

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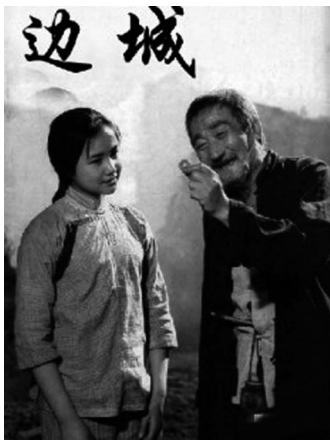
接着胡山源开始进入正文阅读。

沈从文所写的故事很简单，然而却极美。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的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是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沈从文在胡山源心目中很有分量，此时他感到了真正创作上要出现的嫉妒，他对几个弄笔头的朋友说：沈从文的《边城》看过了吧，这是真正的佳作，不可重复的。他带给我的阅读快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会痛苦感，感到自己在文学上太缺乏天分了。

胡山源从《边城》中得出，他以后



《边城》电影剧照

写小说也不必太在意所选题材的重大与否，思想上也不要考虑什么象征、隐喻什么的，就思考纯艺术的东西，按照自然写出。

从此胡山源一直关注着这个湖南才子的文章，可惜这个人解放后几乎没有再搞文学写作。胡山源于1981年开始写回忆录《坎坷的一生》时，他又回忆起几年前起草写的《文坛管窥》，那时他就为这个人不能继续写作投过同情之心，不能继续写作就是他胡山源的痛，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愿意生活在诗画里，灌园种菜不做官，可是乡路添不进一双黑布鞋，纵是学问海斗，也难在文化上论衡，淡化了的不仅一二才子，而是政治走不出责难。好在湖南才子有了之前的一部中篇《边城》。

然而胡山源一生没有《边城》那样具有文学意趣的力作，加上解放后遭文坛封杀，个人生活的去日苦多，导致在全国当代文学上的影响不是很大，甚或比不上自己后来的学生。

胡山源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时想起了一位朋友说的话“去年是杂志年，今年还是方兴未艾；去年是幽默文学年，今年还是一股子劲儿看杂志，看幽默的文学杂志罢”。好一个“幽默”，这倒触动了他，启发他从事一项编著工作，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抽空编写起了《幽默笔记》。凡古今幽默文字，富有诙谐意趣、且有隽永意趣的，摘编了2126条，分成34类。送到世界书局，编辑看得很满意，在1935初便出版了，稿费倒也补充了日常的开销。

六、鲁迅论及胡山源他们的弥洒社

这一年鲁迅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的序文中，特地论及胡山源他们的弥洒社，说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群”，《弥洒月刊》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其发表的作品“所感受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将胡山源的《睡》和赵景沄的《阿美》收入《小说二集》，指出《睡在告示》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鲁迅的选编集赵祖康得工作便利比胡山源先一步阅览到，他看了上点石成金的文字，还是挺激动，就带了新书乘电车上胡山源家来了。

这时的胡山源在用鸡毛掸扫除桌子上的灰尘，赵祖康进屋，看到阳光里尘埃飞舞，就用一只手捏着鼻子说：灰尘，全是灰尘，停手，我们先说事。胡山源的手僵持着，问：什么事，有这么急？赵祖康亮出一本新书，说：你看，这是什么，是鲁迅编的一本书，鲁迅书里提到我们的“弥洒社”了，你看看，还有对你的评点！

胡山源就放了鸡毛掸，要过了书到一旁书桌看去。读时采取快速阅读，鲁迅写出的文字是：

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而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算作速写的作者。其中最突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的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碧桃花下》，（鲁迅写错成“樱桃花下”）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胡山源阅览一段评论后，对鲁迅所评并非心服口服，他对老友说：鲁迅对我总算说了实话，但他毕竟是局外人，并不知道实情的。赵祖康要马大哈一些，他没有胡山源看问题透彻，说：说比不说好，对吧？胡山源表面上还是点了头，可心里还觉有些压抑，我搞文学难道要隶属于他的意志不成？胡山源泡了一杯茶给赵祖康，赵祖康接过后，见对方情绪不是很高，好像对鲁迅不满意，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赵祖康走后，将书留给了胡山源，胡山源在吃过晚饭后，又拿过那本书作随便翻翻，他在想自己喜欢写的一首小



鲁迅

诗《白羽》，可惜鲁迅没选取，这首诗和《碧桃花下》，都是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反映了这时期一般青年的苦闷，虽有些颓废，但不是无病呻吟。而《睡》，没有小说的情节结构，只有“我”的“高义”，无故事可言，只可算散文或游记。而现在，鲁迅却把一篇《睡》当作他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他觉得选择上是否患了精神上的一种洁癖？

胡山源觉得鲁迅没有看出深意，对《碧桃花下》的贬词，还不能接受。几十年后，当有人提到鲁迅的这个评点，他还是认为人家不了解文章真意所在，所以是：捧得肉麻，骂得结棍。他还这样作表态：他作他的评论，我作我的创作，各行其是就是，没有与他往来的必要……

胡山源为什么不将疑惑沉默在内心深处？

他们两个人没能作过沟通，其起点不是恰恰是从爱惜开始的，然而却最终走入僵局。对这件事，胡山源有其个性局限和不足，自己走了一条自我封闭的路，隔鲁迅几条街道，共处一个上海城区，为何不去走动一下，对共同研究的文学作一番切磋呢？接近鲁迅，就是接近权力博弈中的一种势力，便可在利益纷争中得一杯羹？然胡山源亮出了他的分庭抗礼，“他作他的评论，我作我的创作”，可不可以看作是胡山源这头犟牛身上的江阴人性格，敢于与一种势力范围的宣战，应当说他是生活在无奈之中的，其后果使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领略着他的个人孤独。势力范围或者说权威，在胡山源文学之路上，一直是一个恐惧角色，他的某种抵触带着情绪论。

鲁迅会轻蔑一些人，可他绝不可能不正眼打量胡山源的。胡山源带着康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思想，缺乏了接近鲁迅的自信。鲁迅在中国一段时间里产生过深刻影响，胡山源内心不能不说有过一种羡慕，他对鲁迅流露着的一丝鄙夷的神情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对于文学说来，影响广泛肯定是光荣而不是耻辱。胡山源仅限于一种不客观的偏激，周围少有人持这种态度对待鲁迅。胡山源对文学偶像人物鲁迅的反感，更是在1957年的被打成右派，追溯源头实行上就是因早年鲁迅对《碧桃花下》有过几句点评，他遭到了文坛封杀，直到1980年代。这是权力机构下的一个令行禁止。

当然，激怒胡山源的还有阿英等人，胡山源遭人轻视也有自己的一份担当，为一个家的侥幸，他没能做出舍己为公，“左联”的一些文化人，解放后的得势，很牵动胡山源的敏感神经，胡山源行进在一条逼仄

过道，其实这时的沈从文是同样蜷缩着身子在低声下气认罪。被抛弃在光亮外的又何止一两个文化人呢？

有一长段日子，胡山源有走夜路失足踏空被闪着的感觉。他又是个要面子的人，为掩饰自己的心悸，在朋友圈就作活得很带劲的样子，一起上街，他还装腔成小开样，将双手插在裤兜里，提着裤腿走路。他并没有迈向自己的成熟。

他不将鲁迅当神，可他目标中一道迷障，让他还是自感到了孱弱。

鲁迅对胡山源的评说收入进《且介亭杂文二集》初版，后来再版时其评说文字并无改动。由此可见，当年鲁迅的高度的褒与高度的贬是困扰胡山源一生的疙瘩，以至老先生的记忆都出了差错。晚年的胡山源对自己命运多舛有过自省：“我自惭愚拙，不善应世，故自甘湮没，绝无怨尤。”

1936年10月19日，瘦骨嶙峋的鲁迅因患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对于鲁迅的早逝，晚年的胡山源在一种惋惜中与人谈起，说他太不注意养生中的忌讳，比如抽烟比如喝浓茶和咖啡，比如睡眠和性事等。说人家是心强命不强，说到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还是自己。

七、与阿英打笔仗

这一年胡山源和阿英曾打过一次笔仗。这时期他在世界书局工作，一天，看到《大晚报》副刊上，登载着阿英的旧体七言绝句诗，在平仄押韵上有些不妥。脑子里竟产生一种给人纠错念头：想跟这位作者谈谈其诗作了，指出一些得失，也好让人家早些掌握做诗的要领，就“自找麻烦”写了一条评论，连踌躇都没有，就投到了该报馆，其本意是想说一些新文学家最好不去发表旧体诗，因为如果旧体诗做得好，旧文学家一定要说，到底旧文学的价值比新文学高，所以连新文学家也写起旧体诗来了，这将妨碍新文学的进步。如果旧体诗做得不好，旧文学家一定又要



阿英

说，毕竟旧文学的程度高，新文学家要学也学不像，这更损害了新文学的发展。

胡山源不知道批评一个初学者的作品往往出力不讨好，甚至将收到相反的效果。果真如此，这篇文章在《大晚报》登出后，阿英立即就写了反驳文章，他在剧烈的一阵咳嗽后，再细细看一遍胡山源的评点，就初步认为胡山源批评他是在附庸风雅，他不能受如此耻辱，推开其他事，铺展出纸来进行笔战，他所写下的文字是一点不容人家批评的口气。文章又很快在报纸上登了。胡山源在粗陋的板凳上坐下来，手里展开着一张报纸，脸上愁容满布，他摇着头唉声叹气了一下，自言自语：不来理性认识，看来我还得再写一篇啊！就走到书桌旁聚精会神写起来，这次他选择的语气完全是和平友好的，他仅是强调文章千古事，写作者当慎重。第二天投给报馆，结果被副刊编辑退了回来，并附信说，这种辩论，还是不要发展下去吧。

报馆里知道些阿英背景，不便得罪。办事一向不肯随波逐流的胡山源只能做出一个苦涩的笑，他想不通人与人的差异性会这么大，而且对善意的东西也分不清。他将退稿扔进了煤球炉子，回过头打了一盆冷水洗脸，自感头热，洗后，就问在卧室叠衬衫和裤子的妻子方培茵饭菜做好了没有，好了就吃饭。方培茵先看墙上的壁钟，再斜睨了室外的丈夫，抱怨一句：现在几点，才刚刚9点过一点点呀？胡山源眼神无光接了一句：我忘记时间了，唉。肉体的苟活啊！他想想自己搞得倒像一个投毒者了，轻轻叹息一声。不用言语，方培茵知道丈夫文章上遇上不快事了，她已将自己置身这种境地多次，想不通一个有些经历的人怎就不能汲取一点教训，繁杂人世中的某些人也让她轻蔑。

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阿英将胡山源的批评只是放在了心里。回忆阿英让胡山源自感不畅快，可在回忆郁达夫时，话题就轻松了起来，胡山源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记录了郁达夫的一些趣事。他说他与郁达夫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一次信。那时刚进《申报》副刊的《自由谈》当编辑，打听到了他的南洋地址，便写去一信，要他为报纸写稿。他回信的大意是：路远迢迢，诸多不便，不能写。特认真的一个性情中人，胡山源对他没不良想法。后来胡山源又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人家亦是之江的同学，是胡山源先后同学。先后同学无缘碰面也算正常，只是惋惜没见到将文章写出新意的才子是长何样子？他的文章在圈子里是得到肯定的，

胡山源几乎全都读过，也许可以说，他的精神面貌，胡山源是认识一些的。认为他的说愁道苦，表示处处不得意，遭人欺侮，尤其大大渲染其妻王映霞的事件，无非是自我宣传，借此博人同情而已。

胡山源顶着托派骂名帮王独清编发了几篇稿子，两人结识后，王独清曾告诉胡山源一些他的个人轶事：那一年，王独清与郁达夫同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前去教书。到校之后，并不引起师生们的注意，他们很觉得沉闷乏味。这时有个男学生，是校中出名的美少年，有许多人都想亲近他。有一天，大家午睡的时候，郁达夫将他的破皮鞋，放在那个学生床下的漂亮皮鞋一处，蚊帐笼罩着，那学生睡在床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郁达夫的破皮鞋大家都认识，这一来，可了不得！轰动了全校，都议论纷纷地说：郁达夫和这个学生同床睡了！此后，凡是郁达夫所到之处，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郁达夫大为高兴，对王独清说：成功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这种轶事在郁达夫的研究文章里是看不到的。晚年的胡山源还讲到1952年他在福建师范学院工作时，听中文系一个年长教师廖之善说，郁达夫是他旅日时的好朋友，郁达夫有一个儿子，十来岁，托他抚养，那时还在他的家里。胡山源对郁达夫有好感，认为他的写作能力是相当强的，文字有感染力，容易打动人心。同时他也看出，郁达夫动笔时，似乎是不拘细节的，就以他回复的那一封信用而论，有些地方没有标点，有些地方标点不正确，语句也不免有欠斟酌之处。也许他不斤斤计较于咬文嚼字，写作全凭才气的关系吧。

第八章

一、揭开“八·一三”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9日的一天，胡山源正忙着在翻译陈彬和从香港寄来书稿材料，忽听到外面响亮的报童在叫卖《号外》。他的办公桌就靠近二楼窗口，叫上一声就听到了，便将一个脑袋瓜子伸出窗口，叫报童，他要买一份《号外》。用常用的方法，他用一根绳子系上一只篮子，钱放进篮子，而后像到井里打水一样放下，报童已是熟客，接了钱就将一份《号外》放进篮子，胡山源吊上去后，就展开报纸阅读，是一张昨天的报纸，醒目的一条消息立即进入眼帘：昨夜在宛平城外演习野战的日军，借口有一个军士失踪，要求派军队入城搜查。我方严词拒绝。日军便炮轰城中。我方待日军冲至城下，也予还击。枪炮声至凌晨3时后才停止。

胡山源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这帮东洋鬼子是无耻之徒，只有给予痛击。他马上将报纸递给其他同事，大家看了《号外》，都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再无心办公，聚拢到胡山源办公桌前，一个个开始痛骂日本强盗的无端寻衅。胡山源回到家后，心里仍旧不平静。后来上海的各家大报，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消息，近几天，胡山源关注着时局，将各种报纸都找来看一看，然后进行综合分析，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一些小报其报道可说得上较具体，有一张报上提到，卢沟桥车站附近各煤厂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长辛店以北铁轨多处被毁，宛平城现被日军包围中，唯二十九军仍据城抵抗。胡山源这一批文化人，都有“一·二八”淞沪事变的惨痛经验，日本侵略者诡计多端，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故伎又在重演。报纸上虽有谈判停战的消息，看来这只是我们中国一方面的“单相思”。

7月30日，驻上海的日本水兵在虹口演习，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组成了特务队。胡山源从报纸上获知这些消息，深感“一·二八”事件重

演了。又传来消息说8月9日下午5时许，日本两名水兵乘车冲进虹桥机场，将机场的守卫打死，机场的守卫部队予以还击，击毙了这两名日本水兵。“虹桥机场事件”轰动了全上海，人声鼎沸，胡山源和其他市民一样，预感到日军必定借口寻衅。果然，当胡山源送书到朋友处路过外滩时，就见到了黄浦江里云集着不少挂着膏药旗的舰艇，舰艇上水兵在操练战炮。胡山源不敢久留，办完事即回家。以后几天，报纸上不断传来新消息，终于在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开始挑衅，我上海驻军开始还击，神圣的“八·一三”抗战的序幕揭开了。

战争一打响，文化教育机构也跟着“歇业了”。靠拿薪水吃饭的公教人员，立即面临失业的危险。胡山源毫不例外地接到“留职停薪”的通知，实际上也等于失业了。

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胡山源跟所有“失业”的人一样，不能按部就班地照常工作和写作了。战斗在闸北、真如、浏河一带进行，他的家在愚园路，正处于华界与公共租界的边缘。当战火在闸北燃起之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也起不到保卫作用。每次胡山源在弄堂进进出出，总能看到地上躺着、爬着、坐着的难民，不分男女老幼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即使是下雨天，他们也不想移动一步，尽让每一滴雨水直淋在他们的头上、身上、脚上。炮火断断续续地轰响了一个半月，烈日不曾晒走他们，雨水也不曾淋走他们，他们蜷缩在秋夜的寒风里发抖。一个妇女疯了，也不知道她在喃喃什么，有时她高兴地谩骂着。要不是她旁边的白发婆婆耐心地安抚着，她一定会更加疯狂起来。这些人都为郊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扶老携幼逃到租界里来。胡山源了解到仅第一天，租界就拥入了六万多难民，“难民收容所”无法容纳，晚来者就只得在马路旁人行道或弄堂口栖身了。

这时报童在街头喊：卖报卖报，打死日本兵三千，打坏东洋飞机五架！声音传入胡山源耳中，他在家情不自禁应和一句：打得好，这帮强盗！这个把月来，胡山源有一种默默无言的同仇敌忾情绪，后来他又从报上看到了让人惊讶的消息，说什么“江湾闸北我军整师撤退”。消息太让老百姓失望了。

这是10月28日的情况，11月5日，又听说日军在金山卫登陆。9日，蒋介石下令全军撤退，把上海丢给了敌人。

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在敌人的追击下，狼狈逃窜。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侵略战争中遭到的苦难，就更加罄竹难书了。11月10日，南市、沪东、浦东，被敌机轰炸后四处大火。光华大学全被焚毁。“民国路”上，有10万难民无家可归。到13日，大上海在凄风苦雨中全部沦陷，守卫在南市的孤军流尽最后一滴血，全部壮烈牺牲，南市仍烈焰未熄，中华路一带火光烛天，浦东的火势继续蔓延。

二、日军侵占后的结果

大上海失陷后，胡山源的心情充满着失望、悲愤与仇恨，他亲眼看到了左邻右舍在炮火连天中逃难的情景，看到了逃难的孩子哭喊着：啊哟，我的祖母被打伤了！我的妈妈被打死了！就是在逃难之中，敌人的飞机又来到头上盘旋，日军投下的炸弹摧枯拉朽般地将一幢幢好好的房屋掀翻、炸平，一家家店铺一夜间就消失了。

胡山源为了办事走过一些街巷，这些地方已不是原先的景象，处处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大多数家庭都挤在倒塌的阴暗潮湿、脏乱不堪的破屋里。人们的眼里流露痛苦和饥饿。不少家庭迫不得已而食用霉烂食品，不洁净的水。他们衣衫褴褛，单薄，饥寒交迫，啃泥萝卜，吃变质的腐肉。整整一天，胡山源都在用眼用心倾听他们关于贫穷和灾难的叙述。

上海沦陷后，世界书局编辑所也办不下去了。而且世界书局所在的虹口区又是日军首先侵占之地，编辑所连同印刷所关门，胡山源和其他同事的家，也都仓皇迁到苏州河南面来了。许多东西，不论是书局的，还是他们个人的，都没有来得及取出来。胡山源那部《全宋词集》也不例外留在那里。胡山源的心牵挂着。然而心情再不佳，他还是要硬打起精神找挣钱的事做。再怎么着，一家人总还是要吃饭的。

一次，胡山源在给一家店铺当搬运工，在街坊见到灰心丧气的老同学唐鸣时，一副败落样子在往苏州河北逃亡，疑惑了，人家是往南赶，他来个相反方向，脑子进水不成？就上去拉了人家的胳膊肘儿问：鸣时兄，怎么回事，一副丧家犬的样子。这时唐鸣时见了同学在做短工也不惊愕，脸无表情地说：没有家了，房子让狗日的日本飞机投炸弹毁了，

一生的积蓄，说没就没了。胡山源同情地对唐鸣时说：不要气馁，人只要没事就好，东西可以慢慢挣出来的。他又拉着人家的身子转了个身，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说：你往这个方向走才安全，那头有日本兵把守了，听话。唐鸣时听之任之就按胡山源指明的方向行步，蹒跚着，像一个疯癫病人。胡山源目送人家好久才回到店铺干活。

店铺老板见请来的短工耽搁时间久，冲胡山源说要扣去工钱，胡山源不敢顶撞，低声下气说：老板，就讲了十几分钟，没耽搁多久，我中午可以补救些的。老板说：胡山源，这是规矩，你懂得伐？胡山源想想自己一个大报副刊主编，人家对自己根本不懂得尊重，直呼其名，“胡山源”三个字，除去几个年长者唤一下外，大多数人都都是称呼他胡先生，胡主编，胡老师，胡教授的。他感冒老板刺耳的喊名字。真是虎落平川遭狗欺，如今也落难成这样，受这些洋奴的欺侮，都是日本人的害群之马闹腾的结果。胡山源不忍也得忍，一家几口人没有吃饭钱怎么活，一个人遇上揭不开锅还好说，而他有妻儿老小一大家啊。为了油米酱醋还得忍。

这时刚巧遇上之江大学大部分教职工到上海护校，失业的胡山源就顺势回到该校教课。当时那位虚伪的李培恩校长躲避到后方去了，没校长大家日子过得也挺有计划，教学情况也不例外，然而不多久，李培恩回到上海，公然说沪校是非法的，他不承认。师生大哗，他才取消此话。当了现成校长后还自命不凡，要整治学校，神出鬼没地到各班去听课。美国教师的英文课，也摆架子去听，本来就是心猿意马，不懂得，又怎能听得进？听不进居然就睡着了，美国人有意趣，竟将上着的课停下来，让校长大人豪迈地打呼噜。学生不能配合，调皮地用英语对老师说：天气凉，要不要给校长盖条被子。又有学生插话说：凉了爽，感冒了，我们不是少了一个多嘴婆婆。美美的，我看给他嘴巴里塞一根冰糖葫芦，校长兴许会梦呓。学生指指戳戳，终将人家从睡梦里拉回。这时，有学生还当众问人家有否梦境呈现嫦娥？李某人顿感不好意思，就用一本笔记本挡住半边脸溜出教室。

他步态慌乱地从一堵墙角经过，恰逢胡山源上过厕所碰上，胡山源本不想打招呼的，但看人家用一个本子做挡箭牌，猜测可能是犯牙痛了，他这个人见不得别人遭罪，就跟进一步，带着安慰性质的口吻问了一句：李校长，你牙痛吗，要紧吧？不料，校长大人没素质地回敬说：你管我

什么，教你的课就行。胡山源吃了个哑巴亏。他心灰意懒好几天，在宿舍里自言自语：真怪异了，我没得罪他，他为何要对我如此不友好？后来有学生告诉胡山源，校长大人听英语课时睡觉让学生侮辱了。胡山源听后说：真是一个好笑料。隔日这位校长人模狗样着了一身新装来听胡山源的国文课，胡山源没有因为校长来听课，就刻意对课堂教学的内容作安排，讲话不多就安排学生做作业。他则坐在讲台旁边一张椅子上旁若无人地看小说书，一直没有去搭理李培恩，那节课下来人家也没有说什么，然而胡山源已从人家给予的表情里看出，校长对他很不满意。看来这世界范围，不说点假话做点假事真不行的，胡山源预感到下学期自己的命运将难料想。眼巴巴看着妻子要临产，一家五口靠他一个人的薪水，失了业如何是好呀？真是怕事来事，第一学期结束后，李培恩就没有再给胡山源发聘书。而按照当时惯例，学校的教职工是要校长聘书的。这是几乎全体教职工都觉得出其不意的，因为除胡山源之外，谁也没有受到这种冷待。忠厚老实人受欺负，世界的公平在哪儿？这件事给了胡山源相当大的打击。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教学方面无懈可击，错误的便是在某些人面前不会做戏表演。

三、译著了《人人是尧舜》另有所指



《人人是尧舜》封面

这一年胡山源还翻译了国外马尔顿写的《人人是尧舜》，这本书作为陆高谊主编的“青年成功丛书”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抱有一个光荣使命的，亦可看作是完备了国家教育途径，读一读对己对他人都不无益处。这是在畸形背景下长出一枚坚果。世界书局出版的47年后的1985年，南京图书馆还保存一本很旧的译本，上面盖有南京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及国立南京第三临时中学图书馆的印章，有一个读者在空白处写着：“此书是激进的，请赶着看，不要

失去一刻钟或丢一页不看。能快看最好!”这是一位熟悉胡山源的读者,读过后凭敏锐直觉写下的感喟。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胡山源又为何要搁开创作来翻译这本书呢?当时他是处于受李培恩校长排挤之时,读书破万卷的他就渴望现实中有尧舜这类君主出现,此书就是借孟子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作书的立论,道明做个好君主并非是难于登天的事,只要无私和向善。孟子的话绝对不夸张,它体现了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也是对人生目标的最佳设计。从主观愿望来讲,人人都想成为尧舜,都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想超越自我,都想出人头地,都想成为名人甚至成为伟人。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么崇高的终极目的,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生进行科学的规划。这里面包括对生存环境、领域环境、目标条件、个人素质、实施难度、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分析论证,还包括远期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通过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努力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中期的:接近目标的外围目标如何实现,能不能找到理想的船舶、桥梁和阶梯;近期的:能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道路和门径。其次,对自己的目标充满喜爱和热情。大凡有成就的人,不论才智高低,不论行业贵贱,不论收获多寡,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都充满无限的热爱,都充满深厚的感情,都倾注满腔的热情,从而全身心的投入,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再次,有非常强的自控能力,能够排除各种干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耐得住寂寞,做出最大的牺牲,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巨大牺牲。同时能够排除来自自身的内部的和外界的种种干扰,能够顶得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压力,只管攀登莫问高,一门心思向着自己的目标破浪前进。只有付出自己的毕生精力,不断超越自己的目标,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才能够成为尧舜那样的光彩照人的伟大人物!

1938年春,胡山源经唐鸣时介绍,进入《导报》当了一个月的总编辑。后来发现,这是一张让旁人捉摸不定的报纸。编辑室里坐着两个英国失意文人,门口挂有“米”字旗,这样照牌倒也压邪,日本鬼子望而远避,最多斜视一眼,从不跨进门槛。总主编是英国商人,名叫什么山德拉斯·斐。黄毛蓝眼,左眼角下有一颗泪痣。胡山源看着外国人拟定的文章,觉得用“诡异”两个字形容较恰当。他又从这两个字联想到那人的那颗浅褐色的痣,似乎也是散发着诡异气息的。

报馆里还有一位不露面的人物,只见他每天送一篇社论,什么《求和

就是灭亡》、《莫测高深的建议》诸如此类，都是文笔犀利，言必中的。即使写得拐弯抹角，还是掩藏不了鲜明的观点。而且他非常吃得透时局，有时拿出书面意见，对编辑要旨、编辑思想、编辑方法，都有深谋远虑。有一次，报馆经理蒋光堂对刚送来稿件的胡山源说：胡先生，这评论你已经看过，我就不看了，现在忙不过来。胡山源心领神会，将稿件仍旧拿在手中，他没立即离开，后面的一句话，好像是鼓起勇气说的：经理，那位执笔的先生真是高手，我十分敬仰，希望你引见一下，让我们有面谈的机会。

蒋光堂用白净的手抚摸了一下头发，倒爽快地应承来说：好，我来联系。

三天后，蒋光堂来叫胡山源去经理室，胡山源知道邀请的高手来了，他很兴奋。去经理室之前还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头发也在镜子前面用手梳理了一下，抹了一点水，整整衣冠，风度翩翩走进经理室。

在内室，蒋光堂给双方作介绍，说：这位是胡山源先生，我们这里的大编辑，作家，知名人物；这位就是恽逸群先生，常州人，你们算正宗老乡了！

恽逸群就彬彬有礼站起来打招呼说：胡先生，你好，你的大作我曾经拜读过，揭示社会深刻，但又不似鲁迅式的投枪，有一点像喝老家的糯米酒，后劲在后头，好！胡山源连忙回礼说：客气，你的文章吃得透时局，且深谋远虑，实在是大手笔，能与你见面是我盼望久了的！

恽逸群一副普通职员打扮，再次入座后，他说：胡先生不必过谦，我们同甘共苦，站在一条船上，如今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办报，说话不得不隐蔽，但也不能无病呻吟，甘受耻辱。

胡山源不停地点着头，应着话头说：不能无病呻吟甘受耻辱，说得好，现阶段不同于前几年办《弥洒》杂志的时候了，那时我们是有心回避文艺争论，现在日伪当道，国家多难，报纸要敢于担当，对于如今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中国老百姓，要替他们说话，办报人不能怕事。

恽逸群像找到了一位知音，他一脸激动的样子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能在这里与胡先生见面，实在三生有幸。胡山源发自肺腑地说：前天我们《导报》发的你写的《异哉，汪精卫》的社论太妙了，说得含蓄，骂得痛快，真是一篇声讨叛逆的檄文啊！

恽逸群让人夸耀得脸红了，他说：客气，好文章还需要好编辑，感

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希望合作愉快长期，我是不会忘记你这个老乡的。胡山源也产生出一种诉说欲，是找到了知己，他说：有些人是可以被时间轻易抹去的，有些人却不可，像先生你！恽逸群听后哈哈大笑，紧接一句：胡先生是哲学家啊！

胡山源后来才知恽逸群和蒋光堂两个是共产党的人，恽逸群还是共产党指派来担任总编辑的，他们利用英国招牌，采用巧妙手段，避开日伪的新闻检查。这时期日军时时骚扰，大街上常常能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胡山源想起这些强盗，就来气，长篇小说没有心思写了，可他又闲不住，编辑之余也想调剂一下思绪，就翻出4年前整理出的《古今酒事》旧稿，他还想再修整一遍，他从一个纸箱里搬出这足足有一尺来厚的书稿，掸掉灰尘，开始从第一辑看起，手里捏了支红色的圆珠笔，他手中的第一辑起的栏目叫“专著”，是他安排妻子抄录的，方培茵的笔迹很秀气，稿纸的页面整洁，让胡山源重读时，都要生出对妻子感激之意。回想那几个月里，他们夫妇俩像学习期的大儿子做作业一样，回到家就是做翻书抄录的事，胡山源礼拜天常常是从外面抱回一大堆书，书籍品种繁多，版式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本书页里均夹带着无数的小纸条，一条形一条形拖着，每本书就像一个“拖把”，方培茵的工作就是每晚锅碗筷洗刷掉后，安排好小儿子入睡后接过“拖把”后投入工作，她很投入，以致一次让小儿子捣了蛋，小高雁睡醒后自动爬起来了，起来后就进入妈妈的“工作间”，小家伙对书页里夹着的小纸条感兴趣了，就去一条条牵扯出来，他的一双小手这里捣乱那里捣乱，一会工夫就将第二辑“艺文”和第三辑“故事”内容的纸条全数扯尽，等母亲发觉为时已晚，这事太大，方培茵隐瞒不了，因为是丈夫选取出的内容，让她去选取，她是有难度的，想到山源对这小子一向怂恿，犯了戒也不会怎么着的，至多教育几句，说说罢了。不料事与愿违，胡山源雷霆万钧似的发了脾气，用巴掌教训了不算，还警告儿子以后不能踏进书房一步。那次小高雁连哭声都没敢出，他自认今天遇上暴君了。

胡山源后来浪费了一个晚上时间夹纸条，怒气消散掉后，还对儿子说：阿爹的时间宝贵，一个晚上时间也是浪费了一点生命，可得记住教训！

《古今酒事》一书的内容是从西晋的葛洪所著《酒诫》、北魏贾思勰



《古今酒事》封面

的《齐民要术》、宋代苏东坡的《酒事》、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从袁宏道的《觞政》到蔡祖庚的《懒园觞政》，搜集了19部书中关于酒的叙述。其中有关酒的辞、诗、词，则从周书《酒诰》、杨雄《酒赋》、曹操《上九温酒法奏》，到李白、杜甫、苏轼等等几百条。最后一辑更是铺天盖地，又是数百条掌故。光这些内容编者要翻多少书籍，抄录多少文章？

胡山源重读着曾经的忙碌成果，他心宽了。

一个星期后，他将书稿拿给了世界书局，交给了印刷所副所长吴心谷，这位朋友对胡山源来说是相识而不亲近，这次要不是为书的事，他与人家会仍旧保持着“点头朋友”关系，胡山源上门，吴心谷还是喜出望外地招呼入座，胡山源没讲多少客套话，就将书稿从拎包里取出，吴心谷接到手里后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坐下来就随手翻着书稿的最后一页，很内行地说：胡先生，这本书要排出版面接近600页，很厚实的一本书，够漂亮的了。

胡山源关心稿费和书籍质量，他说：《古今酒事》是第一本，要出好，稿费你看着给我，我也不和你利润均分。穷兵黩武，这年月文化人生存艰难困苦，吃笔头饭也每况愈下，你不让我劳而无功就行。

喜欢封官许愿的吴心谷就很老到地说：我不会揩苦作者的，你我是熟人朋友，利肯定还会让一点你，等书排了版，我会跟你签一纸协议书。

胡山源同意这样安排。作者与书商要配合好，相互理解，找好各自定位。

吴心谷这次是认真办理的，书很快出来，稿费和质量上均让胡山源满意，胡山源对吴心谷有了新的分析，觉得朋友可以往下交。

胡山源这时期在世界书局编辑所工作。炮声响了，他和同事们没有办法在编辑室正常工作了，此后便随印刷厂从虹口区搬到了福州路的法租界里。

四、创办《红茶》文艺半月刊

一次滂沱大雨过后，胡山源跺了脚尖避着积水正上街买报纸，刚绕过一家店铺门口停着的一辆马车，巧遇上还打着一顶大纸伞的吴心谷。胡山源忍俊不禁先笑了：喂，老兄，雨早停了，你还撑伞呀，还想求雨？吴心谷抬头见是老熟人，就说：不是要求雨，撑着纸伞好干得快些，省得夹在弯里弄湿布衫！胡山源揶揄地会意一笑，说：心谷兄，不凡，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糊涂，忽略了生活里的科学！

吴心谷将纸伞折起，一边摇晃一边说：山源兄打击，是打击啊，你宵衣旰食是在完善我的理论体系，你是精于对某一现象作总结的，了得！从语气上听，他也在作调侃。此时两人表意已突破了皮相之谈。

两人一起走动起来，一会就走到了一个有轨电车的站台，就靠站台交谈了起来，吴心谷推一下眼镜说：目前抗战已经打响，看来战局一时间还不会停息，我们这些文人能做什么，又不能扛枪杆子上前线，加上现在刚好又没了工作，实在太无聊，我辈不能到前线去，却也应该对抗战出一些力。胡山源也皱着眉头，顺一句：是啊，我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杀敌之能，眼看兵荒马乱，日暮途穷，日子如何往下过啊？表现出懊丧的情绪。

吴心谷忽闪了一下眼睛，突然伸出一只手拉住胡山源的一只手说：山源兄，我们不如办一个刊物，你负责约稿、编辑，我负责出版、发行，如何？

胡山源在一班电车来后的吵嚷声中，声间放大一倍地立即回应说：你这个主张好，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思考出路，你既然有这个想法，我大为赞成。我们不能扛枪杆子上前线，但在后方为抗战干点鼓吹之事总是可行的。胡山源此时觉得吴心谷不是庸俗之人，他想尽些力量去帮办。

吴心谷高兴地说：到时我们再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商量商量，下次到我家里。两个人此时就变得很亲密了。

几天后，胡山源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赶赴虹口吴心谷家里开会。大家对办刊物意见一致，最后讨论刊物名称。胡山源最先发言，手里还捏着一枝铅笔，他说：目前在这孤岛上，我辈文人绝无发泄胸闷之处，

读者也无满意的文化读物，我们的刊物不妨就叫《聊胜》吧，取“聊胜于无”之意，得作者不甘堕落，聊以解嘲，来一些无损健康的消遣，如何？他声音不是很响亮，好在大家还是都听清楚了。吴心谷摇着头说：不好，看不明白的，读者一看就犯傻，《聊胜》什么？我看还是起《苦闷》吧，生活在当今社会，谁人能不苦闷啊！在世界书局专事绘画的广东青年萧剑青抢口说：《苦闷》太消沉了，还不如叫《无聊》，目前日本人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国人生活得太无聊了！海宁诗人查猛济说：《无聊》不好，目前无论作者、读者都过着流民生活，我认为叫《流民》好！坐在其旁的赵景深用手一摆，说道：唐代有一支舞曲叫《何满子》，白居易有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我们不妨就叫《何满子》，有典出，怎么样？文绉绉的丁家树开口说：不妥，仅限于含蓄，问题是太过悲哀了，不知来历的人，听了不能理解。我提议叫《首阳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我们抵制日本鬼子，岂不含义相似！

大家七嘴八舌，又取了一大堆名字，如《薇薇》、《冬青树》、《后羿》、《蜀犬》等等。大家都不满意，室内寂静下来，各自陷入思索。

画家萧剑青端起茶杯，“咕”的喝了一口茶，又看了看茶杯一眼，突然眼睛放出光芒，说：有了，有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叫《红茶》，怎么样？



《红茶》封面

胡山源联想翩跹，兴高采烈地说：《红茶》名称绝了，它包涵丰富的意旨，它，不苦不涩，却有刺激。喝在嘴里，有一股舒适之感。它，是苦闷者、疲劳者、伤心者的慰藉品，可以润肺腑，健脾胃，助消化，排障碍。

吴心谷也作了响应说：好好，这《红茶》两个字不错，我非常赞成。大家意下如何？

大家一致表示说：很好，满意！

刊物的名字定下来后，接下来的日子，胡山源和吴心谷两个还商定了一些具体事项，即：主编人胡山源，出版所

为文粹出版社，通信地址为吴心谷家里。这本半月刊纯粹是个私人企业，绝没有后台老板，其经费来源全靠售书和广告所得，而这两项的收入是靠不住的，要维持它的生命，就只好大力减省开销，因此决定，所有刊出的稿子，一律不付稿费。吴心谷提出办刊物的动机，真正说到了胡山源的心里，当时他想：自己有了刊物可以满足自己的写作欲，也使几个能写作而无处发表的朋友，有个发表之地。

这本《红茶》文艺半月刊，于这一年的6月16日出版了创刊号。

创刊号特大，有48页，以后则按照36页排版。这是一个新旧文学兼收并蓄的刊物，表面是娱乐性的，其实是以隐晦曲折的语言渗透抗日意识。封面的古画及插页是仇十洲《金瓶梅画宝》上的，是吴心谷提供而加以影印来的，较为精致，每期登二回，每回的说明，由胡山源阅读了小说，用文字概括出所画的内容，印在版面之下。所有的封面画和《金瓶梅画宝》都有“清代玉玺”证明其来历。

这本杂志在当时需要革命文艺的氛围里，其纯文艺思想当然有点“不合时宜”，无法像鲁迅那类型的人一样被重视，胡山源后来遭到批判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其实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评价《红茶》，应该说是很有文化艺术价值的。《红茶》稿子有三分之二出于胡山源的手笔，就因为没有稿费，招揽不到多少外稿之故。有一次，胡山源写了一篇杂文《谈葬》，内容是说云南大理石，如果做棺材，一定很别致很合适，难怪有些人拼命在向那里赶去。意在讽刺嘲弄日本鬼子，发泄愤懑之情。可有一个糊涂的读者还写了信来骂胡山源，曲解地说胡山源提倡厚葬，大为不当。此时唯有赵景深看见了这信封对胡山源说：读者会如此误会，真是遗憾。赵景深见多识广，知道这时日寇正有向云南进攻之势，这就是说，胡山源写文章说他们的进攻，无非是在找死而已。

胡山源认为赵景深是觉察自己文章用意的人，逐渐将其视为知己。

在一个人静寂时，就想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赵景深的，这几年为什么竟没走得太近？还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句。后来胡山源在家翻一翻《弥洒月刊》的老杂志，才隐约记得初识赵景深应当是1923年，当时他和钱江春等就是在办《弥洒月刊》，人家曾寄来一篇稿子《一双红肿的手》，后因月刊停办，未能刊出，过了几年才还他的。现阶段胡山源主编《红茶》，没有稿费付出，这位仁兄又尽义务写来了许多稿子，都是有关戏曲研究的，这让他这个当编辑的在阅稿时也长进不少。他记起赵景深是爱

洗热水澡的，每次来脸色红堂堂，头发也总是湿润润，进了门，双手还在摩挲着湿发。胡山源的手放在口袋里，掏掏袋子摸出几个钱，就被一种要请客的激情所困扰了，他目光望着窗口，想：他什么时候会来送稿子呢？这是胡山源与一个人所建立的友谊，他感觉自己受到权力限制，对老兄没做到仁至义尽，很愧疚的。

当吴心谷看了胡山源的从另一个角度声讨鬼子的檄文的那篇《哀求有罪》时，佩服得不行，拉着胡山源追问此稿题材从何而来？胡山源对谈创作的事最感兴趣，他亮出底牌似的说：从《字林西报》上看来的，它报道一位住在百老汇大厦的外国妇女，有一次看到两个乡下母子走过外白渡桥时，因为没有鞠躬，被日本鬼子殴打。母子俩跪下求饶，鬼子愈打愈凶，直打得瘫倒在地才住手。吴心谷听了也愤愤不平起来：这简直太残暴了，什么东亚共荣，完全是强盗逻辑，在我们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太让人气不过了。胡山源心潮澎湃说：这帮猪狗太缺乏人性，我不写出来，心头之恨难解啊。

两个说得热烈，萧剑青走进门来。他朗声吟诵道：国家危机春冰薄，卧薪尝胆就未足。日事酣戏不知愁，终有一朝……

吴心谷接过诗句朗读起来：填沟壑。萧剑青撩了一下遮挡眼睑的长发说：这首诗写得好，心谷兄排版也突出，我们的《红茶》要不同凡响，成为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使仇者痛，亲者快。他将脸转向胡山源接着说：山源兄，我很喜欢你的文风，含蓄而有文采，读了真过瘾，不像有些文章，一股腐蚀味道，不值得一读。

胡山源听了赞颂，心情舒畅，他赶忙起身答礼：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区区文笔笨拙，剑青兄过奖了，小弟受之有愧啊！吴心谷又过来附和了几句，当萧剑青被一件事拉走后，他一副办正式事的样子对胡山源说：我们的《红茶》是够好，赵景深每期发的谈戏曲或叙友情写得饱含深情。查猛济旧学根基很深，善写掌故，文笔老辣。朱生豪的英文基础深厚，文章讲究优美。然在久而久之的回味上，还挑不过山源兄的《江头碧血》的连载，我是品出味道来的。胡山源心目中的吴心谷变了样子，他觉得老兄读东西有了进步，听话听音，他觉出吴心谷还在盼望他的大文章，就说：心谷兄高瞻远瞩，知道吸引读者要什么样的东西！吴心谷笑容满面说：山源兄，连载不错，你可以再写一个长篇小说，带动我们杂志发行数，再说你个人以后也好出单行本嘛。胡山

源心情舒畅着，当场就答应写。

当晚在老婆和孩子们安睡后就挑灯夜战，刚开了个头，吴心谷摇电话来了。此时，胡山源家的厅堂间安装了一只圆柱状的电话机，是在吴心谷等人的怂恿下装的，新花样开始几天是新奇的，有人来电话很兴奋，可日子久了反觉骚扰了，特别是一个要看书写作的人。叮呤呤，胡山源条件反射地遭劫般受小地震，他无奈地放下笔杆起身到客厅接电话。胡山源知道是吴心谷打来的，半夜只有这个家伙，他喜欢有事没事打电话，并不顾忌别人的时间，一个电话往往要打上一两个小时。胡山源在走向电话机前就想，今天一晚又搭进去了。还好，今天电话就谈妥了一件事务就搁了，胡山源反倒觉得不够了，还送还几句客套。吴心谷体贴入微说：好了，你还要当夜猫子，我积些德。胡山源突然觉得对方有不少优点，挂了电话后，回到书房却不能恢复思绪了。就起身倒一杯白开水，再坐回书桌前，随意翻着一本《江阴城守记》，他这次准备写出的长篇就是以这本野史为底本，仿演义体，是叙写江阴明末抗清的一段故事。但这一次却未能写完，在《红茶》停刊前，就已中止写作。创作很多时候是要一种机缘的，有时也不例外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红茶》因经济来源困难，不付稿酬，外稿很少，约稿者有弥洒同乡人，之江大学同学，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如赵景深、查猛济、朱生豪、杨荫深、白蕉等，杨晋豪介绍来的徐悲鸿旧体诗，也使杂志增色不少。到十七期时，胡山源与吴心谷，都感到了筋疲力尽，终于宣告结束。本来每一两个月，由吴心谷出钱，请一次客，凡是“特工约撰述者”，都在邀请之列。逐渐由一两个月而为三四个月，终至相隔半年，吴心谷的解释是实在凑不出钱，最后一次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的人也请了，大家也不以为奇。吴心谷是商人，请客也不免“唯利是图”。在《红茶》宣告结束之前，好在胡山源进入了《申报·自由谈》，这过程中，他与詹文浒还合编《青年周报》，共五十多期，每期有“作文批改”专栏。创办《文艺世界》及《正言文艺》月刊，任上海《正言报·笔垒》的编辑一个月。靠着笔耕勤劳，好在一家能温饱。

再讲到胡山源写稿具名的事，那时，他的稿子写得很多，只是少数文章用真名，其他都用笔名，如：中篇连载《江头碧血》（老彭）、《林语堂的国文程度》（潘子英）、《谈葬》（张培初）、《外国通讯社的翻译》（闲云）、《自缢颂》（长生）、《大水谣》（不老）等。为研究当代昆剧提供历史资料，以“半

村主人”笔名，用文言文写《仙霓社之前后》（连登）。这些文章用意相同，以曲笔嘲弄讽刺日本帝国主义，字里行间笔落着愤懑之气。

五、任《申报·自由谈》主编

1938年的一天，胡山源刚从詹文浒那里谈完稿子的事回家，原来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找上门来了，胡山源有些惊愕，自己自离开他后，已有过一段日子没与他联系了，今天来有何大事？就笑脸相迎说：陆大总编光临寒舍，估量着也应是一件大事了，说吧，我心急。胡山源心想着老兄无非是约稿，就带着调侃的口吻与人说话。陆高谊撇开一张嘴说：别有天地了，老兄，快进屋细说！进了屋，落座。胡山源也落座，怀着身孕的方培茵出来倒茶水，陆高谊见了，就说：山源兄，你行啊，又让漂亮老婆怀上了，我要几个，可我那老婆就不来事！胡山源笑眯眯地说：不来事，你是有计划指标，老板嘛，能与我们布衣相比的。陆高谊装着一不悦说：别老板老板地叫，你在我面前还装什么下人。胡山源挺认真说：不是装，我与你不能比，你脑子转弯快。陆高谊呷了一口茶，放下杯子就开始说正事：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申报》宣布停刊，迁到香港出版。现在苏州河之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允许用外国人名义办报，《申报》已经用美国律师阿乐满的招牌在10月份复刊，但是很有影响的副刊《自由谈》碰上了麻烦。胡山源认真听取着对方每一句话，他眉宇紧锁着问：碰上了什么麻烦？陆高谊说：主编王任叔（巴人），锋芒毕露，文章不留余地，汪精卫高唱“和平之门未闭”，他立即发表社论，予以驳斥，现在和总经理马荫良闹翻。王任叔不辞而别，马荫良委托我物色人选，我认为你胡兄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而是人所共知的大文人，所以来找你。

胡山源沉默了一会，郑重其事说：我过去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不会走到前任的对立面去，这是我做人的底线。陆高谊装作一个笑说：胡兄，看你说的，那样没有意义，你只要含蓄一点就行。

这一年11月1日，胡山源起床很早，刷牙洗脸，匆忙中刮了胡子，吃过早饭，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打好领结，拎着公文包出门，他走在街头有了正式上班的感觉。人是俗世的，在外人看来去《申报》工作更多赚取的是一个人的脸面，工作能否胜任还不好说，一路上他想了不少的问

题，比如他去接替的那个王任叔，会不会来寻衅？《申报》的编辑部人员对自己是否开诚布公等等。他想无论如何，自己的人格自尊只要不受损伤，他是会得理饶人的。脑子乱七八糟的事一想，再跨步竟错过了报馆门，折回后作了点掩饰，进门听到了熟悉的人声，亮堂的大厅里见到了陆高谊，双方伸出手打招呼，陆高谊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开口就说：山源兄，端庄了许多，你是只欠东风，有一点《自由谈》主编的派头了，来，我陪你认识几个人，领你到办公室看看。胡山源说：好的好的！一圈转下来，胡山源看出陆高谊给予的照顾是真切的，他心存感激，暗下决心要干好这份工作，进办公室后，他就开始理思路，再翻阅以往的《自由谈》所刊载的文章，心里有了底，第二天上班后，他就与陆高谊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并将要邀请一位助编的事说与人家。陆高谊点着头说：助编的事你自己作主，你是主编嘛！

接下来的日子，胡山源就利用下班路途中，找到了当时才20出头的小青年施若霖。此人是胡山源前年在世界书局登报“招聘编译人才”时认识的。胡山源认为他学问有根底，年少有为，具有一般文人难得的优点。他在一个工艺品店找到了施若霖，对他说：你愿意跟我到《申报·自由谈》去当助编吗？施若霖脸一侧让路灯照得很亮，脸色像一张黑白照片。这会欣喜若狂，惊起一声：胡先生，你没说错吧，我太愿意了，特别是跟随你做事，做我喜欢的事！胡山源笑呵呵说：那好，明天你就来上班，不过今天你要请我吃一碗小馄饨！施若霖喜不自禁说：别说一碗，十碗，我也请！胡山源说：我不是猪肚皮，就吃一碗！两人就近找店铺，可当吃到半途，胡山源却借故小解去将两碗馄饨的钱给结算掉了。

非政要人物的胡山源能进入《申报》，不少人纷纷猜测，以为他是有一定“来头”的人物，有的以为是重庆派来的；或者是什么民主党派的要人或其他要人，仗着位高权重安排进来的。胡山源暗笑，他也不去戳穿西洋镜。

胡山源接任《自由谈》主编一职以后，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其编辑宗旨是：贯彻抗战精神，团结一致，维护正当文艺，为报纸增添光彩。他团结了10来个文艺团体，引来一大批著名人物赐稿，当时他特别寄希望于茅盾，因为在读过其《子夜》后，他觉得这个人是大手笔，邀来稿子能为报纸增添光彩，就写了一封遣字造句挺讲究的信。茅盾很快就回信了，胡山源熟悉的字迹，端庄坚挺、俊秀飘逸的书体，清清楚楚写

着：写不成，环境太差。他推荐了别人。

胡山源理解他人难处，就不再勉强。转向给他过去的一些同事约稿，像伍特公、周瘦鹃、赵景深等，然后再向外层扩散到沈从文、郁达夫、柳亚子、陈望道、曹聚仁、朱雯、许钦文等人约稿，在青年作者中还有吴丁谛（调公）、包蕾、沈毓刚（刘兰）、徐开垒、汪霆、顾巴彦等。胡山源在编发顾巴彦的短论《取材现代化》和《漫谈墙头小说》后，曾获得读者一致赞赏。

事实上，对于编辑来说，能否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对于组稿约稿至关重要，尤其是一些名家们，他们的文章有时就是风向表，一张报纸要在周围获得一个客观评价，就决定了组稿约稿的成败。

有一天，施若霖说：抗战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凡有利抗战的条条可走，我们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胡山源感同身受地点着头，双手在堆积如山的书和资料里找什么，没开灯，室内有些暗，施若霖就过去将窗帘拉开，玻璃窗的亮堂让胡山源很容易找寻到了要的东西。他对施若霖投出感激目光说：谢天谢地，我终于找到了，我怎么没想到亮光，我还真笨。施若霖笑笑说：先生你是忙不过来，一时顾及不到罢了！

次日，很讨胡山源喜欢的施若霖写了一篇《悼华岳》。见报以后，编辑委员瞿绍伊指责他在为共产党的新四军做宣传。施若霖有些哭笑不得，就反问：你对宣传抗战还有异议，我不分什么党派？瞿绍伊气势汹汹丢出一句：新四军不懂抗战，只会残杀，报纸不能卷进国共之间的针尖对麦芒的漩涡中。两个争吵不休，忙忙碌碌的胡山源为编辑室能安静下来，只得放下手头的事站起来作调停，说：好啦，此事由我来处理。

瞿绍伊絮絮叨叨几句走后，施若霖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是绿莎写的《悼贯华》。胡山源凝望着稿子问：贯华又是谁？施若霖眼望一望门口，见没人，就将嘴巴凑近胡山源的一只耳朵说：就是华岳，我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可惜牺牲在前线，倒在鬼子兵的枪口下了。胡山源吃惊了一下，嘴唇颤抖着发音：那，你是……

施若霖苦涩地微微一笑，胡山源一切都明白了，他也只能作一个苦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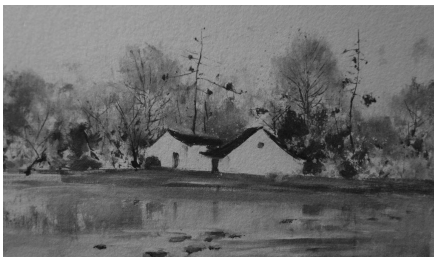
几天后，报馆来了两个青年人，他们指名要找胡山源先生。那天施若霖外出组稿，室外没人挡驾，青年人就径直走到主编办公室，面见了斯文的胡山源，就慷慨激昂地说：现在日本鬼子侵略扩张，我们报国无门，想去前线，请先生帮助。胡山源心知肚明，知道他们要找新四军，

他从心底佩服青年的这种热血追求，但不便声张，就要去找施若霖商量，胡山源现在已经知道施若霖与新四军有着联系，就低声对人家说：这事我要找关系，你俩过两天再来如何？两个青年人兴奋着回答：听你安排！

那天，当施若霖回报馆后，胡山源急促地招呼他进里面办公室说话，胡山源镇定自若说：我们的文章有力度的，你走后就两个青年人来找我们了，说要去参加新四军打鬼子，你与那边有联系，就帮个忙吧！施若霖也就不隐瞒，抹一把额头的汗珠子，低声说：好，我晚上去办理。当晚施若霖就躲过一些特务耳目，攀越过一道界铁栅栏，进入约定地点，在那里找到了上海的地下共产党员丁一之。丁一之在一个阁楼间与施若霖会了面。

两天后，胡山源以谈稿子之名，写了一张有丁一之地址的介绍信，让两个青年秘密前往，去后由人家再密送澄锡虞地区。

胡山源颇费周折选择一些抗日救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他全凭自己的良心在做事，在新闻界，对于胡山源编辑的一些较激励人斗志的文艺稿，有人支持，亦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在刊登过被人说成托派的王独清的文章时，异议者说胡



水彩画江南农村

山源登托派文章，自己必定也是托派了。当时托派与汉奸同流合污，很遭公愤的。好心的施若霖将从工作人员口中听来的言论传达给胡山源听，让胡山源用什么方式辟谣？胡山源苦笑一下说：王独清的文章有长处，内容又是抗日的，现在既然他的名声不好，就让他换笔名发。施若霖一手插在头发里，无奈地说：只能这样试试了。后来用了“秦佬”、“斗劲”等，可是各人的文章，有一定的风格，他这样用了临时笔名，还是瞒不过人，来信指出了，还是不能够免去。可是胡山源还是以为全国统一抗战，他又不宣传什么党派，仍旧予以登其宣传抗日的稿子。这件事让王独清对胡山源刮目相看了。本是想远离一些尔虞我诈和是否，只看文章好坏，所以他在与王独清的关系处理上，就只看文章。

胡山源仅限于编辑与作者的投稿关系，先是和王独清通信，后来也就彼此认识了。见了面才知王是个胖子，说话还口吃，容易激动，有世

家子弟娇贵而傲慢的脾气，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胡山源他所熟悉的人以及他们的轶事。胡山源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了一个印象：他似乎太天真，似乎还不大了解社会上，尤其文化界的形形色色。在胡山源登门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说老家在陕西蒲城，是一个大族，有“蒲半城”之称。其曾祖父为王文恪公王可读，前清时，因救护林则徐，“尸谏”而死。还说家里古董很多，就此一项买卖，全家一生也吃喝不尽。在王独清的家，还认识了彭述之和黄碧瑶，后者为王独清在日本时结合的妻子，他在老家结过婚，不和睦。新夫妻开始较好，不久因经济困难住宅被抵押，夫妇闹翻分居，王一人独住愚园路，再不敢用真实姓名。不过沾沾自喜着与所住的东家女儿产生一段婚外恋情，东家女儿平日也喜欢新文艺，看过不少新文艺的书。胡山源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笑他交了桃花运，他矢口否认了，这个人在1939年患急性伤寒症逝世，仅40多岁。胡山源帮着在《申报》上发布一条逝世的消息，称之为“创造社中期诗人”。之后黎明书店将他的一本诗集再版了一下，其夫人黄碧瑶还请胡山源去出版商那里算到了版税。

《申报》总编辑室中的伍特公是专管《自由谈》的，因此他对胡山源提出的意见很多很多，口头之外便条可以装订成册。他一再要胡山源不引起日本人的恼怒，以免报馆沦落到与之发生摩擦。胡山源尽管内心看不起这号趋炎附势的小人，可为了不影响报纸出版，他还是勉为其难遵从他的意旨，小心翼翼地搞着分内的编辑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编发的稿子，小样是要经过他审查的，如果对日本人有比较激烈的言论，首先他就通不过，而要遭到抽调，这样，徒然浪费自己的精力，何必呢。次之，即使他发排了，刊出了，至少也要引起不必要的警告，似乎也成了“多此一举”。例如有一天，胡山源用笔名“思还”写的一篇短文，题名《碰壁》，当然是针对日本人而言的，他就让胡山源重写一下，更加隐晦些。胡山源重写了，可他看了，还是不满意，以为文中还含有“骨头”，一定瞒不过日本人，还要胡山源修改。最后，胡山源只好放弃，因为它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发表的价值。

胡山源心烦意乱着，坐在办公室在一张白报纸上，用笔重复写着“画地为牢”四个字，《申报》总管理处秘书唐鸣时进进来，见了就摇一下头，手臂像瘸手般一贯的向内拗着，自己找凳子坐下后，就开口说话：阿乐满小子说，日本人说的，称他们为鬼子，在恼怒着，让以后报上不

可再用这个名称。胡山源看着人家一张嘴在动，马上联系到几年前到他的宝山路家里吃西瓜的事来，他请他吃，可他比他吃得快，连一连二地吃，他似乎并不咀嚼，有些瓜瓢和瓜子一并吐了出来。唐鸣时是专门应付阿乐满的，阿乐满是二鬼子，而唐鸣时是胡山源之江大学的同学，当时也是律师。在社会上活动能力很强，钱票捞了不少，在大厦新村造了一宅洋房。不久让日军炮弹炸毁。此事发生后，一直谈笑风生、嘻嘻哈哈的作风也突然改变。之后与胡山源的来往逐渐变少。

那一年有一个姓贺的，曾经和胡山源热乎得像搞同性恋，抽烟、喝茶，一来就要让胡山源准备着，聊天时，还霸道地不让胡山源手上干活，说这是他们朋友规规矩矩谈事。胡山源每次用眼斜睨着他，看他的嘴唇变化。可是，他们之间不知触碰到了什么高压线，忽然那一天人家变脸了，很不理智在几家刊物上对胡山源明讥暗讽，进行攻击。胡山源顿感血糖提高，对于这个朋友，他情感上造成了透支，感到打击特别大。但他是吃过一些与人打笔仗苦头的，再不肯和人家开笔战了，尤其不喜欢骂人家。他便去找肯为朋友两面插刀的赵景深，请他出面疏通，因为他外面交往广，此人他也认得的。胡山源在见过赵景深后，托出了他纠结在心头的疑惑，亮底给赵景深说：贺某见我时，似乎要我约他为我主编的《自由谈》写稿，我没有约他，以后他有否投过《自由谈》的稿，我也记不清楚，可能因此引起了他的愤懑，所以如此对我。善言能干的赵景深很同情胡山源，答应为胡山源进言。以后，贺某果然不骂了。这件小事，胡山源一直对赵景深心存感激。

在那个日伪时期，流派纷争的年代，胡山源却将宝贵的版面尽可能给倾向抗日救亡的作者，他蔑视“赔笑脸，拉关系，求人情”之风，坚持以质取稿，自戒说：须有胆识，切莫动摇，即：不仅应该有一双穿透迷雾的‘眼’，而且应该有一副顶住位尊权大的政要显贵或许是无耻之尤的流氓带给的压力之胆略。这话可谓振聋发聩。胡山源在职业操守里与一些败类斡旋着。

六、汲取创作素材有多种渠道

这年秋天，胡山源到裁缝店为祖母和母亲各自做了身洋布衣裳，夫

妻商量先由山源回江阴探一趟路，如果可以住下，也好为方培茵即将的坐月子作些准备。当时胡山源对妻子这样说：报馆放了几天假，趁此机会我就回江阴看看两老去。方培茵点头同意，就为山源准备行李，她将新做衣裳打进一个包裹里，临走还关照男人乘长江轮船也不要从肩膀上放下来，现在兵荒马乱什么都要小心。胡山源宽厚一笑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就拎过包背上肩，像两只船的一双脚就迈了步。方培茵怀孕好几个月，不便远送，走到门口就站定了。胡山源回过身来扬着手，说：我走了，你照顾好孩子和自己！就转过一个墙角隐了身。

胡山源乘长江轮船回到了江阴，在东门老宅陪着祖母和母亲住了两晚，母亲还像小时候一样替他洗衣裳，不过再不用和前几年一样用皂荚了，到南货店买了白洋碱，管用得很，母亲不满的就是世道，日本鬼子自去年冬侵占江阴后，坏事干尽，造孽后使米行油盐肉食品禽蛋等价格一天里要涨几次。母亲撩起衣角擦一下眼睛，说：你看，上街去，连肉也买不到了，乡下的猪让日本鬼子抢劫走了，有钱也不好使了，那天吃饭菜，就没能搞到肉类，母亲搞了一盘花生米，山源还是高兴异常，对母亲说：上海也好不到哪儿，鬼子闹腾得全国一个样，我是穷日子过惯的，没有什么的。第三天他说要回趟老家仓廩桥看看。

胡山源感慨着在满目疮痍的江阴城乡行走，他沿着弯曲的东横河一路向东，过了双牌金童桥三官殿，就翻越重峦叠嶂的蟠龙山，老家仓廩桥就在山的东边，胡山源花了一个多小时走到了老家一带地域，途经山脚下一处河浜旁，他仿佛一边走一边在赏景了，湛蓝的天空、树叶金黄、柳条倒映在河水的波光里。然再往远处看，所见到的便是隐在废墟里的一个个破落村庄，仓廩桥一带也让日本鬼子捣腾得不成样子了。此时此刻，他突然想到国破山河碎之根子，全在于中国人里缺少节操和起码的道德水准。就是他们的《申报》，一部分人也不要人格、不要信仰的，他们或公开或半公开做着叛徒、汉奸的勾当，他是觉得苦，苦到生恨的境界，既然如此，他就推托回老家，实际是想偷几日闲去。

胡山源在仓廩桥，首先去拜见了发蒙老师胡静山先生，这位远房伯父留他吃了饭，在喝过一碗米酒后，老秀才给胡山源讲了正月初六杨家村几个村民打死一个鬼子的故事，后来引发500多日寇倾巢出动，在蟠龙山的一口水井里找到了死尸，后又在杨家村一条河浜里发现鬼子的一双皮靴，就点火烧光了杨家村所有民房，灭绝人性的鬼子将抓获的13个村

民的头颅割下后抛入火堆，真是一场大劫难啊！

胡山源听后，牙齿咬得咯吱响，通红着脸挥动着胳膊说：这鬼子太嚣张了，他们的一条命是命，我们中国人的命难道是狗是猪。老秀才砸着嘴巴说：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山源你在外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啊！胡山源泪流满面点着头说：我记取这部血泪史！

胡山源告辞出来，他又去看了其他童时好友，转了一圈后，接近傍晚就折回三官殿。他要趁机看望一下姐姐一家，姐姐一家在三官殿东首的怀家村。就径直取一条小路去了姐姐家。

那时，他的姐夫怀顺华在街上开着茶馆，比较能说会道，姐姐也在店铺帮忙，回来见过一面后，就吩咐老三志弘，俗名阿虎，在家陪客，怀家虽开着店，可挣不了多少钱，阿弟来了，没有什么好招待，就让孩子去钓田鸡、钓鱼、钓螃蟹来将就。胡山源住在姐夫家，就和外甥一起下河滩钓螃蟹，老三志弘告诉舅父捉螃蟹有多种方法，钓是比较巧妙的一种。弦月初升，鸟倦归林，他们开始行动。地点是白天就考察好的。在夜色里，河对面村庄诡异的灯火轻轻地闪烁着，伴随着清风摇曳的山冈，构成了一副明月夜里的水墨丹青。两人走到一处幽静偏僻处，一个浅滩深潭旁，志弘又介绍说钓螃蟹需要的工具就是网盆。网盆的口用铁圈撑起，中间系一根细线，作放饵之用，再连上一根长绳，就基本完成了。饵料一般用蚯蚓、泥鳅，事先捕捉，新鲜为好。最后还需备一根竹竿，前面分叉，拉绳时叉起，以保持垂直。胡山源兴致勃勃，还问外甥，他做什么帮衬？外甥已进入角色说，你拿好竹篓等着劳动成果啊！许多年没有这样亲近自然了，一种少有的新鲜感不言而喻。

然后就躺在草坪上，看天上的月亮星星。身边流水潺潺，时而微风拂面，大地的呼吸忽隐忽现，两人被溶进了这宁静的天地间。夜深月沉寒意起，是回去的时候了。收拢工具、清点成果，乡间小路上走着，心情舒畅。胡山源也体验到了收获有多有少，过程总是美好的，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的味道。回到家，志弘吩咐舅父将螃蟹放在大缸里养着，不用水。胡山源按照指令做好，他扶正眼镜看着几十只螃蟹在缸里嘶嘶沙沙地爬，吐着泡沫，就想自己有了这次经历要为外甥写篇文章。在他回上海后不久，上海新闻报的副刊上就发表了他的散文《阿虎钓蟹》。

胡山源的汲取创作素材有多种渠道，除自己体验外，还有从书面材

料里挖新，从旁听消息中作提炼。有一篇登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的《儿童团》，就是听了外甥怀志弘在江阴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儿童团”站岗放哨的趣事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里创作的。

怀志弘那次在上海，舅舅表现得很兴奋，一连带外甥去大光明看了好几场电影，看卓别林的一些默片，看《劳莱和哈代》，后来他还建议说要换换口味，又带外甥去二轮的电影院看动作片《金刚》、《人猿泰山》这些片子，让怀志弘大饱眼福。去一次，胡山源家的两位公子就嚷嚷着说父亲不公平，对儿子不亲对外甥亲，胡山源给弄得哈哈大笑，说：你俩还吃表哥的醋，其实你俩不知，我是用他的钱在请客呀！高虹高雁兄弟俩变作两个小木瓜愣住了，怀志弘也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内当家方培茵亮出底牌说：是他从我们志弘的故事里得到了稿费，你们的阿爹可了不得！胡山源不好意思起来：承蒙夫人夸奖一次，今天我请全家去大上海电影院看一部歌舞片《璇宫秘史》，有声电影，口碑蛮好，都去看。

七、一篇《徐州突围记》引起他的注意

胡山源在编《自由谈》时，比较头痛的是缺乏来自一线的好稿。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将接到的自由来稿拆封，一篇《徐州突围记》引起他的注意。作者叫李乔，是文学新人，从未见过这个陌生人的稿子。



晚年的李乔

作为编辑的胡山源阅览一遍后，感觉到耳目一新，大有亲临现场采访之感，一段一段，自成起讫，可以独立，而各篇连合观之，却成一体。文章反映了当时抗战前线的实况，写得相当精彩，胡山源为之编发了数篇。而《申报》总编室有人以为，文章“恐怕是上海亭子间文人向壁虚造的”，最好停止登载。胡山源却认定那是篇符合要求的好文章，他正色道：向壁虚造，我看未必，徐州失陷的消息已有报道，如果突围有假，有人出来说话，我胡某敢站出来担责任！总编室一帮保守派哑口无言。文章依然刊载下

去。这篇文章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有一些读者要求《自由谈》多刊载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以集聚民族的向心力。胡山源将这些信息及时反馈给陌生的那位叫李乔的作者。

作为李乔，在收到《徐州突围记》的稿费和编辑胡山源先生的一些指导与鼓励的信件后，对自己也生出了极大的自信，使自己更加发奋地写作，坚定不移地将文学之路走下去。这个李乔是云南的彝族青年，当时正在徐州参与战斗，完全是写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几天后，他给胡山源寄来新写的叙说日本侵略军在徐州造孽的续篇稿并附信件，表达了编辑对未曾谋面的自己却格外垂青的这份感激之情。想到自己初涉文坛，就遇到了好编辑胡山源这样一位正直的文学引路人，他甚感幸运。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他对胡山源仍心怀感激。这件事，在胡山源一头，也一直铭心刻骨着这位有心的作者。

1984年2月16日，胡山源在上海《文学报》发表《难忘的两个投稿者》，回忆了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往事。这是因为那几年，他在报上看到李乔的名字，尽管他心中有数，转念想到我国同名同姓的较多，所以在文章中风趣地写道：我不知道这李乔，是不是那李乔，当然也无从与他联系。但我却更加思念他了！不久，胡山源收到了李乔由《文学报》转来的信，之后又寄来长篇代表作《欢笑的金沙江》等著作，请胡老指正。再说李乔读到胡山源的文章，心里像淌进一条暖流，在即将出访东欧国家时写了一篇《感激之余》，在当年5月10日《文学报》上刊出。文章回忆那时他不愿做亡国奴，从云南随滇军辗转到抗日烽火燃烧着的鲁南前线参加战斗，《徐州突围记》正是那段时间的记录。他谦虚地写道，作为《自由谈》主编的“胡老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无名小卒，真使我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话题再回到1938年，那时办报人悬着一颗心在做事，时不时日伪就会派遣人员来要挟报馆，责令《自由谈》要宣传日中友善，甚至在报馆办公楼上设置三道岗哨进行威胁。胡山源对总经理马荫良说：《自由谈》不能降格以求太平，这样做了我们就对不起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不起我们识得了几个字，我们会就连《自由谈》的光荣历史一起给毁誉。马荫良被冬日阳光照映得脸显苍白，他讷讷说：我有分寸的，但你要磨掉些锋芒。

胡山源听其言观其行，就暗下决心，想：你这里不敢登这些尖锐语

气的文章，我就再含蓄些。而唤起民众的文章就另起炉灶找地方发表，上海其时杂志和出版物很多，他敢想敢为，过一些日子，就写出了一组历史故事投给《文艺世界》、《正言文艺》等刊物，用这一组明季抗清义士别传，来鼓励群众抗日信心和勇气。再过些日子，一本叫《青年界》的月刊上，又连载了他的传记《我的学校教育》。紧跟着他编著的《各地忠臣遗事》、《各地义民遗事》及《词准》（作词法），均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忙完这几本书，胡山源送妻儿老小回江阴。此时怀孕的方培茵走路连腰杆也弯不下来了，一路由高虹搀扶着，山源则是担着行李拉着高雁。他们还是乘长江轮船，到北门后租黄包车赶到东门。

1938年12月11日，胡山源的宝贝女儿高华降生，他添了个女儿高兴得很，过三朝那天，他喝了点糯米酒，还借白居易《忆江南》词牌，对着夜景，口头即兴吟诵出一首后来影响很大的《江阴好》的诗词：

江阴好，山水气势雄，三十三山罗四境，长江滚滚隐蛟龙，四季景无穷。
 江阴好，人物冠古今，佛子神仙随代有，畸人侠客不需寻，行事足讴吟。
 江阴好，风俗最淳良，富贵缙绅崇礼让，贩夫走卒重纲常，气节更辉煌。
 江阴好，雨露四时匀，只有嫩凉添秋艳，时逢春暖弄春晴，冬夏亦良辰。
 江阴好，物产美丰饶，江里河豚荐紫笋，机头棉布胜鲛绡，衣食两逍遥。
 江阴好，古迹任遨游，楚国春申雄一世，延陵季子义千秋，一例美名留。
 江阴好，最好是吾乡，山似连环江似带，桑麻遍野米成仓，到处可徜徉。
 江阴好，最好是吾家，竹外桃花依屋角，篱边杨柳拂檐牙，慈母乐无涯。

自己一家虽然新添出一喜，可自己在喜上眉梢之时，更加要思虑起自己的家园，思忖着正遭受日寇侵略中国，此时，国人所附载的日常生活所包含的生存必需中的饱暖、安全、体面已被彻底剥夺。每个个体呈裸着存在的方式，时刻遭受超出承受能力的侮辱和糟蹋。胡山源回上海后又把这首诗词作了润色，此时，他身处的上海已沦为“孤岛”，这是一种搁置油锅烤的煎熬。胡山源这首诗的含义十分清楚，他用与时代语境悖裂的曲笔，不带政治抗衡的将家乡美作尽其所有的展露，达到了悲剧所需求的“将美撕破”之要义。之后国土的偏废，一些人的颓废，更潜隐着人情感上对侵略战争的仇视。全词雄健舒朗，朴素自然，抒发了作者对家乡的一片深情。作者铺陈出江阴的山水、人物、风俗、雨露、物产、古迹、吾乡、吾家，用来说江阴的好，达到全面概括与节节见情

之效用，最后两段更是怀念家乡山观仓廩桥最实际的心声。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好，可这时候的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沦陷区的人民度日如年，山源是土生土长的江阴人，他更关注着家乡的安危。对于丢失的国土，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怎能不念诵家乡的好呢。

《江阴好》是一首有生命力的好诗歌，它相较于几十年后诞生的苏、锡市歌《苏州好风光》、《太湖美》的软糯风格，同样体现了江阴硬朗和铿锵的一面，较好地展现了江阴的风俗民情。旧式的仓廩桥一带有山有水，完全是人影能在河水波动的乡村，水塘周边有叶色碧碧的芦苇，村舍周边必有摇曳在春里的不少桃红，有圈篱笆墙沾着露珠的菜园，称得上江阴最美丽的地方了。这首诗有些神交成分，同样说明写作逻辑上的奇妙：最个人的书写，却写出了无人和一切人；最强调时间的“季语”，正写出了超越时间的神性。几十年后，这首诗歌经由江阴籍著名演员赵雪莲生动的评弹表演，配以屏幕景致变换，一部栩栩如生的城市形象宣传片跃然呈现，达到江阴诗歌中登峰造极中的一个最。

八、“孤岛”练就斗法术

此时此刻的上海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好多文化人也只能躲在租界活动，店家为度平安，一些激进的歌不敢播放，都是一些听起来肉麻麻的曲子。

如周璇的《夜上海》，不几天胡山源对这支歌就熟悉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转眼醒，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从感觉和音乐上讲，听了觉得还可以，歌



周璇



声将人在世界中的无奈，在颓废度日的伤痕感唱出来了，每每听到，胡山源脑海里仿佛立刻有了一位不幸的风尘女子在面前诉冤？灯红酒绿，日本人侵略扩张，害群之马啊，胡山源从歌中品到了抗日救国的另一种策略，那时他就悟出文学不一定都要如鲁迅般怒发冲冠当斗士，《夜上海》式的斗争，才是他可以仿效的。

沦陷时期的上海，形势愈发吃紧，老牌杂志《万象》月刊首先遭到日伪审查，主编柯灵受到传讯，直至被捕，刊物难以为继，至第四年第六期后被迫停刊。胡山源清楚后来筹备复刊时，柯灵为不引起敌伪注意，举荐沈寂担当执行主编，编辑部是设在沈寂寓所的。柯灵只答应挂名“编辑人”，并积极给刊物组稿，先后多次将师陀的历史小说《李定国及其他》等稿件交给沈寂，暗暗地助着力。

其实，沈寂与文艺报刊颇有缘分。早在复旦大学读西文系时，就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王殊等同学组成文学社，编辑油印刊物《青的果》。他的第一篇小说《暗影》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常常在敌伪时期的刊物《女声》、《杂志》上发表抗战小说。这些刊物的编者如关露、鲁风等，其实都是打入敌伪的地下党。沈寂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第一张报纸《光化日报》做记者，采访了国共两党不少要人。又与董鼎山、沈毓刚、钟子芒分别担任《辛报》编辑。继而接手陈蝶衣主编的《春秋》与《西点》杂志，又自办人间书屋出版社，出刊《报告》周刊，延聘徐中玉、姚雪垠任主编。这三种杂志，一直坚持办到解放前夕被勒令停刊。

那时《申报》当局要胡山源他们的《自由谈》放低格调，不再刊登抗日文字，回到“鸳蝴”时代。胡山源是有主见的人，他不可能都听上方的话行事，那样还当什么主编，上方对他劝说无效，于这一年12月31日将他解雇。那时他刚从江阴回上海



晚年的沈寂

才一个星期，本想领了工资替小高华买一副玉镯的，现在彻底泡汤。胡山源又只得回江阴，闲居在家数月，新春后出于无奈，只得重返教育岗位。生存压力太大，那时只差没去卖血。

前文提到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这里要解释一下，此《小说月报》是一家广告公司老板陆守纶创办的，用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老名字，专项登载小说的杂志。胡山源在这本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明季抗清的纪实小说《义民别传》。

胡山源和顾冷观不熟悉，是人家来向他约稿，胡山源也因为这本杂志与《万象》一样没有政治上的背景，同意为他们写稿，胡山源的《义民别传》是借古说今，为抗战尽些努力的。胡山源内心想当个支持者，后来还介绍去不少稿源，顾冷观和那位陈蝶衣一样，很给胡山源面子，几乎全给发表。为了一种事业，大家好像都能自觉无私。

老板陆守纶大约为了杂志的收入可观，在虹桥酒家请了一次客，答谢作者，除胡山源等一些名家外，还有不少年轻的作者，其中就有胡山源的学生施济美、俞昭明、杨秀珍等。一时间，胡山源和顾冷观处得火热，你来我往，他还曾不止一次到过胡山源的家，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胡山源的写作间“风云阁”在三楼，老兄就直接爬三楼，人胖乎乎的，去后就让胡山源赶紧倒茶水，胡山源知道他性子急，就常用一只暖瓶冷胆装开水，人家一来，茶水立即就能倒了喝。一次顾冷观来后，一气喝下一大碗茶后就说事：沈善坚认识吧，他称是你的学生，来稿中提到过你，说你对他鼓励不少，难以忘怀！胡山源比较乐意学生提到他，好像内藏了何等的自豪。这下他就笑容满面地说：知道，他是嘉兴的！胡山源美滋滋回味着，他还想说，我前妻就是嘉兴的，对嘉兴人我能不格外关照一点嘛！

此后，日军进了“租界”，这本杂志上忽然登载了一篇汉奸文章，胡山源想你顾冷观脱不掉干系，从此胡山源与顾冷观再没来往。胡山源是个仗义执言之人，再过清贫日子，也不肯失节操的。

此时胡山源的工作分别在迁沪的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合组的华东大学任教，后来还任国文系主任，还在大夏大学、沪江书院（沪江大学）兼课。这些大学或为私立或为教会所办，他均不能进入国立教课。虽然大家眼中他满腹经纶完全够格。胡山源操心着一家人吃饭之事，就像做傻事的到处打短工。那时期遭遇上各校停课一年实际困难，是没有

办法的事，后来他又托王独清作介绍，认识了托派头头彭述之，彭述之介绍胡山源进入金源钱庄当国文教师，给练习生补修国文（解放后改叫作语文），指导他们写作。此时，胡山源也将家由瑞金二路（原名金神父路）迁到了愚园路，那只电话机没有再安装，后来让孩子们作了玩具。这时期王独清住处离胡山源家不远，见面时间比较多。各校复课后，仍在上述学校教书。胡山源搬好家，先将两个儿子接到了上海上学，没多久又将妻子和女儿接回上海。

九、邀请姚克来金源钱庄演讲

金源钱庄总经理有虚荣心，要胡山源邀请上海的“名流学者”，每星期一次来钱庄演讲。胡山源前后邀请了十多人，姚克也是邀请的对象之一。他最吸引人的是口才，惟妙惟肖，让听者一直处于捧腹大笑的状态，姚克谈萧伯纳，还特地搞一只礼帽戴上，用一只礼帽作模仿，他简直就是那个高鼻子老外了。胡山源认识这个姚克差不多10年了，对这个人还是有所了解的，抗战前，曾应邀赴苏联参加戏剧节，后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长期生活在英语世界，埃特加·斯诺翻译鲁迅作品，遇到难题，他会主动向人家提出协助。美国黑人作家休斯和英国文豪萧伯纳来华，都由他担任翻译。人称他为“洋状元”。他曾获洛克菲勒奖学基金会的赞助，入美国耶鲁大学专攻戏剧。到1940年这一年才回了国，任教圣约翰大学。鲁迅对他特别欣赏。鲁迅逝世，姚克是扶柩人之一。

他与胡山源是两种性格的人，胡山源认为这个人是靠噱头都能吃饭的人，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认这个理。此时吃金源钱庄的饭，就得服从于他们安排。

那天早上，胡山源到他住地找他，当时姚克住在一幢高贵的公寓里，家具陈设不失英国绅士的气派，书橱内的书排列整齐，处处呈现出一种西方学者高贵的身份。胡山源先入为主地打量着，人家还没起床，一扇房门紧闭着，他只好耐着性子在客厅里等着。等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在10点以后，这个“小开”才睡眼惺忪地走出来。有些演艺成分说：胡先生，让你久等，你应当叫醒我，不好意思了！胡山源笑貌笑样说：你是大名人，我们普通人的时间不作用。姚克的虚荣心获得满足，舌苔在镜

子里亮了一亮，谦让一句：你大作家，大教授也是名人，光吃我豆腐，不公平！胡山源用手抱拳，说：可社会成员认可你，没有办法的！接着就说明了此次来意，他等待着下文。姚克起先不答应，说近段日子很忙，没有工夫。经胡山源再三劝说，才勉强答应。与他约定了时间地点，胡山源才离去。在经过街面上一家绸缎庄时，胡山源自个摇了一下头，这个人不够实，此事把握不大。

可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却左等右等不来，其结果是终于没有来。本庄的人以外，还有别庄的人，也是来听演讲的，都只好失望而去。胡山源是具体执行者，更感到无地自容。实在想不通，一个才露脸没多久的编导，会如此耍大牌。他后悔莫及自己当时不应当将他当作什么人物看待，除他之外，上海滩名人不要太多。回家路上，又想到之前在公共场合的一次见面，日本人侵略扩张了，现实题材受控制，演艺界提倡拍摄古装戏，他见过姚克后，突然想到家乡的阎应元81天抗清故事很合适。他便热血沸腾地向姚克提议，拍摄“阎典史”。然而姚克却没兴趣，还接了一句：“阎典史嘛，我知道”，以下便不说什么了。胡山源分明将“史”说对的，可人家硬生生拿过去读成了“吏”，胡山源不免有些少“闻”多怪起来。想到这个花花公子对某些事情，原来是“马大哈”，找这种人能做成什么事？又想到不久前看他编剧的电影《清宫秘史》，从内心说，其在艺术上也实在一无可取，无非如其为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卖卖噱头而已。可为什么写电影史的秀才们要把这部电影看作是中国电影经典之作呢？评定的人准掺杂着别的照顾因素了，这是将来会导致一批人盲目钻进一个圈套的，成为盲从的拉拉队员。

几十年后，胡山源还老话重提到，在查勘个人资料库，发现自己对姚克和上官云珠也有当年笔记，这小子从20年代末开始，凭借娴熟的英文技巧，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亚西亚》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重在介绍鲁迅著作，并由此结识了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



上官云珠

诺。30年代初，斯诺在北京撰写《鲁迅评传》，亦由姚克一手译成中文，并亲寄鲁迅本人审阅。1941年11月，报纸传出花边新闻，说他与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同居，1943年在北平闪电结婚，生女儿姚姚。他是个思想开放、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胡山源从别的渠道上了解到他还曾有个外国妻子，生有一个孩子，但是他的家室并没成为他见异思迁的障碍，他还是娶了江阴人上官云珠。

结婚两年以后，在上官云珠跟随“南国剧社”去北方巡演的时候，姚克又去喜欢上了另一个豪富千金，而在得知了丈夫移情别恋之后，上官云珠也不假思索地于1946年提出了离婚。

十、本想见了面好好谈上一会话

这时期，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用《板桥杂记》的材料，写了四幕历史剧《葛嫩娘》，后改名为《明末遗恨》，再后来又改名为《碧血花》。这出戏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威武不屈的烟花女子形象葛嫩娘，讲她大敌当前毅然除去红妆，组织女兵与清军浴血奋战，被俘后，无论是清军统帅的威胁，还是昔日姐妹的劝降，都动摇不了她殉国的决心。特别是嫩娘最后嚼舌就义，更是使这一形象脱颖而出，光彩照人。作者借嫩娘的口，表达了亿万人民的抗敌决心。该剧的剧场演出效果显著，为民众大骂汉奸，有了一个“借鼻头出气”的机会。

有一天，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市党部宣传部长钱颂平来找胡山源，对他说：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该剧本能起推动抗日战争的作用，决定奖给作者阿英老法币400元，他当即将钞票取出来，嘱咐胡山源为之转交。作为吃报馆饭的胡山源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接受了任务。然此时的他与阿英没有来往过，打过笔仗，可没有通过信件，不知其居住处。他就带了钱去世界书局发行所，找到陆高谊，请他作转交，因知陆高谊素与上海的地下共产党员，尤其文化人，及所谓的“左派文人”有往来，他一定能找到阿英。陆高谊答应了，胡山源欲将重庆方面的奖金要给他。陆高谊摆动了一下手说：你先放身上，我来联系你俩见个面。

过了几天，陆高谊通知胡山源，某日某时，阿英到他的办公室去，依胡山源预先希望的那样，叫他去。那天，胡山源先到片刻，不久，阿

英来了，中等个儿，不戴眼镜，要是不穿老布长衫，还不像个知识分子。陆高谊给阿英介绍：自由谈主编胡山源。阿英用似曾相识的眼光虚浮地望了一眼，喉咙口仅“唔”了一声，就坐在陆高谊对面椅子上旁若无人地与人说话，仿佛身旁就没有胡山源这个人的存在。胡山源随手拿一本杂志翻阅着，想：这个粗野汉子式的人，也许对待陌生人就是这样子的，心里虽感到一些不愉快，却也谈不上有什么反感。冷了一会场子，陆高谊就将手指指向胡山源，向阿英说明了请胡山源来的意思是要人家转交中央党部对《碧血花》的一笔剧本奖金。

胡山源就陪衬笑脸将钱从长衫口袋里取出来交给人家。阿英相当迅速地接过了，就往自己长衫口袋里塞。陆高谊并没有说明这钱是胡山源取来的，在阿英看来，胡山源可能是陆高谊的账房，到此时此刻仍旧不知胡山源是谁，他是否记起曾经与这个人打过笔仗？现在只能怪陆高谊的介绍太浮皮潦草了，导致人家没听明白。也怪胡山源对有些事太过隐忍，没有及时站出来作重申和补充。现在他只能自圆其说推向一些客观存在，他原谅了阿英对他的冷若冰霜。当然他原谅人家最大的原因还是他实在想与这个闻名已久、家里藏书很多的人，今后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特别是《大晚报》的批评文章，他要告诉人家，他纯出于爱屋及乌，没有别的意思，也顺藤摸瓜消除点误会。因为这时自己正在写《明季义民别传》，人家写出了《碧血花》的剧本，如果方便想借它来作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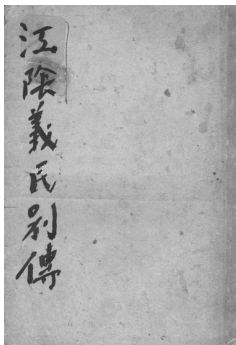
胡山源回到家才想起他只顾着回家，竟未向陆高谊要阿英的地址，回头向他要觉不妥，还是请关系密切一些的赵景深去作个探路，谈妥后他再去取。赵景深为胡山源特地跑了一趟。阿英其实还是豪爽的，表示同意借，赵景深回来告诉胡山源阿英的地址，并说明去取的时日。胡山源为这一天的事，将好多杂七杂八的事推开了，本想见了面好好谈上一会话。他太想与阿英和平共处了。然而让胡山源犯猜想的是那天去仍旧没有见到面，只有阿英的家人将书交给胡山源，按理说时间是原先讲好的，临时有事外出的概率不会很高，人家可能有意避开，可又为什么？难道还记着前年的笔仗一事？胡山源此刻认定，那天阿英是认出自己的。胡山源直到此时，才深切感到阿英还记恨着自己。他感知“某种事放在心里才是最有力量的”一句语来。胡山源才开始认识到搞政治的人就是有城府的，他这个人是不吃输的，更不会来逢场作戏的所谓道歉，从此两个人开始了一场没有烟火的冷战，借的书草草看过后，推说家里忙，

仍旧托赵景深去转还。

胡山源与阿英一直到解放后也没能冰释前嫌，胡山源受到冷落，文化人的一点尊严，让他更是走向自闭。

十一、撰写“明季别传”的用意

胡山源为什么要撰写“明季别传”呢？在《江阴义民别传》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季虽然有寡廉鲜耻的士大夫，会向异族屈膝，而历次异族入主中原，我汉族抵抗得最激烈的，却要算明季。”除此之外，还因为“明季去我们不远，旧恨新仇正可借鉴。而明季抵抗满清，南方比北方激烈，南方的江阴，更其放了极大的光彩。”《扬州义民别传》也是完全按小说的写法写的，《江阴义民别传》尚拘泥于收集的材料。三本别传上的诗词曲是胡山源本人杜撰的，因为他喜爱它们。那些诗词曲确实有文学品味的。早年郑振铎对此也喜欢得牵肠挂肚。1940年的一天，胡山源就很突发性地接到了他一张在某酒楼请客的帖子。胡山源不知道郑振铎暗中喜欢他的那些诗词曲，所以手里拿了帖子就犯傻了，不由自主问：他为什么要请我呢？方培茵猜测说：大概是要约稿吧！胡山源还愣头愣脑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想着这一个大疑惑：我们虽然认识，可平日没有往来的呀？就拿着帖子在室内走来回，方培茵在摇篮里逗笑着才3岁的女儿高华，见丈夫在眼前晃荡，给晃弄得眼花缭乱的，忍不住了就站



《江阴义民别传》封面



《嘉定义民别传》封面



《扬州义民别传》封面

起身，大声说：好了，别愣头愣脑了，你就按着帖子上地址去得了，那里不会有吃你的狼。有时候胡山源是胆小怕事的。经妻子一说，胆大了，就笑嘻嘻说一句：听夫人令，我去。

胡山源按时去到酒楼，进入大厅，就见黑压压的一片，所有桌子后的椅子上都坐满了人，就几个认识的来推测，来的人都是文化工作者。然而这次郑振铎虽然是“主人”，但没有站起来说什么话。大家除了和同桌的人低低地说几句话以外，就只是低头吃喝。胡山源私下想，没有主题来聚什么餐，是否是姓郑的钱多了在当发烧友？正胡思乱想间，一位服务生走到每一桌上来收取餐费了。胡山源到此时才明白原来这不是谁“请客”，平时俭省的他后悔盲目来了，害人不浅让他白白花费掉几块大洋，与其这样吃掉，还不如去书店买几本书。他精神一点也抖搂不起来，孩子们在家一向要他改善生活，他就惭愧自己缺大把的钱。

胡山源情绪不佳地退出大厅，郑振铎在门口“送客”，在见了胡山源时，他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并说：我不是宴请，仅是为聚餐，约上你，我实为了你的《义民别传》的精彩，听说你在书里杜撰了不少的诗词曲，我也是有这方面爱好，应送我一本啊！胡山源受宠若惊了，他平时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人喜欢他写的书，某某承认了他的文字。那次，胡山源回到家，便翻箱倒柜寻找已结集出版的《江阴义民别传》来，检出一本后，等吃过晚饭碗筷一搁，嘴巴还沾着颗饭粒，就马不停蹄亲自送往郑振铎的住所……

第九章

一、《散花寺》中的人物向他走近

这一年陈蝶衣接替沈寂任平襟亚出版的《万象》杂志主编，胡山源和他并不太熟悉，是陈蝶衣亲自上门找到胡山源作约稿的，胡山源想到他们的杂志都以广告和发行的收入作为经济来源，没有政治上，尤其“官方”的津贴，胡山源是真切喜欢文学的，有地方发表就好，且少干涉。他非常愿意为他们写，那时他脑子已有长篇小说《散花寺》的腹稿，就是青年时期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和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的一段生活，通过刻画一所女校由鼎盛而走向衰落的历程，来反映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给教育界带来的影响之巨大，并由此而展开更广泛的描写。胡山源虚构的女校不同于当时一般女子中学，她是以“五四”精神创办的学校，要负起时代的使命，“要继续着五四运动的精神干下去，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余孽，完成一个真正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在文化上更不会落在他国之后”。他虚构的学校起名为“慕仙女校”，“慕仙”有一点乌托邦意味，反讽理想境界的不可实行性，只能停滞不前在眺望上。在人物塑造上，直接有原型，如果按图索骥，可以写出一本索引的书来：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周克良，莫不就是烈士侯绍裘！浊世佳公子吴坚侯，自是作者挚友钱江春，文学团体弥洒社的共同发起人。有一个讨厌的先生钱式道，就是生性轻浮的陈德征。而程冰壶那位高级的“文化贩子”就是陈彬和，陆云歧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还有仲秀的弱妹小秀，难道不像汤雪华的遭遇嘛。

现实是一个大戏台，同样也有生、末、净、旦、丑，同样有主角配角的上场串场，找着各自的定位，相互补台。

胡山源给全书设定人物不少，涉及到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不下数

十。最后被作者“请入虚无缥缈的散花寺”中就有17位，其中就有仲秀姑娘。原型中的计中慧，她走进小说，真应了“人生亦苦亦不苦”，苦的是佛家说的生老病死爱别离，中慧过早地离世，算遗憾事，然而她却进了一个不老的仙境，胡山源让她分离了人的老死，多好！

胡山源对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有所寄托，在创作上的主张，只是想始终以陆云歧一个人来展开情节，所有的人和事都只能随着陆云歧一个人而起落。就像《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一样串联起整个故事，其余的琐细插在相关部署内。他写出的这个“慕仙”虽也有“老一套”的人，但主要的人都是受过“五四”洗礼的、具有进步思想的、“能够冲出家庭，放眼国家社会，甚至全世界，都想有所作为”的一批人。因此，校领导成员，不是具有新思想的革命党人，便是锐意改革、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学校的教员大都是有很高的学识和思想体系的。

有了一个大的构想，于是，胡山源一头扎进了《散花寺》的写作中。当时胡山源居住在愚园路一幢房子的顶楼里。大热天他伏在临窗的小桌上写作，赤膊上阵仍汗流不止，妻子方培茵不时地用毛巾浸冷水盖在他的肩上，为他擦汗降温。他如此一边写作，《万象》杂志一边连载，像接力赛一样。连载不到半年，已好评如潮，引来人们的街谈巷议。一次胡山源在赶路，就听得两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散花寺》，说什么爱情写得真切，什么地方太含糊其辞等等，胡山源不耻下问，与他们交上朋友，还登门虚心听取意见。后来连弄堂口竟有人叫他陆云歧，他解释自己不是陆云歧，姓陆的先生是小说里一个人物，是虚构的人物，仅有我一点影子而已。

《散花寺》一连连载了10余万字，吊起了一大批青年读者的胃口。社会有了不少反响，有人以为不过是言情小说，甚至是写三角恋爱的。胡山源听到此类评议，很不以为然。后来曾经对自己的大外甥阿瑾讲过：殊不知一部大作品，其始也盘根错节，不同凡响。如非见其全文，不能轻下断语。那时只发表了小一半，他也才写出30余万字，仍没有写完。全豹未现。有好些人，不论识与不识，一遇见胡山源，往往向他要单行本看。胡山源感激这批热心读者对自己的关注。

1940年春，胡山源那位了不起的祖母去世，享年93岁。那是在日军侵略中国时期，兵荒马乱，胡山源很无奈地没能赶回老家江阴奔丧，他吩咐家人将她葬在与前妻徐云相邻的教会坟地上。那一天他下过班就走

出城区，站立上海西郊的一快空地上，望着家乡的方向，静观着傍晚的一片残云，那云朵被晚霞染成了火红色，在天空中大片大片地弥漫、延展，水墨画一样的写意。风景的美艳，让他更加生出对生存的感叹，自己执拗于对文学的追求，说出来是不想平庸走完一生，落个一无所获。可这样做，自己毕竟太对不起家人，他在那里恸哭了半夜。

胡山源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拿《散花寺》这部长篇小说来说，他理论上是想写出他的这一部《红楼梦》的，当时构思很大，是想清楚了未来规模才动笔墨的，据后来帮助誊稿的同志回忆，后来的续稿，改动都较大且很多，有些地方添加的文字，一般人辨认不出，由此看出，他在这部小说上的用劲，真可谓不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他是绝不肯拿出去出版的。他是个严肃之人，写作上尤其不肯草率。他的一些自述里，也透露出创作过程中，有时仅为了纠缠一个细节，往往会思考数日，夜不能寐，有时晚上在床上突然想到一个思路，生怕第二天忘记，必定马上起床记录下来，这才能重新安睡。

胡山源写着《散花寺》，此时，他的笔触早已从一个“多角恋爱”外壳中脱离，让事实说话，读者一旦读到此处，经咀嚼慢咽之后觉慕仙女校由鼎盛而走向衰落是在说明着更深层的社会方面的某种事，胡山源作着广泛的描摹，本意还不仅限于在向人们提供一个理想教育王国的美妙一刻的图腾之想，想反，给出的是社会现实里常常出现的荣辱浮沉，出现的“被吞并”和“被取代”的严峻和残酷局面，欲哭无泪给出一大批人之理想的毁灭结局，才显示了作品所蕴涵的真正之用意。

作者在小说的场景里生活过，体验到仅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难以铲除封建余孽的，果然，一所带着“爱、民主、自由”的新型学校好景不长，恶言的流布，旧势力的挤压，迫使一些有才有识的教师离去，主持校政的主要成员去参加社会革命，无暇顾及慕仙，于是乎，给那些守旧势力有可乘之机。人事纠葛产生了，矛盾加剧起来，学校内部出现裂痕，呈衰落之势，不久学校的主将、骨干、活动分子，上至校长、教员，下及学生中的优秀者，在世事的变迁中，他们或在革命的烈火中，或在病魔折磨下，或在痛苦的自戕中，都先后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走入这虚无缥缈的散花寺，一个个成了散花寺中被人祭奠的神灵。

《散花寺》虽然不能说是自传，但至少要有作者的影子，如作者最精雕细刻的人物形象陆云歧，其出身性格气质等几乎就是胡山源的翻版，

“生来就穷，一直穷。而他心灰意懒，一直应付着，不敢冒一点险。最使人费解者，他还屡次表示，不愿升官发财。”“他理解、支持他的朋友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有时也为群众爱国热情所感染，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然而，他并不主张政治革命，绝不参加革命党派，要做一个‘自由’人。”熟识胡山源的人，都知道胡山源就是陆云歧式的人，他要不是抱对政治的成见，再扣除家庭负担实在太重，大有可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在1922年就认识了共产党人侯绍裘。尽管如此，在他的那个文学圈，在学校，名义上他和陆云歧一样既不是慕仙女校的实际主持人，但他的生活和命运，他的喜怒哀乐和慕仙是紧密联系着的，他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大波大澜式的人物，然而他却和作品中一些“杠杆”人物深深地系着感情的纽带。包括与一些女生的“曾相爱，不尽依依”之无终结果，爱情上他似乎也变得优柔寡断了。他一生的感情宣泄要寻找出口，他要“借鼻头管出气”，“借他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有评点称赞其为一部“教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写实小说”。它虽不像《子夜》那样对社会的政治斗争、阶级较量展开正面的、大规模的、“全景式”的描写，也不同于《倪焕之》将人物的性格发展放在广阔宏大的政治背景上作充分的展示。它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在人物形象的命运铺陈中，播扬着时代的浪花，烙刻着历史的印痕。

作者写作的出发点是为了“纪念逝者”，“整部书突出的是友情”。的确如此，这部书的情感线是十分强烈、十分清楚的。对往事的感怀，对死者的追念，写得自然、真切、感人，其间流动着作者脉脉的情愫。可以这么说，作者是以真挚的情感来缀连故事、贯通情节的。与其说作品是以“写实”获胜，不如说是由于作者热烈的感情所产生的艺术魅力，以“友情”温馨着读者的心。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的前半部描述，看出的是一个进入创作高峰期的大家对文字持有的特别的悟性，他在一个更广泛的天地敏锐地驾驭着文字的流域，在心海拓疆延流，将其沟沟壑壑亦可弹拨得抑扬顿挫，平仄有韵。如是，不得不佩服此种天赋的优越资质，那是于沟壑深处演绎天堑的峻伟旷逸，荒莽宏大。

然此长篇从叙事技巧和语言文体的角度看（仅指1986年北方文艺版），写作上似乎也还没有达到自觉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下半部），这使作品的艺术形式显得粗糙，破绽多多。情节推动的缓慢，文字处理上的稠密，对读者的阅读耐力是个挑战，小说创作对作者的残忍就在于必须

限定在个人感知范围，当一个人的内分泌腺处于标准线下面时，灵性的东西又怎能不丧失？

《散花寺》有与《红楼梦》一样的寓意，然由于细腻描摹不够，反显抽象琐屑，过于偏重于爱恋，将鲜见的社会存在弃置一边，造成视野狭隘之外相。晚年胡山源的续作已经力不从心，只得在一种尴尬中草草收场。

当年《散花寺》前半部分连载后，熟悉胡山源的朋友都跑来贺喜，一次丁谛（吴调公）上门道喜，见面就说：大家手笔，从一个“多角恋爱”外壳中脱离出来意境深啊！你对女性也很有观察，小说里着力刻画的三个女青年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差异！胡山源对朋友们谈他的小说最感兴趣，于是便泡了杯茶给丁谛，让他坐下来慢慢说，丁谛也不绕圈子，单刀直入说：灵渊的单纯沉静，尚英的豪爽泼辣，仲秀的真诚热情，我说得没错吧，胡兄你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啊！胡山源不好意思地笑笑，最后接过话说：吴兄过奖，一点记忆，你的文章也了得，说说近来又写了什么新作？丁谛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包袱里取出手稿，说：写了一个中篇《长江的夜潮》，想麻烦你介绍到《万象》！胡山源接过去，从第一页开始浏览，翻阅了几页后，嘴巴一张就说：好，我帮你拿去发表，想来人家会买我面子！

事成后，胡山源还帮人家送样刊和稿费，丁谛被这个场面弄得热泪盈眶，一再说：胡先生太够朋友了，天下少有的好人！胡山源淡淡一笑说：我们是同道人，帮助一下也是应当的，你很聪明，过去我在编《自由谈》时就较欣赏你，噢，我还要告诉你，你前阵子给我的《海市集》世界书局准备出版，这样你就可放心了。

丁谛用手帕擦着眼睛，顿感有一句话不得不说了，他先稳定了一下自己情绪，带着过错反省悔悟的语气说：胡先生，我交朋不慎，上次介绍了一位骗子来拉稿，让你吃了亏，不好意思得很。胡山源平和地说：无耻之徒也不是写在脸上，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小心点吧！丁谛为胡山源的大度，更是有自责之心，他愤慨地说：这姓李的镇江人也太可恶了，当时我有些戒备就好了，他说是要办一个文艺杂志，我想你写出的稿子质量高，办杂志拉了你，稿源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强盗行为嘛，可曾想人家拿到稿子后玩起了失踪游戏，过一阵将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去发表了。胡山源用手揉了一下眼睑说：发了也是得一点虚荣心，这种

人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就作个谈笑吧！

胡山源在帮助别人时，自己又搞出好几本书稿，作为“新五四运动丛刊”标号的就有《打鬼——破迷丛话》及《嘉定义民别传》、《扬州义民别传》、《古今茶事》、《幽默诗话》，均由世界书局出版。其中《幽默诗话》与《幽默笔记》为姊妹作，意味相同，材料各异，并而读之，当有相得益彰之妙。这一年他还将翻译的苏联作家夫雷雅曼的长篇小说《早恋》交由上海天光书局出版了。

二、创办集英小学

1941年的夏天，方培茵了解到愚园路668弄同安里12号原骨痹疗养院因人稀少而停业的信息，回家就与丈夫胡山源商量说：这一片空房子布置一下，我们可以用来办学的。胡山源对教育事业一向有兴趣，就连连赞许妻子有眼光，劲头十足地说：我们说干就干，趁现在放暑假就去作准备。方培茵就将自己几件首饰也去作典当了，倾其全部积蓄，买了些旧课桌旧椅子，再向之江大学借了些办公用具，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准时在秋季开学了，除了小学六个班级之外，还有幼稚园和初中一、二年级，由方培茵出面当校长，以“选集英才”为校训，取名为集英小学，后扩充为中学，胡山源兼教员，并在校内筹划一些青年文艺活动。

学校的教师，不少是胡山源的学生，除华东联合大学外，还有多位上海音专的学生，再有一些是亲朋好友的子女，如胡家的冠琼、冠琪、冠璋姐妹和监清、美赞兄妹；黄式金家的惠馨、惠芬、尚德姐弟；周瘦鹃家的周玲、周瑛姐妹。胡山源还说服妻子对一些贫苦学生实行减免费制度，方培茵也很开明，说：这样就能做到人人有书读了，我们只要过得去，我没有意见的！胡山源就激动地搂抱了一下妻子，方培茵脸上飞着红云，娇滴滴地说：你变成轻骨头了，当心让人看见，说你老不正经！胡山源一副无所谓样子说：我抱自己老婆，怕什么羞，太正常的事，来，我真要亲你一下，恭喜你当校长！方培茵从山源臂膀里挣脱出来，笑逐颜开说：吃了胡葱嘴臭，你一天到晚尽想什么好事！胡山源还想与老婆调笑下去，传达室的师傅叫他来了，他还沉浸着。方培茵就嗔怪道：山源，办正事去，外面有人叫！胡山源这才整整衣冠出去。

集英的办学理念这在当时属少见，所以有不少附近的贫民子弟都选择来此处入学。那时物价狂涨，教师工资在学期初就一次发给，各自买了较贵重的东西或大米存在校方，以后逐月取回，这也是一个创举。胡山源的两个儿子也进了集英读书，孩子们很开心，在父母的羽翼庇护下，他们感到身心愉快。另一点，是这里的老师对人很好，因为大多数教师是大学刚毕业或已在读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的一般小学来说，水平无疑是比较高的，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年轻有朝气，春秋两季常与学生去郊外远足，去过的地方有江湾的“叶家花园”、北新泾的丽娃丽姐河、龙华的庙会和飞机场等，出去的时候有军乐队开路，军号军笛和大鼓小鼓一应俱全，在当时也是少有的，足以让大家兴奋好几天。

教师中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每学期都进行音乐、演讲比赛、文艺演出等，甚至租了大沪电影院、金都大戏院举行校庆或义演。教师中后来比较著名的有：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当时他名叫田凤春，写作能力很强，他曾在师生合演的话剧《苏州夜话》、《夜祷》中担任导演和主要演员；二胡演奏家、歌剧《红霞》的作者张锐，他是直接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由昆明到上海音专读书搞地下工作的，所以他那时就把苏联歌曲《嗨！多少好》、《夜莺》以及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小矿工》等教给了学生；上海市特级教师毛蓓蕾那时还只有十八九岁，她排演的歌舞节目很受欢迎。另外，方培茵指导的昆曲《小春香》和陈嘉凤指导的西洋舞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也是很难得的。曾就读于集英的学生中，后来取得较大成就有著名电影演员梁波罗、女篮国手徐为丽、儿科专家王岱明教授等；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程瑞声，在“乒乓外交”年代，他为中国与泰国建交，击出了决定性的一板。

这一年，已43岁的胡山源之妹胡行素出嫁江阴北门沈松寿为妻，沈松寿曾担任过青阳区长，会看面相，仙风道骨，生活很优越，其前妻留下一女叫沈兰芳。行素读护士学校也是靠哥哥的资助，后来又在哥哥的帮助下进江阴福音医院，不久当上护士长，移居上海后，她喜欢穿旗袍出行，形象比做姑娘时有了讲究，还领养过两个女孩，都培养成社会的有用之人。其慈爱之心与胡山源一脉相承。胡家不少人的行为中，都拥有一种圣洁的、直指人心的魅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几天，在上海街头能看到马路上行走的外国人，有不少分别戴有写着“A”或者“B”的红袖套，那

是日本当局用来区别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对于日本人这种民族歧视，有良知的中国人恨之入骨，不久万航渡路附近发生日本兵被杀事件，日军把好几条弄堂用铁丝网作了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出，也不得外出购买粮食蔬菜。原在江阴的美籍教会人士看到报纸后，带着食物站在铁丝网外，日本兵也不让进。一些吸着鼻涕虫的孩子，看见了就回家叫大人出来，隔着铁丝网由日本兵把食物递进来。但一二次以后，日本兵就不让递了，胡山源和一个美国人刚好经过，就上前代表居民去说理，可日本兵不听，还差点用枪柄向胡山源施暴。胡山源气愤不过，说：有种你开枪，打死了我也省心烦。

后来弄堂里有人饿死了，迫于舆论，才解除了封锁。

胡山源所居住的地方，有几幢原属有钱人的大花园洋房。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和伪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就各自强占了一幢洋房。每天下午，陈公博回家前十几分钟，大弄堂里每隔数十米就有两个穿黑制服的伪警察站岗放哨，汽车经过时，他们持步枪面对两边，背向汽车警戒，车沿着站保镖，车队过了才撤销。

胡山源办学校也不能躲清静，他甚至感到自己住宅区成了粪坑，光有了陈公博和梅思平两个大汉奸已经大煞风景，近来又添上了大流氓“六国饭店”老板赵狗，还有伪警察分局长宋某等大小走狗喽啰，进出这里的日本兵、伪军警和不三不四的人也多起来。此时一些“落水文人”就常进胡山源的学校，劝胡山源与日伪合作，胡山源不为私利所诱惑，一口回绝，并说：人有操守，做人有底线，跨越了就不是人所为了。弄得那些说客脸面成粉色。胡山源为躲烦琐，将名字改为“胡怡然”，再有人来找胡山源，门房回绝说：这里没有胡山源，请别处打听去。胡山源改了名，晚上也搬到河南中路的金源钱庄去住了，那里的老板熟悉，因前年他在那里当过国文教师。老板给他找了间石库门房子的后厢房，安静倒是安静的，但一入夜那里却是老鼠蚊子臭虫的大本营。

一次小儿子高雁也要去体验一晚，胡山源对儿子笑笑说：陆海空大战你吃不消的，我要不是躲汉奸骚扰，也不会去的。

胡山源生性开朗，兴趣多样，好与青年成为忘年交，为联络各行各业有志文学的青年朋友以他自己创办“弥洒社”的经验，鼓励青年们以结社的方式，展开更密切的联系，为此成立了十个青年文艺团体，如以华东联合大学学生为主的“愚社”、以金融职工为主的“金风社”

等等。

1943年11月12日的下午，十个青年文艺社团在集英小学的校园内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用课桌椅排成的几个长条上放着茶点，到会的有二三百人，胸前都别着用各色彩纸剪成的各社团组织的标记，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以便大家相互认识交谈。大会先由华东联合大学教育系学生，担任集英小学教导主任的朱由龙代表主人致欢迎词，然后由主持人葛家良代表全体青年向胡山源献礼致敬，只见他手捧一只不大的纸盒，向面对大家单独坐在前面的胡山源走去，用神秘的表情向大家说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大家急于想知道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葛家良不慌不忙地把绳子解开，把盒盖一点点地徐徐掀开。突然，一只鸽子冲出，扑着翅膀一下飞走了，大家立刻拍手欢呼起来，葛家良再把空盒毕恭毕敬地献给胡山源，盒盖上有一只振翅而飞的彩绘大鸟，写着“鹏程万里”四个字。这别出心裁的礼物一亮出，顿时大家就欢声雷动。

之后，又进行了联欢会，有专业水准极高的独奏独唱，还有顾也文的单口相声，一位广东人的“抽筋”都逗得人捧腹大笑，以后，各社团也常常借集英小学之地进行或大或小的集会，都有余兴表演做游戏等，联络感情，表现了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欢乐，有的节目即使表现水平不高，也一样受到欢迎。

那天让胡山源留下印象的还有蒋志彤（乔石）与妻子翁郁文上台演唱《夜半歌声》时的搞笑，蒋志彤当时是跟随翁郁文来参加联欢的，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党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他也掩蔽得好，看上去就是一个有些滑稽的青年人，其双手插在外套是长衫的西裤里，长衫就像拖出的一条尾巴。他唱歌时，高音很难上得去，只得高高低低地唱，唱完了大家也照样热烈鼓掌。课余，有的来练习合唱，或是排演话剧，如以中国艺专学生为主的《原野》，以华东联合大学学生为主的《称心如意》，都在兰心大剧场演出过。

三、《白茅》是啥含义？

日本人把陈彬和从香港“请”回来，让他任《申报》的社长，陈彬和上任后，想做出一点成绩，便于工作展开，他又想起老朋友胡山源。

一天上门，装作谦卑地对胡山源说：胡先生，当前战局不利，要加强文艺宣传，我主张辟一个文艺周刊，采用什么文章全部由你决定，本人不予过问，你看好不好？胡山源点头同意，认为增加一个周刊，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地盘，何乐不为？于是，胡山源与人联络稿源，绞尽脑汁想出一个《白茅》的刊名，又忙活了好多天，联络了一些朋友。准备就绪后，他找到陈彬和就开门见山说：陈社长，我已想好用《白茅》作刊名，稿子之事也与各位友人打过招呼，一切畅顺着。陈彬和做出一点谦逊问：《白茅》是啥含义？胡山源兴致勃勃答：含有抗战意愿，不是白居易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嘛！陈彬和想了一想就为胡山源的深意赞赏了：好，好，好，胡兄高见，适得其时。

胡山源认真地说：一介书生不能上阵杀敌，在后方助个阵吧。陈彬和笑容可掬地说：好的，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一天早晨，胡山源上班进《申报》社的办公室，进门就见到了他们搞的《白茅》创刊号出来了，他是编辑，早已知道所登内容，吐了心中之快，因为文章大多是描述抗日斗争的。他坐进办公椅，手里拿着报纸作着校阅，对陈彬和的手下留情怀抱着一份感激，起身添茶水时，还特地绕弯到社长室门口，从透明的玻璃窗打量陈彬和，此时此刻陈彬和也在翻阅报纸，不说话，但一个脑袋瓜子却像拨浪鼓般始终摇晃着，不是陶醉，是喟然长叹。胡山源有一种职业敏感，他知道人家不满意。

后来，陈彬和还约胡山源写了长篇小说《根》（未完）及中篇译稿《万世师表》用笔名“依今”，均在《白茅》作过连载。胡山源后来认为这是受陈彬和的骗，因为他没拿到稿费，徒唤奈何！姓陈的身上腐朽思想太重，完全不解底层民众之苦痛。

胡山源没有想过陈彬和会利用他之名干汉奸事。编后几期稿子时，他仍旧多多挑选描述抗日斗争的文章，编好的稿子交给陈彬和，陈彬和也不过目，让胡山源又一次为老兄的大度而暗中庆贺。可事与愿违，这次描述抗日斗争的文章全部被换下来了，其实当他们的第二期《白茅》出来时，就让胡山源差点儿气晕厥过去。所登稿子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内容大都是汉奸口吻，完全不是胡山源编辑好的稿子，现在成了宣传“中日亲善”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原来他编《自由谈》的宗旨了。对日本人溜须拍马唱颂歌，除非他胡山源变成个狼心狗肺的杂种。

胡山源顿时就将报纸撕了个粉碎，那天玩弄“偷梁换柱”把戏的陈彬和正好不在报馆，否则会闹一场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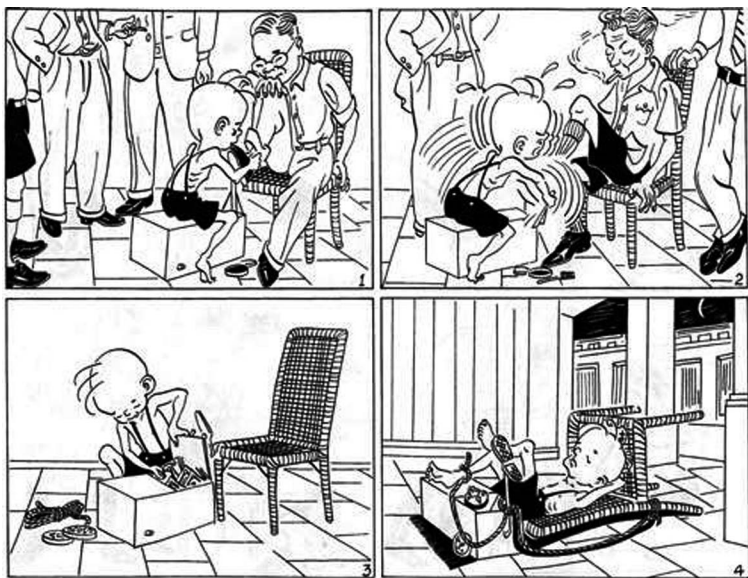
四、鼓励寄女学着写作

胡山源失业后，又一次闲居在家时，为一家人生活，只能四处做临时工，有一位名陈晋豪的朋友，上门来说：你家既然生活拮据，不如请山源兄到上海市政府去挂个名，拿点薪水，反正没人知道的。那天遇上胡山源不在家，方培茵接待，她是有节气的人，就立即反驳说：你要胡山源当汉奸，他肯干吗，要干这个报馆就不走了！晚上胡山源听妻子说后，明确提出：人生在世，志不可夺，要去当汉奸，我宁可带一家人跳黄浦江！

隔一天，《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以同乡关系找到胡山源，给他一份《国民党员表格》，要胡山源入党。胡山源正色道：我如果要加入国民党，早就升官发财了，何必等到今天，不好意思，我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冯有真笑笑回了一句：书读多了，书读多了，帮你都困难重重！喝完了一碗茶就告辞走了。繁琐事一桩桩，无妙计，欠良方。

这一年汤雪华又从浙江湖州来到上海的寄父胡山源家，她之所以在湖州，是因其养父汤牧师在湖州传教，家就安在了湖州。这时她在湖郡女中读书，离高中毕业只有一学期，忽然肺病大发作，呕吐不止，因上海医疗条件较好，故而前来求治。这时胡山源和几个朋友在愚园路开办了一所学校，这天在办公室正忙里偷闲在看一张《大公报》，上面刊载了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

他被这个生动的三毛形象赞叹不已，构成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有较强的社会讽喻和批判意义。张乐平了不得，他以机智的笔触，精心地结构了一组一组的笑中带泪的画幅，描写了瘦削矮小的三毛怎样做报贩、擦皮鞋、当学徒，这孩子可劲的聪明机灵、乐观幽默而又不畏强暴，在这种乱世，也唯有这样才能生存啊。胡山源想起上次有圈子里人说阳翰笙以此创作了《三毛流浪记》的电影剧本，也不晓得电影拍摄成了没有？他用手揉搓着眼睑，这时方培茵推门进来了，告诉胡山源说：中原来了，已经在家里了，我要去买点小菜。胡山源听说中原来了，脑



漫画《三毛流浪记》(张乐平画)

子里立即将她与身世凄凉的三毛连通起来，他又佩服张乐平了，三毛太有现实意义了。文艺创作就理应如此。

所以，胡山源是顿了一下才回话说：那我就回去，家里儿子他们呢？胡山源将报纸收起，站起身问了一句。方培茵情绪不高地说：一个都不在家，所以我来叫你，书呆子！说完心有余悸地走了出去。胡山源知道妻子为开办的学校焦虑着，也不去多想了，就后一步跨出校门，步行走回家时他还在想：中原已好几年没见面，年龄也不小了，也要督促她成家，文学仅作为爱好而已，不然走火入魔。思想忽闪了一下就进了自己的家门，汤雪华从内间出来低低地唤了声：寄爹！

胡山源答应着就拉过中原细看，见中原一副病态，关切地问：中原，还是肺病发作吧？胡山源还是喊小名，汤雪华一副楚楚可怜样地回话说：咳嗽咳得重，看来是肺病发作了！胡山源拉汤雪华坐下后，又安慰着说：孩子，没事的，上海医疗条件好，不会像你姐那会儿，看得好的，你定心住寄爹这儿，寄爹有房子给你住。汤雪华忍不住咳着嗽，苍白的脸色顿时像喝了酒的红。胡山源就上前替人家敲击背部，一会好些后才停住

手。汤雪华眼睛湿润着说：寄爹，你对我太好，我这身体这么差劲，无法报答你呀？胡山源又倒来一碗开水让汤雪华清水漱口，带着批评口吻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小时候也是靠别人帮助着过来的，穷帮穷，我们穷人才有翻身日，再说一个人怎能离开别人的帮助呢，再说你是我寄女儿，是一家人，好好治病，好了以后要考虑找个人！汤雪华羞赧地说：我不找了。胡山源严厉了，说：中原，你不能说这样的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所有人必须走的一着棋。胡山源正说服教育着汤雪华时，上街买菜的方培茵回来了，胡山源就过去帮忙做饭了。今天他肯出马，是孩子不在家，更主要汤雪华来了，在汤雪华面前他也要有所表现的。一会饭菜就好了，方培茵厨艺不错，有一点巧媳妇味道，买回的荤菜看起来不多，可经她搭配，桌子上摆布出的几个碗，差不多都沾着些荤腥的边。汤雪华怕自己传染别人，不肯挟菜，低着头扒饭粒子，方培茵让她吃菜，她不动态，就用一个“嗯”作答。胡山源知道姑娘心思，就重新拿来一双筷子专用来给她挟菜。汤雪华的饭碗让胡山源装上了过多的菜，使她一时间又不能下嘴了，方培茵先笑，笑完她去找来一只小碗替人家驳回些“货物”，桌上几个都笑，汤雪华更是甜意涌上心头。

用过餐，胡山源就领中原去了学校。胡山源给汤雪华安排的住所相当宽敞的，一个人就拨了一个亭子间。也许环境的转变，对中原的病体是有益的。胡山源是希望汤雪华健康起来，还鼓励她学着写作，专写小说。汤雪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就叫《在医院中》，写自己曾经的一段生活，小说经胡山源润色后寄《健康家庭》杂志，不久得以录用发表，此时用了笔名“汤仙华”。这件事使汤雪华对写作信心百倍。接着又写出了第二篇小说《动乱的一角》，胡山源稍经点拨后，获编辑通过，又登在《万象》月刊上。以后，汤雪华就不断地给当时上海几家刊物写稿，主要有《万象》、《茶话》、《小说月报》、《紫罗兰》等等。当然都经胡山源看过、改过，然后作推荐。当时，汤雪华用得最多的笔名是“汤雪华”，以后，大家招呼她时也都用这个名称了。

这时胡山源还在上海几个大学任教。他有不少学生喜欢文艺创作，像东吴大学的施济美、俞昭明、杨秀珍、郑家璠、程育珍等。胡山源就将她们介绍给汤雪华认识。她们就通信联络了，还互寄照片，文学上相互影响。东吴大学和湖郡女中是一个教会，因此汤雪华也就被归入“东吴女子作家”的系统中，还让她参加胡山源指导的一个青年文艺团体

“愚社”，又仿效越剧“十姐妹”，建议来一个“文艺十姐妹”。汤雪华年龄大一点，就都称她为“大姐”。那时她已回到湖州，相敬如宾的通信中就交流一点写作经验，都未见过面。汤雪华很看重这份友谊，通信对她的写作鼓励很大，就开始写作长篇连载《弥陀》，在胡山源修改后寄《健康家庭》，等发表了一部分后，胡山源就将稿子拿给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看了，陆高谊很欣赏，说写完后他来出版，并预支了作者一笔版税。可惜后来作者没有写完，出版的事只好作罢。汤雪华的第二部长篇是《亚当的子孙》，登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上，也没有写完，半途而废。那时的汤雪华已经感到，写作毕竟不像工厂干活一样简单，有原料总有产品出来。写作的“原料”从何而来呢？胡山源多次对她作言传身教，让她要走向社会，深入生活，从生活的土壤中吸取养料，避免急功近利，趋炎附势。汤雪华自感自己的天地狭小，就一间房、一张桌，桌面上放满药罐子，还整天关在房子里，能有作品出来吗？越写，越感到题材的枯竭，一篇接一篇，写些什么好呢？有时搜索枯肠，半天也搜不出什么东西。在听过胡山源的走出象牙塔的讲话后，她开始出去走走，看看，听听。一篇《罪的工价》，就是取材于听到邻居讲的一件事：一个失业者为生活所迫，走上犯罪道路，最后判罪而死。这篇小说，暴露当时被日军侵略时的旧社会，一个贫苦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在给寄父胡山源看后，就得到称赞：好的，以后写作取材，多向这个方向发展。

那天胡山源还与她讲了一些小时候的事，说他也是个贫农出身的苦孩子，他同情穷苦人。

汤雪华就更明白寄父之所以对她和阿姐这么的好，他怜悯我们，照顾我们，原来是有思想根源的。胡山源对寄女的文学创作，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是慈父，也是严师。当时成为“孤岛”的上海，文坛上五光十色。有一次汤雪华虚构了一篇题名《残笺》的小文，写一个女子对她受难而死的情人的恋念和相思。写成后，自感缠绵动人，就拿去发表在《申报》的“春秋”副刊上，过几天，胡山源的信来了，信中说此类小姐文学，难得写写是可以的。他要汤雪华多深入生活，并强调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的土壤，一个作家营养短缺，作品必然会枯死。他劝诫还年轻的汤雪华，要她尽可能杜绝空泛、肤浅的创作心态，从浮躁的创作环境中冷静下来，不要总想着有名、有关注度，要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生的使命，切莫追求一时红了、火了。要尽可能提

高自身素养与作品内涵，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让文学精神贯穿创作的始终。要好好利用年轻这一优势，创作出与别人不同的、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在文学殿堂里走得更高、更远。

胡山源还说了一句：天赋往往是给作者施加阻力开始的，以后我要给你施加阻力，让你多使劲儿在文学题材深挖！他对她，像对一个尚未能脱手走路的孩子，步步留神，时刻注意，防止其走向歧路。

五、提携过袁鹰

也许胡山源自己的暮年心境并未感到寂寥，并未处于俯然物外的隐居生涯中。老人依旧关注当代文坛，1979年后，陆续写了不少文章，追怀故友，回溯往事，提供几十年前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他也依旧关怀后辈，殷殷询问，接待来访，这种拳拳心意，从他给许多友人、弟子（包括笔者在内）的信里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热情，一如往昔……



这是著名作家袁鹰发表在1989年5月24、25日《新民晚报》一篇纪念文章的开头，胡山源成了袁鹰生命中永远感恩的一位师长，在他的写作之路上，起到了提携与帮助，使其最终也成长为一名全国著名作家与编辑。袁鹰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胡山源老师是在1943年秋季进入大学的第一堂国文课上。

他印象中的胡山源潇洒地走进教室，高青年时期的袁鹰 高的身材，穿了一件湖色长衫，圆圆脸额上架一副细边眼镜。当时胡先生拿起点名册，一一认清全班同学，然后随便地开口说了几句话，普通话里夹带些吴依软语。袁鹰是淮安人，加上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日子，对于老师讲话没有一点障碍。胡山源清脆地说：今天第一天上国文课，认识了各位同学，我很高兴。以后我们就要常常在一起切磋国文和文学了。我叫——

说着，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胡山源。几十年过去，第一堂国

文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个不寻常的见面式使袁鹰这位刚刚走进高等学府的人感到十分惊奇。胡山源当时是海内颇负盛名的文学家，长篇小说《散花寺》陆续在刊物上连载，还出版了十几本其他作品和译著，又主编过《申报》副刊《自由谈》。一位文坛前辈，对年轻同学却如此亲切随和，不脱文人本色，完全不是他想象中大学教授的派头。

有一次下课后，胡山源悄悄递给袁鹰一个信封。拆开一看，小小的信笺上有八行小诗，写的是青年人寻求理想和友谊。没有题目，没有署名，却包含了一个明确的邀请：某月某日(星期日)下午在愚园路668弄集英中小学举行茶话会。痴迷文学的袁鹰按时前往，见到胡山源老师，才知道他就住在这所学校里。老师热情招呼他说：你第一次来，大概跟在座的朋友都不大认识，慢慢会熟悉，他们都是喜欢文学的青年。

并不宽敞的操场上用课桌拼成三排，陆续到了四五十人，大多是比袁鹰大几岁的二三十岁的青年。袁鹰只认识华东中文系的几位同学，他们也不全认识到会的人，猜想其中不少是当时的青年作家。他们指出其中的两位女作家汤雪华和施济美，是“愚社”的，主持茶话会的人就开始介绍说今天是愚社的一次聚会，目的是联络感情，切磋文艺，大家随便地、自由地谈谈，发表外人高见。

胡山源在茶话会上的即席发言，鼓励青年人要有朝气，在任何恶劣环境中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和进取心。他的话不多，看起来平平常常，并无多少艰深的道理和格言警句，但在沦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区的上海，大家都能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因而都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并且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茶话会上又请了一位大学教授讲话，这位教授可能满腹经纶，但那一口湖南话实在难懂。他讲的大约是文学创作和人生观的关系，与会者大都只听出他说的“脱以死他”就是托尔斯泰，其余的都不知所云了。

茶话会进行时，两位愚社负责人手提一个纸盒，说为了表达对胡山源先生的敬意，敬赠一份薄礼，边说话边走到胡山源身边。胡山源以为是一盒点心，连忙辞谢，却因小女儿坐在膝上，站不起身。带着童真的小女儿嚷着要看看盒子里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不料打开盒盖，一只鸽子展开翅膀扑腾腾凌空而起，霎时飞向高空。于是全场腾起一片喝彩声，胡山源和女儿也哈哈大笑。

袁鹰没有参加愚社其他活动，但此后倒也结识了几位比自己年长的

青年作家。比如沈毓刚，两人以后就常通信，每每还提及愚园路那次盛会。沈毓刚同胡山源交往较多，亲身受到过提携和帮助，几十年后，他曾写过文章来作纪念。有的朋友告诉过袁鹰，胡山源虽然在文艺界交流甚广，历来主张以文会友，却很少为他熟悉的青年作者向报刊介绍稿件。这一点袁鹰有切身体会。袁鹰曾将一些习作送胡山源老师请教，他都不嫌稚拙，耐心地指出缺点，他认为还可以的，从不代为转给他那些编副刊和杂志的朋友，而是鼓励袁鹰自己去投稿，去闯。只有一次，他说周瘦鹃先生编《紫罗兰》，需要稿件，问袁鹰手边可有写成的，那已是袁鹰到集英任教之后。袁鹰那篇稿件也是请同在集英教书的周瘦鹃女儿周玲女士带回去的，并未经胡山源，胡山源的正派在袁鹰心里留下的痕迹，就是鼓励自己去大胆闯荡。晚年的袁鹰记忆虽然支离破碎，但对于1962年在苏州拜访周瘦鹃，他还是记忆犹新的，当时周瘦鹃已不大记得十年前的那些事了，但他说：山源不轻易替别人转稿，免得朋友为难，这是他为人的可贵处。

袁鹰在这一年冬经胡山源介绍到他自己创办的集英任教，那时校长为方培茵。标准的夫妻店，但方培茵很大度，对教职员工从不乱加干涉。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事儿忙不过来，胡山源主要忙自己的写作，读书，家事基本不理。他们的子女高虹、高雁、高华都在那里就读。下课后，教职员工常能看到他们一家人融融洽洽，怡然自得地共享天伦。高华是掌上明珠，尤为父母亲钟爱。

袁鹰是在1945年初离开集英，从此与胡山源见面就少了。

1943年以后，随着战事的吃紧，日伪加强了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在农村实行“清乡”，使粮食不能顺利进入城市，物价很快猛涨起来，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不断贬值，燃料也紧张起来，便推出一些实行不了的应急措施，如“纸煤球”（将废纸浸泡后捏成煤球状晒干），“日光节约”（将钟表的时针拨快一小时，与东京成为同一时区，因此冬天上课时天还刚刚蒙蒙亮）。在城市也实行了保甲制，每月可买一定数量的平价户口米，由于层层掺假掺杂，买到的户口米就成了“百宝饭”，一些米还潮湿得起了绿霉菌，里面除了稗子、谷物，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子其他杂物。胡山源一家在每天吃过晚饭后，所干的一件事就是挑米粒里的杂物，每人面前摊上一张旧报纸，倒上一碗米，一点一点把米粒中的杂物捡净，以便供第二天烧饭用，然后才能各行其是。

那时，上海中山公园西面，过了铁路就是农村，在铁路道口虽然有日伪的岗哨，但看守得并不严，再往西一两里路，到周家桥、北新泾就有很多米店和米摊，胡山源的小儿子胡高雁就和住一起的几个男孩子常在星期日下午去背回一两斗米，虽从中山公园起点到愚园路668弄可乘三站无轨电车，但谁都不乘。大家知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寻饭碗挣钱都不容易，能省吃俭用一点都是好的。那时大家不过温饱，食物好坏不分的，更别说营养滋补，所以大多数人一张脸呈面黄肌瘦样。

六、四处兼课时还写着长篇

这些年，为了养家糊口，胡山源不得不四处兼课，除了大学和专科之外，中学、职校也去，他像一个陀螺日夜不停转，最多时每周上49节课，为了赶时间，他不得已将长衫脱下，48岁开始学骑自行车，跌跌撞撞，身上常常呈现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他终于靠自己所学知识在吃饭在养家糊口，而没有去当走狗，他保住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一个人才重又搬回愚园路居住。

在金源钱庄后厢房住宿时，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实中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占有得多得多呢？为什么一些人必须拼命干活而他的邻居却可以闲坐在阳光里去享受？这种现象清朝是这样，现在民国了，我们穷人还是依旧如此虚弱和渺小。他一下子又想起老家的四叔来，那个被村上人起了“閤两”绰号的，两只胳膊上有疙瘩子肉，不用扁担，提起两桶水能跑一里路不喘一口气，是一个力大能干的庄稼汉，为饱肚累断肠，他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他要对他说，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错的是社会制度。他在为《健康家庭》、《乐观》等半文化、半商业性刊物刊写《我的写作生活》、《我的字》、《我的书》、《我的钱》、《我的交际》、《我的娱乐》等文章时。就构筑了写写四叔这个人的想法，在农村，四叔这类人常常能碰到，他想到现实的残酷，明白要改变这部分人的命脉，还是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上，他抱着改良之心创作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起名就叫《閤两》，带着一点讽喻。已烛照出所处这个时代风貌之一斑。

六月的烈阳和着轻微的小风，乡村的田野刚收割过的麦田里麦茬闪着刺眼的金黄色，像刚刚理过发的壮汉，裸露着参差不齐的胡楂。风大

了些，可这刮在身上的阵阵热风也觉得是充满了邪恶的气息，仿佛在为一财主家助纣为虐的……

他在寻找小说基调，小说的悲剧性意义，四叔不是懒汉，却要受穷，他受生活折磨的背后又隐匿着什么道不明的东西？

胡山源黏湿的思绪，一个瞬间便返乡了，他此刻仿佛听到了雨水掉落在带着白亮光泽的石板道上的声音，他积聚的记忆密切协作，他叠加着走进去，在沿着仓廩桥苔痕斑驳的卵石街道走着走着，他设定的小说人物黄板老四，剃着平头并强悍威猛地从街头走来，老四走着就与酒店



江阴南门老街

或者茶馆里的熟人打招呼，他个子高，然走路时腰杆总是微微弯曲的，头也总是低下的，开口说话也不敢放大音量。这是真实地描写出一种人的精神面

貌。胡山源的同情不是泛滥成灾，他写出的是一种生命的锈迹，一种穷人的况味，这些在作者亦然是无助。胡山源听着他非常熟悉的声音进入小说情境。他写着，脑子是在过一遍电影……

这部长篇小说在陈蝶衣主编的商业性杂志《春秋》月刊上作过部分连载，这部小说就是以族中四叔为原型创作的，这位比他大10岁的小长辈，没娶妻，被村上人起了“罔两”绰号，然而一个再力大胆大，再能干，在腐朽的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撑持的时代里，他的几斤力气又显得是如此的弱小和不堪一击，尽管他能靠着强健的体力去卖桑去车水去松土去摇船，再有剩余的力气还可去打短工或者说帮屠夫外出收购肉猪之类，以争取一点廉价的劳务费补贴家用。但他如此这般拼命干，终究因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加之没有文化，加之善良、刚直磊落、鄙夷

权贵、不肯钻营，并且还有正义感、同情心、爱打抱不平好人的弊端，还有农民身上避免不了的思想保守、目光狭隘等等特性，这样他便一世也没能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弄到后来几乎饿死，老婆当然没有，后来在35岁那年才勉强“拾”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没能与他白头偕老，老四的命脉有一点搭着“天下之大滑稽”一语。他的穷，让他与一般人都仿佛有了等级制的鸿沟，他的内心卑怯是与生俱来的。

他的一生，应当说是奋勇挣扎过的（当然仅为糊口）。他是称职的不怕多出汗水的一个实干家，按“天生万物以养人”的道理，像他这样一个勤劳个体户，日子不应过得这般艰辛？作者写这样一个柴门草堂之人的命运，自然是在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有权势的人是不肯来替穷人着想的，他们对穷人也永远是冷若冰霜、尖酸刻薄的，由此才会出现社会上“一部分人却能姬妾满堂，而另一部分人却讨不起老婆”的现象，这是一个畸形的世界，是违背“大家都有饭吃，人人都有配偶”之自然根本的。于是，小说主人公便只能克制其动物性的一些萌芽，仅仅为“活着”而庸碌地四处奔走，貌似个忙人，结果总是一场空，须知庄稼有一半是靠天吃饭。庄稼一旦歉收，他就只有惆怅的份，这样几经折腾，他家的经济始终与人家拉开着距离，他也就一直没有丢掉这个穷根，后来要不是解放得早，他恐怕已经被黄土埋葬了。

这一年胡山源在《紫罗兰》月刊上还发表长篇连载《龙女》，在《伉俪》月刊上发表自传连载《佳偶》，均未终卷。这些篇章都有一定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利用一些曲笔从独特角度揭露了蒋介石独夫治国的真面目，我们尽管没有从正面看到暗杀，但文中记述，能让读者想象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想象到给人带来恐怖的血流成河的场面。这些作品的构筑，是他个人心灵的一次冲击，是牺牲先烈们的一次感召。就说《龙女》，尽管人物没有原型，可渔家少女的形象在作者脑电图中却早已存在很久了，仓廪桥离长江不远，攀登上屋脊，在山坡西面能见到一亮点闪闪的银带，加上青年时期在北门教书，北门的街市就设在江滩涂上，长江和江边的人和事也早与他有过神会，小说中的阿龙，应当说在梦中与之不知有了多少次相会，他能用笔画出来：

姑娘常穿着一件红布衫，白皙的皮肤，带些微黄的头发，其神情举止，立刻令一件普通的布衫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彩。在北门在牌楼头或者在仓廪桥三官殿金童桥占文桥，他总能撞见曲线毕露些个渔家女，她

们从阳光下走过来，风把她们的头发吹乱了，然后就见伸出手臂撩发，步子是停着的，在太阳里，她们就微微地眯起眼睛。此时能看出其阳光作用下，睫毛的阴影投下来，皮肤几乎要透明了。爱好文学的胡山源已知道气质这个词，气质不一定是上过学的人有，农村里没上过学的，但人聪慧，灵巧，也不例外的有其气质。阿龙应当是后一种女子，冥冥中让胡山源要为这样的女子写出一部小说，写出他的一部“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恋爱悲剧。

这部小说的起因，还是春上胡山源在阅读一本美国出版的英文文摘时获得的启发，文摘上有一篇很吸引人的故事：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着，男的是富翁的公子，只知吃喝玩乐；女的却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她力求上进，参加了革命组织共产党。但他们两人谁也不能影响谁。终于有一天，女的被当局判了死刑，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遇见了男的。男的本然，女的则视死如归，彼此宛若不相识的路人。当时，胡山源读着读着，认为这个贫富不能勉强结合的主题不错，很合自己创作的心意，正好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向他约稿，便把这个故事的情节扩大，塑造了尚书后裔赵芳泉公子和渔家少女阿龙这两个主人公。他给小说的结局安排了赵芳泉继承阿龙遗志，走上革命征途。

在那些日子里，胡山源几乎把自己完全关闭起来，一直都在全力以赴，埋头苦干。为了争取时间，他每天总是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工作，白天上完课，又赶回来吃饭，中午只休息一会儿，把一天当成一天半用。在写作中，有时为了丰富一个细节，或改好几句适合人物的对话，常常要花去他半天甚至全天的工夫。他就这样写呀、写呀，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这才能按规定时间完成《春秋》、《紫罗兰》、《伉俪》等三家杂志的连载。洗脚睡觉时已经累得不想动，要不是妻子洁癖，他懒得洗。第二天状态还不太好，一看见钢笔就紧张、害怕。真想偷闲半天，可想到学校的课还要备课，得振奋起精神。一吃早饭，便又紧张地投入一天的工作。

七、日本投降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出现了转机，美国飞机开始轰炸上海的日伪军事目

标，看着空中的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和P51“野马式”战斗机像蜻蜓一样飞来飞去，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听着远处的炸弹爆炸声，胡山源一家和所有市民一样都期盼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年8月15日，胡山源正好从金源钱庄赶回家，进门就让8岁的掌上明珠高华给缠住了，说要与父亲玩“跳房子”的游戏，高华还用粉笔在木质地板上画格子，山源因小女自幼多病，比怂恿高雁还盛，就做出非常慈爱的举动跟女儿玩家家。他们耳朵里好像是突然听到大街上传来燃放鞭炮的响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的。

这时他们从楼梯上下去，走到里弄，才发现里弄里无论大人小孩都跑到马路中间，相互询问，个个神色惊奇。过了一会儿，到邻居处玩耍的高雁打听到了好消息，他从外面狂奔过来，边跑边双臂高举，将手里握着的一张红色纸片不停地摇晃，并且高声得几乎嘶哑地反复吼道：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接着，他大声宣读了那张纸（也就是“号外”）上的消息。全里弄沸腾了，胡山源抱起高华向上一抛，又接住再抛，再接住，还不停地说道：日本投降了，可以过安顺日子了。方培茵只顾高兴，手中织毛衣的线团掉在地上乱滚，她都不知道。里弄里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又是笑，又是跳，又是流泪，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高雁等几个小孩子更是高兴地在地上打滚，翻筋斗。人们笑着、说着，脸上流着泪水，不约而同地拥到大街上去。

这儿不远就是静安寺，



上海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静安寺是个聚集人的地方，周围有几家外乡人经营的小摊点。一个卖豆腐花的摊主高兴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可以回老家了，今天的豆腐花我不卖钱，请大家随便吃。一个卖水果的老汉更有趣，他把自己卖的水果见人给一个地分发了，最后他干脆把剩下的水果倒在一个店铺的铺台边，背着空篮子朝城外跑去，边跑边喊：日本投降了，天亮了！胡山源也像个顽童，他肩膀上驮着小女，带着小儿高雁来到市区中心。这时街上挤满了狂欢的人群，人们虽然素不相识，但碰到一块时，都拱手相庆，说着些：总算天亮了，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此时上海的每一条街道的地面上，均被鞭炮爆炸后的纸屑铺满了。不时有人来回地撒着写有抗战胜利消息的传单。红红绿绿的标语已贴满了大街小巷。警察们此刻收敛了往日的威严，个个面带笑容地止步街旁，观看这乱而不闹事的人群，共享抗战胜利的欢乐。天刚擦黑，家家门口自发地挂上了点燃的灯笼，街灯也提前亮了，这一夜必将是狂欢之夜，胜似过年。

当胡山源带着孩子尽兴过后回到家时，方培茵竟然神速地备好了一桌宴席，说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一家人要开怀畅饮一次。里弄里早已灯火通明，只有在过年时才用的几盏汽灯高挂着，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大家还相互走动，这时各家各户也拿出了自家的好酒好菜凑热闹，大家言谈欢笑，狂斟满酌，直到天明。各家的小孩子也破例地彻夜玩耍，玩得眼皮都睁不开还不想分手。

1945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那天，胡山源筹备举办第三次文艺青年联欢大会，邀请的对象都是与他有关系的十来个文艺青年团体，这次集会还相应成立了“上海文联”。这个“文联”是将爱好文艺青年的十多个团体联合起来，最后人数达到二百多人，主要是胡山源在各校教过的学生，大家推胡山源为顾问，目的是使青年谋得精神出路，不为日伪所利用，宗旨是“研究文艺”和“联络感情”，写进各社团章程，第三条“提倡气节”只是口头传达。

决定事项后，胡山源第一个想到要去请言谈前卫的郑振铎来作报告，因为他刚从重庆回来，还负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什么使命。胡山源本是为大家着想，他认为：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青年们一定是欢迎的，而人家又正是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

胡山源不辞辛劳在静安寺的东北一所独宅洋房里找到了他，独宅洋房是郑振铎那时的办公地点。两人相见，洒脱的郑振铎对上门的胡山源

说：我很愿意来！胡山源喜在心里，想人家终于给了面子，会后可要好好表谢意。然而到了12日那天，他另有事脱不开身，不能来，叫周予同先生来代替。周予同来代替参加也算没有驳面子，周予同在青年联欢会上的讲话，同样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尤其是对上海人所说的“瘪三”一词的解释，很有意趣，他说这个词，其实是指文人而言，因为文人所有异于平常人的地方，乃是有“笔”有“衫”。“衫”指“长衫”，旧时文人必然穿上的外衣。听者笑得前仰后合。

第十章

一、曹聚仁作即席发言



曹聚仁

那次文艺青年联欢中，还邀请了陈松溪、王慕雅、詹文浒、王善业等到场进行演讲。1946年是日，举行第四次大集合，在钱业公会聚餐、开会。胡山源便约请海外归来的曹聚仁作即席发言，当时，曹聚仁就很简单地讲了两句话，都是在后方流行的，一句是“伤脑筋”，一句是大家都没听清楚，他讲话声音不够洪亮。

不久，曹聚仁就出国了，在香港写给胡山源一封信，要胡山源为他的妻在他们办的小学里安排一个位置，并说明薪水由他每月汇来，不必学校花钱。胡山源回信向他道歉，告诉他事情不大好办，因为学校进退人的权利不操创办人和校长之手，而是操在全体教职员的手里。这样，他们的通信就断绝了。

胡山源在在曹聚仁笔健多产思想指导下，还是受过一点影响，对他写出的稿子都用复写纸，以便寄出稿子后能留底稿一法很赞赏。晚年的胡山源在看过其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那本《鲁迅评传》后，就认为在国内外数十种关于鲁迅的传记、评论中，曹著的《评传》是最具个性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写鲁迅既不仰望，也不俯视，他把鲁迅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来写很好。作者通过对鲁迅心路历程、文艺观、思想政治观的述评，剖析他的作品，使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的鲁迅。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资料和鲜为人知的轶事。

二、在《新闻报》的憋闷

这一年，一些在国民党方面有后台的人物，诸如程沧波、詹文浒、赵敏恒等几个从重庆飞回上海滩，接收了上海几个文化单位，两个同时进入《新闻报》，詹文浒当了总经理。最初半年，他有用人全权，将老旧友胡山源引了进去，先安排在主笔部工作。之后报馆改组，由原来出任“政治指导员”的程沧波出任社长，詹文浒虽仍为总经理，却只对经理部有人权，资料室属编辑部，他不能过问。不够强劲的詹文浒为了博取程沧波的好感，也为胡山源的饭碗稳固计划打算，要胡山源在人家到报馆之前去看看他。胡山源考虑到吃饭难，放下了文化人好面子的架子，遵循着去做了，然却没有见着。

在报馆里，程沧波兼任总主笔，主持社论。詹文浒了解胡山源的情况，知道能写一手好文章，起先就让他帮着写社论，胡山源老实人一个，只顾着按要求写，写好了上交了事。当时，程沧波接了稿子往案头一搁，对胡山源一个字也没说。胡山源开始还自鸣得意，想想自己也算老报人了，长篇小说写了几部，一篇社论难得住他吗，不可能的，不过是两个手指捏田螺的事。可是他写过几篇，就像年轻时投稿一样石沉大海了，几个月来竟一篇也没被刊出。所有社论都是由程沧波写的，次之便是詹文浒写的。一篇《扑灭奢侈》的文章，胡山源自己认为写得够好了，可人家视若无睹，见报时还是刊登了程沧波执笔写的那篇，大大伤害了胡山源的自尊。

胡山源感觉程沧波在挤压他，詹文浒当然早看出“苗头”不妙，就将胡山源调到资料室，以为可以保全了。不料自姓程的出任社长后，第一个“手谕”便是对胡山源作“停薪”处理，换言之就是撤胡山源的职。胡山源憋闷得很，曾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知己冯有真、潘公展、严独鹤。胡山源很气愤，对他们说：以我的工作经历论，难道不能在报馆工作？以《新闻报》的财力论，难道养不起我这样一个人？我与他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姓程的又如何要这样对我！我准备离开该报馆时打他一顿，因为我觉得对他这样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这种激烈手段直接对待。当时江阴同乡冯有真劝胡山源熄熄火气，说：不要像李逵、张飞，这是

要犯刑事罪的，骂他一场也就够了。胡山源愤懑着，有些像受了大委屈的孩子，说：我为了出气，为了惩戒这种文坛败类，就是吃官司也愿意。冯有真那几天的硬功夫就是充当胡山源的影子，使胡山源没一点出手的机会。

潘公展也是从重庆飞回上海后进入报馆的，他的报馆是《申报》，先任“政治指导员”，后任社长。为胡山源能留《新闻报》，曾表示过来作通融，然一切未果后，他又表态让胡山源再回《申报》。胡山源高兴了一下，不几天潘公展却告诉他，他那里的《自由谈》已给虞君质编了，因为报馆要国民党党员的政治条件。当然此时胡山源也并不后悔自己不去加入什么组织。

胡山源一脚刚踏进《新闻报》报馆的门，他们报馆会计处负责人就来招呼他过去了，胡山源跟着进室内，会计处负责人就将程沧波写的“手谕”纸条拿给胡山源看，胡山源像受了当头一棒，一时间愤懑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出得门来就直接去找詹文浒，告知了人家报馆这样欺负人是不对的。詹文浒为了要保全胡山源在《新闻报》的地位，其中一个方法是商得赵敏恒的同意，协调到去编副刊“快活林”。这时《新闻报》元老之一严谔声已经他就。这样安插胡山源，似乎是个上上策。当然，其中也不免有这样的私藏用意：事在人为，我又何尝不可将他挤而去之，由我独当一面，造成蒂固根深、牢不可破的地位。

詹文浒再通过报馆总编辑赵敏恒向程沧波求情，姓程的才勉强答应延期两个月。一次被解职的原总编辑李浩然，闲散着到各办公室走动走动时见到胡山源一个人在资料室，就俯身双臂支在胡山源办公的写字台上来作闲谈，他告诉胡山源说程沧波的私德极为不堪，其他一切行为也叫人瞧不起。吴稚晖最讨厌他，看见他就要骂。他去见吴，吴不见，即使撞见了，也往往只当没看见，不予理睬。李浩然有一些打抱不平，他还劝胡山源不妨去拜望一下吴稚晖，对他说说程沧波的德行，老人家一定可以制服他的。胡山源笑笑作罢，私下想，吴是“党国元老”，我一个仅教教书写文章的如何让你晋见？不过他对李浩然向他讲这些知心话还是很感激的，胡山源是真正喜欢他这个人的，认为他是毫无媚骨的真名士。后来几次他还告知胡山源一些足以使人感兴趣的旧时代的文人轶事，他言说时不带一点牢骚的态度，出言吐语也隽永有味。可惜，这样的好人在一次等电车时，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死了。

詹文浒、赵敏恒将胡山源调《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部，当时在主编“快活林”的是报馆元老之一严独鹤，胡山源去后，先约他在会客室谈话，胡山源将詹文浒、赵敏恒的安排转达了他，他一言不发，连个“嗯”、“喔”也没有，简直是一个绝对不能发声的哑巴。这给胡山源的印象极深，极深，终身难忘！胡山源也知道，该报的一些旧人，在这些新人和当权者之间，是难于说什么话的，也许他听见了胡山源他们这些新人之间如此闹矛盾，不免幸灾乐祸，可是他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真正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不叫人钦佩。

胡山源是没有玄机的人，他心口如一，转达了指令，马上就对年长自己十岁的严独鹤说：快活林还是由你主持，我只供稿。严独鹤没有说什么，可他的神色由紧张而一下子趋于放松了。胡山源曾想：自己要排挤他是很容易的，因为新的当权者是他的后盾。然而胡山源平生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何况他还以为文人都是可怜虫，吃这碗饭的绝不可以彼此相轻，以至相争。

共事的日子里，胡山源是以文坛“前辈”对待他的，他亦居之不疑。这是他的坦率，胡山源喜欢人的真面目，与严独鹤看起来像莫逆之交，大家出行时，热热闹闹场合，胡山源基本规律是在扶着他，老头也时常叫着“山源兄”，要胡山源帮助。尤其过马路时，非扶着他走不可。在李浩然被撞死后，他更是提心吊胆，轻易不敢独行了。

赵敏恒对胡山源似乎还有礼貌，虽然他也是面无笑容，对一般人都带着瞧不起的表情。他曾问起胡山源的写作，胡山源将当时已出版的《义民别传》和编的《幽默笔记》、《幽默诗话》之类东西陆续给他看。他每接到一本，过了一两个星期还给胡山源，胡山源再给他一本。不知他究竟有否阅览过，或者只是敷衍塞责。胡山源应该是看出些眉目的，他当了胡山源的面，也不谈书中有些内容什么，胡山源当然也不便再问。

姓赵的似乎和詹文浒还有交情，一次在还书时，带着疑惑的眼神对胡山源说：真搞不清了，詹文浒为了你的饭碗问题，竟向程沧波表示过屈从，他向人家求情说，只要保留你，其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让步。赵敏恒不免纳闷：你是花椒还是辣椒，对他那么重要。胡山源当着赵敏恒的面，只是笑笑。

胡山源心里是感激詹文浒的，但他不表露在嘴上。赵敏恒端不明詹文浒为什么袒护胡山源。又有一次，赵敏恒对胡山源直接说：胡先生，

我说句实话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同意你去“快活林”，本是想让你把老严更换掉，你倒好，还打得火热了，说你什么好呢，难怪别人背后说你是书呆子。他接过了胡山源递给的一本书时，自己的头还在不解地摇着。

《新闻报》经营有术，形势发展较为喜人，报馆领导决定乘星期一报上广告较多、篇幅增加的机会，特为在报上辟了一个副刊《新文化》版，每星期一次，总编辑让胡山源当主编，胡山源心想，这样下来，自己的饭碗兴许能保住了，可结果还是没有用。他被当成猴子玩耍了。

事情的表面原委是：一次谈话中，赵敏恒对胡山源编的《新文化》说出了他的不满意。他对不少篇文章都打上了叉叉，以为都是无聊的。胡山源终于明白了，这也和他在编《申报·自由谈》一样，他和《申报》同仁，都是希望胡山源刊登些“风花雪月”、“嘻嘻哈哈”之类真正无聊东西的。胡山源有办事原则，不愿意这样做，终究难免要构成抵触。赵敏恒这位清华毕业的留美学生，较为自负。编辑部同仁对他有“畏”的感觉，但他还能体贴人，一次逢夜间大雨，胡山源没带雨伞，他就主动拉胡山源上车，一路专车送到家。

八月下旬，程沧波怕胡山源不走，竟叫人将其坐的桌子也搬掉了，使胡山源到了编辑部没有坐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胡山源特地到他的办公室去“辞行”，表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其实胡山源是去试探这家伙态度的，如果他还“像煞有介事”，胡山源至少可以骂他一场，如果他还穷凶极恶，说不定胡山源就要来一场拳打脚踢的表态。谁知脓包倒“识相”，见了胡山源满面堆笑地敷衍着，胡山源是个得理且饶人的人，见人家变成了人，就说：我是来去分明的人，离了你我不会饿死。胡山源在《新闻报》工作了约8个月，真有一点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三、进《中央日报》编副刊《文综》

下过一场雨之后，空气清爽起来，炽烈的阳光迅速将潮湿消除，穿梭在窗外郁郁葱葱的树阴中，竟是一阵凉爽的风。胡山源接受了上海记者工会主席、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的劝告，不与程沧波争闹，进了《中央日报》编副刊《文综》。这份《中央日报》的前身为原办在安徽的《中央日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

党中宣部驻沪负责人先后有郑亦同、吴任沧、邓友德、冯有真等人。国民党在沪的报纸、通讯社则有《中美日报》、《正言报》和中央社、平明社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冯有真与国民党在沪宣传机构的部分人员先后撤退至安徽屯溪（其中有《正言报》、《中美日报》两报编辑部的主要人员与中央社人员），当时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安置这批由沪撤退的报人，任命冯有真为中宣部东南区战地宣传专员，在屯溪创办安徽《中央日报》，并兼任社长。该报于1942年7月18日创刊。报社实行社长制，下设编辑和经理两部。经理部设于屯溪栗里，编辑部先设于隆阜戴东原故居，后迁回栗里。主笔李秋生，总编辑胡传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程五西。编辑有胡道静（兼资料室主任）、胡道和、梁西廷等人。采访有赵之诚。经理部总经理为王晋琦，副经理为沈公谦，总务组主任苏硕夫，工务组主任徐锡高，广告组主任沈经一，秘书张三中。在篇幅方面，1944年以前为四开，后来新造对开机制成，改出对开一大张。副刊有综合的文艺性副刊《青锋》，有经济、教育、文综(综合性)等。

创作小说、编辑刊物是胡山源的擅长之事，他知道怎样抓到好稿，将平时积聚起的一些人脉理一理，接下来就设法给这些人写信约稿。

在此之前，《申报》社长潘公展曾有意要胡山源再进《申报》，后知胡山源不是国民党员而作罢。胡山源进了《中央日报》，《中央日报》的秘书几次过来又要胡山源填表，加入国民党，胡山源仍旧未予理睬。他抱定：所发稿子不捧国民党一句，不骂共产党一句。胡山源在《中央日报》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所写各类短文，后来汇编成四个小册：《文人综论》、《文艺综论》、《作文综论》和《国文综论》，最后一本未曾出版，后遭失散。

这一年胡山源偕夫人方培茵赴浙江定海探望岳丈家时，决定在定海北门外筹建“义桥小学”，造三间平屋，不收学费，聘教师两人，解决乡村部分失学儿童重新就学，造福桑梓。胡山源任名誉校长，方培茵任校长，通信联系，方培茵还去检查过教育情况。

后来胡山源朋友郭绍虞推荐他出任同济大学新闻系主任，该校文学学院院长孙蜀丞因胡山源不是CC派，同样没有答应。

这里还要提一提“东吴女子作家”中的两位：施济美和俞昭明。施济美是首先应当提到的人，她在上海东吴大学读的是盛行一时的经济系，不是国文系。但她喜爱新文艺，写作小说，因此和胡山源有了往来，起

先还要胡山源对她的文章进行加工润色，后来她就独立创作了。起先还要胡山源将她的稿子介绍给几个杂志，后来几个杂志和她挂了钩，经常登出她的作品。她也加入“愚社”，并参与活动：游园、远足、开联欢大会等。参加联欢大会的有十来个文艺团体，时间是从1944年到1947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地点是：首次在胡山源创办的集英中小学，第二次在海关俱乐部，第三次在钱业公会，第四次在胡山源家里。第一、第二次到的人很多，有二三百人，并且照了相，第三次相当少，第四次则成强弩之末，到者寥寥无几，以后就不了了之，不再举行了。施济美是这寥寥无几者之一，她一来就说，有要事，不能多留，说了就走了。这虽然是一般的趋势，这种集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她的不愿意多留，和其他人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但胡山源不能不注意到，她已经和自己不大融洽了。胡山源的心还是细腻的。

胡山源反省自己对其的言行，认为自己对人家说话过于直截了当，自己多次找出过人家文章中不少毛病。他通过与其他人比较，觉得施济美在素材择取中有倾向错误，指点过几次，让其摒弃晦涩。不然，只会胡编乱造，永远不可能触及生活，只能写些干涩的无生命的文字罢了。说写小说，不要一味以青年男女的情趣为主体，并且举汤雪华为例。这大概有损她的自尊心了。另外，曾有一次，胡山源要她做一件事，她不肯，胡山源便讥讽她“缠小脚”。这是胡山源对她不够谅解，并且不够尊重。因此，后来她出过几本小说集，就没有送给他。胡山源后悔过自己对太学生太严格了，水清无鱼，这样下去学生会一个个弃他而去的。可他又看到油瓶倒必要伸手去扶的人，孤掌难鸣时就回忆起社团兴盛时的一些活动，胡山源还记得，留有一头美发的施济美与自己是相当融洽的，一次他还邀请她和俞昭明几个到金源钱庄表演过文娱节目，并且还从她家里，蒸了包子送到胡山源家，让大家共享。

俞昭明和施济美是很要好的同学，都是从北京回到上海的。俞昭明的弟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被日本军队的飞机投炸弹炸死，这个消息，她一直瞒着父亲，不时由施济美假冒她弟弟，写信给父亲，因为施济美的笔迹是很近似她的弟的。俞昭明和施济美一样，在好几家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然而俞昭明的为人，在胡山源看来，与施济美不同，施济美近刚，她近柔。那次她和施济美等在金源钱庄演出，唱河南坠子，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因为她在女同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品貌出众的小美人。

胡山源比较关照她，曾想介绍她和一个有外国博士学位的同事结合，约定俞昭明和那位博士在他家吃饭。那天，俞昭明由施济美陪着过来，那位博士却在人家吃完了饭才赶到，说为要事所耽搁，未能早一点来，大家都看出是托词，俞昭明眼珠朝上看着他好几分钟，那张满嘴烟味的臭嘴才停住说词。胡山源所作的介绍，也就没有了结果。

俞昭明曾住在胡山源他们的集英学校，还担任过几个月的教师。不久，在报上看见消息，说她代表三青团向一个什么人献旗。明显是让国民党的组织拉拢了过去，胡山源只能无奈地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分道扬镳，他惋惜着。

在最后一次社团活动中，有一个叫沈寂的年轻人让胡山源刮目相看了，守时不说，而且还热度不减地讲了话。胡山源是早些年就认识他的，至于在哪一年的具体时间上就说不准了，仅记得他写过短篇小说，笔法上很老练，有些莫泊桑和欧亨利的风格，能够纳千里于尺幅，而不觉其简略。

后来胡山源一直与他保持较为稳定的联系，两人在闲谈中还讲到张爱玲，那时张爱玲没有多牛气，现在她的很多书大热，甚至一再拍成电影。但他们那时就认定，张爱玲并不能代表上海。他们也知道那位胡兰成，早就知道张爱玲对自己和写小说一样痴迷，但抗战胜利之后，张爱玲就不能再写东西了。当时没稿费收入很苦。那次沈寂对胡山源讲，是他介绍张爱玲给桑弧写剧本的，后来拿到《太太万岁》的稿费，她就赶紧给没工作的胡兰成送去。胡山源有感慨地说：他们俩整个就是一个迷惑、利用和遗弃的俗套故事。沈寂说：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出版，但不可多讲她与胡兰成的关系。胡山源心领神会说：只能就文而文，人都是有复杂性的。

这期间，胡山源的寄女汤雪华又从湖州到了上海，许多以前通信的朋友都见了面。这一次胡山源还介绍了好几位编辑给汤雪华。其中有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新闻报》副刊“新园林”编辑严独鹤等，他们对汤雪华很热情，纷纷向汤雪华约稿，所以汤也给儿童读物《小朋友》写过稿。“新园林”与她特约，每月十篇小文。《大公报·儿童园地》和《申报·春秋》，她都写过稿子。那次在上海，又正逢当时的“上海文联”开会。“愚社”属于“文联”，所以她也跟着寄父参加那次盛会。在会上，她见到许多青年作家，虽然都不大相识，但他们或她们，个个年轻，活跃，

充满朝气。他们大都是胡山源的学生，济济一堂，桃李满园。胡山源在会上发了言，用他那带些苏南吴地方言的普通话，讲得还挺抑扬顿挫，他的学识，让在场的文艺爱好者自然找到了差异，所以冲他致意的人不少。

四、李小峰不像胡山源对戏曲真有嗜好

那一年，胡山源在办“之江大学文学专修科”夜校。有一天，赵景深从金寨回来不久，胡山源赶到了他的家里，邀请他每星期来夜校担任两节课。那时他的妻子李希同在旁，李希同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志云、李小峰之妹，同为江阴人，胡山源早就熟悉，还素有一脉山水的亲切之感。胡山源说明来意，赵景深还未及发言，李希同就接过去说：抗战胜利了，来找景深做事的人很多，正可以捞一把在手里拣拣，夜校有什么弄头！赵景深是典型的妻管严，这会就只好顺着妻子的口气说：我将仍入复旦，将专心复旦的工作，不能应胡兄邀请了。当时还有一位朋友于在春也在场，胡山源顺便邀请了于在春。可姓于的也回绝了胡山源，大概他以为赵景深不答应，他也不便擅自说出独异的话来。胡山源内心窝着火，感慨万端想：没有主心骨，也受传染了。但他深信，李希同如不在旁作阻碍，赵景深是会答应的，因为这究竟不是强人所难之事，而于在春当然也会答应的。对胡山源这种结局，仿佛是一次噩梦般的经历。那天赵景深似乎感到了一些歉意，便说：胡先生，实在抱歉，我就来作一次演讲吧。胡山源有些闷声回应：你来当然欢迎！嘴上这样说，面色也不好看，他这个人情绪就写在脸上的，不会作一点掩饰。

几天后，这位“江阴女婿”赵景深没失言，来校演讲了一次，大约是关于戏曲的，演讲时仿效了不少戏曲的唱腔，甚至连山东人要木人头戏的口吻，也学得惟妙惟肖，胡山源这才知道他的多才多艺。他这样的才艺天赋，大大地有助于他学习昆剧表演。

当时，昆曲、昆剧的演唱，在上海可以说盛极一时，唱的“同期”（曲会），演的“会串”，赵景深夫妇以及李小峰夫人蔡漱文都参加，胡山源与妻子方培茵，也总是参与其中。李小峰不像胡山源和赵景深对戏曲真有嗜好，他来参加，一般是尽着他那“侍从”之职而出席的。他事事

依顺着妻子，廉价地陪着妻子各处走。有一次，胡山源请一桌客，戴一对祖母绿耳环的蔡漱文也在被邀请之列，他跟来了。脸上胭脂抹粉的蔡漱文和同桌子的人一会谈曲，一会谈什么，做派有一点矫



前排左起：胡高虹、胡山源母亲张氏、张氏抱着的为胡高华、胡高雁；后排左起：怀审美、胡二妹、胡山源、方培茵、怀行素、阿瑾妻子。

作，场面很喧嚣热闹。他却在另外一室，成了一个听或不听的人，他百无聊赖地和胡山源空茫地闲扯着。李小峰特地还讲到了1928年与鲁迅发生的冲突，那一年他二哥去世，其职务由他兼管，终日埋在事务堆中，与鲁迅的往来较疏，曾因刊物上登一纱厂的广告，同行谣传北新把资金去办纱厂，拖欠作者的版税，引起鲁迅的不满，请律师写信向北新清算版税云云。后经郁达夫的调解，取得协议，所欠版税分期拨还。

胡山源对鲁迅有芥蒂，但对鲁迅的人格还是放心的，加上文坛好多人的评议，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的回忆文章等，对北新书局的事也大致了解些情况。胡山源带些调侃口气对李小峰说：李老板，不是我们是同乡关系，我就袒护着不发言，在这件事上，你是有些资本家刻毒的。李小峰显得有些尴尬地笑笑，带些委屈辩护说：我为他出了那么多的书，怎没有人念好呢，做人难啊。胡山源带些讽喻顶一句：你的起家，可得益于鲁迅的帮助，是事实吧。李小峰克制着自己，他不服气回敬说：你捞到鲁迅啥好处了，怎么回事，胳膊肘儿往外拐。两个人声音变大，方培茵出来打了圆场，神情黯然的两个人方才熄火。胡山源的脾性，就是不会隐藏不快，心里有话就要一吐为快。

李小峰舔着嘴唇，等到他的妻子出来，他又换了一副脸面，像在进

行表演艺术的，一点不流露刚才与胡山源的争论，他掩盖地上前对妻说：刚才与山源讨论时局，说国军在华北节节败退，中国说不定又要来个南北朝了。李小峰夫人蔡漱文白一眼男人，说：你管共军国军那个做啥，头脑清醒点阿好，我们现在的书店既无门市部也无编辑室，该考虑我们到大街上找房屋，再说对于我们开书店的有什么害怕的，政府总归是要让老百姓生活的。走，回家！室外万家灯火像满天灿烂的繁星，胡山源送人到弄堂口的大马路上，感到了北风的凛冽。在风里，他好像闻到了烤制山芋的味道，香喷喷，吊他食欲，萌生吃的念头时，两只空口袋又及时提醒他打住念头，他傻呆着戳在路边上好久好久。

平日，赵景深家与胡山源家，都有“传”字辈的教师来教授唱与演，因此胡山源与赵景深就时常见面。赵景深衣着整洁，头发梳得光溜溜，一般时候，还把一条裤子的裤线总是熨得直直的，走路也腰背挺直。

胡山源对昆剧感兴趣，还是早期听留声机唱片得的瘾，他在教师教授中，听其言观其行，又一次体味到昆剧其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的音乐上。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曼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他记住了什么为“水磨腔”。这种新腔奠定了昆剧演唱的特色，充分体现在南曲的慢曲子中，具体表现为放慢拍子，延缓节奏，以便在旋律进行中运用较多的装饰性花腔，除了通常的一板三眼、一板一眼外，又出现了“赠板曲”，即将4/4拍的曲调放慢成8/4，声调清柔委婉，并对字音严格要求，平、上、去、入逐一考究，每唱一个字，注意咬字的头、腹、尾，即吐字、过腔和收音，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变化增多，其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特点也愈加突出。相对而言，北曲的声情偏于跌宕豪爽，跳跃性强。它使用七声音阶和南曲用五声音阶（基本上不用半音）不同，但在昆山腔的长期吸收北曲演唱过程中，原来北曲的特性也渐渐被溶化成为“南曲化”的演唱风格，因此在昆剧演出剧目中，北曲既有成套的使用，也有单支曲牌的摘用，还有“南北合套”。“南北合套”的使用很有特色：一般情况是北曲由一个角色应唱，南曲则由几个不同的角色分唱。这几种南北曲的配合使用办法，完全从剧情出发，使音乐尽可能完美地服从戏剧内容的需要。

胡山源夹在小队伍里开始学唱了，依依呀呀，饮鸩止渴终因他的嗓子生硬，自觉不圆熟，内心有些自卑感，嫉妒着赵景深一上唱就婉转如

意，好多日子过去，除了理论上理解外，唱腔上几乎一事无成，就放弃了继续学，以后他就由妻子一个人去学。这期间，上海十几个曲社、300多个曲友成立了“昆曲研习社”，赵景深当了主任，胡山源认为很恰当。

这一年暑假，由方培茵牵头，邀请了上海许多著名昆曲票友，举办了一场“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助学义演”活动，获得了成功，在兰心大剧场连演三天，方培茵与张传芳、张子方合演压轴戏《断桥》，盛况空前，方培茵的小碎步配兰花指让人家绷不住要乐，当时拍了许多照片，脸蛋上涂脂抹粉，显得很漂亮，好多人看过照片后误将方培茵当成明星，胡山源听后也是喜形于色。

五、办了一个上海日新出版社

一天，胡山源在一个有身份的朋友家看了部内部纪录片电影，是讲1947年7月，一架来自外太空的飞碟坠毁地球后，地球人对外星人尸体进行解剖的记录在案，纪录片电影分别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首次公开播放。揭秘不明飞行物坠落罗斯威尔背后的真相没有谁搞得清楚？这让胡山源一直略微忐忑，不是充满好奇，而是隐约的畏惧。人具有无穷的想象是好事，因为人类不能永远待在地球摇篮里，我们最终是要走向宇宙的。可我们幻想，尤其是科学上的幻想，就不能用来忽悠人。此事倒让胡山源有了别的联想，就是文学作品上的一些幻想。

胡山源应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聘请，为该校教授《文学概论》及《新闻文学》。此校为国民党文化要人陈高佣自办，“学店”风气严重，教一年后，回绝续聘。

这时他又与朱联保合作，办了一个上海日新出版社，他担任一套文艺“丛书”主编。编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当时出版界不景气，有价值的作品常受到出版商的“宰割”，作者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终”。胡山源对他们抱着极大同情，审阅他们的作品出版。丛书共出十五部（文学创作十二本，理论两本，翻译一本），难得挤出半天闲，坐下来眼睛凝视着窗口，慢慢地捋着一个思路，想着一句话的开头，就拿起手中的笔，为

这套丛书写开了序文。

胡山源在寄女汤雪华身上所花的精力是非常大的，超过自己的妻子，真所谓是真诚待人，将他的全部学识都无私相授予人。他为寄女整理出三本集子的稿子，出版时用了三个笔名，即：中原，汤仙华，张珞。

这件事，可以看出胡山源身上有一种负责的态度，这件事也道出了做人的原则问题，良知问题。是的，就像戴望舒诗云：不了解我们，也不求闻达。对于汤雪华，媒体并没有多少的爆料，胡山源是肩负起责任，执著于“静”和“沉默”中在做。一定时候，人绝对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他人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件事做下来，也让胡山源的神经末梢猛烈地受了一次触动，特别是当看到汤雪华摆在面前的几本新书，他不能不去怀念其那位孤独地在另一个世界的中慧，中慧如果不早逝，凭着聪明伶俐她在写作上一定也是会有所成就的。胡山源从汤雪华身上看出，一个人能否写出好作品，不在于其生活过得是否幸福，而在于能从一些纷扰中挣脱出来，用自己不加掩饰的内心，记录社会现实，做到自己的脉搏与时代同步跳动。

胡山源觉得时间过去得太快了，怎么一下就到秋末。还没好好看看窗外的绿色，大马路旁的树便开始落叶，那一片片的树叶干涸枯萎，随

风飘散，最后消失在视线里，看着让人伤感。有关他的那本散文集，有读者评点，说其文章，明白如话，毫不做作，更可贵的一点是——细致入微。细节见真情，这是大部分读者见出胡山源之文风。《我的写作生活》正是胡山源坦荡的自白。看过多少文人的自述，似皆不如胡山源之琐细。线条太粗的回忆，看不到真实的作者。本书之琐细零碎，从篇名中可窥一斑：《我的写作生活》、《我的字》、《我的书》、《我的钱》、《我的交际》、《我的娱乐》、《我的肢体》、《我的健康》、《我的衣》、《我的食》、《我的住》、《我的



《我的写作生活》封面

行》。比如笔者，最先看的是《我的钱》这一章，因为“钱”最生动最感人，从一个人对钱的态度上可以品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字》这一章亦很有趣，现在的文人多用电脑代笔，字写得丑一点用不着脸红，而当年胡山源的字总被讥为“蛛丝”，又细又连，“难为了排字工人”。作为文人，一手应规入矩的宫阁体钢笔字是起码的要求，事实却从不如此。胡山源在《我的肢体》中最自豪的一项是牙齿——“我的牙齿，除了健全之外，据陆高谊兄说，也很美观。”

衣、食、住、行，事事关联写作状态。胡山源在回忆文章中说：我的写稿，大都在夜深时。我不能在热闹的时地写稿，我必须独处一室，不受什么缠扰，方才能够奋笔疾书。因此，我充分享受到了静趣，尤其是夜间的静趣。在对环境的要求上，胡山源与大多数文人一致，他甚至曾经拥有过一间“坐在床上，就可以看钱塘江里的日出”的佳屋。然而美总是短暂的，也总与现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不去做这类梦溪笔谈好，他寄出去的《小说综论》（上海中央日报社）、《文人综论》、《作文综论》、《文艺综论》（上海大东书局）相继获得出版，又将手头剪报编好三个小册子：《发光》（短篇杂文集）、《五里湖之雨》（游记）、《文化综论》。胡山源在每本著作（包括编著和译著）中均有序文，他在《小说综论·自序》中说：为了喜欢创作小说，我看过古今中外许多小说，也看过它们的许多理论……使



1940年代胡山源（左三）与东吴大学学生合影

我的创作有些进步。后来因在若干大学里教授小说，才不得不将我的一知半解，或是看来的，或是经验来的，对人说出去。最近几年来，更因为编了文艺刊物，时常有人来问小说的写作方法，才将我的意见，写成文字，发表出去……我不喜欢作纯粹的学理研究。我的目的是希望有好的小说创作出来，因为我的研究，其实是综论——都朝着创作这个方向走。胡山源觉得一个人要走出寂寞完全靠自己，搞写作的人就是靠毅力

和勤苦。

这期间，就在胡山源家里，其寄女汤雪华认识了在外界很有活动能力的籍云龙，不久草草和他结了婚。胡山源内心是有纠结的，但他对汤雪华说了一句：婚姻大事你自己做主，你觉着好就行！结婚后，夫妻俩另组小家庭，开始生活得很好，她的肺病再也不发作了，并且于次年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天明”，意味着黑暗过去，光明来到。

胡山源的创作已到一個輝煌期，无数小说理论译作更在上海各个刊物四面开花、层出不穷，让所有文坛同行目不暇接、目瞪口呆。上海一些和报刊的期刊发表目录预告中到处都有胡山源的大名出现，感觉他一天24小时都在马不停蹄地孜孜创作着。可以说，胡山源是当时上海发表作品数量和篇目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个之一的记录，至少维持到1949年。然而，对于多产的胡山源来说，却从来没有得意忘形过，他知道一个好作家不仅仅是产量多少和获得了多少稿费，更主要的是文学的品质。他认为作家应当探索尚未发现的东西，作家和科学家一样，必须是其领域的唯一，有这个创新，才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撒谎，不为自己作辩解，胡山源清晰自己的所在位置，尽管自己能够驾驭各种文体创作，手法也达到了熟稔，这一切离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还是有距离的，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就应当既能编又能写，并且要写好的人。逻辑推理上是这样，可实际是没能妥善解决好生活、学问与创作的关系，文学是奢侈的，他自感自己还处在一个贫困期，自我超越都难，他看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落伍。

六、对黄大铤的照顾

这一年秋天，胡山源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上国文课时，被一位叫黄大铤的学生引起了注意，这个小伙子首先是课堂练习认真，答题时也才思敏捷，胡山源没有一点名作家架子，主动接近了这位学子。胡山源和蔼可亲地问他：黄大铤同学，从你的谈话里，我发现你很有文学细胞，这条路兴许你走得通！黄大铤腼腆地说：我自幼爱好文学，也写一点小文章！他说得轻描淡写。当时没有将前一年出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的事和盘托出，过后脑子里才萌生送一本书给胡山源先生

作指教的念头。当时他还很犹豫不决，私下又考虑到当时先生不仅在大学授课，还是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主编，自己又办了一个集英中学，想来人家已经够忙的了，一个习作者哪里敢再把自己不成熟的东西去烦忧先生呢。这么一想，他又强逼自己作放弃。但是，胡山源先生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又多次鼓励着他，他终于忍不住有一天拿了那本小说集到《中央日报》副刊编辑部去看望胡山源。黄大铨敲门进去后，在胡大编辑面前又要作自我介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材魁梧的胡山源就插话了：黄大铨，不用介绍了，早认识，说是不是有稿子送来？黄大铨有些紧张，说话有些结巴：胡先生，我不是送稿子，我是送一本我的书，见丑！胡山源幽默了句：乖乖，还是一条深藏的大鱼。将书接到手里，不停地点着头说：我一定要看一看，我一定要看一看。黄大铨怕耽误人家时间，提出要走，胡山源却让他坐下喝一会茶，两张椅子靠在一起就谈着话，他又详细询问了黄大铨的不少情况。黄大铨便实话实说：我是失了业才来念书的，生活来源全靠几位在上海工作的朋友资助，勉强度日，有时不得不以大饼油条加白开水充饥。胡山源本来对实诚的人有好感，听了便显出关切的神情道：我看看能不能替你介绍一份工作，让你半工半读，你看可好？这回轮到黄大铨既惊又喜了。他断定这个胡先生是认真的人，既这样许诺，答案肯定会有，他的脸变得光彩起来。胡山源让人家喝茶水，接着又笑着说：那样你可能会忙一些，但也不算什么，我当年在之江大学求学时，也靠每天替学校擦两小时地板赚点钱吃饭哩！黄大铨听了真是感动万分，想到自己和胡先生素昧平生，初次相识人家便谦和诚挚地鼓励自己这个初学者。

过后不久，在一次课堂教学中，出其不意，黄大铨竟在班上被胡山源先生公开表扬了。胡山源动着感喟说：人最可贵的便是奋发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逆境都难不倒他。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几次失业的情况下，居然写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这个年轻人就在你们中间，他就是黄大铨同学。这句话一下子炸了锅，同学们就起哄似的你一句我一言要黄大铨请客，有同学则向他要书看。黄大铨涨红着脸说：对不起，我上学的钱还是靠亲戚朋友资助的。同学们只能放下“屠刀”了，纷纷作抱怨：又是碰上个穷困户，让你慷慨，我们有点缺同情心了。

胡山源在现场对同学们说：穷困只毁掉弱者，而不会将强者也毁掉，如果穷困毁掉你，说明你是个弱者，谨言慎行你倒霉！黄大铨受着赞扬，

额头和鼻尖上都冒出了汗珠。胡山源立即就想起自己读书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相当潦倒的，可人家来帮助他，不就是看出他身上的进取心吗，一个意志薄弱者谁来帮助，帮了也是白搭时间的！

那晚，胡山源就一直在读黄大铤的短篇小说集，约看了大半夜，第二晚接着看，完后思考了一天，第三天就提笔写了一篇小评论。很快黄大铤就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看到了胡山源先生为他写的书评，说了很多好话，让他心头一阵阵的温馨。那天上完课，胡山源又将他叫到编辑部作详谈，给他拿了发有书评的那张报纸，并拿过他送他的那本书，很耐心地指出有几篇小说中存在的优缺点，黄大铤听了犹如黑灯瞎火中遇见太阳的光照，当时他既心悦诚服，又感激不尽。

胡山源让他多读一些历史书，了解一些我们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哪些大事，这样一个人的创作视野才会变得开阔。黄大铤说不清什么原因，此时他的鼻子就是酸楚。胡山源看出情况，就从办公室门口取过一块毛巾递上，目光望着窗外，说：一个人总有困难的时候，但再困难重重，作为男人就不应当自暴自弃，关于历史书和一些外国文学书籍，你不一定去买了，太贵，你没生活着落，就到我家来借吧。胡山源眼睛里充满了真挚的光芒，他的无私用不着怀疑。

黄大铤差点学古人来个双膝下跪作磕拜，他吞吞吐吐说：胡先生你对我太好，可惜我没有能力报答！胡山源做出不高兴的表情说：你说什么，什么报答不报答，今后你能多写出东西就是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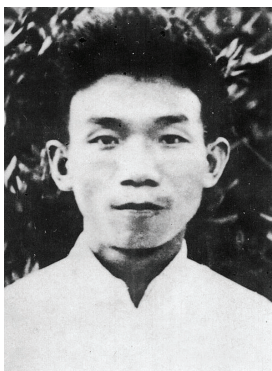
隔日黄大铤在见到胡山源时，胡山源就对他宣布：黄大铤，我决定让你到我的集英中学去兼教国文，工钱不高，但够你对付吃饭了。黄大铤听了既欣喜又不免有点惶惑，嗫嚅着回答：胡先生，我、我可是从来没上过讲台呀！胡山源却宽厚地笑着拍拍黄大铤的肩膀说：不怕，我从你的这本书上看出你是可以胜任的。

话虽然这样说，黄大铤还是心怀忐忑地走上讲台。

一个星期后，一次课后黄大铤看到了恩师胡山源，胡山源又是主动打招呼，他高兴地笑着对黄大铤说：学生们对你的反映不错呀，我早就说过你是可以胜任的嘛，你就大胆地教吧！黄大铤于是才恍然大悟：胡先生为了帮助一个文学爱好者解决生活困难，而尽量作着鼓励，其实先生对我也不尽放心，怕我初上讲坛教不好误人子弟，因此在暗中察访，现在他放心了。他高兴了，此刻，我也就更加高兴了。

当黄大铨第一次向那位女出纳员领取工资时，出纳悄悄地告诉黄大铨：晓得伐，依这堂课本是胡先生自家上的，为了照顾依的困难，依拉让给了依，胡先生是老好人，做了好事体，还让阿拉勿要讲，让阿拉痞痞子。女出纳员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黄大铨真要大声疾呼：好人啊，我的胡先生！

这一年胡山源从一张报纸上读到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郁达夫是胡山源的朋友，有过交往，当年在接任《自由谈》主编一职以后，也曾向他约过稿的，他回过



郁达夫

信，说自己所处环境太遭殃，一时间写不成文章。胡山源理解，之后两人就没再联系过。此时看到了报刊文章，才知达夫已于两年前的8月29日被害，是日本宪兵秘密绑架后杀害的。人生无常，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说离去就离去了。对于日本人连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也不放过的残暴性，胡山源又添了新恨。日本人杀人有些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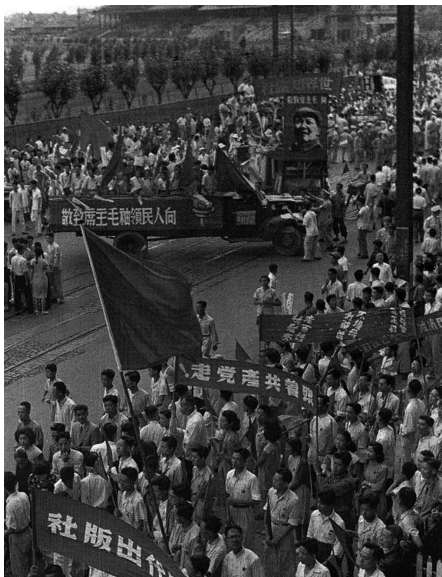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一、天空感觉很辽阔

这时，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败退，至渡江战役前夕蒋介石推出李宗仁演“和谈”把戏，欲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这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不是转移资产，就是暗渡陈仓，事态不是向光明发展，国民党报纸岌岌可危。各人心怀鬼胎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有人劝笃实的胡山源还是远走海外好，他却坚决拒绝。他说：我非党非派，一身清白，几十年来不是教书，就是编报写稿，以文为生，凭的是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就是在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我的文章，也是唯心可表，唯天可鉴的，我要跑什么。

1949年麦黄时节，上海获得解放，市民比当年抗战胜利还要高兴。这一年胡山源53岁。他和家人像那年赶跑了日本鬼子一样兴奋，和着秧歌队走向街头，此时街头热火朝天，腰鼓震天，歌声阵阵，街头喇叭播放着一支欢快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哟，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上海获得解放

胡山源随着人流走向街头，在一处小空间的上空，他又看见了久违的鸽群，呼啦啦地从屋顶上盘旋起飞，鸽子让他有心情舒畅感，他想人要是像鸟类一样自由就好了，人类生存的地方太压抑了，现在共产党来了，这局面能够改变了，他盼望着。几天后他脱离了《中央日报》，一时找不到工作做，在几个文化新闻单位碰了几次钉子，新政权的管理干部对于他们这类旧式文化人言语有种种讥讽，他时刻饱尝品味咖啡的苦涩。他情绪很坏了，所以当时对解放的事，是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再也不用看一些官僚的眼色行事，犯愁的是新政权一下不接受他这个旧文人！夜深人静时，他检点自己，觉得半辈子从苦难中挣扎，无论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当教师、办杂志、编报纸、办学校，都是凭着一颗良心在做好的，并没有失足当汉奸。他尽管没有研究《共产党宣言》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懂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每天观察社会动态，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方向。

他一生中可以说还没有这样闲散过，他对天空作仰望，天空很辽阔，一朵云彩漂浮在高楼上，胡山源觉得自己在看这朵云彩，这朵云彩也在看他，他和它形影相通，一样地无处着落。然而他始终认为新中国总不至于是一个摧毁个人梦想的世界。此时他想起20多年前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认识的张闻天，从报纸上得知他担任了中共辽东省（今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胡山源在妻儿多次鼓动下，才动笔给做大官的张闻天写出一封求职信，向他致敬，并试问人家，看在本人识文断字的分上，有无给一个参加建设新社会的机会？信投出后石沉大海，胡山源本也没抱什么希望，就当不曾相识人家而已，这一次他真的没生气。半年很快过去，他联络着一些可能帮得上忙的人，在找工作的忙乱中，他还时时惦念寄女汤雪华一家的情况。憋屈郁积在心，有时还搁置自己的事，去关心比他更有麻烦危机的寄女。

汤雪华一家其实比他更遭殃，原来汤雪华丈夫籍云龙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方的人，共产党解放军来后，他被抓进了监狱。汤雪华也不例外让人民政府当作国民党的特务分子，行动不得自由，为了活下去，她把孩子送到养母处，然后就进入一家内衣厂当了一名工人。从此，她远离诸亲好友，整天埋头工作，后来不得不与籍云龙办理离婚。说起这段婚事，胡山源并不很赞成的，他们是1946年在胡山源的寿诞聚会上结识，胡山源知道其人是托派领袖彭述之的助手，汤雪华对人家有情缘，结婚后也



胡山源全家与汤雪华(中立者)合影

就此告别了文坛。1952年12月，籍云龙被捕并判处无期徒刑。汤雪华在一家私营棉织小厂做工，生计艰难。1958年为避免作为“反属”遣送山区，她忍痛和丈夫离婚，从此两相隔绝。“大跃进”浪潮中，她随厂内迁江西九江，多次被评为九江市一级劳动模范。“文革”开始后，时在苏州工艺美专读书的儿子赴苏北插队。经过艰苦努力，1973年，她退休回到苏州，儿子也重伴左右，并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1992年7月25日，晚年苦尽甘来的汤雪华却由于积劳成疾因病去世。

胡山源一时找不上工作，闲荡不是事，就找来几本莎士比亚的书和一些希腊文学作品集看。倒是获得不少新认识，觉得希腊悲剧是所有戏剧中最本真的。他喜欢戏剧，对剧本看得格外认真，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莫泊桑的《项链》，悬念是非常强的。震惊，心灵的震惊。又联系到中国的《红楼梦》，他始终认为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就是最后，四大皆空，荣华富贵最后都是空的。这时脑子自然又想到他那在1941年《万象月刊》发表了半部的《散花寺》，他想这部小说自己终究是要补救完的。坐在椅子上看着书想着事，世界书局原来的同事朱联保找上门来了，他在解放后就与世界书局一起让新华书店接收了，管理老本行，负责出版发行。他一脸喜洋洋，未进门先喊：胡先生，好消息，你的书稿清样找到了！胡山源喜不自禁接一句：老弟你看清了，可有好几本呐？朱联保说：没有想到，当时撤退时，伙计们把书稿一并带了出来！胡山源连拖鞋也没换，就招呼朱联保快马加鞭赶去书店。

胡山源从仓库里领出六大本清样书稿，是十六开四号仿宋字排印，共约200万字。

过了一阵，胡山源很想为书稿谋个出路，其间也曾写信给郑振铎，郑回信给胡山源，表示尚无办法。后来胡山源在报上看见一条消息，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在全国征集已刊的孤本和未刊的稿本，

胡山源就写了一信去，告以本人有这样一部未刊的清样本。约半个月，便得到令人鼓舞的回信，说这稿本是适合他们需要的，叫胡山源将稿子寄去看看。

胡山源照办了。科学院又来信让胡山源重新校订一下，并说可以预支一些校订费。胡山源预算了一下，需要校订费400元。科学院将此款和稿本一并寄胡山源，胡山源就郑重其事请懂行的一名教授作校订。一年后，将校订好的书本寄去，却久而久之没等到下文。

胡山源只能找别的事做，他找寻到一本英文版的苏联长篇小说《郭尔弟的光明》（李比立赫特著）来翻译，花了约三个月时间译成后，即交时代书局出版（未署胡山源译者名字）。

二、全亏了陶白的主张

这时期胡山源精神上恹恹的，发病的状况，倦怠着，觉得累，真切的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看不清前方的路途，也像一艘找不到港口泊下来的小船，任其颠簸流浪。一直心灰意懒着，无暇静心体味新生政权给民众带来种种好处。才进入1949年冬天的时候，胡山源过去的老友黄式金从苏州给他来信了，说无锡的苏南文教学院开办文史研究班，学员从各专区报送，也对外招收，嘱胡山源前去应试，也好解决今后的吃饭问题。胡山源心头一动，觉得自己半辈子接触的是文教，再读几年有关文教的书籍，将来还是以文为生，这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再说解放半年多，在新的形态中，许多情况都变得不熟悉了，有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他满怀希望，将信递给妻子看，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方培茵也十分赞成，要他立即动身去无锡报名赶考。

次日一早，胡山源赶赴火车站上车，中午抵达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在市区北面的社桥头，利用了几幢旧楼房，倒也颇具一定规模。他找到学生报名处，填表后交上时，一位姓王的教员接过一看，惊喜交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山源同志，办过弥洒社的那位！胡山源听到有人称他同志，还是不习惯，但新社会时兴这种称呼，再喊先生就落伍了，所以略为迟疑了一下便谦逊地答：是在下。啊，胡大教授，果真是你，欢迎欢迎！王教员一把握住胡山源的手说：胡同志，大教授，你是著名作

家，怎么屈驾来报名当学生？胡山源如实相告说：王同志，不瞒你说，我现阶段没有工作所做，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必须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方能跟上大家的步伐啊。他满意自己从嘴里也喊出了同志称呼！王教员听后，受了些感染说：你能放下身架子真了不起！胡山源私下想：这叫一次华丽蜕变，要追随时代。

胡山源就进了考试现场。当时由于他一无准备，连考卷上关于“成分”的词语亦不懂是什么。他在考场有些不知所措，考胡山源的是位副教授，他看了胡山源的考卷直摇头。过一天发榜，正取10人，胡山源不在内，备取几人，有他的名字在内。录取为备考生也不容易，后来有人告诉胡山源，说他考的成绩不好，勉强被放在备取之列，全亏了陶白的主张。那时他是苏南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就是主办文史研究班的那位同志。当时陶白对招考的人说：他既然来了，我们欢迎之不暇，哪里还要管他应考的成绩。他的话得到大家的赞同，因为胡山源是唯一的“大学教授”去赴考的。在那大半年的学习中，陶白时常到校，或作报告，或作视察，胡山源和他没有接近。

陶白既不来找胡山源，胡山源也自然不敢去找他。此时他已经知道，陶白也是江阴人，真姓名叫谢祖安，老家在西乡。直到这一年的8月底，学业结业前夕，陶白差人将胡山源找去谈话了。陶白见过面就显出其随和的一面，他笑容可掬地先介绍了自己，再陈述了一些国家政策，最后还戏谑自己的学问太少，说虽然读过上海政法大学，但在险恶环境里，真正的书也没好好读过几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也是半瓶子醋。胡山源听听竟产生了一点错觉，认为与自己谈话的不是上级，而是自己的一位朋友，他呷了一口茶水，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微微张开嘴，也开始向对方作了自我介绍。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史，说到自己祖母与母亲抚养自己长大的不易，祖母带他曾经在田头拜求田头菩萨保佑稻谷不要荒歉的经过，说时已53岁的胡山源不免哭了起来。

陶白听后，也受了感动，说：胡先生，你是贫下中农出身，是靠自己努力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资助读的书，不要放弃，新中国有你用武之地，人，只要热爱生活，只要有工作就会有饭吃的。陶白显得老成持重，还拍着胡山源的肩膀，让人家鼓起勇气，重新起步，争取早日走上新岗位。

那次陶白还告诉胡山源，学院决定留他在苏南工作，两个方案任其作选择，第一是教书，第二是在文教处干行政工作。陶白说了一些他干

行政的优势，看其意思是要胡山源留在文教处，但胡山源是素来不想干行政工作的，所以他立即告诉陶白说：我愿意教书。

学校开学后，胡山源以为可以安心教书了，不料还没有上课，却接到命令，叫胡山源到城里文教处去报到。这当然是陶白原来的主张。

胡山源在文教处期间，没有和陶白单独谈过话。有一次，他去食堂旁边上厕所，听同志们说陶白从北京开会回来了，还带了一些葡萄，此刻正在食堂里分给大家吃呐。胡山源用完厕所出来，望一眼食堂窗口，果见大伙围拢着陶白在谈谈笑笑，很为欢畅。按理说这个热闹场面胡山源应当去的，亲不亲故乡人，何况人家还是有恩于自己的上级。可愚拙的胡山源没有上去凑热闹，他绕道而行进了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就自愧不如地私下想：陶白还真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个人气量大，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还做不到。当领导也是有棋谱招数的，自己这个漏是捡不来的，首先两片嘴皮子不能天南海北，自己只有当教员的本领。

不久，为了抗美援朝，文教处迁到无锡南乡滨五里太湖的青祁村。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胡山源要进城，只有步行。有一次，胡山源在半路遇见陶白坐了吉普车进城，可他故意躲藏在了路旁树丛里，等汽车一溜烟走远了，他才从树丛间钻出来重新上路。为什么躲，他是知趣，总怕给领导带去麻烦。

陶白对他是了解的，为这方面的事就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胡山源，要他“合群”些，有困难不要总一个人扛。他虽然比胡山源年岁小不少，可他没有觉出有代沟，他将胡山源就当成一位需要照顾的大哥，接触久了觉得胡山源学问大，文化底子厚实，就安排他去接周承澍主编的《江苏教育》杂志，周承澍文化不高，撑门面有些强人所难，陶白思虑好久才下这个决心的。然而胡山源去后，周承澍仗着自己的资历竟不肯让位，胡山源按理说只要讲出是陶白安排的就可，可实诚的胡山源不肯这样说，就只好委曲求全在周承澍手下当一名小编辑。陶白知道后也只有摇头，一次对自己家属说：胡山源这个老好人，我有意提拔他，他不识相，拿他没办法。得，我还得让他回学院教书去。当时陶白是考虑到胡山源的前途。

那两年，新政权还不够稳定，社会更是不甚平静，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时时活动，不甘失落的奸商常常投机倒把，搞得市场一片混乱。为安全起见，胡山源很少外出，这时期他读了由俄文直接译出的两部厚

书《战争与和平》及《静静的顿河》，颇有感触。在后来留院当教师时，又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他对这些作家是佩服的，就说镇压反革命运动，他在无锡也耳闻目睹，在老家也听说土匪费良其袭击三官乡政府的事，可他却构筑不成一部文学作品。脑子是僵化了，日常工作中就只能编编学院的一本《文教通讯》，他有些失落感。

1950年胡山源小儿子高雁考取南京林学院，方培茵则带着13岁的女儿高华进清华附属的幼婴园当主任。不久由于抗美援朝开始，北京需要疏散人口，加上此时南京的高雁患肺结核，不放心就回到上海家中，她领儿子去看了病，稍有起色就赶回上海找工作，托了几个熟人也没有结果，生活处在一种漂浮状态，体会不到一点安营扎寨之感。



这年年底，胡山源和儿子们放寒假回到上海，一家人才算有了小聚，兄弟姐妹客气得像走亲戚似的。胡山源喟然长叹：要是家人常在一起多好，说东道西，谈山海经，相互作些安慰，可惜不能啊，怪自己没本领。只能比较那些码头的苦力，比比老家的种田人，我们离家远些，可我们毕竟不受风吹日晒。他还是比较乐观，晚上上床后，还与妻子方培茵商谈起集英学校的事。

20世纪50年代的胡山源 他说：公私合营是大趋势，厂商都这样搞了，我们私立学校办不成的了，与其说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将我们的集英献给国家，到时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不好。方培茵无奈地接话说：好吧！于是他们的集英中小学献给国家后，就改为“镇宁路第三小学”了，方培茵在后一轮调整师资结构时，被调往徐汇中学任教。

三、到了福建师范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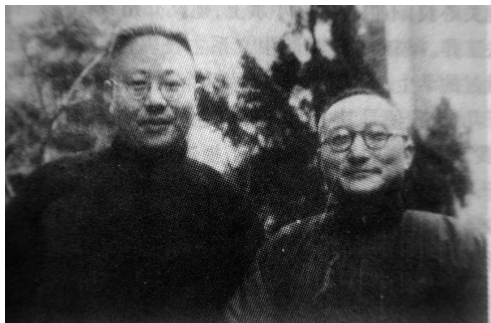
转眼到了1951夏天，无锡的童润之副院长对胡山源说：近期福建筹

建了一所师范学院，新校缺乏中文系教授，组织上想请你去担任，不知你意下如何？胡山源知道，这是那里的中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授的推荐，他俩曾在一次通信中讲到这件事。如今组织上提出，是对自己的看重，他当即表示同意。两天后的一个晚上，食堂还为教职工加了几个菜，几位领导和同事举行欢送仪式，胡山源依依不舍，相互道别。

去福建前，胡山源回上海家中准备东西，方培茵考虑得周详，还去店家买了毛线，说要打上一件厚实一点的毛衣让带去，说秋季一过就刮西风了，沿海一带冬天都会很冷。胡山源很感动，那晚让妻子靠在自己的胸前很久很久。

隔日，胡山源在上海的几个戏剧票友搞会演，老友赵景深送参观券来了，他目前是大家公认的戏曲研究专家，一般每次演出，他都有几张参观券给胡山源家，胡山源不在家时，他让人带来，胡山源回到了家，他就亲自送来，因此胡山源看过了几个地方剧种的演出，很合他的兴趣。

赵景深进了门，关切地问起去福建的时间，胡山源说新学期开学。赵景深说还有段时间，你就多看几场演出吧。胡山源兴奋地说：你景深兄最懂得我了！赵景深关心胡山源，不但在这些小事上。胡山源想到自己能到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大前身）中文系任教，虽说是郭绍虞的介绍，但他却是赵景深在中国公学教过的学生，没有赵景深，郭绍虞不会介绍自己的。这一次胡山源留赵景深在家吃了饭，方培茵在饭桌上还即兴演唱了昆曲。



胡山源与赵景深（左）合影

日月如梭，很快就到了开学日期，胡山源一家人都赶赴火车北站送行。，火车在路途行

了差不多10多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厚道的郭绍虞到车站接站，见了面他先作道歉，说前年同济大学新闻系没帮上忙，我吃了你家好几顿饭，你还常常留宿，不好意思的！

胡山源真挚地说：你这次帮了忙，我要好好谢谢你的！郭绍虞笑呵



郭绍虞 未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史稿》。

胡山源对胡允恭是无比敬仰的，见了面本想客套几句，不料待人宽厚的胡允恭却上前双手抱拳说：胡教授是大作家，你到福建来，是我院的光荣！胡山源闹了个脸红，赶紧争辩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身上有陋习，还需要认真改造思想，今后还仰仗院长明示啊！

胡允恭一边让座，一边忙倒茶水说：胡教授，我们是本家，一笔写不出两个胡字，言重了，坐下喝茶吧！

三个人落座后，胡允恭像个老大哥一样说：你的情况，郭绍虞教授已跟我作过详细介绍，你是吃过苦头的人，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你老弟不妨就放大胆子干吧，不必有拘束的。接下来胡允恭就当着郭绍虞的面对胡山源说：郭绍虞现在就改任历史系主任，他原来的中文系主任由你担任，这个安排行吧。

胡山源吃惊不小，原来是来当教授的，哪能想到当中文系主任？他连忙说：中文是我本行，我会干好的！到此时，他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彻底放下。

走出院长室，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好消息，尽快写信告诉妻子。几天后他当中文系主任的消息传遍朋友圈，在福建的一些老熟人就纷至沓来作探望，其中就有曾经给过帮助的黄大铤。那时候黄大铤已调《福建农民报》社工作，胡山源对一个熟人能在报社工作很高兴，说至少自己发作品便利了，交往过一段日

呵说：不算什么，你到福州，我也好有个说说话的朋友嘛！就领了胡山源进校去见院长胡允恭。

胡山源对胡允恭是熟知的，知道他早年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团政治指导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泰宁、福安等县县长。建国后，到这里来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了。他是一位专于明清史研究的专家，著有《明



胡允恭

子以后，胡山源曾不止一次对黄大铎说：人生短暂，文学事业却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希望你尽可能不要把文学创作完全丢掉。对于老师的这种语重心长的教诲，黄大铎一刻也没有忘记。胡山源寒假回江阴，抽空去无锡青祁看望陶白，陶白对胡山源还是那样的热情，简直把他当成亲朋好友相待，留他吃饭。胡山源看望陶白，当然也是抱有目的去的，主要是工作调动。既然人家没将他当外人，他就敞开心扉说说。胡山源就告知陶白，自胡允恭调走后，他在福州的种种不如意，很想回来。陶白很爽快说：可以，让我与有关方面的人说说，可能需要时间。胡山源只能是勉强做出一个笑容，他知道这事办起来确实不容易。

这一年他没顾上写小说，就写了一篇游记散文《从上海到福州》，发表在上海《旅行》杂志上。不久就参加了上面号召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时，政治还需要绷一根弦，胡山源的寄女汤雪华尽管与反动的丈夫已经离婚，可邻居们仍然是回避她，让汤雪华如临深渊，唯有胡山源不离不弃地关照着，为调动工作之事，胡山源从福州上海来回奔波，每次到上海，未踏进家门，先要找到汤雪华的家去作探望。那时只有胡山源敢走进她的屋子。中原，你要坚持下去！胡山源还是喊她小名，他见过面黄肌瘦的汤雪华很是心痛。接下来他仍像以往一样，勉励她不要绝望，振作起来。汤雪华在见过寄父后，仿佛又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又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一年冬天，胡山源为工作调动的事，特地又去南京找陶白帮忙，胡山源想老乡已任省教育厅副厅长，这点小事总不会太难吧。想来人家那样平易近人，对他这个老乡是会网开一面的。抱着满腔希望登门，然教育厅同事告诉他，陶厅长外出了，哪一天回来不知道。胡山源一连等了十来天，几乎天天上教育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胡山源等着了。陶白依然热情，但他实话实说，他没有办法跨省调动的。胡山源很认真说了一句：你这么大官还难？陶白苦笑笑说：局外人有所不知，我这个官多半是虚的，不过作为同乡，我可以设法过问一下。胡山源听出点话音，就不再强人所难，回到家决定自己想些办法，找了一些过去的同学，终于有了点眉目。1953年春，华东高教界决定调他去扬州。这时陶白却叫人传言给胡山源，他已与浒墅关的蚕桑学校说妥，还说该校亦是专门学校，将来可以再行调整，进入其他文学院的。大学往中学调，谁乐意接受？胡山源终究是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他同样需要保持一个人面子不



李小峰夫妇

受损。这一次他谢绝了陶白的好意。

院长胡允恭调南京大学当历史系教授后，新任院长陆维特没有老院长开明，常给他施些压力，让他工作很压抑，加上与其相处不融洽，个人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系主任当得很吃力，多次提出调回上海工作。可凭个人能力没有办法办到，后来只限于在小范围调动，他终于调到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当了主任，不是理想之处，仍不放弃调回上海的努力。这一年就流星赶月过去了，自己文学创作上没什么成绩，偶一为之所喜的是经

他向赵景深、李小峰和于在春推荐的顾巴彦的编著《朝鲜人名的英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两本书问世了。

四、回到上海

1954年秋，上海师专（上海师院、上海师大前身）终于发来聘书，让胡山源去教现代文学课。他对工作很有兴致，积极备课，讲课时引经据典，学生们都爱听。由于工作出色，还获得过上级的奖励。这是一所刚刚成立的师资力量较弱的师专，相对来说要比扬州师专条件差些，然外地终究不是家门口，所以他到上海师专后，心情首先是舒畅的，待工作稳定，他又急不可待地与过去的一些老朋友相约见了面，其中走动最多的是赵景深。有一次，他来邀请胡山源去会见了前清礼部尚书唐文治。唐文治也在注重实效地研究昆曲，并有所作为，似在重版一部戏曲集，故邀赵景深和几个曲友去谈谈。唐文治当场请曲友们清唱，赵景深唱了《小宴》上的“不劳你……”一曲，胡山源因背不出什么曲子，并且自知嗓子不佳，没有唱。

胡山源因对曲特别喜好，在世界书局时便有编《曲话类纂》的打算，现阶段自己可以着手于这件事。这是将各种曲话分类编纂，不见于曲话专书而见于其他文集笔记、小说等书，有关于曲的作者、作品的述评等，也都收入在内，就是这种曲本上的评论，也在网罗之列。这就需要大量的书籍，尤其关于曲的书籍，从其中摘录所要的材料。胡山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书，师院图书馆关于这类书也不多，只有赵景深家的藏书中，有着大量这类的书，于是胡山源经常请了人到他家去抄，也向他借了出来托人代抄。这是反右前的事。

那时，让他没料到的竟和过去有交道的王独清妻子黄碧瑶做了同事，那时她已先一年在师专的地理科工作了，因为她留学日本时学的是地理，这类师资较少，师专成立时，便将她调来了。从此，胡山源在这所高校的十年期间，便与她时常见面。黄碧瑶起先住在虹口，后与胡山源家一样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并且正与胡家比邻，因此过从甚便。黄碧瑶与孙子同住，她儿子和媳妇则仍住虹口。

一次政治学习，两个又坐到一起，中途休息，就在一处走廊闲聊。这次，黄碧瑶告诉他，她在湖南的原配姓程，是程潜的同族。她结婚后生有一子，就弃家到日本留学。对自己原配，她没什么大不堪之处，可能感到的腐朽思想吧，信仰也不同，有隔阂，只是觉得难于与他偕老，因此离开了他，后来在日本与王独清结合。她现在的儿子是与前夫生的，却不姓程而姓了黄，孙子也跟着黄姓。胡山源对黄碧瑶是有好感的，他不认为她作风有问题，于是接了句说：你是有追求和想法的，与你姐姐不同，你生活也是严谨的，你的选择不能算浪漫。黄碧瑶很高兴胡山源能这样看待她。那次谈话后来又扯到王独清，讲到一个人的死可能有预警，黄碧瑶拿王独清做例子，说他的一些东西，原先都是随随便便堆放的，死前却以各类物品整理得井井有条。胡山源对于这一点他有印象，是这个情况。他对人家说：可能吧。但他不能说一个人都已病入膏肓了，还能不知自己死期来临吗？他转换了话题开始夸赞她的《居丧日记》写得好，是真情实感之作，给人印象深。黄碧瑶笑笑说：让你见笑，我只是对心情作个记录。胡山源肯定地说：其实文学就是这样，故作高深反而没用。黄碧瑶也容易激动，说：照你这样认为，我也能做作家的？胡山源又肯定地回答一句：能的，只要你肯下功夫。

胡山源自与黄碧瑶熟识后，觉得她虽然研究的是地理，但对于文学，

不论新旧，都有优良的根底。他回忆起自己在福建师范学院时，曾想邀她去，未成事实。又因自己对故乡的先贤徐霞客极为敬仰，曾想对他的《游记》作一番研究。



《徐霞客游记》封面 山源弄巧成拙，自己给自己设了僵局。

胡山源觉得近些年上头发动了不少运动和新政策的出台，什么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自己对于这些新观念的东西参与不进，所以写现实驾驭不了，唯有回到历史题材。眼前的黄碧瑶是研究地理的，他便想与她合作写写徐霞客，由她作地理上的研究，而自己则专从文学着眼，然而两人的合作最终未能投入实践。生命里有很多定数，在未曾预料的时候就已摆在了面前。当胡山源想蛊惑着继续发展那个话题时，黄碧瑶先打了退堂鼓，她笑笑说：我生活这样凌乱，有可能吗？胡

五、曾当过刘少奇前妻何葆珍辩护律师的唐鸣时

这时，唐鸣时还时常到胡山源家来走动走动，解放后，他与胡山源一样原来的职务一概不能继续干了，失业的时间累计起来要比胡山源多许多，可这人终究还是看得开的人，依然能够谈笑风生，不太理会自己遭遇的厄运。唐鸣时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来后撒尿拉屎随随便便，搞得早上新刷洗的马桶又臭气熏天，弄得方培茵私底下有些埋怨。胡山源替代人家说：对不起了，你忍辱负重吧，一个人总有困难的时候。胡山源就只有努力地为他四下找工作，几次努力，均没有办成。他来后，无奈的胡山源也只能陪陪说说话，给他拿妻子从苏州带回的五香豆腐干吃。而且大开袋子方式，唐鸣时穿着他们家的拖鞋，自己去泡了一杯茶，坐着吃开了。一旁做着针线活的方培茵看着肉痛得很，在客人走后，方培茵又要对男人说几句牢骚话了：你自己不吃，给别人吃倒很大方，一口袋，一块块吃着，蛮好。胡山源不大肯认错，妻子说多了，他就一句：

娘们办不成事，多半是小气。方培茵在丈夫面前很感委屈，有时她真生气了，也来一句：明天起你来当家，我吃现成饭，首心。

那天，夫妇在争吵着，唐鸣时喜气洋洋登门来了，他进门就告诉胡山源他要到北京工作去了，竟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的安排，还是他20多年前做了何葆珍的辩护律师，刘少奇记着他的见义勇为，先期来作过外调，知其没有工作后，决定安排到人大常委编译室工作。唐鸣时告诉胡山源这次还要带着后妻及所生子女。老朋友有好前途，胡山源也跟着激动起来。

1955年上海师范学院的教工宿舍建成，胡山源家与其他家庭一样迁居住了进去，在徐汇中学教书的方培茵觉得来去上下班奔波不便，回来和丈夫说了几次，胡山源是很不想开口求人的人，老婆天天念叨，让他静寂不下心写作，无奈只能拉了老脸再请赵景深向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作介绍，将方培茵做些推荐，赵景深很快传来了好消息，音乐学院的附中同意接受。那时的音乐学院就在上海师范学院的东面，与师院只有一河之隔，而贺绿汀也是赵景深教过的学生。方培茵到音乐学院附中工作了，从愚园路过去步行不超过20分钟，不再疲惫不堪，心情很是开心。



前排左起：怀靖姍、胡行素、胡山源母亲张氏、胡二妹；后排左起：胡高雁、胡高虹、怀志刚。摄于20世纪50年代。

六、同意儿子不愿意坐机关的选择

这一年7月，胡山源次子胡高雁从南京林学院毕业分配到了浙江省林业厅特种经济林处，那时高雁想有所作为，不愿意坐机关，就主动要求

到浙江最西的常山县的基层工作，这事他写信征求过父母意见，父亲同意他的选择，母亲方培茵却不同意，要胡山源说服儿子，并在熟人朋友间作些斡旋，说大山沟交通不便，今后回一趟上海会很不方便。胡山源不赞成妻子说法，他认为孩子的路应当让他们自己去走，当父母亲的最好不要过多插手。这时高雁也反过来耐心做母亲工作了，说自己学的是经济林，得有用武之地派上用场，那里是筹建全国第一个油茶试验林场，不去，自己的专业就要荒废。方培茵对儿子的犟脾气是治不了的，就只能由儿子自己去浙江常山县安营扎寨。

年底高雁回家，皮肤晒得像非洲人不算，人也像掉了一层壳，胡山源见了竟然提出了表扬，说：保持了我们的劳动人民本色，好啊，现在我要向你学习了，你比我进步！高雁个性也有些改变，谈起接触到的大山，就有了无穷的话题要说。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在南京时，我稍不注意气候变化就感冒，现在在山里体质不这样弱不禁风了，且觉也好睡！高雁在对父亲叙说着。胡山源在金色的夕阳余晖里表现出的是一副笑容满面，他情绪有些激动说：大自然真是好，给了一个仲裁，儿子，要认真对待事业，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不会误入迷途，爸爸是希望你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个人的必要条件设定的路，但你还要记住泰戈尔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今后生活中还要多读书，多逛山水，到自然中找真善美，找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高雁对父亲有了新认识和一份敬重。



20世纪50年代胡山源、方培茵夫妇合影

这时，汤雪华随工厂迁往九江，到寄父家来取曾经寄存的家具，最后一次走进寄父的家，敏感的她懂得：我不能再经常去找寄父，我不能使寄父因我而遭遇上麻烦。所以她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胡山源。

那一年暑期，胡山源夫妇回江阴老家探望83岁的老母亲，

带回了老太太爱吃的肉松，老太太老泪纵横，还用过去时候的口气说：我家山源官最懂孝心，这个搭粥吃比萝卜干好，不用牙也能吃。胡山源调笑一句：老娘，你不是一口白牙嘛！老母亲说：不作用的，按的假牙。正在帮老人“晒夏”的方培茵插了一句：妈妈，你放心吃吧，我们这次带多了，你好吃半年呐！

夫妇在江阴住了一个星期，就途经无锡回上海，到了无锡，在饱览了城区东林书院后，夫妇就乘车转到太湖鼋头渚游览。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鼋头渚为太湖西北岸无锡境内的一个半岛，因有巨石突入湖中，状如浮鼋翘首而得名。郭沫若“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的瑰丽诗句，更使鼋头渚名扬天下。夫妻沿途欣赏了竹林、松树、绿草、湖光山色，鼋头渚半岛四周被太湖水环绕着，特别宜人居住。崖石东南刻有四个红色大字：包孕吴越。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如画，美不胜收。

七、隔壁一间房门上写着 “姚雪垠寓此”的粉笔字

那晚他们没有回城区，就住宿在江南大学的原址江南饭店里。是在太湖边一座小山上，是一幅风景画中的一个节点。晚饭后，夫妇按照以往惯例散步，正准备从房屋中走出，头一抬，竟看到不远处有一间房门上写着“姚雪垠寓此”的粉笔字。这几个字对于不搞文学的人也许引不起兴趣，可胡山源是吃这碗饭的，“姚雪垠”三个字对他太熟悉了，这个人写出了不少小说，胡山源看好他的小说，早些年还将人家的《差半车麦秸》一连好几年当作国文教材用。胡山源就让妻子先一步走走，他要进去会会自己的这位敬仰者。便稳定了一下心律，上前叩门拜访，对方的湖北口音传出来：请进！胡山源见面后就说：看到你门上的粉笔字，我才冒昧来的，我叫胡山源，不打扰吧？姚雪垠拿下老花镜作端详：胡山源，你是写义民别传的那个？胡山源笑笑说：是我。姚雪垠让胡山源落座后问：近来写什么？胡山源答：在准备《南明演义》的资料。姚雪垠不再说话，冷了一会场，胡山源才打破僵局说：姚先生，外面月色

好，我们去游夜湖如何？姚雪垠说：好！站立起来也是一个高个子。就向外走，走到门口，用手将门上的粉笔字擦去了。手一扬说：走！两个人腿脚长，一会儿就赶上了散步走动着的方培茵，近了，胡山源向姚介绍说：我妻子，方培茵。姚雪垠嗯一声，并没有要上来握手的意思。方培茵本想接受握手，然后作个揖，显示一点上海人的彬彬有礼，然这个人过于实诚了，暗中觉得姓姚的也必定是个怪人。

到了蠡湖的中央公园，胡山源便雇了一条小船，三个人就上了船，胡山源划着桨，在湖里转悠了一圈，三个人都不讲话，过于清静了。后来胡山源想到吹笛子，到时妻子还可以来上一段《十五贯》，场面会好些，便托服务员去借，可没有借到。胡山源自我幽默一句：清静些也另外有情趣！姚雪垠闭锁着嘴唇自顾在欣赏蠡湖对面的渔父岛上的灯火，方培茵则目光向着前方的长桥卧波，胡山源划桨时才想起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看夜景，三人各看各的。后来都觉得露水相当浓，身上有些冷，便收兵回旅店。回到住所，方培茵忍不住问一句：老头，你说姚雪垠是不是太搭架子了，我们请客，他一点热情也没有，太缺乏情调，还大作家呢。胡山源解释：他可能还在小说的情节里，我写小说也这样的，我觉得他不是要冷待我们，他是纠结在某个情节里了。方培茵说：太不应当，连起码的礼节性的东西都不懂。方培茵是有些素质的人，她好像第一次碰到冷若冰霜之人。胡山源除了解释还是解释：也许这一时期偶然如此，或者他是素来如此的，不讲他了，讲不清楚的，睡觉。可他哪里



姚雪垠夫妇

有睡意，想不通姚雪垠会不太看重这次会面，可他却把他当成了了不起的作家敬仰着，胡山源又想起一位文坛朋友讲到的话，说姚雪垠开始作品也没有出路的，那篇成名作《差半车麦秸》，是1939年春天，人家是把武汉一个刊物不用的退稿，寄到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

地》。茅盾识货，结果，《文艺阵地》很快发表，而且茅盾还亲自撰文，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从那时起，这篇小说才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胡山源认为人要有骨气，但不能有傲气，再怎么着也不能有失文化人的斯文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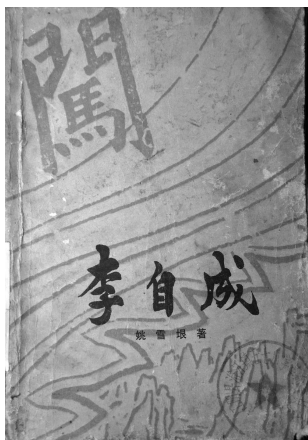
第二天，闷闷的胡山源夫妇一早便离开了江南饭店，他们没有去向姚雪垠道别，此后也没有联系。夫妇回到上海，工作正常。

胡山源后来在1956年17期的《新观察》上，看到姚雪垠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有近4000字，记叙作者在无锡游惠山时吃惠泉茶的一段经历。阅读过后，感觉描写好，但有些落落寡合。

胡山源后来又读到毛泽东的一个读书笔记和谈话：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究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胡山源疑惑毛泽东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印象怎么会这样深，以至几个月后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这篇散文对“我”的感受写得很细腻，对吃茶时所看到的其他慕惠泉茶其名来吃茶的游客的神态描写得也颇生动。

毛泽东对姚雪垠是赞赏的。

胡山源在晚年就更明白姚雪垠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为何能一路绿灯，原来他们早已神交过了。对神坛上的毛泽东，胡山源没有人家迷信，比如讲这一年农村的除“四害”，他就认为将麻雀视同老鼠、苍蝇、蚊子是不对的，他是从农村出来的，麻雀虽然吃稻穗，但人家毕竟吃害虫的时候多，应将麻雀列为益鸟，不能除去。这一条政策，胡山源认为是毛泽东犯的幼稚病。那天刷牙的时候，他吐着满嘴白沫对妻子说着，让方培茵吓了一大跳，伸胳膊过来要立马按住丈夫的嘴。批评说：没有头脑！什么年代，敢说这种话！方培茵对他作出严厉的告诫。



《李自成》封面

第十二章

一、撰写《南明演义》

岁月匆匆，到了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力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中将知识分子列为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胡山源看得认真，他将转载那篇文章的《文汇报》作了保存。心里激动了好几天，想到知识分子政策可能会改变，自己得有所作为一番。这时恰好北新书局等合组的四联书店有出版历史演义的计划，主事者便找上门邀请他担任《南明演义》的编写工作。为什么找胡山源？且系胡山源抗日战争时期写出不少明末民众抗清斗争的《义民别传》，对于南明的史实比较了解；其次因其还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对于文学有相当的修养，对于重大题材能够胜任。

此时胡山源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接受任务后，就利用课余时间，开始重新系统性阅读南明的史料。

他还专门找了几个对明末有所研究的老朋友来谈那段历史。胡山源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对于南明有关的重要材料，我都尽力找到有关同一问题的历史文献资料（坚决不依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研究其各种互相矛盾之点，找到其各种来源，再决定何者接近事实。同一个问题不仅研究直接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具体资料，也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的动态，军事斗争形势，以及古代地理、明末清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等等方面，来考察这些材料所包含的问题。纵然如此，也还有未碰到的资料。未真正理解的问题，不敢偷巧省力，人云亦云。更不望文主义，以主观代替客观。有时还用通史的眼光来看专题史的具体问题。因为任何历史专题，

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历史的共性。这些话在交谈中听起来很抽象，但在运用时就一点也不抽象。

胡山源的这部《南明演义》，在构思上是以早年写出的《义民别传》作基础，进行大的扩充。小说的提纲，就随意写在一本作文簿上，大致内容为：明代末年，清军入关，天下大乱。南下的弓马娴熟的清兵、败退的人数众多的起义军、南方的顽强抵抗的南明军队，这其中的英雄人物，战争风云，他准备作如下安排，上册讲述“清灭南明”，中册讲述“灭隆武永历”，下册讲述“平三藩收台湾”。

他热血沸腾，一股创作欲，让他欲罢不能。顿时就铺开稿纸，用圆珠笔写上第一回：杨文骢淮安接驾，阮大铖仪征取宠。话说公元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大臣吴三桂降清，满清长驱进关，明朝官兵纷纷南逃。这些天来，流经淮安的大运河上，从早到晚，一派熙熙攘攘的忙乱景象……

定好了这个讲故事的基调，往下写还是顺畅着，胡山源仿佛自己走进了那段历史，脑子里像在过电影，他写着弘光朝遣使议和，陈弘范通敌卖国；他写着选皇妃祸国殃民，度除夕醉生梦死；他写着一伙贼子搅朝政，三大疑案乱京城；他写着史可法遗书表忠，惊天地壮烈抗敌；他写着清帝强行剃发令，汉民自发树义旗；他写着嘉定三次遭屠城，江阴首义抗清军；他写着忠义士流芳百世，恶奸贼遗臭万年……

一个个人物形象活龙活现在他的笔下，故事还在作延伸。

这是他个人的创作，而面上工作，是师院开始党内整风，院内连续召开党外人士民主谈心会，接着举办民主讲台，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胡山源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作为上海师范学院三代表之一参加，大家纷纷发言，会议主持者表示谢意。天真的胡山源深深感到，共产党虚怀若谷，自己身为教授理应毫无顾虑说些建议，一切为了学院工作得到改进嘛，他跟着人家对学院工作提了意见。胡山源将白天情况向妻子方培茵一说，方培茵紧张了，一张消瘦的脸很苍白，她说：你怎么又去抛头露面了，你不留余地地去说实话，让人家抓住了把柄怎么办？胡山源拿着一把伞，找出钳子、铅丝在修理，伞的骨架散架了，要用铅丝重新串连。方培茵镇静了一下，带些命令口吻说：你以后少讲话为好，上好课就回家，没事就睡觉。胡山源麻木不仁地听着妻子絮絮叨叨。

二、《全宋词集》搁置出版

这时，有人告知胡山源，说上海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可以出版他的《全宋词集》，不妨将稿本送去试试。胡山源就向北京索取了前面的两册，作为样本，送与中华书局审查，结果他们不采用，稿件退了回来。也罢，胡山源经历过这种打击，不会像过去收到退稿一样沮丧。他平静地将退稿搁起来，用茶几上的一只水杯去暖瓶倒水。

那部《全宋词集》两册，胡山源后来还响应“向党献礼”，送到自己工作的师范学校作审查，可拿去后也一直搁置。这时全国性的“反右”开始，中共上海市委公开整风，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他又过于天真了，结果是周围树敌一片，几个院领导见了他都用蔑视的眼光瞧他，到图书馆查资料，工作人员竟接到某人指示精神，不允许向胡山源提供，因为曾说过图书馆资料没有他肚子里装得多。人家就用阴阳怪气的手法来进行报复，让胡山源气得要缺氧昏死。正逢胡山源气着，头低低地走着路从图书馆出来，眼睛里闪过一个熟悉身影，两个人都有些陌生了，都不敢相认，碰了好几次，对方才主动地上前问：敢问你是胡山源先生吗？胡山源愣住：你，陈伯吹吧！是我，胡先生，面熟，前几次我没敢认，耽误了与你早些招呼！陈伯吹抚一抚眼镜。胡山源拣对方感兴趣的话问：听说你去参加了全国文联组织的“文艺大军”，上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了，脑子里又有新作酝酿了吧？陈伯吹谦卑地说：你是作家，知道轰轰烈烈的事写首诗或搞篇散文可以，搞成真正的小说很难的。说时感慨万端地摇着头。胡山源对人家说：别急，慢慢磨。陈伯吹这次来上海师范学院住下来就是搞创作的，胡山源在心里是暗暗地羡慕他们这些专业作家的，写出来的作品不愁发表。

过后，胡山源想不起自己怎么样与人家认识的，要么可能是由于赵景深的关系，因为有一时期，由陈伯吹发起，他们有四五对

陈伯吹

夫妇，轮流在各家聚餐，也到过他家，他妻子叫吴鸿志，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胡山源回想起来就要发笑。现在羡慕他受重用，自己却被放到风口浪尖上，连之前出版的《小说是什么》和《小说习作》两书，包括解放初出版的译著《郭尔弟的光明》竟放开不掉要拿来说事。一阵子在上海的《文汇报》就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批判文章，而围攻者又亮不出足够的证据说书反动在哪里。胡山源体验到了人情冷暖以及世态炎凉。胡山源苦闷着，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这时他的老朋友郭绍虞、赵景深找上门来，让胡山源填写一张参加上海作协的申请表，胡山源珍惜机遇，兴致勃勃立即行动，手头没有标准照，还连夜去照相馆拍了。第二天取了照片贴了就将表格交了上去。私下想：文学上也是要获得国家承认的，就像看病的郎中，端一张某某医学院文凭，治死个把人也会有过多的批评，中国人迷信官吏部门的本本，文学免不了也这样。再说，他是愿意大踏步前进的一个文化人，愿意接触世界、接触些人，在外有人脉总是一件大好事，闭关自守是有陋习的，他受过这方面的苦，比如说文学举办什么征文，他由于不是会员，一点信息也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也罢。现在可加入就尽力而为地加入吧，另外加入了也是一种荣誉，解放来若干年自己所受到的冷落，这局面要改变，自己努力争取是第一位的。郭绍虞、赵景深两位介绍人心甘情愿地帮胡山源跑龙套，然而不赶巧，胡山源又遇上近期内“不发展会员”的尴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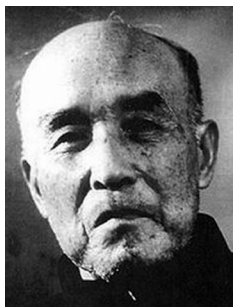
也算一个劫数，进入不了作协也没有什么的，作协也不给会员发酬金，不过是徒个虚荣，这事很快过去，胡山源准备尽快忘掉这件事了，然而接下来一件事，不能不让他火冒三丈了。一次在学院上课，一节课下来后，为备课，他进师院图书馆找些相关资料，在浏览书目时，一套《新文学大系》吸引了他的目光，顿时让他好奇了，就想到这一本新文学大系会不会写到自己呢？带着一点探寻秘笈的心思就将书拿了过来作细细阅读。这是由阿英编的一本有关新文学资料的集子，编者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书目，都收罗了进去，新文学杂志的篇目，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每书、每篇的作者，也一一罗列，在所不遗，更有作者小传的专栏，似乎写作并不多也不突出的作者，也在其内。当然，这些都是有用的资料，阿英能如此收集了汇编起来，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自然地，胡山源要翻翻他们的“弥洒社”和他本人的名字。翻了个遍，仅见到“弥洒社”的名称外，篇目没有，作者名字没有，更不要说登小传了。到此，

目瞪口呆的胡山源才恍然大悟，阿英是讨厌他的，几年前是有意躲他，现在是有意不把他的名字落入他的编著中。看来文学大家也有小肚鸡肠的一面。胡山源后来的被封杀，看来不仅限于鲁迅一句评点，中国的事总之太诡秘。但后来阿英在“文革”中也没躲过一劫，被逼成疯子，于1977年逝世，享年77岁。

胡山源的后半世比较坎坷，我们过去读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三四十年代活跃作家的作品时，总会想到这几十年来不能和读者见面的原因，不外乎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胡山源在整风“反右”的时候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凡有些才华的人一般都在1957年这个年份在劫难逃。这里又要说到曾经交了一点好运的唐鸣时，此时，刘少奇尽管没有被打倒，但人大的那个编译室被一锅端作了解散，他仅工作了3年，当然不够退休资格，生活困难，就只能靠前妻所生子女接济。他整个人就像个玻璃罐子不堪一击，人蹦跳不到一定地位，也属于弱势群体。

没工作不等于能让你闲散，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一些学习班或者批斗会，是要将他这个旧人拉出当角色的。但他仍然开朗乐观，给胡山源写信时，最后署名由“鸣时”改成“明时”，他的信不是“电报式”而是洋洋洒洒的长文，充满北京的遗闻轶事，笔调则幽默隽永，使人爱不释手，当作内参阅读。胡山源几个朋友看后，觉着过瘾，时间隔久，就来催问：你的北京朋友近来有信吗？

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当年与鲁迅先生十分亲近的丁玲、冯雪峰等人被打成了“大右派”；当年为鲁迅先生抬棺的胡风被关进高墙大牢，萧军、黄源、聂绀弩等人也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而与鲁迅不甚融洽的胡山源岂能躲过，他被补充打成了“右派”，主要是文化界某些人对他的妒嫉，批评他在苏北师专（后改扬州师院，今

为扬州大学）任教时编的《小说是什么》（上海北

新书局出版)、《小说习作》(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不合社会需要,误人子弟,甚至有人说“胡山源不配当教员”。其实这两本辅导材料书,是著名作家谭正璧教授介绍给出版社出版的,很受学生欢迎。于是,一些敬佩胡山源的朋友纷纷出来说话,谭正璧当时是棠棣出版社总编辑,阅稿子有专业眼光,他随即发表评论文章,客观地介绍了两本书。这样读者算是了解了真面目,才平息了一些蜚短流长之声。

胡山源面对这些情况,不禁借用陶渊明诗句喟然长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窃窃私语,流露出蔑视的神色。而大部分学生对他抱支持态度,对他的课堂教学常以掌声来呼应。胡山源被感动了,眼眶里涌现着热泪,他用双手抱成拳连声说:谢谢同学们理解!回到家中,他把课堂一幕告诉妻子,方培茵也激动着接口说:公道在人心啊!

两本书的事算过去了,可不久某些人又寻觅出了胡山源的新“罪证”,就是当年鲁迅对他的《碧桃花下》一文的批评。鲁迅原文一句:“……但在《樱桃花下》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这句话就是说胡山源在国难当头和了稀泥。鲁迅是“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自此,胡山源成为受排挤和打击的对象,没有任何人能解救了,接二连三的事让他大跌眼镜,不仅不能教书,所有著作还不能够出版。这是对一个人话语权的封杀!

一次他与江阴老乡徐中玉在一家书店碰面,多日未见,显得很客气,徐中玉声音略有节制地说:找个地方说说话。胡山源望一眼街道林立的森林般楼房说:就找个小吃店,一会要碗面,省得回家吃饭。徐中玉表示同意,说这次他买单。两人犹如但丁找到了一个地狱出口,进一家店铺,在有一点幻境状态的一个角落,两个吃面谈事,徐中玉先谈那年他和郭绍虞、赵景深有意促成调复旦大学或华东师大未果一事,他说他一直深有歉疚。胡山源此刻反而想开了,说:就算调成了,现阶段不是一样靠边站吗?徐中玉吃过面的脸像喝了酒般的红,他说:我的无能为力倒给你添彩了。两人大笑。苦恼人的笑,都带着一点眼泪和鼻涕,脸上所做出的表情像两个沉溺于酒醉的人。一会又私下谈到当今的“反右”运动的不妥当,胡山源有些偏激说:不让出书,要我的知识派何处用场,夜深人静时爬到窗口数星星?有些人就揪住鲁迅一句话,说我过度的睡觉,我是要带着学生睡到旧社会去。徐中玉就苦笑安慰胡山源说:没有



徐中玉夫妇和孩子合影

必要去生气，本来就是混为一谈的事嘛。

接着老乡问起已完成好的那部60万字的《南明演义》出版情况怎样？胡山源的嘴唇上挂着面汤，他无奈地回答：开始四联书店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时，是答复要出的，近期又说选题改变，看来出版无望。徐中玉说：不是赵景深帮你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谋出路去的，难道也没下文？胡山源将碗筷收拢一边，带着些愤懑说：踢皮球，景深兄还写的介绍信，为我还提起是当年鲁迅所推崇的作者，然这个“反右”运动一起，谁能做什么事，当然出版更是无望。

两人分开后，胡山源又折回书店，他是想找一本阿英写的南明史剧《碧血花》，这本书他原来曾托赵景深向阿英借过，现在为《南明演义》中的一些史实，需要再三核实，他印象中《碧血花》是不错的。边找边想着阿英这个人，从编剧角度看，阿英是有优点的。他又想到人品这个问题了，按理应当文如其人，可现实中这个定义却是错误的，这是让他疑惑的事。

这时胡山源甚至还弹奏个人狂想曲，期望与阿英和平共处，他想只要阿英有些姿态，他可以不计前嫌。那天他没能找到阿英的书，却翻阅到《人民文学》当年五六期的一本合刊，爱好文学的人一般不会放过文学杂志，又拿来作浏览，一篇长文《郁达夫论》吸引了他，郁达夫是他一直喜欢的作家，并且有过交往，就坐下来阅读，两位作者都是扬州师范院校的，一个叫曾华鹏，一个叫范伯群，应当说他们与胡山源是前后师友，胡山源从读文前就有了一份亲切感，读读即刻被两位师友的胆识和勇气镇住了。

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这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家论”是出奇制胜之举，胡山源觉得两位的反潮流叛逆精神了得，中国从“五四”的人性发现和个性解放的历史原点，大胆地确认了被历史所误读为“颓废”作家的郁达夫的价值。这篇文章对他思想束缚提了

醒。

这一年，胡山源在上海师范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缘起：有一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找学院院长廖世承和胡山源谈话，建议学院一分为二，以及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要他俩回去后写出具体报告。两人十分卖力，很快写出报告，一是不同意再建分院，二是提出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报告送到市里，迟迟未见回音。隔了几天，胡山源进学院，却见礼堂中贴着一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题目是——胡山源是好教授还是坏教授？具体内容却是院长和他给市委的报告。胡山源迷惑不解：这报告是送到市委的，怎么会被人拿来写进大字报？不几天，一顶千斤重的“右派”帽子扣了下来，工资从4级的228元，跌为8级的135元。教授不能当了，安置为资料员；教授住房不够格了，迁到共和路的两间普通房里，和院里另一个“右派”分子钱重臣合住。那时，上海师范学院有4位教授，历史系教授程应缪第一个戴帽，如今他“荣任”第二号人物。助教薛兆奇也戴了“右派”帽子，发往新疆农场劳动改造。面对现状，胡山源欲哭无泪。有一天，南京来信，在华东地质局燃料非金属处当技术员的长子胡高虹，也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颇觉颓丧的高虹，带着委屈与无奈同热恋中的苏州女友顾雪华分手，他们是师徒，这么大的厄运，让年轻人怎能承受得了？

柯庆施



按照胡高虹的学历及所学专业，他应当成为一位很有前途的名人之后，他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地质组，分配到北京地质部燃料非金属处，曾到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等处野外考察、勘探。1957年调到刚成立的南京华东地质局，不料“反右”开始，曾经在北京地质部工作的青年技术人员被“一锅端”也成了“右派”分子。再后来，他又被层层下放到安徽省地质局、337地质队等地，1960年还离奇地让六安专区公安处抓去劳动教养一年多，其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饿死很多

人，方培茵为儿子着想，曾三次去六安探监，并满足某些管教人员的财物索取，这样高虹才算捡回了一条命，但他的健康状况已严重受损，甚至有精神失常征兆，在彻底平反后在地质技工学校教过一段时间的书，终究不能再工作，由组织安排在宿松县331队野外基地退养，直至2002年7月3日去世，终身未娶。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胡山源对于长子只存在没能好好照顾的歉疚，对于社会给家庭的伤害，承担要大于接受，儿子的这一步也是未曾预兆的一件事。往后每每想起，内心就阵阵揪痛。

家庭成员出现这种变异，方培茵和两子女胡高雁、胡高华的日子都不好过了，天啊，一门两“右派”，光耀上海滩！哈哈！胡山源只能来个仰天大笑。笑了好一会儿，顿时感到心中有潮汐般涌动，便打开笔记本，用圆珠笔在上面拟定了一首诗，可说明胡山源当时心情：

直觉捧心犹自可，一蒙不洁始伤神；
绝怜滚滚耶溪水，只浣轻纱不浣人。

戴了“右派”帽子不能工作，他只身一人回江阴蛰居，恰巧又与当年老同学何赓育成了近邻，并受到对方的多方照顾。胡山源与人畅谈文坛往事时，又谈起镇江的丁谛（原名吴调公，时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时，胡山源对单位里一些后辈们说：上海孤岛时期他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时，经常投稿的丁谛为人精明强干，善于处事，乐于接受我的指点，是《自由谈》上常见的作者，后来又成了我编辑《正言文艺》的得力助手。胡山源回忆往事谈兴最浓，又问到章石承，后辈们告诉他：解放初期，章石承是镇江《大众日报》的总编，后来章石承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近代文学史。胡山源接过话茬儿说：他们夫妻二人擅长古典诗词，夫人夏云碧原是章石承的学生，因时有唱和而结合，成为文坛佳话。

在流逝的时光中，一大批知识分子陷入痛苦的深渊而无力自拔，对于创作也只能在内心做个琢磨、思索。胡山源也这样，“反右”开始后，他就不由自己了，写出了也没有地方敢发，从此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再说到在浙江搞油茶研究的次子胡高雁，在当了两三年的积极分子后，由于家中父亲、哥哥两项“右派”帽子的原因，一下变成“利用对象”，升级、学习、进修没有份，蹲点、下放、劳动次次缺不掉。他写信时，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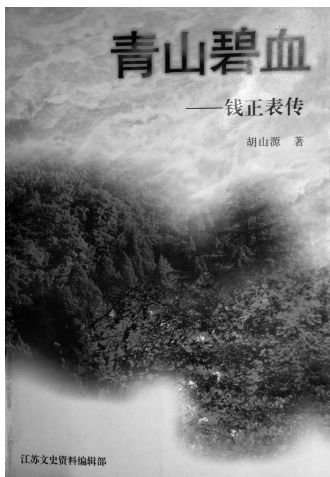
不能说得太明白，当母亲给婆婆念信时，祖母对孙子含糊其辞的信听不懂，要儿媳妇解释，方培茵一脸苦笑，低声下气地说：妈妈，你别问了，我们这种家庭还会好吗，就看老天保佑了。老太太就以泪洗面，一双昏花的老眼更加模糊。

四、调查幼年同窗钱振标

在多事之秋的1960年，胡山源被迫离开讲台，在全国农业减产、饥馑蔓延之时，他对生活并非心灰意懒，而是设法做藏于心间长久的事。他想我靠边站了也好，可以腾出整块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想的是幼年同窗钱振标的事，为革命牺牲了，可惜好多人不清楚，自己是能写写的人，是同学有义务通过自己的笔，向大家作些宣传教育工作。于是向学院请病假回到了江阴，这样也好在“瓜菜代”的年月里为家里省去一点粮食。

在家乡他调查了许多熟悉钱振标的人，有了印象后，构思了一部以烈士事迹写成六、七万字的传记《青山碧血——钱正表传》的手稿。该书于1998年11月由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现在来看胡山源这部烈士传记，还是受小说影响的，本来他早期踏上文坛，就是以小说闻名的。对于写传记小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他的一系列义民别传就带有传记小说的印记。然而，以真实的人物原型写小说，与完全虚构的小说创作有本质的不同，传记要求人物的真实性、形象性与事件内容的可靠性。为此，胡山源除了早年的积累，还要收集新的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把人物经历的事件，以及来龙去脉都要确确凿凿搞清楚，所谓“字字有依据，事事有出处”，而这些工作过去写《散花寺》、



《青山碧血——钱正表传》封面

写《阉两》写《龙女》是不必做的，设定了人物只要按照其性格走向人物命运发展就成。而传记写作的难以解决的就是是否符合客观事实。

这年5月，胡山源调到学院的资料室工作，妻子方培茵也于这时期提前病退。此时家也迁出漕河泾的学院宿舍，住到和田路的第一师范学院的宿舍。大约过了五、六个月，他突兀地收到一封来自北京图书资料室的来信，信封邮戳是半年前的日期，是寄到漕河泾的学校宿舍，然后由人辗转送来的。信中要胡山源立即将《全宋词集》两册清样稿寄出，以便付排。胡山源又新添了希望，赶紧向学校取回送去审稿的那两册寄往北京。一个月后，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负责同志来信说：事过境迁，原来准备出版《全宋词集》的纸张，已移作别用了，信尾盖了个公章，并无个人的署名。这一次北京还给胡山源惠赠了好几本文史类书籍，胡山源得信后，懊丧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概有小半天没挪动身子。妻子做好了饭让他吃，他竟然说不饿。

过了两天，胡山源想想还得给北京回封信，铺开稿纸就写：《全宋词集》两册清样稿，以后将始终叫它留在北京，即使不能出版，亦然留着，总比由我自己留着好。当时他预感到严峻的日子还在后头，稿子留在身边会跟着遭殃。这一份警惕，就是在次年的10月，其“右派”的帽子脱掉，也没松懈。

1962年9月3日，胡山源老母寿终正寝，享年91岁。想想姐姐家的孩子懂才的饿死，该属于是喜丧了，再困顿也要办得像个样子。于是乡下人对胡山源的孝敬就赞不绝口。对于坟地选择在其与前妻徐云和其祖母相邻的地方，大家说母亲如愿以偿了，可安息了，她不会感到一点孤独。

胡山源为辛劳一生的母亲去世，默不作声地流不少泪，老妻方培茵劝他节哀，他说：我要珍惜这份悲痛，洒一把清冷泪水浸于母亲生活过的地方。我的母亲是善于照料儿子的人，人老一个宝，她长长的一生为我担了多少心，我得真切地明白这个理，现在身为儿子的我却是个不善于料理家事的人，至性至情之心与母亲是有本质区别的呀，我不哭泣不行的。方培茵就递一块手帕给山源，山源就摆弄出平时不可能做出的哭相来。场子里虽然没有悼词，但奔丧者还是让山源对母亲的真情所感染。

当那块厚重的棺盖将彻底封闭前那一刻，胡山源感到了与母亲的生死诀别，也就是在那刻，他才意识到母亲真的死了，真的像一掬尘土归依于另一掬更残忍的尘土里了。从今往后，要见到母亲，要想同母亲说

几句话，一起吃顿饭，也只能在一些残损的照片和无数长夜的梦中了。谁知道记忆会延续多久呢？谁还能在多年以后仍旧像今天一样在铤心镂骨的苦痛里发誓要保存这个记忆呢？意识的大部分已随母亲死去，希冀在地府的界面上复活，而身体的很大部分也濒临枯萎，跟随自己活下来的意识和身体的那部分，在自己抵近大限之日时，还能像此刻一般恸哭，一样喊叫么？孝子盆在什么时候摔碎的，他不知道。他死盯着在棺盖极端恐惧的挪移中越来越小的母亲，看那张脸在尘世的光线中隐没了下去……

对于每个人的母亲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区别。有人的母亲知书达理，有人的母亲和蔼可亲。可是无论你的母亲怎么样，走路的姿势怎么样，她始终是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给了你生命，给了你看世界的机会，而且她所给予你的爱是无人能比的！

办完丧葬回上海，胡山源有很长一段时间魂牵梦萦着母亲，晚上在灯下写着文章，会停下来走至窗口，窗外天空中寒星依稀，四周一团漆黑。此时仿佛母亲从远天飘然而来，他哆嗦着与母亲神交，他想起每年立冬过后，母亲总要腌制不少的萝卜干。母亲腌制萝卜干是下了一番大工夫的。冬日的院子里洒满暖暖的阳光，母亲把自家菜地种的大红萝卜拔回家后一一洗净，然后切成长条，一层萝卜一层盐码进干净的小缸里，而后用一块大石头压紧腌制。两天后，将萝卜条拿出摊在大筛子里晒太阳，晒得差不多时，就搁上调调味品，再压在罐头里，过几天就可食用了。萝卜干往往让他要多喝一碗粥，那时妹妹行素就会举报说：佻娘，哥又盛了一碗。那时普遍吃不饱饭，今天多吃一碗，下顿煮粥时就要多加水，否则要断炊。但母亲是不批评儿子多吃的，她只是让女儿行素不要添乱。人生最念是母亲，胡山源在每一个节点，都会想起母亲含辛茹苦抚育自己长大过程中的好多事情。

五、完成《七哥和八哥》的创作

最后定稿，就要付印出版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本来稍有放松的阶级斗争的弓弦又重新紧张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二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分别发出指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也开始了过火的批判。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不能不引起责任编辑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慎重考虑：《七哥和八哥》的稿子没有问题，但作者是摘帽“右派”，此时出版《七哥和八哥》会不会出问题？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于是将稿子退回。

《七哥和八哥》是胡山源这时期创作的一部童话集，这部童话颇具艺术特色，体现了胡山源一贯的创作主张，并有新的发展。作品以儿童的



《七哥和八哥》封面

视角观察社会生活，以儿童的口吻描写社会生活，浸透了生活之露，具有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特点。作品以独特神妙的幻想编织起来的故事组成了一个童话世界，其实是我国解放初期现实生活的投影，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到那个历史时期的脉息以及作家当时的真实感知。

童话分23篇，每篇一个中心，各是一个独立有趣的故事。它以七哥和八哥作为主人公，各篇串通，同时运用埋伏、照应、补叙等修辞手法，把作品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统一体，开卷便被牢牢地吸引住。读了一篇，还想读下去，非要

把它全部读完不可。作品在谋篇布局上很讲究节奏，轻松舒缓和紧张惊险交替显现，使整部作品成为一部美妙乐章。这部童话集也是胡山源七十多年创作生涯中惟一的一部有份量的儿童文学作品。

1963年儿童节，胡山源将这部十万余字的作品又复读了一遍，觉得没有政治上的倾向性，作为献给孩子们节日的礼物是合适的，又满怀深情地下一篇《给小朋友的信》为序，连同手稿再次交出版社审定，希望把这份礼物早日送到孩子们的手里。可是，那时他根本不可能发表任何作品，更没有施展其艺术才能的机会。因此，这部作品也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只能打入“冷宫”。1978年国家政治形势出现了转机，他即写信给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陈伯吹，由《儿童时代》转交，说起自己的童

话创作《七哥和八哥》，想请求出版。不多久即收到了回信，说现在作品要求出版极不容易，也提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意见是程度太高。胡山源推出苦水回了句：北京的儿童某社却说程度太浅。这样手稿就只能长期压箱底了。

现在看来《七哥和八哥》是显示了作者其深厚艺术功底和作为一位老教育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了解到胡山源的人都知道，其时他正身处人生低谷，然他深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把亿万儿童培养和教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一项神圣而又崇高的事业。逆境中的胡山源力图运用手中的文学工具来为这一事业效力。他深知童话比其他文学更受孩子们的喜爱，更能培养儿童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增长儿童的科学知识和发展儿童的思维，并使他们受到美的陶冶。所以，老人才不顾高龄与逆境，兴致勃勃地创作了这部童话。

胡山源以“八哥”作为主人公之一是有其特殊用意的。晚年他曾说，郑燮有一首《八哥》诗：类同乾鹊将毋小，族比慈乌未是多，偕向人间何手足，相逢此鸟便称哥。此外，八哥性杂食，和人的关系密切，胆量大，常追随于农民和耕牛后面，啄取犁锄翻出的蠕虫；爱站立在牛体上啄食虻蝇等。由此可见，将八哥拟人化，与七哥结伴是何等贴切！在这部童话里，处处透露出浓郁的儿童生活气息。它描绘了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介绍了丰富的鸟类形态、习性、名称来源等方方面面有趣的知识。它以生动形象的故事，教育儿童勤奋好学，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善憎恶，为人民做好事，讲文明，讲道德，守纪律，讲卫生等。孩子们可以从这部童话中获得乐趣，增长知识，又能在艺术享受中得到多方面的熏陶。

三十多年后的1995年第4期《中外童话》将这部作品节选发表，第5期又刊出两篇。2006年由胡山源仓廪桥同族侄孙“全顺汽车”的胡鹏飞资助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没有送出的礼物”终将完整地送到了小朋友的手里。这是后话。

说起写这部童话书，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当时虽“右派”已摘帽，但政治上仍是摘帽“右派”，他没有火热的斗争生活可写，只能将自己积累的一些鸟类知识，以鸟类语言和故事献给小朋友。或者钻进故纸堆里，浏览各种笔记、诗话、词话、曲话，想到自己嗜曲，嗜曲的人也多，探讨曲的人也有，便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起来，编了70万字的

《曲话类纂》，已成书之雏形，便于有志于曲之研究者查阅。编《曲话类纂》时的副产品，是唐、宋、元、明、清历代有关江阴的记载，整理成《江阴故掌》及《王百谷遗事》，共约10万字，均在“文革”前完成。

六、“教授”改“教员”

1964年以后，阶级斗争之风又开始刮了起来，而且越刮越猛，一阵紧似一阵。向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晴雨表的文学艺术，当然首当其冲。这块园地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或一群礁石，很快就受到了强大的阶级斗争风暴的席卷和无情吹打。随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就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对许多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一向多灾多难的胡山源，在这次强大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又一次遭到了厄运。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胡山源不可避免地遭到指责。他经过反复考虑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果然，他从此就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摘帽“右派”等等罪名，进入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行列，苦度那充满灾难和不幸的悠长岁月。

胡山源不能继续工作，他感到生活的无聊，提出退休，工资打七折，“教授”改“教员”。此后便来往在上海、江阴两地之间。1965年，胡山源得空到迁居苏州汤牧师家看过汤雪华的儿子天明，小家伙活泼可爱，已在读初中，胡山源在与汤牧师谈话中，汤牧师始终不提到汤雪华，胡山源提到她时，他不接下文，使胡山源很是纳闷。看来汤雪华的一些做法让汤牧师伤心了。那次，胡山源打听到汤雪华的男人籍玉龙仍在狱中。胡山源走后，汤牧师的爱人叫过孩子，让他给妈妈写信，要他告诉人家寄父一直牵肠挂肚着她。在江西的汤雪华接到了孩子的信，孩子在信上说，外婆告诉他，有一位姓胡的爷爷到家来，问起妈妈的情况。汤雪华一双眼睛就水湿得不能看东西了。她知道，寄父是天下最好的长辈，从没有把她忘掉，正像她也从没有忘掉他一样。

1966年，胡山源70岁，人已显老相，头发稀薄了，也白了大半，眼袋挂了下来，眼睛看东西更加吃力。对于创作如生命的人来说，这些身

体因素还在其次，更为不利的是外部环境太遭殃。像上演一出滑稽戏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样感到，周围的人在身边呼吸、谈笑、哭闹、悲伤、恐惧，无意间让你成为沉默忠实的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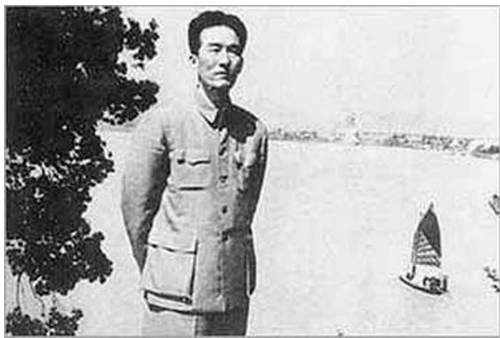


在“文革”中

这时举国上下都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后来开始批《三家村》等等，矛头对准“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山源虽然不是学院当权者，但他是旧文人学术权威，让揪住了，一样要彻底砸碎砸烂，头上一方天塌了，胡山源连翻看报纸的心思也没有了。

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外调人员，进门就用一副批斗人的口气咬定说：老右派，1938年你在汉奸报纸《申报》工作，你便是大汉奸一个。单刀直入地诋毁一个善良正直之人，且不允许辩解，就把胡山源从居住的里弄押解到他业已退休的上海师范院校，师院没有说胡山源当过汉奸，外调人员不甘休，又把胡山源押解回里弄。如法炮制几次，便不了了之。胡山源倒栽葱几次，差一点血溅师院门。到家呆板得像一尊雕塑。

1967年的一天，回到江阴的胡山源想在他的“半村”种些花草，忽地想到赵景深家的庭园里见到的白边牵牛花，就伏案给老朋友写信，让是否寄些花籽来。他深信老友对他“有求必应”的，哪怕是小事。过了些时日，信来了，信纸里果然夹带着几粒花籽。开春，胡山源将花籽撒种在后院的地上。刚完成这项任务回房，一双手还在洗脸盆里清洗衣着，北面院门口的脚步响了起来，人未近身，就有本地口音的人在大声喧哗：有人在家吗，来调查小组的人了！胡山源耳朵有些聋，来人从屋山转达到南面窗口，才知来了陌生人。来人自我介绍说是从江西来的，是要调查汤雪华的事。九江方面来了三个调查人员，加上江阴的两个陪



邓拓

同，五个人就在胡山源的书房兼卧室展开了谈话。九江方面主要向胡山源了解其寄女汤雪华在上海的经过。据调查人员说，汤雪华在九江厂里干保管工作，很负责，有好评。但为了籍云

严重，认为她也是有政治关系的，甚至她的小说出版，也免不了有政治的背景。胡山源严肃认真地说：别人我不敢保证，汤雪华我是绝对信得过的，她是孤苦伶仃的一个孤女，能有什么政治关系？至于她的那些书籍的出版，全由于我的介绍，与政治不相干，凡此，尽可调查。胡山源不仅作了口头解释，最后还写了一张书面证明。接下来还写了一封信给汤雪华，让她想想未来。此时安慰他的是妻子方培茵，方培茵淡然地说：斗争在师大不是你一个，让他们斗，看他们能将你怎样？胡山源思想开通了一点，他找到了平衡木，想起北京一位朋友在来信中提到的事，说他们那里还将身在九泉之下几十年的刘半农墓碑给砸毁了，刘半农也是受过鲁迅“开涮”过的文化人。方培茵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覆没，所以人人在劫难逃。可胡山源看问题全面，他皱着眉头说：看被整死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反右的时候他可是个骁将啊！

方培茵领悟地说：“文革”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权利再分配。胡山源后来更感到这场运动像一场深入土层的梦魇，自己就在这部黑白片中演出哑剧。

七、“红卫兵”抄家

这年的8月底，胡山源照例要从上海回江阴祭奠母亲，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发动。那天，他刚进家门，就见江阴第一中学的红卫兵，一帮患上了偏执狂症的人，排着二三十人员的一个队伍，敲锣打鼓，围绕

着自己老家住宅一带闹腾。住在他家的妹妹胡行素告诉说：已经有两批红卫兵来抄过家，没有抄出什么东西。胡山源当时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再来抄，就由他们来抄吧！

不料寡情的小将们在一位学校职员带领下，又卷土重来。闯进院门的那位职员便对胡行素说：你们家里有金子吗？胡山源在一旁听后，反倒放心下来了，抄金子与他家不相干，你们抄就抄吧。那家伙便与几个红卫兵，翻箱倒柜地抄查着，金银器物当然抄去，连较好的衣服，也一并抄去。胡山源没有去阻遏，然使他困惑的是小将们将抄出来的碗盏、器皿，一件件拿到外面的石块上砸碎，胡行素在一旁告诉他，这些人为什么要砸碎？是那些物件上绘有龙凤、蝙蝠等图案。而对为何要将他家存放影集中的那些穿有长衫、旗袍的照片，要来个当场撕毁，红卫兵说：这是破四旧。最后又将胡山源所有的书籍，都搬到外面桥堍去焚烧，主其事的教师也说：这是在“破四旧”。两颗铲状门牙又不断在胡山源眼前闪动，他差一点要窒息了。

胡山源放在江阴老家的书，本来不多，看着它们由红卫兵抬出去“火葬”，硬硬心肠也就过去了。但看到自己的著作也在抬走之列，就不免痛苦起来。但在那种形势下，一个文人有什么办法？除了忍受以外，只好作这样的妄想：不要紧，既然是单行本，此处毁了别处还会有，决不会全被毁掉。胡山源借助桅灯火光，看出小将们要将他的手稿抬出去时，急得比割身上的肉还要痛惜。他不能安之若素了，从一旁走出来冒险对领头说：这些都是我的手稿，还没有发表过，如果毁了，对我是不可补偿的损失，可否请你们目前不要烧掉，先抬到学校里去审查一下，我相信我的作品没有反动的内容。主事的教师还算有一些理性，听了胡山源的话，就叫红卫兵将一大堆手稿，放进一只纸箱后，与其它财物一并堆放在门口砖场上。胡山源还记得那次抄走的有：《散花寺》，连发表过的在内，大约70万字；《佳偶》，连发表过的，已补写完成



红卫兵在高呼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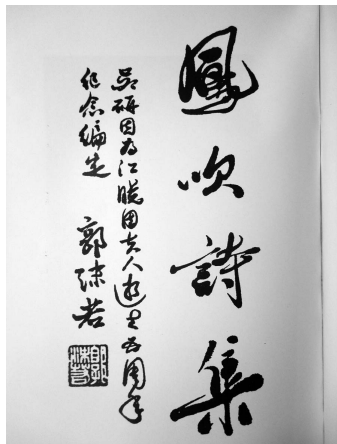
郭沫若

的，约30万字；昆剧剧本《女儿国》、《拾花记》两种，约共六七万字；全部合计大约200万字。然后整整装了两辆三轮车驮回江阴县第一中学。后来落实政策，有关单位子仅发还了100多册，大部分图书和手稿都散失了，手稿里有他撰写的昆剧剧本《婴宁》，游记《鼓山之游》，史料《江阴掌故》、《王百谷遗事》，80万字的工具书《曲话类纂》等稿件。还有请人抄录的17种版本的《西厢记》等，已经无法再找到了。

胡山源后来得知，红卫兵来抄的不是他的家。因为他们即使是左邻右舍，也大都不认识他，他一年之中，难得回来一二次，每次不超过一星期。回来了他又不出去串门，他们怎会认识呢？他们只知道这个住宅是胡行素和其丈夫沈松寿的。胡行素已从江阴人民医院退休，丈夫从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青阳的区长等职，红卫兵是来抄他们的家。抄毁的书以沈松寿的为多，胡山源的只是“池鱼之殃”。比较重要而直到晚年仍旧记忆犹新的有：沈松寿的两部《江阴县志》、两部《辞源》、全部《旅行杂志》、许多佛经；胡山源自己的全部《说库》等。红卫兵说：这些都是“四旧”，必须毁去！

他们看看丢下来的是这几种：医疗工具书，因行素是医务工作人员，所以家里有这类书。他们抄到吴研因著的一本《凤吹集》，胡山源暗暗地想：这真正是“四旧”，大概逃不过劫难了？不料他们揭开封面一看，见扉页中有郭沫若的题字“因因相惜意”五个字，就说这本书不反动，有郭沫若的题字在。诗集便成了“漏网之鱼”。郭沫若是个活招牌，红卫兵再一塌糊涂，对几个不能诛戮的权威文化人还是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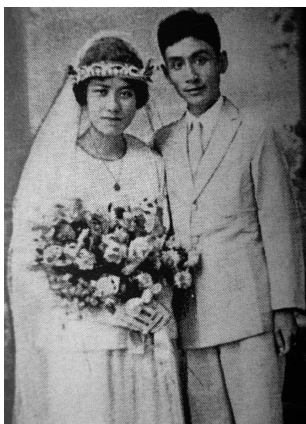
红卫兵抄走的不仅限于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情感，一段记忆，就说这一本没有被拿走的《凤吹集》也不例外。



《凤吹集》封面

那是1962年，北京的吴研因给他寄书，可没有地址，信封上就用毛笔这样写了：江苏省江阴县青阳镇孙松寿同志转胡山源收。孙松寿是胡山源的妹夫，与吴研因很熟，故相赠时写了江阴胡山源妹夫地址，而不是松江。胡山源拿到后，才知这是吴老自印出500本分送亲友的，为十六开毛边纸线装本。这段回忆就挺温馨。

此处还有一则小插曲，还是说“红卫兵”抄家的事，大家已知胡山源教过英语，搞过文学翻译，是个英语通，与一般人不同，他还习惯用英语写日记。一次家里闯进来几个戴着“红卫兵”字样袖套的



吴研因夫妇结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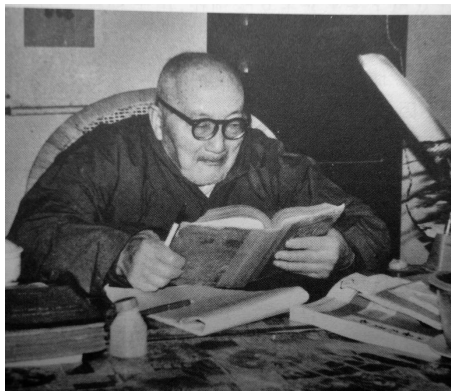
人，蛮横无理地进门就翻箱倒柜，实在找不到有说明问题的反动证据，最后抄出几个日记本，其中一个愤青看到本子里密密匝匝的英文字母，怒声冲胡山源喝道：你这个崇洋媚外的老头，用外文写的是什么毒草？胡山源平淡地回答：我只知道记日记是今后自己看的，早知你们要查，我就用汉字写得端正些了。愤青有些让愚弄的感受，来了气：老头，别以为我们不认识洋文，你就可以胡来，我们找到懂行的，找出一句反动言论，整治你，拉你去批斗！胡山源面无表情接一句说：怕落个笑柄！愤青气鼓鼓说：茅坑边的石头，又臭又硬！丢下一句后就招呼手下人得意洋洋地走了。

此时胡山源的两个儿子均遭劫难，大儿子由于精神失常，法西斯的一套可能要少遭受一点，小儿子就不同了，他被当作“黑五类”，让造反派绑缚了作严刑吊打。一次被造反派用一件钝器击打腰部，钻心的痛使其当场昏厥，过后左肾受损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以至到老年时疾病缠身。胡山源被揪回上海参加“文化大革命”后再回来，他家院墙里种的花没有了踪影。后来再去徐云的坟地看看，墓碑也让人给取缔了，再后来其坟茔，连同胡山源祖母、母亲的，都给人平掉了，因为葬在那里的坟较多，一时间也认不出其踪迹。等到胡山源迁出母亲的坟不久，坟地就成了江阴钢厂的一部分，坟的踪迹固然无从找寻，连她们的尸骨也不知销毁到如何的程度。遇见的人和事皆非原样，不免心生怅惘。他坐

在一处荒滩，手里扯过一茎狗尾巴草，体验着人生苍茫，他想，要揭开时间的幻境，惟文学当能指向人的根本处境了。他要写作，文章见不了天日也要写，这是生命之需求。他默念着唐朝诗人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李白的“拔剑四顾心茫然”、宋朝苏轼的“生死两茫茫”，他们那种时空茫茫，生死茫茫，也是他此时的内心感受。

胡山源受尽屈辱折磨，并且在劫难逃，不几天他也被揪回上海批斗，批斗现场让胡山源头昏脑胀，他生性好静，喜欢温文尔雅，太不能习惯这种喧嚣。造反派激动的气氛充满整个大厅，里面的人个个都有倔强的性格，都是可怕的自我主义者。胡山源初步接触后就知他们是偏执狂，爱辩、爱斗、爱骂，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攻击其他的一切。他们嫌恶世界上所有旧的东西，声音像野兽吼叫似的。胡山源在开过批斗会后，就让抄了家，家里的图书、手稿全被抄走，后来他还被安排在居委会受“管教”，只发15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家里伙食很差，他一家人都面黄肌瘦，一个个眼睛都深凹了下去。好在他深知“要活下去就要保持沉默”这一点，否则他就和近在咫尺的荣氏家族大管家的妻子和小姨一样，会不堪造反派的凌辱，双双从愚园路的住宅楼顶跳下。他要活着！决不能让这帮“疯癫病人”给整治死。

1969年，胡山源终于结束“管教”岁月，恢复降级后的退休工资为93.1元。这收入水平比农民是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们的日子能够过下去了。这时胡山源稍有空闲，在家也喜欢和邻居老人们在屋檐下晒晒太阳，聊聊天了。



胡山源在阅读

文章写出了没地方发，他就读些书写些日记，再则就是在太阳里独自打盹，有时还和猫阿狗的说话。此时他懂得，对事物长期细致的观察会使人深刻，并能更好地全面地理解事物。此时胡山源得出一个结论：在赌场上，金钱能把人变成畜生；在现阶段的“文革”中，政治也会将人变成畜生。

第十三章

一、回江阴潜心写作

1970年，胡山源被“扫地出门”，勒令返回原籍，独居江阴东门外老宅，就是位于东门南濠街7号的自称为“半村”的居里。这一处房产是胡山源早年在上海工作时，为了让家中的祖母和母亲安享晚年，特意在东门城墙脚下购置的，当时这里地处一边倚城，一边近乡，有“半村半郭”之意，他自称为“半村主人”，自然这也是“半村”之由来。“半村”的院门朝北洞开，五间粉墙黑瓦平房东西一字排开，北面院落，栽种着四时蔬菜，南院紧挨着老东横河，篱笆做成的围墙，爬满着青藤，延展到东边土堆就是簇拥着的一小片翠竹。胡山源的卧室兼书房在最东一间，窗口伸出手就能接触到绿树和翠竹。

那天，胡山源小儿子高雁回江阴探望父亲，父子难得见面，此刻碰面，让高雁吃惊不小，父亲的头发怎么一下了变白了，右眼睑下垂得更加厉害，脸上皱纹遍布，就连胡须也开始稀疏变白。他突然领悟父亲老了，身体会一天不如一天的，可他却仍旧很精神地在写作。他让父亲休息，父亲却对儿子说：人的一生，本来就是永远在路上，就是不停地寻找和期待着自己曾经留下过飞翔的痕迹！高雁只能摇头，内心说：尘世间，你是真切的一只疲惫不堪的老鸟，要想飞翔，可你的翅膀被折了。

胡山源不再与儿子讨论人生的问题，他就让儿子帮着上街买菜，让儿子自己喜欢什么菜就买什么菜，不要考虑他，他要利用一上午的大块时间写作，下午再进院子里莳弄花草。

胡山源是崇尚自然的，自己回江阴东门老宅长住后，就一边潜心写作一边搞搞院子里的花草，有一点归隐的感觉，这般仍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闲来种植花草树木。身处逆境的胡山源，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

笔。他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天赋和真正的作家是一致的，功夫到家之前是要经过漫长的奋斗。这个漫长的奋斗中包括倾注全部的精力，不松懈，保持每天的富有成效和生命的朝气。

胡山源热爱生活，朴素勤劳，写作半天后，就爱在院里莳弄蔬果和花草，他种的菜地绝少用农药。5月间白粉蝶飘飞时节，青菜上最易起小青虫，通常他就挽袖练蹲功进入菜地捉拿青虫，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忙里偷闲，抓获到一瓶子虫后一样会生出成就感，见孙儿和外甥们来还要作些炫耀。夏天捉拿到漂亮的大蝴蝶时，他还像艺术家一样用蝴蝶翅膀组成画粘贴在硬板纸上，一幅就取名《蝶恋花》：取来若干只黑蓝绿黄颜色的蝴蝶，粘贴成几朵牡丹花，再用三二只全只蝴蝶按照布局搁在画面上方，有一点栩栩如生的感觉。他家的那位云亭保姆见了，直夸赞胡先生聪明能干，不仅限于写书，啥个活都能干的。胡山源是一个能将生活提高到审美境界的人，想到他一生经历中曾多少次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为生存为养家糊口，忽冷忽热地被赶到这里，被挪借到那里，但都不能减少他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甚至创造出新的生活热情。他的从容面对命运波折的气度，也够成一种让后人享用的遗产。一花一世界，一木一天地，胡山源找到了他的世界里的生态平衡。

他生活的半径里还有枣树、棕榈、桃树、腊梅等相伴着，与他来往的人很少，然而他没觉得有多孤独。胡山源在他的藏书不多的简陋书房里，在他的上面搁放着《辞源》、《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的老式写字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笔耕着，按当时的政治气候，他的写作只能是个个人耗能，他不气馁，只是觉得老天让他活下来，应该是有其使命的，他的使命就是要对后人有所交代，告诉后人一个人再遭遇多大的不幸，也是没有权利萎靡不振的。看起来有些木讷的胡山源其实很智慧。他进入了他的工作流程，和过去上班时一样，正常睡眠后就是一日三餐，中间有一个午睡，还有在院子里散步，写作间隙在室内活络筋骨，凭窗远眺等。其余的时间他都用来写作。那时他患有白内障眼疾，即使在大白天写作，桌子上的台灯也不例外要开着，后来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握笔都显得艰难，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一本本地写着，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只争朝夕地完成了上百万字的著作。

1972年，76岁的胡山源一个人报进江阴独立户口。手续是办妥了，

生活处于稳定，读了些书后，思想活跃起来，准备搞些写作。

这时“文化大革命”仍在变化莫测地进行，家里的有线广播还在播放“造反有理”的歌和毛主席语录歌，他在思想上感到很踏实，一种担心害怕、朝不保夕的情绪总是笼罩着他。



他实际上还进入不了写作状态。一个人与保姆说话也不多，就盼望妻子儿女们回来，可他们都在外地工作，老妻方培茵亦留在上海与女儿胡高华一家住，夫妇一年中偶尔聚首，聚拢一起几天，当丈夫的也不肯对老妻说些软话，就仿佛道个歉，要拿刀子抹脖子似的。夫妇俩一直拧着，可能都进入了老年，年轻时的涵养反而失去了，还是“文革”的憋闷，让胡山源突然变得火烧火燎的。方培茵嗟叹，有时批评丈夫说：你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从来就没有正常过。为不惹是生非，她一直选择让着躲着，如果不是女儿一家闹腾着要回乡下，加上她身上有点恻隐之心，才懒得回江阴。她想起孤老头年轻时，由于工作忙忙碌碌，陪伴家人的时间少，对三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也很少参与，倔强的她就对丈夫产生厌倦，就不想回来。

这时候胡山源倒不生气了，他面对着墙壁想：没有一个作家是正常的，如果像常人一样，他就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了，正常的人创造不出艺术，他们吃吃睡睡，循环下去，直到命归西天。他才不甘这种人生。老伴每次数说反让他处于一种兴奋之中。对老妻他不会认真。

近月来他身子骨还较之前硬朗些，过一月见妻儿老小一家回江阴团聚，他见老妻搀着孙辈孩子，在树影斑驳的院子里咯咯欢笑，见几家孩子组在一起，在眼皮底下笑嘻嘻地打闹，他喜欢这种天伦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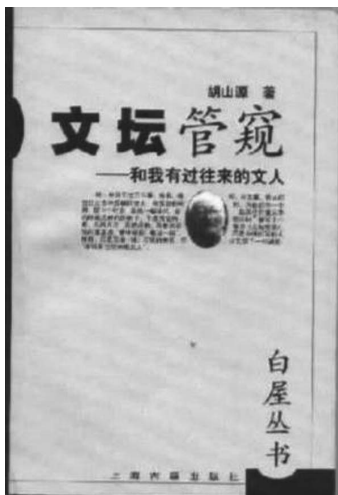
这时他就搁下写着的《春晖遗影——追思我的祖母和母亲》，从藤椅里走出，去与孩子共欢。他不是喜欢孤独，他的孤独是为了文学，文学有时只能选择这个孤独。前几年已经耽搁了很多时间，现在他要抢夺时

间，他的孤独实是为了躲开些聒噪，挽回一点年轻时为生存没有办法做的事的一些损失。

一个作家不能太儿女情长，这是一个标杆。这一年他读书无数，有一本《风吹集》让他读了又读，抱歉自己早些年没读进去，再次拜读，敬佩同乡先贤旧体诗的功力。他曾对来探望的外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艳情诗作，记述吴老逝去夫人江晓因与他结婚的经过。我们对胡山源生平已有初步了解，他对《风吹集》的特殊感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本人1923年也失去过前妻徐云，用小说形式也写过那一段落的生死恋情。

有感于此，那晚胡山源便提笔展纸，给吴研因写信叙旧，同时对《风吹集》提了些意见。第二天还亲自跑步到要塞邮局发信。约一个月后，胡山源在他的“半村”收取了一个包裹，是九旬高龄的吴研因托江阴的侄子转送来的，胡山源拆封所见是一本油印的《南游速成诗草》（后来题目改为《华东纪行速成诗》），还附带一信，告胡山源所提意见极是，多所采纳。读后他文思泉涌，构思一气呵成一首五言诗。

二、《文坛管窥》始笔



《文坛管窥》封面

1974年春光明媚的一个午后，胡山源在床榻上憩息了一会，起来感到有劲道，就走到后院的菜园里。阳春各处是菜花条块和粉蝶飞舞的画面，微风吹拂着淡淡的芬芳，胡山源行进在黄澄澄的菜花间，他在捉蝴蝶，显然有点激动。捉拿不到，跑步跑得两脚的泥污，他自觉没什么，又停留在野外摘荠菜了，一会工夫就搞了一大把，拿给保姆做豆腐汤，晚饭吃到自己采摘的野菜汤很开心。当晚，他来了兴致，就展开稿纸起笔写作《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每天写出一点，也蛮顺的，陆续交叉地撰

写到1985年告一段落，得手稿四十万字左右，写了三四百人，每人一篇。在写到姚雪垠时，他觉得要补充内容，就是今年他在江阴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8月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的上下两册，42万字，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阅读，丰富的历史知识，生动的各种人物形象，纯熟的小说艺术技巧，独创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顿时激起了他的好感。后来又重读，还产生了一点想法，他觉得小说的材料是丰富的，描写采取传统形式，也很足以动人。当然，肯定李自成，是不必说的。胡山源这样写道：姚雪垠的这部书，对历史阶段中的某些人物评价，比起早些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进步，《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刘宗敏的英雄品质和历史作用持否定态度，并把刘宗敏作为鞭笞的对象，而将李信作为英雄人物推崇备至，进行全面歌颂。《李自成》没有跟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见解走，这是他最敬佩姚雪垠的地方。然而看完一卷后，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斑点，就是造假古董，可又造得不像。就是说，里面安插的一些旧体诗，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平仄，不合韵脚，语句没有诗味、诗意。不过就全局而论，瑕不掩瑜，这是无伤大体的。



沈从文、张兆和夫妇

当年听说毛泽东主席有指示，要对作者加以保护，让他把书继续写下去。那时胡山源很羡慕姚雪垠有尚方宝剑。

另一篇是有关沈从文，胡山源本不想写，可他毕竟是他妻子张兆和在乐益女子中学的曾经的老师。不写又觉得心有纠结，写了也好说明一下沈从文的不随和处，文章一流的人，在为文为人上基本是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极端自我的。胡山源写下以下文字：1945年秋，兆和的弟弟张定和，在那时还不叫“文化广场”的会场里，开他作的曲的演唱会，我和妻都参加了。在会场里遇见了兆和，知道沈从文也在。我说我要认认他，兆和很高兴地去找他。等了好久，只有兆和一个人回来，很不高兴的样子，说他不肯来。这倒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但他不肯来相见，当然是他的自由，也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也就罢了。那时，兆和的两个姐姐

和几个弟弟全都在一起，她的两个姐夫与我很熟，也在一起。这样，沈从文不与我相见，他们也都觉得出于意外，猜测不透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向侠气仗义的沈从文，让胡山源敬佩不起来。

三、给丁玲写了信

在写丁玲时，胡山源首先想起1955年在《人民文学》读到她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头两章，编者按上讲这两个章节发表的目的是为征求读者意见。认真固执的胡山源当时看过后，就打算立即给丁玲写信，由《人民文学》转交。信的大意是：该小说的全部内容如何，尚不得而知，因此提不出什么意见。只是作者这种写法，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以为现代小说的写法都注重白话描写，中国传统小说《三言》、《两拍》式的概括叙述、交代情节达不到这种目的。就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一章是描写，适合现代的要求，第二章倒叙，只是概括的交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再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全是白话描写，是很合格的。尤其不合的是一会儿白话描写，一会儿概括叙述，夹夹杂杂，看不出一定的必要，随便写去，给读者的印象不完全，要不得。至于她当前发表的两章，就有这种缺点，希望她以我的意见作为参考，力求改进，适合现代小说写法的要求。



丁玲

胡山源当时想丁玲是不会回信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企求，因此没有署真实的姓名，而具了他女儿高华的名字。抱着百分率很低的概率，又在信封下方写出了自己家的通信地址。

然而万万没有料想到，丁玲居然给回信了，大体上不甚同意信中对小说写法的看法，并说她已与赵树理谈起这事，人家也不以为然。但丁玲似乎又有些不甚了解究竟现代的写法怎样才算好。

胡山源遵照丁玲的意思，用自己的真面目又写了一信交由北京作家协会转交，大意是说：如果她用得着的话，他愿意帮一些忙，

可以将写好的稿子寄来看看。顺便也说说自己一生以写作为事，解放后，本人没有新的生活，不能写什么，故此只好搁笔。但在技术上对人作一些贡献，还是可以的。丁玲没有再来信。大概伤害到了这位女革命家的自尊心，此处就见出胡山源之愚拙了。平心而论，丁玲这样写也有其可探索的新路子之法，小说总不能像说书一样千篇一个口吻吧。

几十年来，胡山源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一旦被捧上神坛后就很难下得来。丁玲自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作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虽然说她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而再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但丁玲毕竟是有资历的人。

胡山源认为丁玲一生比较冰心，艰难险阻要多些，这个人不容易。

这几天，他思潮起伏，写到了丁玲和沈从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却能聊得来的人，自己免不了要联系到这两个人解放后所发生的恩恩怨怨。读者都知道沈、丁两人应当够得上是近代有名的作家了，尤其是沈，文学上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胡山源对两人的情况，是了解到一些的，他们发表的文章几乎全部看过。谈到恩怨，他记起前些年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纪实，就是鲁迅误会丁玲，却冤上是沈从文的事。文章透露，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文章，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后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造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如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富有戏剧性的开头。

胡山源当年耳听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着丁玲的信去找鲁迅的，原来不是。

那篇文章里讲，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后，丁玲就跑回湖南。胡山源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文章写道：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么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着别人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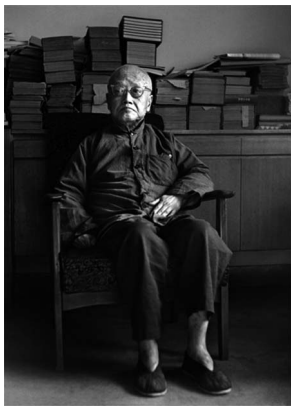
胡山源知道后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则和胡山源一样，一边写作，一边教书。胡山源觉得自己与沈有共同之处，很想和他接触，然他们各处一地，接触不现实。

现在从一些资料中看出，那时，胡、丁和沈也是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路。

四、俞平伯的一个小插曲

胡山源在写出红学研究者“俞平伯”后，又想到周扬这人，有一个

小插曲，说当年周扬对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不找他这个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却一头扑进鲁迅怀抱里，就有着很大的意见。当他悉知鲁迅的这篇文章部分由冯雪峰起草后，便与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冯雪峰结下了深深的宿怨。其次就是胡风，以与鲁迅亲疏关系划分的宗派主义，从“左联”开始，可谓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战线领导人物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结症概缘于此。1954年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此前，《文艺报》却曾经压制过这篇文章，而此时《文艺报》的主编又恰恰是冯雪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利用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批判《文艺报》的机会，把冯雪峰拉下了马，吐出了心中的第一口怨气。中国人历来是喜欢这种窝里斗的，胡山源想通过这类札记来阐述这一点，以其保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



俞平伯

胡山源在写和自己有过往来的文人时，又挂牵着寄北京的《全宋词集》，就翻箱倒柜找出北京的来信，他觉得给他回信的人显然出于一人之手，他分析着信纸上的笔迹，几次都是相同的，私下猜想这个人究竟是谁？就写信问北京的朋友，有说不知道，有些则说是俞平伯，但又不能肯定。这一年的9月21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冒昧给俞平伯写封信，主要是对写信的负责人历次信件中对己很为照顾，并一再惠书表达感谢之意，没提什么要求。没有几天，北京来了一封挂号信，给胡山源是这样的答复：俞平伯先生交下九月二十一日手书，奉悉。尊稿《全宋词集》清样，仍藏我所，只因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业务暂时停止，藏置图书资料未能一一清理，阁下索取首二册，便请检寄，以便配齐皮藏也。信尾所用的公章略与前不同，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胡山源当即复以一信，说明首二册早就寄去，将来清理时，当能发现，今则不无误会云。

所以有此误会，胡山源在复检前一封信时，发现自己对事情是说得过于含糊不清。这一次，胡山源认定常给他复信的人就是俞平伯。胡山

源心情大快，心花怒放地作想：这俞老头也太冰山不露了吧。然而又自认为：老头公事公办，不介入私人关系，干脆，很好。如果书能出版，自己一定亲往北京向他道谢。

胡山源的《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确切地做到了灵魂坦荡，舍身求真，是研究胡山源最为珍贵的参考材料，为读者提供了中国文人百态案例，拒绝遗忘与推卸，这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恢复文化道德和知识血性，以及唤醒文人对社会与历史的责任，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五、江阴有几个痴迷文学的人

这一年江阴纺器厂的回乡知青顾铁林通过李小峰侄儿李宗奋介绍了胡山源，那时顾很上心用功，痴迷着文学和藏书，对胡山源满腹经纶仰慕得很，尽可能为自己创造与大师在一起的机会。胡山源也从交往中了解到后生从小立下大志，少年时代就开始作些藏书了，前几年还从红卫兵燃放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孤本绝版书。胡山源听了这些讲述就格外赏识他了，他对身板结实，粗犷似“胡人”的顾铁林说过：一个人穷困潦倒家徒四壁不怕的，就怕没理想，肚子里没一点真货。

1975年4月初的一天，顾铁林就陪同胡山源去江阴西郊的青山，看了钱振标的坟地。那天，胡山源头戴八角呢帽，身着藏青色呢中山装，衣服虽然陈旧但干干净净，足蹬一双球鞋，一副老派知识分子打扮，仿佛要去会友。看得出来今天老人精神状态很好。两人走至鲫鱼背一样不大的一座山脚下时，胡山源在路旁捡到一根树枝作了拐棍，他竟撇开陪同者独自朝山上走去，顾铁林只得紧跟其后。山不高，山路的一些石块缝隙里长出羊齿植物，还有小朵野花，山风非常有力。一路走，耳旁会听到呼啸的声音。有一股野菜花的味道，胡山源走走，感到山地生疏了，开山取石已经将这山体破坏得不像样了。他眼睛四顾，不与身后人说话。自顾一个人搜索目标，终于在山腰处的杂草丛里找到了钱振标的墓。这是一座用水泥砌的大墓，造得还算好，就是中央有道很深的裂缝，要吻合才行。高大的碑上新题的“钱振标烈士之墓”几个大字略有柳体风格，为江阴书法家朱文郁写的笔墨。胡山源站在那里默默地看了一会，不说

话，好一会才找避风处蹲下小憩。胡山源看到了同窗好友的墓，心情似乎平复了许多。喘息了一会，他像伸冤似的仰起脸，对一旁的顾铁林说：有人说他是王明路线上的人，所以不给他立传，又不许恢复名誉，人都死了，还要说他这个那个，唉，唉！胡山源叹息起来，接下来又说：我弄不懂路线，解放以来多少路线了，可人格不要诋毁，不要践踏嘛！钱振标的道德那么好，我与他同学时朝夕相处，难道不知道吗？胡山源眼眶里开始流泪，整张脸却牵累在伤感上。一阵风吹来，让吸了一口冷气的胡山源开始咳嗽，后来接上去说话时，声音里就有了一点沙哑。

谈到钱振标的死，他对顾铁林说：他有基督的思想和爱心，那首绝命辞写得好多哇！他的生命的归宿是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的。关于钱振标到西北冯玉祥军中搞活动，胡山源还饶有兴趣回忆说：有次他匆匆从上海回江阴，正巧与我碰面，他要去西北，但又不明说，我只希望他能平安回来。见他一脸严肃相，不再与他多讲话，这是我最后一次碰到他。后来得知钱振标被抓，枪毙在君山。胡山源喉结滑动着，用衣角抹了一下眼睛。他又说：得知钱振标在冯玉祥那里搞策反，军事上很有一套办法和实践经验，然而再回来就不顺利了，他怎么会不清楚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贯彻极“左”的盲动暴动的结果呢？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所以回家后与家人断了关系，他不想拖累家人啊！胡山源动容地说。顾铁林读过老人写的《义民别传》，知道那个阎典史临死前在墙壁上写的“十万人同生死义，保大明三百里江山”，不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那是一种精神，为信仰而殉难的精神。江阴今后还能生就这种传承精神吗？何为忠义之邦！这是胡山源和顾铁林共同思索的话题。

由钱振标，胡山源还提到了侯绍裘，说这些共产党员，要是活到今天，他们都是在大学里当教授啊！胡山源有些激动起来。往回走的半途，竟又在一处新屋基旁看到了一块金山石碑斜躺在地上，约50厘米高，很旧，上面有字。细看碑文，上面竟然写道：钱球仰晴泉之墓，前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生，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歿。这当然就是钱振标坟最早的那块墓碑了。这碑显然是山民从附近墓区弄来造屋当基石用的，因还没选好合适的位置而扔在这里了。胡山源见过后直把头来摇。

自青山回来后顾铁林又常去胡山源那里，看他脸上不再有悲切表情，谈吐中时有从容的神态，安详而平和。那时他正在写作《屈辱二十一年》的回忆录，这篇文章是因着记忆，逐渐扩展，以年为经，将人生作纬，

写出一个人的苦难史。

胡山源对于顾铁林坚定走藏书之路是个鞭策，他对年轻人喜好书法，谈了个人看法，认为书法比之文学，社会意义无几。不能超过古人，自娱自乐可以，但对一个有文学基础的人来说，还是转向文学创作有些意义。他对顾铁林语重心长地说：求学不但要有恒心，爱惜光阴，而且还要专心，断乎不可心猿意马，敷衍了事，碰着了难的问题，应该下一番工夫研究，使它彻底明了。另有一次，他们还在谈到写作问题，胡山源告诫上门探望的顾铁林：要知道知识的储备之重大。又说人是易于日常的，历史实质就是这样，但你要远离颓废，在境遇崩溃前，关键还要寻找到自己存在下去的理由，我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解释。对于小说的形成，从技术上讲也不一定都要作者亲身经历，虚构是必须有的手段，但对于素材或故事的来源，这一块就必须是有你的触动、你的衷肠，最后能否达到超越个人的经验，去代表一个“时代与人心”。老人的一批江阴弟子记下了，一个个像念祷告词的。

这一年，胡山源在朋友处了解到江阴城大毗巷有一位大龄女青年的信息，当时他就剃头挑子一头热，没征求儿子意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离大毗巷较近的另一个朋友家，见面就单刀直入，说：快马加鞭，由你去说说，我小儿子是林场工程师，人很不错的，没找到对象的原因是工作环境在大山里，加上我和他哥的牵连，害了他，我欠他一笔情面债啊，得还。

那朋友也给义气，让胡山源就在他家等着，他即就过去帮助说媒。

赶巧，姑娘和其父母都在家，那朋友一说要介绍的对象是工程师，又说父亲是大学教授名人，没提到“右派”的事，姑娘和其父母都表示可以见面。姑娘父母也介绍了姑娘的基本情况，那朋友就喜上眉梢回来告诉胡山源：此事基本解决，就等见面。并转达姑娘信息，女方名字叫张平，1944年9月28日生，1959年初中毕业后，曾支边到新疆两年，病退回江阴后，在民办高中完成学业后，插队到江阴西乡的石庄公社，今年刚上调到江阴县计量所，有稳定工作。

胡山源喜不自胜，连连说：我得将好消息写信告诉老伴！从从容容迈出步子，仿佛比来时健壮了些。他回家路上还在想，这个好姑娘不能迟疑不决了，得赶紧叫儿子办理结婚。

方培茵听后，自然喜出望外，表示完全同意。见面的地点选择的是

胡山源那个朋友家，胡山源先领儿子过去，他的朋友再去叫姑娘家的过来，过来后，朋友就作介绍，先介绍男方，再介绍女方。双方低着头对了眼。那时胡高雁已44岁，人还不算老相，一副高级技工样子。姑娘32岁，剪了一个像样板戏《龙江颂》江水英的发型，除了不够丰满，没啥不好。高雁心里是满意的。张平看看男方个儿没有父亲高，但也不算矮，似乎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两个人就都在媒人面前点了头。下来在双方长辈参与下，敲定了结婚日期，决定选在国庆节。

结婚那天，胡山源的直系亲属都来了，场面是胡家几十年来之最。林场对大龄青年格外照顾，放了他一个比一般人都长的婚假。小两口便决定去北京旅行结婚，也浪漫一下。胡山源想填补自己对儿子的欠缺，掏腰包给予儿子一些小钱，让见到中意的衣服买两件，不要走来走去总是一件中山装。给儿子塞钱时，他想起在北京的老同学唐鸣时了，虽然信常通，可儿子媳妇这次去北京能够代他探望一下不是更好吗，就让儿子捎带上自己菜园里栽种的蚕豆，嘱托儿子一定设法去老唐家的厂桥胡同一趟。

胡高雁办到了。

当唐鸣时接过老同学种植的半斤蚕豆时，激动得拉着高雁的手，用他熟悉的口音和手势说：你父亲真是个讲情谊的人，一定要向你父亲和全家问好！唐鸣时露出的快乐笑靥像一个得了块糖果的孩子。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至此结束。焦虑中的胡山源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这一年对他还有一种云开日出、走出固有语境之感，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建立新中国的几十年来，言论几乎被遮蔽，毛泽东时代结束了，知识界迎来了春花秋月。他兴奋异样，在他的“半村”旧居让第四个外甥怀志毅（阿满），将江阴熟悉的几个朋友邀请来叙旧，其中有顾铁林等。怀志毅是医生，此时自觉做了舅父的私人医生。

那天，胡山源脸膛红润，喜上眉梢说：我今天要借美国佬福克纳一句话来表达心声，就是——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我比我们的毛主席小4岁，他老人家走了，我却还活着，你们说我一个老头还怨声载道什么，写我的小说。这时胡山源明白，一个人再霸道，可也不容违抗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过去一直思考幸福、爱情、事业，想追求完美，

结果弄得自己心力交瘁，人傻啊，得到了又如何？不过一个虚荣，让人记着一个名字而已。

可事情过去几天，胡山源却从报纸上发现上面宣传口径不太正常，是个奇怪的现象，矛盾的是中央一方面在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特别当老人从收音机里听了10月2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实况，听了北京市长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第二天，他又从外甥带回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是在一边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胡山源隐约感到国家还没有从历史经验里走出。但是，他不管政治，他要写作。

胡山源在东门老宅一间房屋内梳理着思绪，屋内散布着一股阴暗发霉的味道，他在书桌周围徘徊着，沉浸在幻想里。他和世界，通过回忆联系起来，除此别无他途。时间不存在了，空间片断因此挣脱锁链，处于自由漂浮的状态。在此前几十年前出版的小说成了今天的记忆引擎，他重新构筑着小说世界，此时的胡山源比任何人都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他进入了较为正常的创作期，不久续写完长篇小说《閤两》，约15万字，加上1944年在上海《春秋》月刊上发表长篇连载10余万字，这部小说也有25余万字，这是一部用江阴方言写出的长篇，他暗暗喜欢着用文学这种方式与故地乡土作亲密的接触。他的仓廪桥第一次走进了文学世界，是没有前史的。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半开玩笑半戏谑地对他的家乡人说：我将你们都写进了小说，比我大10岁的四叔还是主角，我给起的名字叫顾永才，俗称“黄板老四”，绰号叫“閤两”，是一个一心想靠自己强健的身体，来求得一家人过上幸福日子的实心肠的农民，“有饭吃，能成家”，便是他农民式的最大“理想”了，这也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一个梦想，我四叔没有娶过妻，但我小说里的老四后来得便宜货娶了个二婚。他的乡人竭力想一读为快，胡山源嘻嘻哈哈一阵大笑，说：抱歉，没印成书，印了，我就每家送一本！那一次是他回仓廪桥最开心的一次，走过斑驳陆离的民宅，在经过一些歪斜苦楝树时，还想起童年时和伙伴爬上树去摘取果果作弹子打麻雀的事，现在童年痕迹一点都不存在了，然他还是感到自己并非踏上的是一个虚妄，他开心着自己离家乡几十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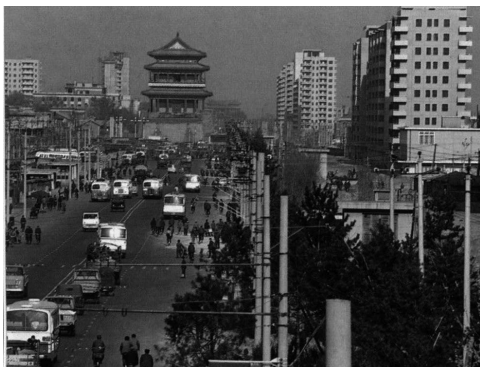
而乡人没有将他作遗忘。左邻右舍还情真意切要请他吃饭喝酒，他的近房亲戚更是由他不得，不进门不端碗筷还不行了，有一些家庭平时省吃俭用，他去了大碟小碗地摆满了一桌子，还端出舍不得吃的鸡汤，不停地撇菜，还说他在外闯荡，吃了大苦头，回来就要作些滋补调养。是啊，中国人多少事不是通过饮食来表达热情与契约的呢？他受到巨大的鼓舞。他流淌出了大片潮湿的眼泪，在灯光里起着耀眼的光芒。

胡山源写出的这位“黄板老四”，命中注定是个苦命，岂止有强悍体质、“罔两”的绰号也没有用的，再能干，在腐朽的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掌持的年代里，纵有几百斤力气都是不堪一击的。

此时坐在江阴东门“半村”老宅一张旧藤椅上的胡山源，手里捧着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他是重读，读着脑海里便浮想联翩，他经历的几个自然段落一下子清晰地出现在没有时间界定的画幅里，他回忆着走过的人生。

第十四章

一、晚年远游



1977年，胡山源写完10万字的《我的写作生活（续篇）》。正想作些休整，一天，过人民桥上大街上散步，正巧碰上江阴名气很大的文史专家祝耀长，两个人早认识，是有共同语言的朋友，接上话后，都有外出旅游的意向，胡

北京 山源就建议去北京，对

方同意，即于这一年秋天，他与祝耀长同游了北京，在北京面见了叶圣陶、俞平伯、倪海曙、唐鸣时等几位。这时他觉着住在东单八条一座四合院的晚年叶圣陶，不再是个寡言的人了，他浑浊的一双老眼还是认出了胡山源，高兴得很，邀请胡山源坐客座，大声招呼儿媳上茶，要拿最好的茶出来，留了髭须的一个白净老人更显得慈眉善目，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拉住好友的手。两人先后落座后，就用苏州话交谈，他的听力有了障碍，与人交谈手上要握耳机，问起身体阿好哉？一个就答非所问：小说已多少年没写了，不作用了，依阿好哉，还写着小说！一个也只能答非所问：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是搞文学的，还是你一家好哉，儿媳还是唱锡剧的，都是有作为的人！这一句对方却听到了，笑容满面说：依

家老太婆不是还会唱昆曲，依也勿要重文轻理，国家建设，搞理工科比我们这帮文人起作用哉！两人畅谈半小时，一起回忆50多年前在松江景贤女中相识，30多年前成为文字之交，近期又变为“行将秋色晚，交情老更亲”。与老朋友叙旧后，胡山源内心一直生着的惋惜似乎少了不少。说了很多，可能老人家感到同时代人搞创作的剩下不多之缘故，他的情绪一直很激昂。当老朋友提出告辞时，其眼角处还闪烁着一点眼花，拉着人家的手就是不想松开，他嘱咐儿子叶至善，一定要亲自送到车站。胡山源返江阴后，作诗《北双调套曲——赠叶圣陶先生并贺九十大寿》一组寄奉叶圣陶。叶圣陶后来回函：赐示诗稿，字细而精工，高年尚能作此，目不如弟者，不胜艳羡。

那次胡山源在北京，还去看望了俞平伯，是叶圣陶写了条子抄写了新址。祝耀长去办别的事没有同去，胡山源就一个人踩着一片秋阳按照地址找去了，那是在西郊一个新住宅区。他进弄堂后，找到了第一号，扣门之下俞平伯走了出来，小老头一个，脚步走动好像铁拐李，用上了一根拐棍。

俞平伯与胡山源年龄相差不大，是一个时代的人，按理应当有很多叙旧话说，可双方在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落座后，等一位中年妇女沏完茶，胡山源就主动讲话，他端着茶杯先问人家，对他认识否？俞平伯不隐瞒真相地回答：我不认识！胡山源想作些攀谈的想法收藏了起来，这是让他很不愉悦的事情，是自己悲哀还是俞平伯孤陋寡闻？本人一个“五四”时期就搞文学的人，与他同时代的人竟然不知道？

胡山源用不停的喝茶来掩饰内心的不悦。后来俞平伯说了些什么，他几乎没听进耳朵。他在内心一直在批评人家，还是搞文学研究的，看来当代的文学作品也没有看过多少，如果看了，对他胡山源不可能一点不知道的。就想到这次人家出来接待，兴许还是自己开始第一句提到了叶圣陶介绍来的缘故。胡山源强打精神说了些客套话，他说他是赞成俞老先生对《红楼梦》意见的。说到这一点，可能是胡山源踩到了人家兴奋点，他立即喜上眉梢告诉胡山源说：你知道吧，那批评我的李希凡，已经因“四人帮”的关系而不那么红了。胡山源顺口应承了几句，他想转换话题，谈谈他的《全宋词集》，可人家有些答非所问，是耳聋所至吗？胡山源想可能与自己跟人家关系的亲疏有关。本来他是知道张允和

与他很亲密，因人家在病中，没有请自己学生为自己引路，以致与俞平伯谈得不甚融洽，着实遗憾。

胡山源在北京10多天中，难得跟祝耀长一起行动，人家也几乎有另外一些朋友圈，而胡山源几乎每隔一两天还要去与唐鸣时见面，两个旧人谈天说地，回忆一下过去在上海的共同岁月。唐鸣时谈起眼下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说只要每天翻译上500个字，就够吃了。还说稿费是每千字2元6元，我争取不向子女伸手。谈得还蛮开心的。胡山源受过经济压迫之苦，知道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生存能力差，这样他也只能作些安慰。这一次胡山源还从江阴老家带去一本《北京常用中草药》送老同学，他知道老唐幼年学过中医的。唐鸣时喜上眉梢地接受下来时说：知我者山源也，中医学是我一大兴趣啊。唐鸣时高兴得不得了，让胡山源在京多住些日子，让他陪着去看望在京的一些朋友。那次胡山源是带着较为满足的心情回到江阴的。

胡山源回到江阴不几天，即9月26日，他的孙子出生了。胡山源表达方式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要来抢抱小孩，而是进入书房翻腾字典，最后搞定“胡淇”作名。其中“淇”字表达两方面含意，一是缺水补水；二是淇河在河南省，也好对自己曾经的背井离乡，孑然漂泊之地作个回望。

次年胡山源在云南的外甥女多次来信邀请舅舅去玩，胡山源想想自己活到83岁了，今天走明天走都是难说的一件事，再不去怕这辈子就去不成了，下定决心决定去，小儿子胡高雁为父亲行程，特写信向留在上海的母亲要到了500元钱的路费，是胡山源以前的存款解冻后领取的少部

分钱。高雁费心力要到了钱，就替父亲准备行装，心细的高雁让父亲再找一个同行者，胡山源仍约祝耀长老先生再游广西桂林。云南有亲戚在，就放在末尾去游。

这是胡山源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次远游，那次回到江阴后还对桂林之游作了几篇追记。



广西桂林

11月上旬，胡山源从桂林回来，经过上海还专门去探望了老友赵景深。胡山源觉得老友说话不大流畅了，似乎喉咙里老有液态东西堵塞着，说一句就憋得脸颊红，然而他记性却好，好多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聊着聊着，胡山源又问说：你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出版了没有呀？赵景深说：有望，但需要时间，也不去想了。胡山源听了比人家反而有信心了，安慰说：形势好了，文学会慢慢繁荣的！赵景深就慢条斯理接一句说：只要身体好，想做的事就能做了。这时他的老妻李希同给山源添开水，插了句：你老友还在带复旦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戏曲史》。胡山源平生开了一句玩笑：钱用不掉，就买一架直升机，跑老丈人家自己开着。李希同先笑了，说：你还跑老丈人家，老丈人在阴曹地府，你让我们早一点见马克思啊。胡山源争辩：直升机快，能赶上时间的速度，追过去，老丈人准还活着。赵景深快笑掉大牙，连连说：满腹经纶的山源兄，不愧是大作家，佩服你的想象力！三人都笑歪了嘴。

那次，两位老友还扯开话题谈到了姚雪垠，胡山源说他的《李自成》牛气啊，不仅被广大读者争相购阅，而且还被改编成各种形式，诸如连环画之类，还广为流传。我的《南明演义》胎死腹中，连出版都难，更别说红了，承认自己是愚拙的，怎么着才会得好？赵景深说：人没有可比性的，再说文学不能拿“当红”作标准，要看生命力久不久，别看今天《李自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连续广播。可50年后，电台还在播就是真牛了。胡山源说：一个作家能到这一步不容易的，听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在今年决定，将《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二十八章，编入了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起名为《虎吼雷鸣马萧萧》。这样，《李自成》和他的作者姚雪垠，又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在我国的教育界了，我对老友是推崇的，当年我不是也将他的一个短篇作过国文教材的嘛。赵景深说：早知他这样红，我戏曲研究就不搞了，也写历史小说去了！胡山源说：说说简单，写历史小说的多少人，红了几个，题材也要讨巧，《李自成》刚巧得老毛的喜欢，要不然也是白忙碌一场。

赵景深说：老作家里与老姚能比的就只有浩然，人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改编成连环图画出版过，在广大少年儿童中流传。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全国上映。

胡山源说：景深兄言之有理，能比的唯有浩然同志了。

姚雪垠在“文革”时期获得毛泽东特别指示后，创作几乎没停止过，

这是他个人的有幸，更是文学的大幸，后来文艺工作者对《李自成》兴趣更大，他们把《李自成》各卷中的故事情节改编成了戏剧、电影、电视剧、评书、汉剧、越剧、秦腔、说唱、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供广大观众欣赏。比如，武汉根据小说《李自成》，改编成了汉剧《闯王旗》，不仅成功地进行了演出，而且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舞台艺术片。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还把《李自成》改编成京剧《闯王旗》、《闯王夫人》，由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李和曾和赵燕侠在首都演出。电影工作者根据小说《李自成》的部分情节，改编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故事片《双雄会》上映；电视工作者根据这部小说的一些片断，改编并由陕西电视台摄制成了电视连续剧《李信与红娘子》等等。《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后，日本作家陈舜臣、陈谦臣还将第一卷翻译成日文，以《叛旗》为书名，由日本东京讲谈社在1982年10月出版。读过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以后，善于捕捉信息的新闻记者、报刊编辑，川流不息地登门拜访姚雪垠，报道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约请作家撰写文章。让同样写历史小说的胡山源暗暗生着羡慕之情。

二、上海师院给胡山源纠正了“错划”

1979年1月10日，上海师院给83岁的胡山源纠正了“错划”，老人算获得彻底平反，不久，退休工资也调整为152.6元。这时他的回忆性文章《“五四”运动在杭州》于这一年《西湖》第五期发表，标志着胡山源开始重登文坛。此时，一个生活的不和谐音调又出现了，在东北的《长春》第七期杂志上，有一篇署名文章，公然叫嚣说1938年国民党撤了王任叔的职，换了“文化老爷胡山源”，“令人回到了好像即将要亡国的时代”，可谓偏见比无知更远离事实。胡山源看过后，差点儿闹中风，后来请当年在新闻专科学校的同事储玉坤写文章澄清，储玉坤用笔名写了《王任叔编〈自由谈〉的始末》一文，发表在1980年第2期《战地》。让事实说话，不知情者才了解了这一段的历史背景，知道胡山源是正经的抗日救亡的文人。

这一年春节后，他托上海的袁小星在上海图书馆帮忙复印《三年》、《散花寺》和《佳偶》等民国年间发表的刊稿终于寄来了。

当时，胡山源就激动得像个小孩子，说：嗨嗨，我可以进行工作了！外甥怀志毅知其脾性，就帮衬作些抹桌椅的事。生着病的胡山源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让我先看看复印稿子，使故事情节在脑子里活起来。经过几天阅读，他带着病体，发一个狠，展纸拈笔，开始伏案续写《散花寺》卷中前的一个“楔子”，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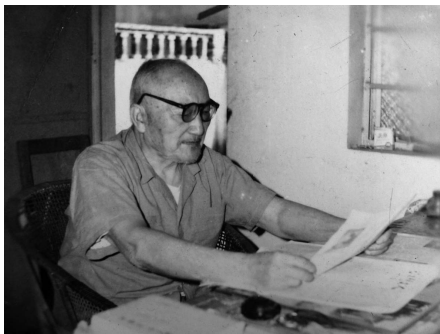
现在，我重新提起笔来写下去，离开卷上的抬笔时间，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几乎活不成，哪里管得着这部作品的写作！……我对《散花寺》，本来算不得创作，只是对《实录》的整理。《实录》在查抄时散乱了，整理起来，非常困难，恐怕其中还有些失落而找不到的。我只好耐着心，慢慢地整理，失落的地方，因为我曾全部看过，就全凭我的记忆，加以补上……最后的问题是：我今年已84岁，精力有限，只好强打精神，得便写一些。也许有人要以为无聊吧！但“不有无聊之举，何遗有涯之生”，这是我的看法。我一定要写完它！

胡山源写完这些，就换一页稿纸开始进入正式进入“卷中”的小说描述：

云歧从江边步行回入了城里，在饭店里吃了午饭，然后回到住处。下午，到了学校里，仲秀文给他一个条子，打开一看，是灵渊写的，没有几句话……

没有铺陈，文字直接进入情节的一种叙事，在那个炎热的6月3日午后，在那种时间段落，一个老人在被从空间剥离出来的感觉里，接近了他所要求的表达方式。时间的存在使作者不能自由。其实不仅胡山源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之前至少是同时，一批写出意义的作家也都意识到了。

胡山源用冷毛巾揉眼强打精神写着，往往夜深人静，一盏台灯之下，他戴上那副圆圈形镜框的眼镜，用一把角尺压在厚厚的笔记本上，把另一杯子放在稿纸上，伏案书写。窗外，弯月在天，万籁俱寂。但胡山源并不平静。他的感情正在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时而慷慨悲歌，时而老泪纵横，时而破涕为笑，时而兴奋异常。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此刻正在神游于流水芳波。他好像完全脱离了现实，将全部身心都沉漫到创造的艺术世界。时间过去了多久，他根本不知道。



晚年胡山源

每天中午，胡山源必喝一小碗糯米酒，而且常常用猪耳朵、凉拌白菜心、油炸花生米下酒。在生活方面，他没有过高的追求，饭菜都比较简单。中饭后，就听一会广播，他往往要到卧室稍睡一会儿，然后才开始工作。整个下午，读书学习，

研究资料，情绪来后，就转入写作。有时如果感到太累，就到前院后院走一走，或是回到室内听听广播书场，来调节神经、消除疲劳。

这一年胡山源被吸收为江苏作协会员。

这一年他开始续写《散花寺》(下卷)，又将长篇自传体《三年》也补充完了。接下来是续写回忆录《坎坷的一生》。

此时胡山源又回忆起几年前写的两个人物沈从文和丁玲，说起丁玲挑不过胡也频和冯达两个跟其有关系的男人，此时他手头得到一本《沈从文与丁玲》的书，读过便掩卷无言。他真的没想到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后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着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备感心酸。

三、写作是挖矿

胡山源的书房也是独居的卧室，是老宅东首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约有40多平方米的面积。临窗摆着一张宽大的荸荠色的书桌，是胡山源的写字台；书桌的左前方，放着一顶实用的书柜，里边有供他写作时常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书桌对面的窗台上陈设着一盆太阳花、一盆虎刺梅、一盆纹竹，这些花卉，给整个房间带来了一点儿生机；窗户的西边是通往客厅的门，从客厅可以走到室外，室外就是前院，那里也摆着许多花草。每天上午当胡山源工作劳累时，他便来到这里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活动活动腰肢，闻闻花香，望望蓝天白云，晒晒太阳。

1980年10月的一天，胡山源随意拿过一本当月的《北京文学》翻阅，突然见到汪曾祺的名字，是早就认识的一个人，人家在杂志上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受戒》，这一个“戒”字，让他一下想起《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眼睛就定型不动了。他是熟悉作者的，1945年在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社上读过其《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小说，作品明显受西方纪德、萨特、沃尔芙、阿索林的影响，他也可算中国现代意识流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好长一段时间内没写小说，后来写出一篇《羊舍一夕》，影响不是很大。胡山源坐进西墙根的沙发上，用一张小板凳搁脚开始了阅读：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剿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读罢，胡山源感到这篇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与常见的小说迥然不同，他的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是民族传统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是作者最美好的一个梦，怀着对故乡情怀和青春遐想的一段际遇。在那一方旖旎的水乡风光下，女子也是含蓄娇柔的。小英子虽然出身农家，却有着江南女子的气质，她年龄小，有着好奇心同时怀着善念，向往恬静与单纯。其



汪曾祺

实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着朴实的而又突破禁忌的品格，放到当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中，那是一种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写实观，也是在传统生活与文化下铸造的文人品格。

胡山源对汪曾祺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家的文学成就是构成自己一个激励，虽然自己比人家大了24岁，可我还要迎头赶上。当下搁开杂志就开始笔耕，进入写作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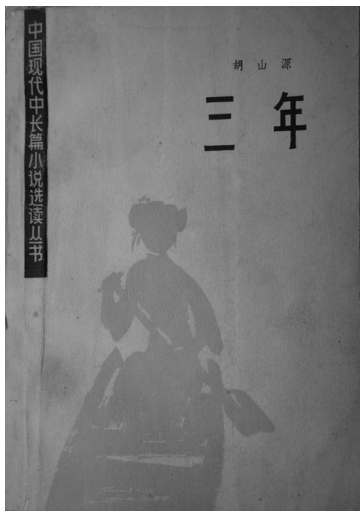
这期间胡山源写出的《半村杂存》（贺赵景深兄七十九大寿、赠胡允恭兄）在《舟山文艺》第二期发表。余下的时间大部分是用来创作自传体小说《三年》，这部长篇是作者为不得不纪念的前妻作的文本告白，这是一段诚挚的感情！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心声！是他心目中的小英子，她是他的一个际遇，他要完成他的一部《受戒》。

书中所回顾的往日，那历历酸楚驰骋心头的黯然与傲然，在拈着片纸只字里，他以对文字的痴痴爱恋，到最终成就自己的对一个灵魂的安抚，每天一点每天一点，连接着他走向了漫长的文学路。写作是不是挖矿，有时也必须与世隔绝将自己包在里面。

《三年》全篇完成，前后间隔了59年的时间，写好这部自传体小说，当天晚上的一则札记是这样写的：我不断泪眼模糊，不能写字，尤其是

写到最后一部分，我更是不断痛哭，时时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怕再去续写。4年后胡山源为书的出版写了个自题：贫贱夫妻，万事凄凉，一死一生，更感茫茫，此编问世，夙愿已偿，从今以后，不再哀伤。这是一个有道义的人对情感作的一个记事本。

而对于《龙女》，则有作者对爱情永恒主题的个案理解，书中的人物，好像也有作者所处环境地域的某些经历，期望为革命理想主义者执个言，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执著于一个倩影，开始思念起一个声音，开始有事没事地将



《三年》封面

目光投向一个角落，只是为了确定那个故人是不是在那里。寻觅不到一点踪影，心是空空的，几十年来，还在想灵魂会在哪里（假若说有），和谁在一起？思念是石枯海烂的。

回首身后，那条弯弯曲曲、幽径阑霭的路途，恰似曾儿时日日行走的谙熟的小路，从家的方向蜿蜒着伸向村外，至外面广阔的天地。

悚然于那片纤心巧慧、不羁执著的人生路，悠然生敬。记得那些柔婉的文字，记得那些幽霭的情丝，记得那些裂帛般的时光，记得那些淳朴真挚的向往，记得那些恍惚苍茫的迷梦。心境竟是沉寂的好似走过几秋，步过生命的巅峰，走过人生的曲折。他生命需求要完成有为者作缅怀。86岁时，他续写长篇小说《龙女》，虽然只有十来万字，可对一个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其写作的艰苦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作者没有惊人的毅力，雄厚的生活底子和写作经验，晚年几部书的续写是完不成任务的。这件事也不能半途而废，积聚的一点经验要给后来者作传承，不能因为年老体弱，遇到些困难就拍拍屁股走人，留半部寒碜的残著对不起国家。一个人受人敬慕，关键在于这个人超过常人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岗位做出不普通的业绩来。这是一句发自肺腑之言，胡山源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的文学创作，证明着一个老人的钢铁毅力。试想，一个人有了这种毅力，还怕什么事做不成！

第十五章

一、《珊瑚岛上的死光》带出的回忆

那天春光明媚，胡山源的外甥怀志毅兴致勃勃从外面进来，见过舅舅就说：舅舅，要注意身体，今天别写了，我们出去看电影，我搞到红星电影院两张电影票！胡山源将坐在藤椅上的身子转个角度，头向着外甥说：写大部头，得一点一滴利用时间，闲暇不得的啊，不过今天我感到状态不是太好，写出来可能成废稿，就听你一回看电影去！就问是什么片子，怀志毅给舅舅找出一根拐杖，嘴上作着回答：说是上影厂拍的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胡山源有些激动地说：科幻电影是要看看，也让我老头添补点想象力！怀志毅接过去赞同说：舅舅就是要在现实主义上再加上浪漫主义！两个人没乘车，过人民桥进入人民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位于人民中路的红星电影院。怀志毅看过手腕上的表后，对舅舅说：还有40分钟，我们就在这旁边书摊上看一会小人书吧，两分钱一本，舅舅我出得起的！胡山源说：好主意！两个人就坐在书摊设置的小板凳上，胡山源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就挑了一本《桃花扇》的连环画看起来。故事熟透的，就是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一出历史剧。侯方域在南京妓院结识李香君，共订婚约，阉党余孽阮大铖得知侯方域手头拮据，暗送妆奁，以拉拢侯方域，结交复社。香君识破阮大铖的圈套，坚决退还妆奁。阮大铖怀恨在心，在南明王朝建立后，诬告侯方域暗中勾结左良玉背叛朝廷，迫使他仓皇逃离南京。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重新得势。他们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香君誓死不从，血溅定情诗扇。友人杨龙友将扇上血迹点染成折枝桃花，故名桃花扇。马、阮倒行逆施，朝政腐败不堪。清兵南下，

他们又把河防前线的三镇兵马调走，史可法独木难支，清兵长驱直入，南明灭亡。几经波折，侯、李又得重逢。但国已破，何以为家？他们终于撕破了桃花扇，分别出家。胡山源获得了很大的启示，就是自己的写作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他看出了手头要修改的《南明演义》毛病在哪儿了，他搁了小人书，对外甥说：两分钱一本太值得了。

两个进入电影院找好座位，一会儿影院熄灭照明灯，电影就开映了。

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某国w城，爱国华裔科学家赵谦教授试制成功高效原子电池，他拒绝了各大财团重金收买原子电池专利权的企求，决定把样品和资料全部带回祖国。当天夜里，赵教授被人暗杀。赵教授的未来女婿，青年科学家陈天虹为实现教授的遗愿，携带电池样品驾机逃走。途中，飞机被一种奇特的空中武器击落，天虹掉落海中。他挣扎着向附近的一座小岛游去，一条鲨鱼向他游来，在这危急关头，只见一道火光闪过，鲨鱼即刻死去，天虹游到小岛上。这是一座神秘的小岛，岛上只住着一位老科学家、赵教授的好友马太博士和他的哑巴仆人阿芒，岛上有一座复杂神奇的实验中心，马太博士在这里经过10年奋斗试制成功了激光器，刚才就是马太博士在实验室里运用激光器救起了天虹。当天虹了解到马太博士尚未解决激光器的电源问题时就把高效原子电池交给马太博士。当他们认识到维纳斯公司企图把赵教授和马太博士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制造一种新式武器威胁人类平时，决心阻止这一罪恶行径。维纳斯公司害怕阴谋败露，派人来岛上索取资料并要炸毁小岛，消灭罪证。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军舰携带资料逃走，小岛即将被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虹配合生命垂危的马太博士用新试制成功的激光器和高效原子电池击沉了军舰，小岛爆炸了。科学家们的新发明虽没能留下，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类和平。

电影结束，胡山源由这部电影想起编剧沈寂，他这个人可谓也是大起大落，本身就极富戏剧性。孩童时因家庭关联遭绑票。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曾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复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后来他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还写过近十部电影剧本，并拍成电影。

思潮起伏的胡山源还由这位老友，想起早先的一个文学知己陈蝶衣来，几十年没通信，也不知人家现在的一点消息。那天回家后，他便给沈寂写了一封信，问问他是否知道陈蝶衣这个人的下落？

沈寂回信说不知道。让胡山源身体方便的时候，就去上影厂的文学部找他叙叙旧。胡山源忙不过来，他夜以继日在续写《散花寺》，经过三四个月的奋斗，总算把《卷中》写完，透了一口气。他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即吩咐儿子高雁，把写好的《卷中》打成邮包寄上海的女儿高华，他要女婿顾隆道帮忙誊抄，女婿是清华冶金专业，分配在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有闲散时间，且钢笔字写得比自己儿子好。

安排这件事后，胡山源接下来就转入艰苦卓绝的《卷下》写作。再往下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毕竟年老体弱，写作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就觉气血供应不上，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然而转念想想，如果不写，终日昏沉沉，精神越来越萎靡，终至不能动弹而崩溃，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找出清凉油涂抹在太阳穴的办法，再到厨房找到作佐料的尖头辣椒吃，用这种充满执拗的力量来挑战自己的意志，他咬着牙关，用颤抖的手捉笔，写下去。能写下一个字也是慰藉的。

二、杨郁深为胡老奇特的经历所吸引

这一年暮春，在江阴县山观中学担任英语老师的杨郁将回南京工作，作为学生的怀自明（胡山源的外甥怀志毅之子）在话别时，谈起舅公胡山源，杨郁深为胡山源奇特的经历所吸引，当即表示要去拜访老先生。杨郁是浙江湖州人，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系，在任一机部苏联专家翻译时，有几本科技译作出版。1957年调南京师范学院工作，后因“只专不红”被贬到江阴农村中学教书。这次当他获知山观有一位五四时期“弥洒文学社”的创始人时，沉浸于文学的他像觅到了一块藏匿久了的大宝石。当时就兴奋异常，他对机敏的怀自明说：我新出了一本苏联短篇小说集译作《寻求幸福》，你拿给你舅公，将这本书作个铺垫，让老人家先了解我这个人，见了面不至于太生硬。

怀自明私下想见我舅公不必这样用心良苦的，舅公是天下最好说话的老头。他一脸疑惑。眉毛很长、脸形削瘦的杨郁躲避着纷扰，在学校

活动室，他耐心地对自己的学生说：你舅公是个了不得的学者，一生著译颇丰，但已消隐了几十年，受的打击太大，心灵上已疮痍满目，搞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怀自明愣住了，眼睛定定地望着杨郁。杨郁抬起眼睛说：这样，你先拿我的书做个铺



胡山源与杨郁（后排右）合影

垫。怀自明照办了。果然不出所料，这个铺垫做好了，当胡山源听取完怀自明对杨郁的介绍后，知道了杨郁这些年来的经历，很不平静，他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本苏联小说的译著，连连说：不容易，不简单，真难为了他。

那天午后，怀自明用自行车载着杨郁至老东门，来到了花影憧憧的东门“半村”，胡山源早知外甥要陪客人来，一宿没睡好，吃过中饭，仅在书桌前那张旧藤椅上打了个困盹，就拄着根拐杖蹒跚着走出来迎接了。一阵寒暄后，三人一起进入胡老的卧室兼书房。

杨郁是一个不刻板的人，他更像是体验作家生活的，在胡山源的简陋的住处前后看了个遍，完后还在高低不平年久失修的地板上走动走动，还行至胡老睡觉的一张老式木床前，像年轻时吵闹新房似的躺一躺，嘴里说了一句话：借光一点胡老仙气，让我杨某人也能下笔如有神助。胡山源坐在旧藤椅里，让他给逗笑了，心想：这个杨郁，可改作卖梨膏糖的了，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赶上北门唱小热昏的“齐屋檐”。杨郁在胡山源的书柜里见到了几本书店里买不到的书，对老人家的学识更是敬重有加。胡山源细致地觉察到了杨郁的所需，临别时，他就走到书柜前，取出了那本《郭尔弟的光明》，对杨郁说：这是我40年代根据英文版翻译的苏联小说，你是搞俄文翻译的，你拿去，如能找到原版，你可以对照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你指出。杨郁面对眼前这位遭遇过太多屈辱和艰辛，有着执著信念的文坛长者，不觉激动起来。从此，一座沟通心灵彩虹的桥梁架起了。胡山源对杨郁感激涕零，哆嗦着嘴唇说：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你却为我穷奔波，实在过意不去啊！杨郁笑容满面说：胡老，

别客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要人帮助的时候，我听人讲你不久前还替中央的乔石开过华东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的证明，做了好事你还不让宣传，师德模范啊！胡山源情绪高涨着，他说：做好事是件快乐无比的事，不过这一件我要作申明，我并非是在献媚，我是无所求，一家人也没人要借助着往上爬。

进一步接触后，杨郁知晓胡山源有许多在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还未完整结集面世，许多有价值的著述，或不合时宜面不了世，或“文革”被抄永不见天日，许多孤芳自赏、冷眼面世的文章没人研究、发掘。但此时他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要尽自己的余生之力，让胡山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立他应有的地位。

三、陈伯吹与任大霖都来了

1983年江阴儿童文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丁阿虎的短篇小说《祭蛇》发表后被多种报刊转载，方国荣的短篇小说《彩色的梦》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程玮的短篇小说《我和足球》也发表在国家级刊物。这年5月，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审时度势，在江阴县的文化馆召开了江苏省中青年儿童文学作者座谈会，著名作家陈伯吹、任大霖等高度评价江阴儿童文学创作，誉为“儿童文学之乡”。那次座谈会结束后，陈伯吹与任大霖两位老作家提出要去看望胡山源，文化局领导就陪同前往胡山源居住的“半村”。

客人到了胡山源家，胡山源见来的是老熟人，老眼昏花的胡山源忙让各位找凳子坐，由于室内凳子不多，有些人就坐在了胡山源的床上，谈话也随意。

陈伯吹首先向胡山源作了道歉，提起前年的事说：你的《七哥和八哥》，我没能帮上忙。胡山源淡然说：不要放心上，以后会有机会的。顿了顿又说：你是儿童文学大家，我是不能与你作比较的，你的作品我看得少，只有《一只想飞的猫》，还约略记得，但印象已经模糊了。你的《儿童文学简论》听说不错，当向你学习。陈伯吹向山源问了些创作情况，最后彼此问了年龄，胡山源才知人家比自己小9岁。在与任大霖交谈时，胡山源说当年他编《文宗》时，你哥哥任大星常来投稿，以诗为多，

1946年左右还邀请他去杭州游览，写信告诉说可以陪着去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山洞。不料去他工作的税务所，却意外地发现他的所长上级是他之江同学张某。张某见了胡山源，手插在裤兜里，并没有热情的表示，情随事迁，遭遇这样一张冷屁股，作游览的心情也失去了，就再没去寻山洞。



任大星

胡山源感叹，说人与人差别很大，任大星是好人，去年还寄来一本他的《野妹子》，很不错的。

1983年，在胡山源的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记载，那就是香港的李立明发表两文《现代文坛上的忠厚长者老作家胡山源仍健在》（六月二十九日《明报》）及《作家、教育家胡山源》（《中报月刊》第九期）。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敬鹏来函，告以该馆收藏胡山源著作七种，其中《我的写作生活》是按“日新”版本，香港一家书局于1976年重印。发表《江春五十六周年祭》（《文学报》四月七日）。

四、他们为老人做了有益的事

1984年胡山源家的5间老房换上了两套商品房。地点在江阴人民医院西首的寿山新村，是新落成的居民楼盘底楼的两个大套间。外面还有个10平方米的小院。胡山源对这一点较满意，他平常的一些户外活动，就是与轮椅一起在这个小院门口晒太阳。他晚年与儿子高雁夫妇和10岁左右的小孙子生活在一起。老妻方培茵与胡山源不在一起生活。倒是外甥怀志毅医生对舅舅照顾有加，搬了新家也时隔不几天就来作探望。

这一年，已经落实政策的杨郁精神抖擞，几经波折回到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工作后，出于自己的承诺，就为胡山源的著作联系出版社，他的孜孜以求见出了一点眉目。不仅经他努力将胡山源研究课题列入省社科目录，也经他多方推介，其作品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得以面世。那几年杨郁经常在南京和江阴间奔波。这一年，他陪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来

江阴，对胡山源作品作组稿工作，交流编审情况。此时，已调任江阴县团委工作的孙银龙为杨郁管过几次“后勤”，作陪过几次。但未拜访过胡山源。孙银龙是山观人，当过代课老师，也算文学青年，挺沉稳，且口才好。

这一边，由于杨郁和胡山源的书信往返密集，加上胡山源年事已高活动不方便，自然而然地，孙银龙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信使。1984年9月18日，杨郁给孙银龙来信，认真嘱托“你有点文学功底，盼你为胡山源做点有益的事。”并附上他写给胡山源的“介绍信”，写上：银龙会帮你做这些事务性工作的。他爱写新诗，以后你可帮他看看，在构思用词上多加指导，这费时不多”等等。孙银龙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把胡老撰写的《文坛管窥》中的四篇文章找出来，胡老手迹不大好认，孙银龙就在胡老家抄下来，看不清可问，然后誊在稿纸上寄杨郁。

胡山源知孙银龙也是山观人，颇有亲切感，而孙银龙心里涌起的是崇敬。

胡山源有事联系杨郁，除自己写信，也常常口述若干，由孙银龙转达。慢慢地孙银龙也帮胡山源抄写手稿。只要不出差外出，孙银龙一般每周固定去一两次，每次待一两个小时。每当胡山源锻炼身体开始“做气功”时，孙银龙就离开。他有点像“义工”或“志愿者”。逢“五一”、国庆、元旦的时候，孙银龙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胡山源在江阴城里转转，晒晒太阳，呼吸户外空气，或按胡山源兴趣，拜会有关人士，要看澄江镇的热闹场面。孙银龙做这个“义工”是非常愉快和有收获的，常常能与胡山源的交谈中感受文学的熏陶，沐浴大师的教化。胡山源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活字典”，谈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仿佛如数家珍。遇上胡山源，是每个爱好文学青年的大幸。

胡山源重登文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杨郁及许多人的努力，海内外媒体和文化界人士逐渐知道胡山源隐居江南县城，他的一些文稿也陆续问世。几部大作已由杨郁落实了出版渠道。胡山源更欣慰的是一批早年后学纷纷来信“认师”，最典型的当数云南文联主席李乔和著名作家袁鹰等。孙银龙见过他们给胡山源充满感激之情的来信，也代胡山源复过信。叶圣陶先生及其同辈的许多文化界人士，也与胡山源保持长期联系。这一年经杨郁向朱春雨反映，朱春雨打报告给当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经特批，胡山源在当年下半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时离他

第一次申请入上海作协，已相隔30余年。随后筹备第四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被推荐为代表。刘宾雁先生及作协领导会前来信，邀他北上与会。但胡山源自感年事太高，又怕冷，故复信刘，取消赴京参加代表大会。会后以巴金主席名义给胡山源来信，并附有巴老签章的名誉代表证。胡山源很是激动，也多感慨，并复信致谢。胡山源对中国作协会员证和名誉代表证很看重。在1984年12月9日收到作协批准他入会的来信，第二天还让孙银龙帮他扫描多份。

1985年9月起，孙银龙脱产去江苏省委党校学习四年，与胡山源就难得相聚，只是在假日里看望先生。孙银龙除了为胡山源做些“事务性的工作”，也受其之托看望过几个昔日旧友。最难忘的还是那年初夏去南京大学拜会已躺在病床上的历史系老教授胡允恭。他是胡山源在福建师范学院时的院长，对胡山源很信任，胡山源终身难忘！

在帮助先生做些“事务性工作”的过程中，孙银龙也努力向胡山源讨教文学写作。一开始胡山源对孙银龙的“作品”既无批评，也无肯定，经常要求他多读一些唐诗、宋词，精读传统名著，还建议他学点元曲。

由于原版《金瓶梅》不好找，他还推荐孙银龙去吴调公先生处借阅。吴调公，即丁谛，当年胡山源为《正言报》编《正言文艺》时，请他当过助手，其文字在胡山源看来是相当纯熟，胡山源认为在南师大教语文，一些市面上没有的书想来会有，然借阅未果。但胡山源让孙银龙不要气馁。那天胡山源还与孙银龙谈起文学事业，他婉转地说：其实你不一定要立志当作家，文学路漫长、艰苦、风险大。你现在有从政当官的前景，也是好事。但无论你做什么，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要有高于一般人的人文修养。胡山源老还告诫孙银龙，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格。就在那天，胡山源给小老乡看了已有人抄写的《坎坷的一生》序言和《屈辱二



《金瓶梅辞话》封面



晚年胡山源

十一年》手稿，让孙银龙深入了解到了胡山源作为一个文化老人的心迹和心境。胡山源过去的故事，孙银龙心里早有梗概。但文稿中赫然可见“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为文人，便是可怜”，“真正的文人大都倒过楣”，“没倒霉的文人其实是借径文人”，“自命文人的人一直在争权夺利，

党同伐异”。这些文字深深地震撼了孙银龙。有些话虽失偏颇，但古往今来那么多文人的起伏沉浮，那么多故事的悲惨缠绵，也可印证胡山源的某些论断。

拥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激烈情怀的胡山源，为使晚年的自己不意志消沉，见缝插针利用点滴时间开始校改近些年来写就的《文坛管窥》，这部手稿记述了与他一生有过交往的几百位文人。有的篇幅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些只是撷取了一个小的片段，行文没有任何忌讳。胡山源在这部作品中说：凡是“褒”的，我非有意阿谀奉承，凡是“贬”的，也不是我有意曲解附会。这是胡山源晚年时断时续，对一生与之交往过的文人的素描，也是那个时代的剪影。每人一记，单独成文，有的人写上几百字，有的人撰写几千字。六卷本手稿自1973年始笔，初成于1984年，少部分补写于1985年。1984年年末委托孙银龙寄送给杨郁（杨郁在《文坛管窥》后记中提到是1986年拿到胡山源手稿，此时间有误，笔者注）。1984年下半年开始，杨郁就陆续选择其中的有关人物，经胡山源过目后推荐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胡山源对杨郁的感激是出于内心的，这一年他在与杨郁的一张合影上题写了：相识仅三年，相知似万载。君是火一团，我是灰一器。我且因人热，与君长相倚。情真意切浓缩在这几句表达贴切的诗歌里。

杨郁继续做着不求回报的好事，1985年初，他分头找人抄写六卷本的胡山源手稿。对一般人而言，胡山源的字不好认，全部竖写的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而对孙银龙来说见得多了，遇上个别难以辨认的，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最有趣的是胡山源注明日期的方式很特别：用阿拉伯数

字竖着写的。这种排列法，初看真容易错。

这一年写新闻报道的徐华根以切磋围棋之艺结识胡山源，当胡山源听了徐华根介绍，就兴致勃勃接上口说：我最爱听广播，你看我有两个半导体收音机，是须臾不离手的。徐华根初见面对老先生用两个收音机不解，眉心写着疑惑问：你为何同时要使用两个半导体收音机呢？胡山源裹一裹棉袄，得意地一笑说：省得麻烦，一个调准上海台，一个调准江苏台，需要时只要打开就行，免得找台之劳。徐华根出于职业敏感问：胡老，平时你主要听些什么节目？胡山源随口就答：新闻和体育。在这一点上他还展开一些话题作阐明，搞写作的人可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再说假若一个人对新闻不感兴趣，那么这个人也就差不多完了，不就意味着失去生活的勇气。再说到体育，这对于我们男人十分重要，它能强化训练出一种战斗激情。胡山源给徐华根留下的印象是健谈，并且不玄虚。第二次徐华根少了腼腆，也多了些随意性，那天进门，胡山源在电台的“广播书场”听长篇评弹《筱丹桂之死》，为不打扰老先生，就硬是蹲在东面竹林里等节目结束。那次徐华根了解到胡山源在这一节听书中发现里面的情节与史实不符，还曾写信给电台编辑，提请评弹演员注意，信末的署名是“江阴一听众”。信还是让徐华根帮忙去邮局信箱投递的。胡山源赏识徐华根的口才，而且对江阴地方文史还了解了不少，有一点博古通今的味道，胡山源觉得此人是可塑之材，就对他提建议，让他多



徐华根

少读些文学经典。再一次上门，徐华根就将从旧书摊淘来的胡山源1939年出版的《幽默笔记》作了赠送，胡山源接过书本，像见了旧友般激动，他昏花着老眼对后生说：小徐，你送我的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段记忆，你要留意这些旧书，文化知识是不会过期作废的！后来徐华根偏重于编著方志类书籍，是否与这次面谈有关，终究成了谜底，因徐华根已于2010年4月21日因病去世。

第十六章

一、沈寂是了却了心中的夙愿， 可自己了却了吗？

1984年，胡山源在自己订阅的上海《解放日报》连载一栏里，读到 他莫逆之交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引起他的注意。他对阮玲玉的生死之谜还是有所了解的，对她的演艺成就也一直赞许着，此时，阅读了传记，更对她的不幸婚姻与人生悲剧给予深深的同情。胡山源早在四十年代就曾听作者说过，他是想以小说形式，来再现阮玲玉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还知道沈寂在香港影业界，先后访问了与阮玲玉共事过的前辈影人如林楚楚、卜万苍、费穆等，曾有过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编导阮玲玉传记影片的打算。程步高还专门陪沈寂去采访影星胡蝶。从胡蝶那里，他就知道了更多阮玲玉的往事旧闻。胡蝶对阮玲玉有颇高评价，说她的演技是“超人一等的”，“能演各种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像”。胡山源通过阅读，了解到胡蝶和阮玲玉，这两位中国电影

明星有着高尚艺德与珍贵友谊。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于1935年愤然自尽。胡山源依然记得，当年参与数十万人为阮玲玉送葬的隆重场面。沈寂是了却了心中的夙愿，可自己身上的一些了却了吗？他是指自己1958年为幼年同窗钱振标烈士写的《青山碧血》一书难出版而伤感。搞文学光有吃苦耐劳的坚韧与执著还不够，有



阮玲玉

时还需要位子，需要运气，需要有话语权的人来作相对的帮助等。

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简表》第五期刊出“胡山源专栏”。内收《弥洒社的经过》、《我编〈申报·自由谈〉》、《我的略历》等文。

二、创作依然锲而不舍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历经5年的努力，胡山源的长篇历史小说《南明演义》(上册)终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江阴县文化局委派周信礼、周良国对其进行大力协助。

1986年，90岁的胡山源尽管视力严重衰退，但还是以超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先后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曾几易其稿，付出了很多心血，续完了《散花寺》等几部长篇小说。1986年《散花寺》交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胡山源针对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说



《南明演义》封面

这是一部言情小说，对此，他不再沉默，假已故大甥阿瑾(炳才)之名，用古人评点小说的形式，写了《总评〈散花寺〉》一文。写完室外正是落日熔金、暮色四合之际，胡山源用那双枯槁的手抬举着，他在揉捏酸涩的脸，这是他每天要做无数次的保健动作。做完他坐进沙发，随手拿过刚写出的稿子，看着纸上写的几行自注：阿瑾是我的大甥，他鼓励我写完了这本书。我请他誊抄时，他心有所感，随笔札记下来。今将他的一些断简残篇，整理出来，作为纪念——山源。胡山源认为，他创作《散花寺》的主要目的是写陆云岐和吴坚候的友情，实际上也就是胡山源与钱江春的友情。原来，书稿开头有这样一句：奉献给钱江春兄在天之灵。出版时被编辑删去了。



《散花寺》封面

筹。

他从容地完成了这篇总评，又立即投入续篇回忆录，几年间已完成了《坎坷的一生》和《屈辱廿一年》，为谋求这两本回忆录的出版，胡山源寻出在文坛有点名声的刘宾雁和袁鹰两位，拉下老脸给两个晚辈写信，托付他们设法为他的书稿寻个出路。然而因种种原因，两位大师也不例外一点帮不上忙，成为师门弟子的终生遗憾。

胡山源近期内又读到了老朋友沈寂寄他的第二部传记小说《一代歌星周璇》，胡山源翻看版权页面，见上面打出的文字是首印十万册。他如今只有暗生一点小小的妒意，老弟算活出境界了啊！胡山源很艰难地作着阅读，他从后记中了解到作者为写这部书，先后采访了周璇从少女时代就引为知己的刘琴，又采访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创办人黎锦辉。因为“明月社”是周璇第一次投身参与的剧社，是她进入艺坛的起点。对于周璇的婚变，他又查阅了当年许多报刊资料。这样，笔下的周璇，就会更真实、客观、公正，令读者信服。通过一个多月的阅读，胡山源看完了，然而对于周璇是哪里人，作者没用绝对化语气，胡山源认为沈寂这样写是适当的，说她是江阴人，也缺乏过硬的原始资料呀。说常熟、常州也不能全盘否决。关于周璇和上官云珠两个江阴人（权且把周也算作），胡山源自前年读过沈寂的“阮玲玉”后，就有这个想法，这两个奇

《总评〈散花寺〉》一文文笔风格也是胡山源的，如其中一段：《散花寺》不乏两性爱情的描写。尤其主要者，乃朋友之情。坚候与云岐之友情，比之管鲍、羊左，几无差多少。如此友情，值得写，写得好，本书之优点即在此，不知有几人明眼见出？！还有一段，实际上是申明胡山源的文学主张：书中云岐，不作旧文学之无病呻吟，感情充沛，写出若干“自由曲”或“散文诗”。他对新文学，彻底忠诚，不使新文学受丝毫损伤，可敬之至！即使人家以为他不懂旧文学，他也无所遗憾。于此一点，我以为较之一般卖弄者，实胜一

女子他都见过面，情况也差不多了解，写一部传记还是不太难的，对于上官云珠，他从寄女身上也获得些感触，他就写上海解放后，影人们庆祝新生，上官云珠几度婚姻失败，也希望重建新家庭。她与话剧演员程某结婚，还生下一个男孩。程某任电影院经理，收入多，夫妻和谐，家庭美满。不料1951年，上海掀起三反五反运动，程某堕落为贪污分子，被判徒刑，幸福家庭遭到不幸，上官云珠又过上了孤独凄楚的日子，还带着两个孩子，加上一顶贪污分子家属的可耻帽子。胡山源要写属于人不能承载的压抑，写世间正大光明下的黑幕处境，写失却尊严的精神甘苦，要写出一个人至为难熬的东西让人反省。关于这个题材，仅仅停留在一个想象里。

三、《龙女》改编成4集电视剧

长篇小说《龙女》是胡山源呕心沥血之作，该书的创作前后历时40余年，直到1986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前半部分在抗战后期的上海《紫罗兰》杂志作过连载，后半部分则是作者在86岁高龄时续写完成。

胡山源有过改编电视连续剧的意愿，并多次与学界同仁谈过改编事宜，1987年年终，先生好友作家殷志扬最终将小说改编成4集电视剧本，初定题为《心在夕阳船里》。然而打印稿未及面呈，胡山源便驾鹤西去。转眼过去10年，1998年江阴电视台为建台10周年庆典，即选择此剧为文艺片的尝试之作，电视剧仍旧恢复原名《龙女》，这是胡山源第一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导演为先生的学生、曾参与执导《芙蓉镇》等影片的胡立德，剧中男女主角则分别由上影厂青年演员夏军和孙清担任。电视剧于1998年5月30日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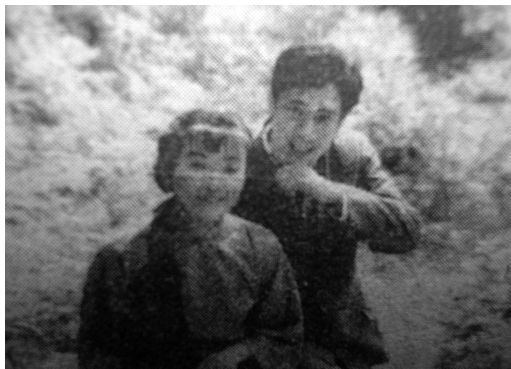
《龙女》封面

拍，同年8月完成，于国庆节前在江阴电视台首播，那几天，街头巷尾的谈天说地也少不掉《龙女》，龙女走进家电商场里，那些占了整整一面墙的用木板隔开的大小不等的电视机都开着，都调到播放《龙女》的同一频道。镜头里是大家熟悉的江阴小街，是长满芦苇滩的长江，都变得炫目壮丽，色彩鲜艳，于是就懒散地停下来观看，将商场围困得像展销般热闹。

这部剧，在江南本地也获得较高的收视率，电视剧保持了原作的温情、缠绵、抒情的特色，描述了一个完满的爱情幻想故事。男主角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少爷——温文忠厚的赵芳泉，女主角则是出身低微、纯朴而又美丽的渔家姑娘阿龙。

阿龙虽然家境贫寒，不是上层社会的金枝玉叶，但作者却把她尊称为龙女，仿佛被谪下凡间的神的女儿，她一出场就吸引了饱读读书的贵公子赵芳泉，这位文雅的书生一眼就看出潜藏在阿龙的黝黑肤色下，一股凡女不及的高贵、圣洁的神性。

从此男主角展开开心不变的追求阿龙的诗意、曲折的历程。阿龙的成长之路充满理想的英雄主义，她的贫穷出身是其信仰的基础，她的革命行为既有现实的意义，又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性。在慷慨就义前留给男主角的遗书里，她自己坦白道出，“此本在意料中，早就准备着，还很高兴，总算为革命做出贡献。”好像女主角的人生最高价值就在于那颗穿透她年轻胸膛的子弹和通过弹孔往外喷涌的热血，因为平凡的生不如壮烈的死，她神就神在此处，所以她是龙女。



电视连续剧《龙女》剧照

当然阿龙对于芳泉的爱始终感怀并真切反应，她的柔情完全回报给了这位千载难逢的性情中人，阿龙不仅是献身革命的英雄，也是一个忠贞爱情的女性。

电视剧传承了原作的浪漫和传奇，神话般的龙女与古典型

的书生融和在一个时代，变成了一个幻想的爱情故事。作者利用当时（1921年）激荡的革命历史背景作为女主角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舞台，剧中的前半部分有避世逍遥的娱乐感，后半部分现实氛围浓厚。故事情节演绎得自然合理，人物性格协调相契。恬淡清平中饱含中国古典文学的雅致气息，男女主角更显中国好男好女的令人心仪的特色，芳香四溢，美感大收。

该剧曾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此时离胡山源逝世已经整10周年，胡山源对一批熟客也好像是一个置身于事外的追忆了。



《龙女》改编者为
胡山源的好友殷志扬

四、侥幸一般过人处

虔诚写作的胡山源需要大量的药品作辅助，否则身体的一些部件要出来捣蛋，他那位医生外甥不让他多动脑子，说将一些残部补齐已不错了，新写大部头是不明智的，到时候反而适得其反。他在放弃少年狂的想法。然而沉寂赢得极大的声誉，给他造成了一个无形压力。他笑呵呵地对外甥们说：我还想搏击一下。他是在一种不甘中写出他的《九十初度自述》一诗的，他手关节捏笔久而久之已经变成僵硬的肢体，眼睛的毛病是不停掉泪水，因此书桌上始终搁放一块湿毛巾，写出几个字就扯过毛巾按揉一下眼睛。那首诗的全文为：

一生坎坷欲何之？仔细衡量宛转思；
湮没自甘因自作，沉浮谁主有谁知？
生来愚拙难应世，老去匆忙不入时。
九十春秋弹指过，胸中块垒列参差。
有何块垒不能消？海晏河清尽尧舜。
锥处囊中终露颖，文成腕底不用描。
看花雾里眼生翳，听鼓楼头耳似潮。
侥幸一般过人处，脑筋清楚未曾饶。

然而，不管怎样，作为健在的“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地方上还是当作一个宝藏来看待的。这一年9月16日，作协江苏分会等五个团体在江阴举办“胡山源先生从事文学活动七十周年座谈会”，江阴《江风》杂志还出版了一本专辑，刊出海笑、马春阳、张其栋、庄申、赵沛、李宝根、陆云湘、陈钟、徐华根、王建炜等文化界人士的文章，还有黄亚蒙的国画《常青》，夏国贤、曹祖铭的书法，胡山源的已故大外甥阿瑾的《总评〈散花寺〉》及《九十初度自述》、《自由曲——祝贺杭州之江大学建校一百四十年》同时刊出。而《上海师大学报》第三期也辟出“胡山源生平与作品研究专栏”，内刊三文：《胡山源笔耕述录》（杨郁）、《胡山源和弥洒社》（黄海翔）及《评胡山源的长篇小说——〈散花寺〉》（胡凌芝）。胡山源热泪盈眶，接下来他还被推荐为作协江苏分会的顾问。次年又被推荐为无锡市文联文艺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真正的是让其感知到了一曲“莫道桑榆晚，夕阳生余辉”的赞歌。

这一年胡山源的老弟子黄大铨，从报上看到江苏省为胡山源先生庆祝九十寿辰与从事文学活动七十周年座谈会的消息后，才知道胡老还高龄健在，他的高兴可想而知，当即按照报道上的地址给胡山源写出一封信，叙说几十年的离情，并热忱祝贺胡老的寿诞。很快黄大铨就接到了胡山源小儿子胡高雁代父亲写的书信，胡高雁在信中讲父亲因患帕金森氏症，手足颤抖，只能由他代笔，又说父亲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还是缓慢而又认真地看完了来信，表现得十分高兴。连连催促他回信。胡高雁简而言之介绍了父亲在逆境中以惊人毅力辛勤笔耕，先后完成了《散花寺》等几部长篇小说的续写任务。

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又回到了这亘古不变的话题上来。看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找到了一种回答！

人最可贵的便是奋发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逆境都难不倒他！黄大铨在收到信后，一下子又自然想起四十年前胡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与鞭策，又是惭愧万分。好在十年动乱后他总算重新提起了笔，写了一些东西，否则真要无脸见“江东父老”了，他是知道给予先生最好的慰藉便是本人的作品！当即就去邮局将自己新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白衣卿相》寄江阴，其他一些文章则用书面报告给老师，其中有杂文集《乱世春秋》，散文集《没写完的小说》，多幕剧剧本《风雨满城》，长篇历史小说《拔剑起蒿莱》、《狼筈》、《刘家父子兵》，散文集《自珍集》

等。

胡山源在收到《白衣卿相》一书后，高兴得像过节，喃喃有语：他是努力的，我要向他学习！这部书在他视力极差的情况下，花了很大精力慢慢阅读，书是看完的，只是没有写成书面意见。

后来胡高雁从父亲的谈话和书中一些眉批里，约略总结出父亲对弟子这部书是抱肯定的态度的，胡山源强调这是一部以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为题材的传记小说。既称作小说，就必须担当起虚构任务，小说采用章回体形式，以北宋真宗、仁宗两朝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为背景，以柳永的科举、仕宦之路与狎妓、宦游生活为两条主线，描写了这位风流浪子落拓不羁、宦途失意而情场得意是合乎逻辑的。

在胡山源阅读的那本书最后，胡山源用他的老式竖排体歪歪扭扭地写着以下一些文字：是一部较成功的人物传记小说。作品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它叙事上的民族性和独创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共性与个性处理，利用各种矛盾刻画人物的方法，语言上的历史韵味和人物语言个性化、摹写性的叙事语言，以及和谐完整的双线结构。同时，小说对人物命运的揭示与探讨也颇具匠心。

生活中大多数老人精气神被琐碎的事务消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那一点又在失落感和暮年的心境里殆尽。唯有为数不多的诸如散花老人胡山源还澎湃着激情在写作，实为一种生命的僭越。

1987年生日纪念那天，胡山源拿出一笔稿费，在市区学院场对面芙蓉饭店办了



1987年胡山源90寿辰之际，家乡人民派代表赴江阴芙蓉饭店为老人祝寿。前排左起：胡国兴、胡山源、秦阿坤；后排左起：秦云芬、杨兴文、陆士兴。

一个比较丰富的寿宴，邀请了亲朋好友与省内一些文化界名流近百人，一块用金粉纸写着一个寿字的绸缎挂在主桌上方，穿戴一新的老寿星胡山源神态自若落座在椅子上，他是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腿脚没劲了，站不起身子，就保持着一个姿势向来宾抱拳互敬。当山观乡的胡国兴等地方领导向老人献上由本地乡镇企业生产的一条绣有“松鹤延年”的真丝地毯时，老人的嘴唇抖动了，眼睛藏不住一股热潮，感激之言说不尽。他就用一双手握住老家人的手不停地摇晃着。敬酒时，山观文化站长陆士兴带着一点试探，向老人建议能否在能力范围资助山观建一个胡山源图书馆？老人听后没有一点犹豫，当即答应捐资4万元用来买书。却不料，山观文化中心启动建设时，老人已驾鹤西去。有一阵子陆士兴心里头乱得很，怪自己没上紧办理，成为了山观文化上的一件憾事。

胡山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通过一双握笔杆不往地要颤抖的手，续补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稿，他做到了功德圆满！这一点也是他的骄傲，好多次在与人闲话时，他曾说过他最满意的是自己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假若活不到这么高寿，就续写不完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也就欣逢不了改革开放的盛世，真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道酬勤，胡山源在经历着文学一派病态繁荣的实质中，最后的告示后来者，人总处在妥协中的，做不到闲定从容，一个人追求经典，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而已。晚年的胡山源更是培根式的一个哲人，他感受自己无法再继续依托于一种务虚，现实中从权力到金钱的挤压，更合谋毁灭独立人格和思想。此时他与上门作探望的几个文学后生谈及到巴金，对其晚年坚持“斥棍子”、“说真话”致以深刻的理解和敬意。

事后胡山源想到自己的几部续写完的长篇小说，自己作分析认为有局限，深感还没有说出真话。其实他这几部书都是在无依托状态中写作的，这种写作只能努力寻求一种在写作本身的自足。他为自己不能保持心态上的完整伤感着。后来又想到一个哲学话题，即：混沌的宇宙是负载于什么，然后才被确定质和量。那么人的活动或者所谓辉煌就都是附在了时间上，与走上神坛的鲁迅相比，胡山源更相信时间对人的解释，一个人的存在其实并不是一场务虚。到此时，我们可能才开始理解原来辉煌也有像散花老人这样铸就的，它由一粒粒微小的不足道的沙子构成，然后获得惊叹、成就精彩，而在成功面前，一切卑微与高贵又都是那样的平等。

这一年冬天，寒风刺骨。胡山源浑身不舒服，高雁走近床前，只见他脸色发黄，两眼无神。爸，你有热度啊，要去医院！胡山源依旧他脾性中的强悍表情说：不碍事，不碍事！这一次儿子高雁没听他的，叫自己儿子胡淇去叫妈妈回家，他则推过轮椅，扶持父亲上轮椅，好在住宅区离人民医院不到500米。医生认识胡山源，读过老人写的《散花寺》，他们这时亦称他为“散花老人”。这一次经全身检查，觉胡山源体太虚，要静养。高雁办理了住院手续，就给上海的母亲打电话，母亲第二天就从上海过来了，来作探望的有关部门领导和至亲好友纷至沓来。这一次胡山源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身体渐渐好转。这时胡山源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老伴给他读读新闻，特别是某某体育赛事，方培茵戴上老花镜，读久了，眼花缭乱的，就想蒙蔽老头子，说：读完了，休息吧！胡山源口张着，表情就像喉咙让一根骨头卡住了，他说：老太婆文章没完吧，某某得的名次没交代。方培茵嗔怪一句：要你糊涂你还偏不肯了，奈何，我再念下去！

一天，他感觉精神焕发了，欣慰地对老伴说：我只要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就不应停下创作的笔，直到生命最后，现在我好着呢，我开过春还要写长篇小说！

老伴方培茵听后老泪纵横，两双像枯木的手捏得紧紧的。方培茵无限感慨地说：好好，我等着读你的新作！

新年将到，胡高雁和母亲商量，准备接老父亲回家过年，打算去办出院手续，然而当晚山源老人的体温又升高了，一会儿呼吸局促。医生对他进行全力抢救。那会他一只手就在老伴手里握着，他的神态自若。那一刻仿佛是听到了天边传送来的诵经声，缭绕着的白蒙蒙雾里，他望见了小说写出的一座散花寺，还有一所“慕仙女校”，陆云歧，周克良，侯绍裘，吴坚侯，钱江春，钱式道，陈德征，程冰壶，陈彬和，还有仲秀的弱妹小秀，难道汤雪华也赶来了？

还不至了，除他在《散花寺》中设定人物外，他祖辈们也来了，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话题是错误观点，死而复生，能够走到他设定的散花寺，就不能说是生老病死了，死亡不是遗憾事，而是进入一个不老的仙境！他欣悦地对他们说：我来了！

五、丝尽烛灭功常在

1988年1月1日上午9时30分，胡山源驾鹤西去。

高雁忙不过来，叫上胡山源生前的忘年交顾铁林和徐华根，将老人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拖回家，3日火化。葬礼上欲哭无泪的胡山源次子胡高雁率妻子张平（2011年2月11日去世）、儿子胡淇向老人遗体行鞠躬礼；胡山源女儿胡高华率丈夫顾隆道及子女顾向泽、顾浚向老人遗体行鞠躬礼；后面还有老人姐姐家的怀姓后代，妹妹行素没生育，她已于1970年去世，上海的两个领养女没有来，来的是丈夫前妻的孙女，还有就是江阴月城双泾彭家代表顾惠凤等，不说隆重，也应当说较为热闹，一个人的长寿，总的来说属于喜丧。7日在江阴市文化部门的组织下，在江阴虹桥头的健康路市锡剧团内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作协江苏分会、无锡和江阴市的领导、上海师大中文系主任等出席。《无锡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及《新文学史料》报道了胡山源逝世及追悼会的消息。

2月16日，胡山源的老朋友叶圣陶在北京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和花环，报道称是最后一位“五四”文学运动的元老。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对于追悼会盛况，参加者的档次，胡山源是望尘莫及的，同为五四时期作家，为什么胡山源得不到应有重视？笔者认为还是一个人所处的政治地位，胡山源的平民身份不能当作晋级考量，社会环境中的“大小事都要争”还是令人深思的，胡山源适度的“清醒”都没有，何来死后大放异彩？

然而，胡山源的一批信徒不能忘怀，几年后的1995年，胡山源研究专家杨郁先生以对散花老人胡山源负疚的心绪向《江阴日报》常务副总编蔡意同谈及长篇小说《罔两》难以解决出版问题。蔡意同是热心人，听后便接话说：不妨先在本报连载，但20多万字，大报也难以容纳，需缩写后才可刊载。杨郁就对蔡意同说：由你请人缩写吧，这是家乡报纸

为明年胡老百岁生日办一件实事，办一件好事！蔡意同就请了本土作家卞文达担当缩写，卞反复研究阅读了胡山源的《罔两》手稿，费心尽力缩写成5万字的连载小说，题目改为《黄板老四》。缩写稿得到胡山源老伴方培茵的首肯（方培茵于1999年3月9日逝世），胡山源研究专家杨郁也认为缩写稿保持了原作的精神，是花了心血的，犹如把外国文学著作翻译成中文，或者把中国文学著作译成外文，只要保留原作精神，都称得上“再创作”。连载从1996年9月3日起，至1997年3月4日止。真可谓“六十年事从头讲，江南乡村气象。方言土语联翩，田野村居多彩。”

在胡山源逝世20周年之际，即2008年3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胡山源仅存手稿中惟一一部未全部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罔两》。这部书的前半部分曾于1944年《春秋》月刊上作过连载，后半部分是作者1976年在江阴老家续写完成的。

说起《罔两》一书的出版，还要提到孙银龙，他自1984年经杨郁介绍认识胡山源，与之有过近4年的交往，得到了胡山源许多耳提面命的教诲。2006年孙银龙缅怀胡山源，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在《钟山风雨》杂志刊登后，受到杨郁的赞扬，嘱托他要继续为胡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后委托江阴刘荣增（1965年澄西中学毕业生）转去胡山源的《罔两》遗稿，并希望他整理后联系出版社出版。

孙银龙拿到的手稿共三大本，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本是手写稿，用繁体字竖写在白版纸上，共175页，计13万余字，另外两大本是别人帮助搞好的誊抄稿，共448页，计12万余字，抄稿的许多地方有胡山源的亲笔校改，可见是得到认可的。孙银龙最大的本领就是能辨认胡老晚年的字迹，而稿子中一些修改、插补地方的文字不太好认，这个有恒心的小老乡，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去整理、校编，请人打印《罔两》遗稿，最后排版出30余万字的定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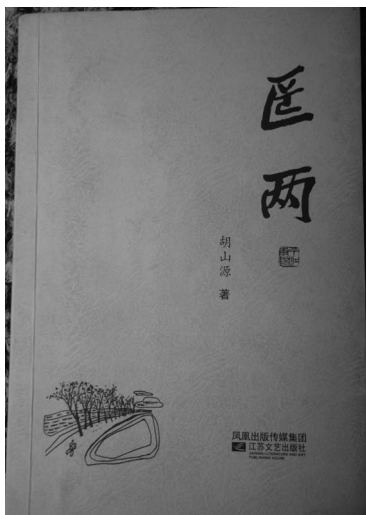
小说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在带有一点苦涩并有着一种无奈的低叹声中，我们于淡淡的文字之中，便品咂到了充满着辛辣的对社会的一股讽刺意味。这是作者为我们塑造出的一个新典型，它区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火的如《三里湾》、《不能走那条路》、《山乡巨变》和《创业史》中的人物，它虽然少了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的大特征，但它却赢得了读者对这个小人物的认可，至少它里面的人物一点也不故作，这是我在阅读时的惊喜。

这是作者把审美的触角伸向广阔生活领域后的收获，作者是从熟知一个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心态情绪入手，进而把握和概括时代的特征和情绪，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性问题，寻求新的人生意蕴，开掘新的人生价值。“老四”这个人物，又何尝不是作者用文学形式在提醒大家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并说明着单项的“种田”，在那个年代就已经不行了？这是小说对当代的一种渗透，也是作者注重“写人生”后，那种超越历史的一种清醒意识，作者选择“罔两”这个人的“人生”作为小说主线，是带着激愤与针砭，是带着一定的戏谑和反讽成分的！因为按江阴方言对“罔两”两字的解释，即是“强凶霸道”之人，一个强凶霸道之人都有可能成“饿殍”，更何况一些老弱病残者呢？作者抓住了“人难活、饭难吃、苦难下”的生存课题，入木三分、纤毫毕现、言必有据、历历如绘、有血有肉地写活了一组旷夫怨女的乡村生活故事，尽管是乡村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读者阅读时，没有一点拖沓冗长之感，相反，倒能感到阅读过程中带来的一种负责、一种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小说是有的放矢发展着的，小说里描写的一些生活情景，里面的“真山真水真景物，真人真事真命运”，对熟悉江阴城东生活情状的读者还会添加一番真切的感受，比如小说中写到的礼义桥、沈家弄、冷水湾、高头上、菖蒲泾、皂荚树、珊瑚桥、黄家湾、南头和大小方山、舞凤山、飞龙山、太平山，白土山还有东横河、朝河，板桥、石梁、石驳头、坟园等，这一街一铺，一村一落，一户一室，一墙一院，一门一窗不都在江阴的地盘上？虽然作者对原有地名作了一点改动，但有的仅用谐音，许多地名还是没有改动，改了的其描摹原貌的痕迹也还存在着。

于是，吴语地区的读者会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像见乡邻一样结识了开口即“呃哼”、习惯于“抹一抹脸”的老四，言必常伴“润搭娘”口头禅的明生，热情又怕事的瘸手老三，偷鱼为生，常挨人打的“鱼阿三”，遭遇瘟蚕的无奈痛楚的皮匠吉平，爱打瞌睡又特别嘴馋的老四之母姚氏，抽着水烟，天天往返街市几次的朱氏，还有喜欢做媒的金亮婆婆，会打胎的阿婆，性格倔强的六妹，堕胎惨死的幼弟，投河自尽的云珠，身世复杂的阿香等等，这些呼之欲出的人物，又多么像生活中的祖辈父辈，兄弟姐妹、妯娌叔伯等。

一部《罔两》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的是胡山源在耄耋之年续写完成的作品，完全是他记忆中的乡村图像，他创作时仿佛就站在故乡深处的

水稻田、老宅或者村口，以他的民间立场、乡土观念和赤子情怀，对家园作着回望。应当说，这部小说是关注民生、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家命运的，其底色应该是温暖的、温情的和更加生活化的。作者在书记生活时，不是在胡编瞎造，他走的是一种白描般的写实路子，在语言上也尽可能靠近原生态的“吴音吴韵”，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一点也不浮面皮想靠几句对白来解决，比如开始写到老四在场上削垫圈的草泥时与一位妇人的几句对话，其中一句“四叔叔为什么要削草呢？不要削了，歇歇吧！”面还



《閻兩》封面

向着他，说到末了，就不是和窗里的妇人闲话的口气，而是对他命令式的恳求了。还有“这里的草是年年有的，”里面的妇人还发表她的意见，颇有力求贯彻的心意，一个颐指气使的女人便跃然纸上。而老四本来就有内心卑怯的弱点，一般人可以数说他几句，他也习惯于自己的这种屈辱地位，平和情况下，他不会对别人有顶撞。有一段写到低雨，也颇见功夫，“千军万马的奔驰声，又渐渐道来。这声音一到，马上使听的人又坠入无比的喧嚷中，脑筋混乱了起来，不知所云。”写自小死了母亲的杏花头上生了痢病，作者像画速写似的，几笔就见形象，他写道“头发只有短短的几根，从那些疮疤中钻出来，其情形正像皜皜的假山石间，簇生着几株小草。”写老四卖桑叶给“夜壶协五”立字据，那几笔就更有鲁迅写阿Q的风骨了，“用了毕生最大的气力，画了一个曲曲折折、粗粗细细、勉强成形的‘十字’。画好后，立起身来，微微喘了一口气，浑身觉得非常松爽，竟如一担米从肩头上落了地。”这是一切好的艺术的要义。因为好的艺术就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而充分地表现出来。例如写“捉奸”那一章，老四到汤家捉奸成功，汤家吴氏不想把事态闹大，便将已经定了婚的女儿幼弟许配给了老四，只是要老四帮助解决一百块退婚钱，老四拿不出钱

来，事情拖拉着，但他与幼弟的爱情却就此产生了。然而这里我们没有读到男欢女爱的卿卿我我，没有看到为爱而营造的花前月下，故事一下就发展到了幼弟的打胎。另一处仍是讲老四的爱情，他与逃出无性婚姻的云珠私通，作者的笔墨也很吝啬，“在王家门上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没有反应，他正想回身走，门却‘呀’地开了，黑暗中只听得说：我早就知道你要来的。”一点床戏也没有。就是他与后来的妻子阿香结合，作者连个亲嘴动作也不给出，发展下来就写到有了身孕的阿香跟婆婆姚氏学织布了，接着就跳到生了儿子元郎，并且已经五岁了。作者没有加入一顶点“恶性娱乐化”的东西，甚至于连张爱玲写男女情形的一些并不带“色”的情节也没有。作者只为求证出社会中的真善美，完全抛弃了本可赢得票子大段有“油水”的内容，写得严阵以待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

胡山源的几部小说语言上基本都是追求一种平实质朴的风格，多用温和中立的客观性语言，情节看似浑然天成，实则主线与副线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来提炼、剪裁，精心布局，出场人物并不多，但作者成功地让每个人物都成为典型，人物的个性完全融化在情节和艺术结构之中。作者让形象本身随着情节来说话，这是一种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点染”手法，先勾勒一个粗浅轮廓，然后随情节的推进再断断续续施以颜色和细节，使人物越来越神态毕露越来越生动鲜活，最终达到栩栩如生之境。

有作家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总是或隐或显地带有特定民族或地域文化的气息，体现一方水土的造化之功。特定的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的气质精神、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一定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渗透与浸润，成为深层的一段铭记。胡山源笔下的自然是具有灵性的大自然，是被赋予了性格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作者对自然的人化和神化包含着反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涵，自然成为作者精神安憩的家园。

结束语

时光的流水就像山涧的溪流，打着小小的波澜，湍湍地奔腾而去，一晃儿，又是若干年过去了。这期间，仍然有江阴人说起胡山源，领略到老人身上的文化因素，笔者感叹的还是中国“五四”时期这批老作家的厉害，他们是真正吸收了西方文化、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的人。英语好也是当时这些作家能够迅速有效地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知识的关键。

纵观胡山源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了三件事：教书、做编辑、写文章。胡山源是好好人，在他所说的三件事上，应当说他是做好了。

胡山源在事业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淡泊名利；在为人方面坦诚正直清淡高雅。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一生谦和，儒雅和浓浓的书卷气，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在每个与他接触过的人的记忆中，都留下了其深厚的学养内涵。他一生引荐过多少人走上文学之路，已无法作计算了。而他的书，他的精神，还在焕发着人们的文学热忱。其上千万字的著作可供子孙后代来“聚餐”，胡山源是生命意志的一次胜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长时间没有确立他应有的地位。这应当隐匿着一些政治参数：鲁迅先生力捧过胡山源先生的作品，也骂过胡山源先生的作品，如果胡山源当年像现今某些“文人”也来个对骂或与鲁迅公开讨论，历史将会怎样？弥洒文学社一出现就引起了同时代文人的关注，如果有财力支撑多办几年，胡山源的这个“社主”又会留下怎样的文学地位？如果60万字的《散花寺》当年就能连载完并能成书出版发行，那该书的社会价值比之《青春之歌》又早了多少年？如果他编撰的200万字的《全宋词集》能出版发行，今天的读者又多了一本工具书，80万字的《曲话类纂》不在“文革”中散失，就可以弥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那胡山源的学问，在后人的眼里又

将达到怎样的高度？如果《三年》、《龙女》、《闯两》等长篇小说在建国前就分单行本出版？如果……但这些“如果”，都是今天笔者隔了一个世纪的假设。然而，历史不回答一些假设问题，历史就是现实，就是毫厘不爽。悲乎胡山源？幸乎胡山源？前面的许多如果，胡山源在世时，还是有了交代的。许多作品早已见了天日。但《曲话类纂》一直不知道被“红卫兵”们“安葬”何处，让老人家非常揪心。毕竟这部文稿凝聚着他研究曲的无数心血！

历史也许太过生硬，不能给读者最真实平凡的答案，但却能给读者无限启迪。当我们想到三毛远走大漠，孤烟浩瀚的大漠上留下了她的脚印，留下了她的文字记忆；当我们想到席慕容，那个在草原上纵马奔驰，留下清脆铃声和绝美诗篇的潇洒女子；当我们想到余光中用一缕乡愁填满了整个海峡，将一份思念徘徊心间；此时，我们似乎理当懂得些什么。的确，历经风云变幻是一种雄壮的痕迹，风风雨雨几十载是一种深刻的痕迹，那种平凡真切的经历和情感，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爱恋的痕迹呢？

人心好像书页，正面写着青春，反面写着智慧；一面写着回忆，一面写着希冀。无论是怎样的痕迹，只要它出自心间，它包含着一个人的不悔与执著，便是相伴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现代文学家胡山源还会永世长存的，江阴市区东门桥堍的胡山源纪念绿地是其生命的感叹号，它模拟自然界林缘地带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的状态配置，温文尔雅的胡山源就长期存在于这种自然式植物花境中。这一处宝地，离原先老人居住的“半村”和曾经就学和工作的励实学堂



位于东门桥堍的胡山源纪念绿地

（江阴一中）均不足百米，现在这处纪念地的东首就是江阴最早的涉外星级酒店长江饭店。这是江阴又一张人文名片，那里竖起的一垛景观观墙，墙壁上刻着胡山源1938年一挥而就的诗作《江阴好》，2007年制作时请江阴籍人士，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沈鹏书写，诗右方是胡山源先生中年时的头像，画面背景用褐色构图出一幅水乡小镇风貌。2009年，坐北朝南的胡山源全身汉白玉塑像，在家乡山观和谐广场耸立。

蟠龙春晖，胡山源给予许多启迪，让一批批驻足者会参悟到很多，那就是一种对信念的虔诚与执著，一种对光明的憧憬与向往，一种对成功的超然与洒脱，一种对名利的从容与淡定。这叫做功德，这便是圆满！这种境界绝非“隐者”所及，他是积极入世的，却又不拘于世俗，他可以

为了一个信念或一种理想而默默奉献一生，他可以用文字铸就辉煌，而当他同样将成功的鲜花、掌声当作不过是码个字的瞬间，则圣心可谓备焉！这种清苦一生，不留豪宅官位，却可致永恒。

人活在不断的重复中，今天重复昨天，明天重复今天，下一刻重复这一刻，在重复中繁衍生活的滋味与意义，重复一千遍，就有了个全新的开始。

成就辉煌需要某种积蓄，但它更需要一点一滴的行动，胡山源是实践者，他是苦难中拥抱阳光经典的表达，是坎坷出文章基本美学思想的典范，他用顽强的毅力走出了个人的荒芜，他的著书立说，在宇宙间一个角落里存在着，还是这个世界帮助他圆了梦想，对每个人，大地是一样仁爱着的，只要你个人不作放弃。



位于城东街道的胡山源塑像

胡山源生平与创作年表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9月16日（农历八月二十日，丁酉年丑时），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山观仓廪桥河西前村一个贫农家庭中。父亲本姓彭，叫彭桂根，因胡家姨母4岁的儿子夭折，其妹便将第二个儿子彭桂根在4岁时过继给胡家，遂改胡姓。生胡山源时，胡家祖母49岁，祖父胡守正早已去世。父亲胡桂根及母亲张氏同庚，25岁，小山源有一姐姐，一家四口。

1899年 3岁

父亲患伤寒故世，妹妹行素生（遗腹女）。

1903年 7岁

祖母嘱其侄阿八教胡认字，读“天地君亲师”等方块字，不久即中断，进不起学堂。

1905年 9岁

进仓廪桥新办的时敏学堂，发蒙老师为族中伯父静山先生（秀才）。该学堂除教四书五经外，还设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胡山源本名胡三元，“三元”是“连中三元”之意。静山先生看到三元气宇不凡，为其取号，“抡廷”，可抡起如椽之笔，大大发挥一番。几年来，读过的书有《幼学琼林》、《论语》、《孟子》，部分《诗经》、《左传》、《古文观止》，旧小说看过不少，文言文写作已能成篇。

1911年（辛亥革命）15岁

族中伯父致尧先生（秀才）从“文社”的积资中借出80元，让胡三元进江阴励实学堂，作为四年的膳食费。励实学堂即后来的励实中学，现今的江阴一中。胡进励实学堂时，感到“三元”两字俗气，改用其谐音“山源”，意为“山高水深，源远流长”，足以激励自己。胡山源拥护辛亥革命，剪去辫子。学习期间，对作文最感兴趣，头痛的是数学。同学钱应方家的隔壁是一片“上洋分此”的书庄，新旧小说应有尽有，胡

常去借阅。与钱振标相处甚笃，支持钱在校的革命行动。

1915年 19岁

到江阴北门外一所教会学校博文小学当教师半年，秋，仍回励实旧制中学读四年级。

1916年 20岁

励实中学毕业，因美国校长作梗，未能免费推荐进之江大学。后经友人介绍，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谋得临时抄写员之职，抄了两个多月文章，再度失业。开始向报刊投稿，步入文坛。

1917年 21岁

到浙江嘉兴濮院耶稣堂附设的小学当教员。一学期后回江阴励实附小任教。

1918年 22岁

励实校长回美国休假，接任校长的美国传教士李德里答应送胡山源进之江大学，目的是想使他学成后回励实效劳。谈妥后，李德里于暑假邀胡同游江西庐山，在日本轮船“鄱阳丸”上认识全国青年协会的领导人余日章、谢扶稚等。暑假后入之江大学，与钱江春、唐鸣时、曹贵新（之竞）、俞麒（翼云）、陈德征相识。

1919年 23岁

“五四”运动发生，被推选为之江大学学生会两代表之一（另一人是陈德征），参加杭州市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活动。

1920年 24岁

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之江大学“停学”处分，回江阴励实中学任教。冬，与嘉兴一位孤女徐云结婚。

1921年 25岁

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务处任余日章的文牍，翻译的文章供《青年进步》杂志刊登。根据智学部干事美国留学生晏阳的初稿，编写了一份《平民教育六百字教材》，在河北省的一些县里作平民教育试验。

1922年 26岁

由总务处调到书报部工作。在“Bookman”杂志上读到一篇《Ever Love》（常恋）的文章，译出后由钱江春交《小说月报》发表，署名“丝环”。冬，徐云难产，不幸去世。

1923年 27岁

与挚友钱江春、赵祖康等组织文学社团“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拟定宗旨“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着灵感写出来的作品。”

1924年 28岁

由陈德征介绍，前往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教书，并任教务主任。校主张翼牖，受过“五四”运动洗礼，趋向新文化，自办了这座学校，校长由其妻韦均一担任，陈德征是校务主任。张的女儿张允和、张元和、张兆和（沈从文妻）均是胡的学生。在乐益期间，根据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改编成话剧《风尘三侠》，指导学生演出，剧中四首歌词，也由胡山源谱曲。他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散花寺》中的慕仙女中，就有乐益女中的松江景贤女中的影子，书中的陆云歧、吴坚侯、周克良和钱式道，即分别以他本人、钱江春、侯绍裘和陈德征为原型。在乐益女中还写了一部长篇《如此清秋》，约30万字，后毁于世界书局“八·一三”炮火。《弥洒社创作集》（一）出版，胡的小说有：《梅心》，重登《三年》。

1925年 29岁

再回松江，为钱江春主持松江初级中学。《弥洒社创作集》（二）出版，胡的作品：《点滴》（89首）、小说《鸽子》及续登《三年》。

1926年 30岁

《风尘三侠》作为“弥洒社丛书”之三，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来校演讲，与之相识。

1927年 31岁

江钱春因劳累过度，感染伤寒而病故，终年27岁，弥洒社活动停止。暑假后由松江回沪，失业。未几，遇上之江同学陈彬和，陈是当时名流学者，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亦知己，胡做了他的私人编译，译稿极大部分由陈署名出版，陈付胡稿费，同时认识了查猛济和徐志摩，做了一段时间的上海惠风小学校长。

1928年 32岁

为陈彬和写了一本《谈谈教育》的小册子，由陈署名。当时陈是上海法政大学总务长。不久，聘胡去法政大学教英文。译作《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丝环”。

1929年 33岁

被开封河南中山大学聘为教授。秋，赴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冬，与方培茵结婚。

译著《日本和日本人》（英人小泉八云著）由世界书局出版。

1930年 34岁

冬，长子高虹生。

1931年 35岁

短篇小说集《虹》（徐志摩主编，新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邵洵美主编的《新月》（1931年第三卷第十期）上发表《唱随》。是年，受林汉达之邀，进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做编辑，与林汉达一起校订《英汉标准双解辞典》及其他三四种中英汉词典，出版时胡未署名。

介绍朱生豪来世界书局工作，寄膳在胡家，使他在业余能从事莎士比亚的翻译。

1932年 36岁

1月28日，结集在虹口一带的日军向驻扎在闸北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挑起了淞沪战争。次子高雁生。

1934年 38岁

由英文部调至国文部任编辑，总经理陆高谊建议他编“酒事”、“茶事”等。创作和编一套《明季忠义丛刊》（约150万字）。陈彬和任《申报》总管理处负责人，以优惠俸薪要胡去报社，改编周瘦鹃的《自由谈》，胡未答应。

1935年 39岁

鲁迅在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的序文中，论及弥洒社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群”，《弥洒月刊》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其发表的作品“所感受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将胡的《睡》和赵景沅的《阿美》收入《小说二集》，指出《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批评胡的《碧桃花下》。胡有自己的看法，但一直未予辩解。

1937年 41岁

“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世界书局编译所解散。译著《人是尧舜》（马尔顿著）由世界书局出版。

1938年 42岁

春，得唐鸣时介绍，入《导报》当总编辑一月。与友人吴心谷创办《红茶》文艺半月刊（共出十七期）。与詹文浒合编《青年周报》，共五十多期，每期有“作文批改”专栏。创办《文艺世界》及《正言文艺》月刊，任上海《正言报·笔垒》编辑一月。

11月1日，由陆高谊推荐，接替王任叔，任《申报·自由谈》主编，邀施若霖为助编。在胡主编《自由谈》的14个月中，据施若霖初步查阅，胡写了150篇短论，极大多数是用笔名，如连载小说《王家巷》用了“迪平”，暗示抗战必胜。

在世界书局编书时，苦闷而无聊，而抗战开始，写作投入抗战，得到转机，也是胡从事写作的分水岭。主编《自由谈》时，结识了创造社王独清，由顾敦铎介绍，与北京燕京大学郭绍虞通信，后郭回沪与之相识。写信向茅盾、沈从文、郁达夫等约稿，柳亚子、陈望道、曹聚仁、朱雯、许钦文、赵景深的稿子均有发表，青年作者是：吴丁谿（调公）、包蕾、沈毓刚（刘兰）、徐开垒、汪霆、顾巴彦等，李乔写的《徐州突围记》和施若霖写的《悼华岳》（新四军战士）等也出现在《自由谈》上，引起《申报》当局的不满。

在《文艺世界》、《正言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一篇篇明季抗清义士别传，鼓励群众抗日信心和勇气。在《青年界》月刊上，连载传记《我的学校教育》。编著《各地忠臣遗事》、《各地义民遗事》及《词准》（作词法），三书由世界书局出版。

冬，女儿高华生。

1939年 43岁

《申报》当局要《自由谈》放低格调，不再刊登抗日文字，回到“鸳鸯蝴蝶”时代，胡不听劝说而被解雇。此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分别在迁沪的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穿插任教，后在合并的华东大学任国文系主任，还在大夏大学、沪江书院（沪江大学）兼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校停课。各校复课后，仍在上述学校教书。《人人是尧舜》再版。

1940年 44岁

祖母病故，享年93岁。

1941年 45岁

《散花寺》在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月刊》连载。

向世界书局介绍的吴丁谛的《海市集》出版。作为“新五四运动丛刊”的《打鬼——破迷丛话》及《嘉定义民别传》、《扬州义民别传》、《古今茶事》、《幽默诗话》由世界书局出版。译作《早恋》(苏联夫雷雅曼著)由天光书局出版。

在愚园路668弄同安里12号,先开办集英小学,后扩充为中学,自任校长兼教员,教务由妻子方培茵负责,黄大铎、袁鹰等都在集英中小学教过课。

1942年 46岁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陈彬和从香港“请”回来,任《申报》社长,约胡写稿。胡为《申报·白茅》创作了长篇小说《根》(未完)及中篇译稿《万世师表》,用笔名“依今”。

1944年 48岁

为《健康家庭》、《乐观》等半文化、半商业性刊物刊出单篇《我的写作生活》、《我的字》、《我的书》、《我的钱》、《我的交际》、《我的娱乐》等。

在《春秋》月刊上发表长篇连载《罔两》,在《紫罗兰》月刊上发表长篇连载《龙女》,在《伉俪》月刊上发表自传连载《佳偶》,均未终卷。

1945年 49岁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举行第三次文艺青年大联合(1943年和1944年是日已举行过两次),并成立“上海文联”。这个“文联”是将爱好文艺青年的十多个团体联合起来,最后人数达到二百多人,(主要是胡在各校教过的学生,推胡为顾问,目的是使青年谋得精神出路,不为日伪所利用,宗旨是“研究文艺”和“联络感情”,写进各社团章程,第三条“提倡气节”只是口头传达。

约请演说的有:陈松溪、王慕雅、詹文浒、周予同、王善业等。

应总经理詹文浒之邀入《新闻报》(后改《新闻日报》),先在主笔部,后在资料室。6个月,后,该报性质改变,主要报道商业。程沧波接任社长,停胡之职,詹文浒与之争论无效。在《新闻日报》时,与严独鹤合编副刊《快活林》。在《新闻日报》时,总编辑要胡主编副刊《新文化》,其间结识了李浩然、严谔声等。在《新闻日报》工作约8个月。

1946年 50岁

接受了上海记者工会主席、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的劝告,不与程沧波争闹,进中央日报编副刊《文综》。

在此之前,《申报》社长潘公展曾有意要胡再进《申报》,后知胡不是国民党党员而作罢。

《中央日报》的秘书几次要胡填表,加入国民党,胡未予理睬。他抱定:所发稿子不捧国民党一句,不骂共产党一句。偕夫人方培茵赴浙江定海探望岳家时,决定在定海北门外筹建“义桥小学”,造三间平屋,不收学费,聘教师二人,解决乡村部分失学儿童上学的问题,造福桑梓。胡任名誉校长,方任校长,通信联系,方还去检查过教育情况。郭绍虞推荐胡出任同济大学新闻系主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孙蜀丞因胡不是CC派,没有答应。

1947年 51岁

应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聘请,为该校教授《文学概论》及《新闻文学》。该校为国民党文化要人陈高佣自办,“学店”风气严重,教一年后,回绝续聘。

2月至11月间,与朱联保合作,办了一个日新出版社,担任“丛书”主编。编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当时出版界不景气,有价值的作品常受到出版商的“宰割”,作者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终”。胡山源对他们抱着极大同情,审阅他们的作品出版。丛书共出15部(文学创作12本,理论2本,翻译1本),为这套丛书写了序文。

1948年 52岁

《小说综论》(上海中央日报社)、《文人综论》、《作文综论》、《文艺综论》(上海大东书局)相继出版,又将手头剪报编好3个小册子:《发光》(短篇杂文集)、《五里湖之雨》(游记)、《文化综论》。

1949年 53岁

5月23日上海解放。脱离《中央日报》,失业,仍任自办集英中学校长,翻译英文版的苏联长篇小说《郭尔弟的光明》(李比立赫特著),1950年由时代书局出版。

冬,接黄式金从苏州来信,说无锡文教育学院开办文史研究班,学员从各专区报送,也对外招收,嘱胡前去应试。接信后即去无锡,考胡的是位副教授,录取为备考生。在研究班学习期间,结识陶白、宋云旂等。在研究班读了由俄文直接译出的《战争与和平》及《静静的顿河》,颇有感触,也有机会看到解放区作家的作品。

1950年 54岁

毕业后留院当教师。后编《文教通讯》，年底又回院。将上海集英中
小学献给国家。

1951年 55岁

秋，由赵景深、郭绍虞等人介绍，赴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大前身）
中文系任教，院长胡允恭聘其为中文系主任。

1952年 56岁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胡允恭调南京大学，胡与新任院长陆维特相处
不融洽，也不善处理人际关系，不想当主任，想回上海。后调任福州华
南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仍不舒心。此外，经其向赵景深、李小峰
和于在春推荐的顾巴彦的编著《朝鲜人民的英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
传》问世。

1953年 57岁

《小说是什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海高教局李志明劝胡回福州
无效。秋，调至苏北师专（后改扬州师院，今为扬州大学）任教。

1954年 58岁

《小说习作》（工具书，福建师院时的讲稿）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出版。其间应北京中华书局之约，由胡主持，章石承、杨晋豪、吴调公、
施若霖、顾巴彦五人参加，编写六册供侨胞使用的语文阅读辅导教材，
后因国际形势变化，未能出版。

郭绍虞、赵景深、徐中玉有意促成胡调复旦大学或华东师大，未果。
秋，调至刚成立的师资力量较弱的上海师专（上海师院、上海师大前
身），教现代文学。

1955年 59岁

应上海四联书店之约，撰写《南明演义》，至1957年，完成60万字。
四联书店并入新文艺出版社，选题改变，不久反右开始，出版更是无望。

1957年 61岁

上海市委公开整风，胡以无党无派人士身份，作为学校三代表之一
参加，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

在此之前，《小说是什么》和《小说习作》两书，包括解放初出版的
译著《郭尔弟的光明》在《文汇报》上受到莫名其妙的批判，围攻者亮
不出足够的证据。由郭绍虞、赵景深介绍，填好的参加上海作协的申请

表，因“不发展会员”而未上交。

1958年 62岁

1月24日，补划“右派”，工资连降四级。

请病假一月，回江阴，去后调查幼年同窗钱振标烈士事迹，写成六、七万字的《青山碧血》手稿。后调学校资料室工作。

1961年 65岁

10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2年 66岁

母病故，享年91岁。

1963年 67岁

儿童节，写完《七哥和八哥》（童话），约10万字。编70万字的《曲话类纂》，整理成《江阴故掌》及《王百谷遗事》，共约10万字。

1964年 68岁

提出退休，工资打七折，“教授”改“教员”。此后便来往在上海、江阴两地之间。

1966年 70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胡被揪回上海批斗，图书、手稿全被抄走，后安排在居委会“管教”，一个月只发15元的生活费。

1969年 73岁

结束“管教”，恢复降级后的退休工资93.1元。

1970年 74岁

回江阴东门老宅长住，继续潜心写作。

1972年 76岁

报进江阴独立户口。

1973年 77岁

写完《春晖遗影》（追思我的祖母和母亲）手稿（10万字）。

1974年 78岁

《文坛管窥》（和我有往来的文人）始笔，陆续交叉地写到1985年告一段落，得手稿40万字左右，写了三四百个人，每人一篇。

1976年 80岁

续写完长篇小说《罔两》（15万字）。

1977年 81岁

写完《我的写作生活（续篇）》（80岁以后），得手稿10万字。

1979年 83岁

1月10日，上海师院纠正“错划”，不久，退休工资调整为152.6元。
发表《“五四”运动在杭州》（《西湖》第五期）。开始重登文坛。

次子高雁由浙江调回江阴。

1980年 84岁

春节后，得到上海袁小星之助，复印了《三年》、《散花寺》、《佳偶》等刊稿。续写《散花寺》（卷中）。被吸收为江苏作协会员。

江苏古籍出版社有意《南明演义》选题，江阴文化局委派周信礼、周良国协助。《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发表《弥洒社的经过》，《舟山文学》第三期发表《回忆定海之行》。

1981年 85岁

续写完《散花寺》（卷下）及长篇自传体《三年》。回忆录《坎坷的一生》始笔。《半村杂存》（贺赵景深兄七十九大寿、赠胡允恭兄）发表在《舟山文艺》第二期。

1982年 86岁

续写长篇小说《龙女》。由外甥怀自明介绍，结识杨郁。

1983年 87岁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敬鹏来函，告以该馆收藏胡山源著作七种。

1984年 88岁

东门旧屋拆迁，搬进寿山新村新居。

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简表》第五期刊出“胡山源专栏”。冬，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接到巴金签署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名誉代表的聘书，被推选为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文学社》以整版篇幅刊出该报同华东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的“文学百题”征答活动。其中75题为“选填下列社团的作者和作品”，共列八个社团，八位作者，八篇作品，弥洒社、胡山源及《睡》赫然在目。

1985年 89岁

《现代作家作品百题》（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收入《不应被遗忘的老作家胡山源》（杨郁、晁槿），《现代作家辞典》第三分册（北京语言学院

编)有胡山源词条,《人物》第五期刊出《笔耕生涯七十年——记老作家胡山源》(杨郁)等。《古今茶事》由上海书店重印出版。《南明演义》上册出版。

1986年 90岁

《散花寺》、《龙女》(北方文艺出版社)及《三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三部长篇出版。南师大《文教资料》(第五期)第三次编发“胡山源专栏”。

9月16日,作协江苏分会等五团体在江阴举办“胡山源先生从事文学活动七十周年座谈会”,江阴《江风》出版专辑。

《上海师大学报》第三期辟“胡山源生平与作品研究专栏”,内刊三文。推荐为作协江苏分会顾问。

1987年 91岁

《古今酒事》由上海书店重印出版。推荐为无锡市文联文艺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8年 92岁

1月1日上午9时30分于江阴人民医院溘然逝世。

1989年

《胡山源先生周年祭》(1月21日《扬子晚报》,吴调公),《怀念胡山源先生》(2月1日《新华日报》,张禹),《老树婆娑》(5月24、25日《新民晚报》袁鹰)。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第四期刊有“胡山源研究资料”,内收胡的遗作《〈文坛管窥〉五则》(茅盾、阿英、胡允恭、陈蝶衣、黄碧瑶),重登《胡山源先生周年祭》(吴调公),《〈文坛管窥〉后记》(晁槹、杨郁)及《〈散花寺〉、〈红楼梦〉、〈曲〉》(怀桔)。《盖棺应到论定时》(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第二期,晁槹)。《弥洒社》(刘祥安,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

湖北省洪湖市“当代天下名人专藏馆”将胡的照片、小传和有关文献资料放在该馆第一珍厅第五十一专柜珍藏、展出。

1990年

江苏省教委将杨郁的选题“胡山源研究”列入文科科研项目。《胡山源生平与创作年表》发表

(《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杨郁),《胡山源生平与创作年表》发表(《扬子晚报》4月23日,陈中奇)。《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收有“弥洒社”、

《弥洒月刊》及胡山源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贾植芳主编）。

1991年

《文学有无穷的生命力——怀念胡山源老师》（《厦门日报》9月8日，黄大铤）《〈散花寺〉散记》（《苏州杂志》第四期，令狐远），《夜读〈散花寺〉》（《苏州杂志》第四期，汤雪华）。《胡山源自传体小说〈三年〉简评》（收入南京出版社《艺术的回声》，许祖良）。

1992年

上海书店1985年将影印的《古今茶事》和《古今酒事》各加印4万册。

1993年

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馆”4月迁深圳，“胡山源专柜”不断充实内容。

1998年

4集电视剧《龙女》5月30日开拍，同年8月完成，国庆节前在江阴电视台首播。这是胡山源第一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

2007年

东门桥畔设立胡山源纪念绿地，景观墙壁上刻着沈鹏书写的胡山源诗作《江阴好》，墙壁右上方是胡山源浮雕头像，画面背景用褐色构图出一幅水乡小镇风貌。另一处全身雕塑坐落故乡山观。

2008年

3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胡山源仅存手稿中惟一一部未全部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罔两》。这部书的前半部分曾于1944年《春秋》月刊上作过连载，后半部分是作者1976年在江阴老家续写完成的。

（李建华根据杨郁稿整理）

胡山源回忆录

胡山源自述

我是江阴县城东门外十几里路的仓廩桥人。仓廩桥是个小市镇，一条河流纵贯其中，我家住在河西的前村。我生于1897年9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我生下时，家里已有四个人，即父亲、母亲、祖母和姐姐。过了三年，母亲生下我的妹妹。妹妹是遗腹女，因为我的父亲27岁患伤寒症去世了。

因为家里没有田地，我父亲在世时是租种人家的田。父亲一去世，生活十分困难。幸亏我祖母非常能干，她替人家做衣服，拿些工钱维持生活。我母亲纺纱、织布，并在棉花地里耕作，当时还种了一部分租田。恰好江阴利用纱厂刚刚成立，我祖母就托人把我母亲介绍到厂里做工。我十来岁时，每年总是挑米到城里来，取了力资，拿到乡下去用。后来，我姐姐也进利用纱厂做生活。

我祖母是江阴南门外月城桥南面潘家村人，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嫡亲祖母。她的妹妹嫁在江阴南门外彭家村，养了五个儿子，把第二个儿子过继给姐姐。我的父亲是4岁从彭家村到仓廩桥来的。

我9岁时进仓廩桥街上的自民（时敏）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除国文（四书五经）外，有地理、历史、算术等科学课程，比一般的私塾大不相同。学校的校长兼教员是族里的一个伯父。

14岁那年年底，另外一个族伯（前清秀才，而且是拔贡）同我说：“我送你到城里去读书。”他知道我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就说：“我借给你八十块。”城里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励实学堂，一年的学膳费只要二十块。到城里读书，须寄宿，可是家里拿不出铺盖，那位拔贡族伯就给我两条被头、一顶帐子。他对我的体谅和帮助，我一直感激到现在。

进了励实学堂，我的成绩不但是全班第一名，而且是全校第一名。按教会学校的规矩，每月总结月考分数，凡第一名可得四角小洋，作为奖赏。族伯给我的二十元作为学膳费交纳了，我就拿这奖赏作零用。到了年底，总结一年的考分，成绩最好的可得奖赏四块（当时米价每担两块钱）。每年我拿了这四块钱回家过年。

励实学堂的校长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沈文蔚。辛亥革命后，他还是老派的样子，我就做“出头椽子”，作学生代表同他办交涉。学校有许多不民主处，我就同他争。他对我说：“魔鬼钻在你心里了！”

我在高等小学毕业时考第一名，按学校规定，可以免费升中学，四年内不必交每年二十元的学膳费了。借给我每年二十块钱的乡下族伯，这钱并不是从他自己腰包里拿出来的，而是有个组织叫文社，文社的钱是地方上捐的，原是给那些赴考而没有盘缠的读书人作为补贴的。当时已是民国时代，没有科举了。这经费是由那位族伯管的，是公款。

由于我成绩很好，升中学时跳了一级，从中学二年级读起。到四年级时，校长对我怀恨在心，要泄愤，他要去掉给我的奖赏，等于不要我读书。我心里苦闷得要命。有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钱应芳，同我很要好，他已毕业留校当附小教师，他说：你放心读书，学膳费由我代付。这样，我坚持读完旧制中学四年级。

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一个上海来的同学介绍，我到上海一所小学教书。没料到那个学堂以赚钱、谋利为目的，我教了一个月不到，就同校方吵起来。我脱离了这所学校，失了业。

我当时常看《时事新报》，并投去几篇稿子，内容是在江阴道听途说的故事，署名“忘忘生”。稿子登出时，起头修改蛮多，后来不大修改了，稿费一个钱都未收到。我曾经写信给该报总编辑林亮奇，没回信，后来在报上知道他被汽车撞死了。我为啥用“忘忘生”的笔名呢？因为我从小生活很困难，最好把往事忘掉，所以叫“忘忘生”。后来我给《时报·余兴》投稿，也用“忘忘生”的笔名。我在《时报》还有个笔名叫“包落第”。因为那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了几个中、小学，报纸上作宣传，招考当国文教员的人，我也去参加考试，听到同考者传闻，说这种考试完全是骗骗人的，他们老早请好人了，不过做做样子而已。所以我回来后就写了稿子给《时报》副刊《余兴》，署名“包落第”。

后来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当抄写。到天冷放寒假时，教会里有个人介

绍我到嘉兴濮院镇一所教会小学当教员。在那里教了一学期，我回到江阴。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励实学堂校长沈文蔚回美国休假去了，另一位校长李德理同我蛮要好，他要我到励实附小教书。教了一年，他要我到杭州之江大学去读书，我说我没有钱。他替我安排：九十块学费中，争取三十元以奖学金抵消，三十元劳动自助，另外三十元可向学校借款。他还每月给我九元钱，作为家里老人的生活费。每次他给我钱总叫我签收，可见是教会的钱。李德理说，你到之江大学去读书，希望你将来帮我做点事情。有一个美国女英文教员表示愿意贴补我每月的零用钱。这样，我总算在1917年读上大学了。

我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两年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我是之江大学学生代表之一，也是全杭州中学以上学生代表之一。我这个人比较耿直，一点不软转，不若之江大学的另一个学生代表陈德微，他为人比较圆滑，以至日后能飞黄腾达。我作为学生代表，同学校当局站在对立地位，学校当局恨透我，到暑假中，串通江阴励实学校的校长沈文蔚（此时他又来中国），叫我回到励实学校当中学教师，说什么将来如果表现好可以再去读大学，实际上令我停学。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励实学校在初中部教书，月薪每月十五元。那时我已经认识前妻徐云，她是励实学校的学生，后来到嘉兴当小学教员，我和她结婚后共同生活了三年。结果她分娩时难产，母子俱亡。

我在江阴教了一年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朋友谢某介绍我到该会做事情。开头的时候，我在总务处，替总干事余日章起草文稿。过了一年，他调我到学生总同盟书报部（出版部）当翻译。我在青年会大概做了两年光景，便辞去了这个职业。因为我实在看不惯那班人，他们大多是洋奴、走狗，他们那种格调同我不合的。离开青年会后，我经过钱江春的推荐，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教书，它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是由革命烈士侯绍裘创办的。

现在讲讲弥洒社成立的经过。关于弥洒社，我已经写出文章，还有些补充。1922年，那时我的前妻已经死去，我和钱江春、赵祖康三人同住上海宝山路宝兴西里。我们三个人，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对文学界当时的争论蛮留心，觉得开笔战、寻相骂是浪费精力，认为最要紧的是要好好创作。所以我们渐渐形成一个思想：自己办一个刊物，专门搞创作，组织一个社团，就叫弥洒社。这名字是我起的。我们出了《弥洒》

月刊六期，《弥洒社创作集》两本。1923年，我27岁，钱江春24岁。他家有很有资产，八九百亩田地，不过他尚未掌权，不能拿钱自己用。他已经结婚，对文学同我一样有兴趣。他才干很好，能办事体。赵祖康是老好人，无可无不可，随便的。钱江春在读法律专门学校的夜校，赵祖康后来到青岛去了，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许多，弥洒社的活动就此中止。钱江春1927年患伤寒病而死，死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死后，我孤掌难鸣，没有力量，只好收场。我有一篇《弥洒社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那篇文章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位同志提议我写的。他说弥洒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流派，叫我写，我写后登出来了。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对我蛮客气，对我写的短篇小说《睡》很推崇，但他对我的《碧桃花下》批评得很厉害。我说：“他做他的批评工作，我做我的创作工作。”还有一件事，鲁迅写的《导言》，我的印象在再版时改过的，赵家璧说没有改过。请你们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原版本和再版本查一查对一对。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新文学历史上一件相当大的事情。到底鲁迅有没有改过，应当查得清楚的。

我现在讲讲世界书局的事情，讲几件世界书局的内幕。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商人，根本不懂文化，他经营业务是不来事的。有一个叫沈望恩的秘书专门替他联系外界的事务，沈望恩后来走了。我向林汉达推荐陆高谊，他很能干，是我在励实中学的同学，那时候任之江大学教务处长，中学部主任。沈知方很听林汉达的话，与陆高谊见过几次面，就让他到世界书局来当秘书。之江大学在1927年关闭停办，1929年由同学会复校，我也去了。我举荐陆高谊到之江大学当教务处长。他去后写给我信说，之江大学不足以他发挥才干，想出国留学，我就介绍他到世界书局当秘书。

沈知方除了开设世界书局外，还开设世界银行。银行周转不灵，濒临倒闭，殃及世界书局，摇摇欲坠。陆高谊大展宏图，以沈知方的名义，说服金城银行的老板拿出几十万元来维持世界书局，事情总算办成了。沈知方自己识相，总经理不当了，叫陆高谊当。林汉达是世界书局英文部部长兼儿童文学部部长？我与他是之江大学的先后同学。1931年他到杭州之江大学来看我，问我是否喜欢到上海去工作。我那时候有点雄心壮志，认为这是个机会，就答应他。于是我到上海，进世界书局，在英

文部帮他编《标准英汉辞典》。后调到中文部，当了参考书部部长。我在英文部待了三年光景，在中文部也待了三年光景。我在世界书局做到“八·一三”为止，离开了。

那时候日本人尚未进租界，还在虹口一带。我这个人不会做生意，只有做老本行；起先是教教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都迁到上海来了，我到这些学校教书，这是前期？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当编辑；与詹文浒一起编辑《青年周报》，由世界书局（已搬到四马路）出版，大概编了一年，五十二期，这是1938年的事，

《上海导报》完全是受重庆支持的，该报主任蒋光棠的熟人、我的同学唐鸣时推荐我到《上海导报》当总编辑：我在该报的时间不长久，这是我进报界的第一家。1938年我进《申报》馆编《自由谈》，详细情况在《我编〈申报·自小说〉》那篇文章中写过。总之。我进《申报》完全是出于个人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蒋锡金在文章中说我是“国民党的胡山源，挤掉王任叔”，是不实之词。王任叔是我编《自由谈》的前任，申报馆总经理马荫良并不晓得他是地下党员，只感到他作风不大对，所以决定同他分手。马荫良叫陆高谊推荐接编《自由谈》的人选，陆高谊推荐了我。这是因为陆高谊和我的关系深切，而且我也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这样我就到了申报馆。

我在世界书局工作时的老同事、印刷所副所长吴心谷同我说：我们要做点事体，负点抗战的责任，但是出头露面、同日本人正面冲突也不必。我就决定办《红茶》文艺刊物。

“孤岛”时期，我一直在吃笔墨饭、教书、当编辑、写文章。上面讲的几件事情比较大一些。

当时经济畸形发展，银钱业兴旺起来。金源钱庄有二十几个练习生，都是青年，其总经理招聘我去教夜校，教这批练习生，这样总算生活有了着落。当时我经济负担最重，祖母和母亲住在乡下，我在上海和方培茵结婚后已有三个小孩（二子一女）。我在这个钱庄的夜校教了两三年，同时到别的学校（日校、夜校）兼课，如教新新公司的大批练习生。加起来一个礼拜要教39个钟头，一日到夜在外面跑，然而挣的钱还是不敷所需，物价飞涨，难以维持生活。

沦陷时期，社会上汉奸文学很多，有许多青年糊里糊涂，辨别不清。为了帮助这些青年，我从接触的人中，组织了一个愚社。这班人年纪比

较大一点。

我教了许多地方，之江、东吴、沪江、大夏等大学都教过。有一些我的学生还记得，例如作家袁鹰是我教之江大学时的学生，当时他名叫田凤春，写作能力很强。左淑东也是我在之江大学的学生，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再有如陈从周也是我在之江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名叫陈郁文。

1984年11月9日，经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作家代表会议寄来一张名誉代表证。

近几年，我续完和新写了以下几本书：

《散花寺》，长篇小说，过去在《万象》月刊上登过十几万字。有人说是写“多角恋爱”，事实不是如此。经过补写，全书有四十五万字，今年四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龙女》，长篇小说，抗战时期在周瘦鹃办的《紫罗兰》月刊上登了十八期，十几万字，后因纸张紧张，刊物停止，小说未写完。这部作品的背景是江阴。回来后我补写了十几万，全书共三十万字。这部小说北方文艺出版社争取在年内出版。

《三年》，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纪念我的前妻徐云的。过去收入《弥洒社创作集》时为二十万字，现已续完，共三十余万字。已经校过，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六七月间可出版。

《閤两》，长篇小说，过去在《春秋》杂志登过部分，回来后补写完。稿子暂时搁着，还未有出版社来联系。所谓“閤两”，是江阴骂人的话，指年纪轻、很凶、很厉害的人。

另一本是《文坛管窥》，写我对三百个左右作家的印象，有几十万字。江苏人民出版社很愿意出版。现在正叫人抄写。

我的这些书能够出版，是给我的很好的安慰。当然如果不出，也就算了。

现在谈谈我为啥会走上文学道路的。我小时候在乡间自民（时敏）小学读书时，学校里规定每星期六作一次文。我特别欢喜作文，而许多同学最讨厌作文。我爱写作，推究其源，一方面是性格所近，一方面是受环境影响。我上学读书时，虽然科举已经停办，不过封建意识仍旧存在，说是一个读书人最要紧的是写文章，写好文章就可以一举成名，飞黄腾达，所以我对写文章很有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因为我别样东西都

弄不来，对文字还可以应付应付。我在乡间小学就喜欢作文，进了江阴城里励实学堂也是很喜欢作文。我的作文在班级里是最好的，在全校同学中也算是好的。进之江大学读书后，每两星期一次作文，教师是一位老秀才，每一次他在课堂上发还作文簿时是按次序的，我总是头一份。同学中有温州人胡小乾自命为“温州才子”，自以为了不起，可是他的作文总列为第二、第三。

开始时，我不懂得文艺不文艺。一般读书人对旧式古典诗词有点嗜好，我自然而然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尤其我喜欢看小说，我的眼睛是看小说看坏的，因为我看的小说书大多是石印本，字体很小，一日到夜看就把眼睛看坏了。自己也学题诗、作对，所以年轻时我写出的诗句还算像样。在励实学堂，我对诗词很感兴趣，拿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读得很熟，在食堂里无人处读诗读得津津有味。国文老师陈鲁云，他是老秀才，和我蛮要好，他会做诗，有时我到他的房间里去，他把自己做的诗念给我听。我对他说：“我要学韵语。”他说好的，他告诉我诗的格律，我一听就记牢了。他出了许多题目，叫我做诗，我做好后送给他看，他替我修改，我很得意，很开心，因为我居然学会做诗了。我小时候的确是过目不忘，有篇古文《喜雨亭记》（苏轼），老师在上课时刚讲解完，我已经背得出了。

我读中学四年级时，来了个国文教师许颂慈，是江阴的名流，出过一本诗集，门生很多。因为我作文好，他蛮看得起我，上作文课时，他往往出三个题目，让学生们任选一题，而我总是在两小时内一下子把三个题目全部做好，他看了我的作文很满意。课后，他教我说：骈体文（四六文章）应该平起平、仄起仄。起先我只知句子对偶，他讲了平、仄，我才懂了。以后我看古典作品如《滕王阁序》等的确是这样。这是我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得的知识。我对文艺特别嗜好，看见好的句子就能记得，来不及记则马上抄下来，在励实学校时抄了很多。总而言之，我爱好文艺，走上文学道路，一方面是天性所成，一方面是环境影响而造成。

下面谈谈我从事创作的经过情况。我进世界书局的目的是想满足我的创作欲望，不料进去以后，每天忙于例行公事，做编辑事务性的事情，至于创作要自己安排时间。后来，在抗战时期，有一个世界书局的同事朱联保发起日新文艺出版社，他叫我主编，条件是没有主编费，也没有

稿费，不过拿东西去他可以给我出版，所以我蛮高兴，出版了十几本。当时我得到了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当然很高兴。我往来不及写，一下子脑子里要想写的东西很多，所以写得很快。我的创作欲非常旺盛。我到八十几岁还是要想写东西，好像不写就不能过日子，写作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写出东西来，如能出版固然好，若不能出版也蛮有趣。最近已出版和将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多是1970年我74岁回江阴后写完的，这些年来写了许多，补足在上海已发表的部分。

我看看市面上所出版的东西，都是配合时代潮流的，有什么运动来，作品就配合，如土改等政治运动，我对于这种东西一方面没有实际生活，一方面不会写，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以我个人角度写的，不是配合潮流的。我想我写的东西大概不能出版。《散花寺》叫我外甥抄写，是用毛笔在毛边纸上誊抄的，以便我在有生之年自己看看，将来死后给子孙看看，并不存心出版。后来国家双百方针又实行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品无论内容如何，只要成为一家言，就可以出版。人家觉得我还有相当实力，预备出版我的几本书。我想，文章要出版须具备几样条件：一是自己确实有能力，作品确有价值；二是客观条件，即政策和有人推荐。如果没有这两样，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场。

我在世界书局，心情总不大舒畅，以读旧式的笔记小说为消遣。《古今茶事》、《古今酒事》、《幽默笔记》、《幽默诗话》这四部东西都抄录摘编自有关的笔记，世界书局可以出版，不过稿费微薄，每千字只有一块多钱。当时我来不及抄写，就叫老婆抄，并请人抄，这是赶任务赶出来的四本书，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心情很苦闷。现在上海书店、黄山书店影印、再版这几本书。我以为这些东西至少对人家有点益处，不见得有害处，所以同意复印。

至于在世界书局比较值得提一提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编纂《全宋词集》，我加以校对、注释，共二百万字光景。南京大学的唐圭璋出过一部《全宋词》，范围比我大一点，但和我的书格调两样，我是一个词人结为一集，他是一首一首单词零零碎碎搜集起来的。这是我到世界书局中文部后所做的一件事，那时我每天都搜集宋词集，我到图书室，要什么书，都可以开条子，要他们购买。

原先我以为诗、词易做，对曲不大懂。在世界书局编辑所时，我钻研曲，凡乐律方面的书我全都看，慢慢地懂得了曲的原理。元明清传奇、

南北曲，我差不多都读过，因而脑子里自然而然能够流露出有关的句子。作曲都要按照宫调，它有一定的规格，虽然可以衬字，比诗、词较为自由一点，但不能走样。我以为“曲”在当初成立时一定先有词句，再配上歌谱、工尺；后来反而倒过来了：先有歌谱，再填词。我以为这不合自然，所以我主张应该自由一点，我自己也专门做自由曲。曲，最要紧的是要有曲味，它不同于诗、词，要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曲。我在世界书局时，总算弄懂了乐理，中国古典音乐的道理，能作曲了。

在世界书局替我出版的书中，还应提到三本“义民别传”，即《江阴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扬州义民别传》。后来所写的《南明演义》是以它们为基础的。抗战时期，我不能直接指斥日本兵，便以明末清初的义民事迹为抗日斗争推波助澜，我一直主张民众力量大无边，帝王将相虽然能够建功立业于一时，不过总是不能靠得住的，一旦民众起来就可以把他们推翻，所以我主张抗敌应该广泛动员民众，这样力量很大。明末清初时，江阴八十一天守孤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三个地方很激烈，尤其是江阴，较量了八十一天。我原计划还有一本《各地义民别传》，写上三个地方以外的，只写过几篇，未结成集子出版。这项工作，我以为也是对抗战尽一份力量，收入集子前都零零碎碎登在报章杂志中，起了些鼓动作用。我作为一个文人，没有别样本事，只有用一支笔写些有利于抗战的文字，不辜负自己的文人本色。

另外两本：剧本《风尘三侠》，是我最初出版的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短篇小说集《虹》，由中华书局出版。《虹》中有十几篇小说，其中精神所在是：描写对象都有精神一致处，都有特别的人的价值，即真正的人。这个主题贯穿在每一篇文中。我以为一个人顶要紧是人格，做人要做个像样子的人。

几本《综论》，即《小说综论》、《文人综论》、《作文综论》和《文艺综论》，是我在编《文综》时写的。

抗战胜利后，1945年8、9月，有许多人从重庆飞回上海，他们是所谓“接收大员”，上海所有的机关都被接收。其中，詹文浒回上海来接收《新闻日报》，那时这家报纸最赚钱。在报社里还有两个人：程沧波和赵敏恒。詹文浒刚回上海时是《新闻日报》总经理，总管一切，包括编辑、出版、发行，赵敏恒是总编辑，程沧波权力比他们大，任总主笔，写社论的。

当时，我没有固定的职业，而我和詹文浒曾是世界书局的同事关系，而且有家庭关系，他和老婆的婚姻成功是我的一言之功。詹文浒到《新闻日报》后，总算还记得我，把我吸收入该报的主笔部，写论文。主笔部是程沧波主持的，我在《新闻日报》主笔部工作了半年，写过一些社论、专论，可是一篇都未曾出，因为程沧波存心要排挤我，不登我的稿子。后来，詹文浒调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资料室有六、七个人，我倒觉得蛮好，因为资料室搜集资料，当天报纸都要看过。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文章就划出来，叫其他人剪贴。我非常喜欢看报，在资料室能看各种报纸。这个工作蛮满意，但觉得活里活络，靠不住，前途渺茫。后来总编辑赵敏恒照顾我，他在《新闻日报》上开辟《新文化》专栏，叫我主编，当然我蛮欢喜做。

约六个月之后，《新闻日报》组织人事有变动，正式改组为企业，成为“报社”，程沧波任社长，具有一切的权力。詹文浒专门在经理部管行政事务，编辑部的事不管了。资料室划归编辑部管。程沧波社长上任后，第一件事是下手输给会计处，要停止我的薪水，意思要我滚蛋，他不好对我撤职，因为撤职要有理由，他没有理由。詹文浒去同程沧波讲了许多好话，都没有用场，程沧波一定不要我。1946年春季，詹文浒不得已求其次，他对程沧波说：胡某人本来是教书的，让他去教书吧，不过要暑假以后，停薪的事情缓两个月吧。程沧波勉强答应了。我心里非常气闷。詹文浒还想挽回，调我到编辑部帮严独鹤编副刊《快活林》，这个副刊在小市民中蛮吃香。我在《快活林》里看看稿子，我自己也写过几篇，用真名发表的。

有一天我到外滩乘公共汽车，忽然想起去见见冯有真。他早年在江阴励实中学读书，是我的先后同学，后来也在之江大学读过。抗战胜利后他当了上海《中央日报》社社长，兼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并担任上海记者工会主席。这一天，我到圆明园路现《文汇报》社之处找他，他蛮客气。我给他讲了《新闻日报》之事，他说：“你到我此地来好了，我这里上海《中央日报》有个副刊叫《文综》，原来的编辑是柯灵，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直系，《文综》编辑早已想调换了，未有适当的人，你是无党无派，来此正好。”我说：“接任柯灵的地盘，好像是排挤他，不方便。”他说：“不要紧的，我担保。我要提高《文综》的程度，你来蛮好。”冯有真又说：“柯灵编《文综》时，薪

水很微薄。你来后，我要给你个全薪（但‘全薪’还不及《新闻日报》薪水多），你要教书也可以去教书，以便贴补自己的开销。”1946年8月底，我去同程沧波辞别一下，他敷衍地说：“好的，好的。”此后，每天下午我到圆明园路四楼办公，上午在家，9月份开学后去教书。

后来，冯有真又调我到位于河南路三马路转角处的上海《中央日报》报馆里工作。我对工作方面一向是勤勤恳恳的，照理编《文综》不到报馆上班也不要紧的，因为一周才三期，每期才半版，外面投稿不太多，工作比较简单。但是我每天下午总归要去一趟，想对工作做得好一点，投稿者以青年为多，我常常给他们回信，批改文稿，这些我都是努力地做的。我还向各方面拉稿子，拉叶圣陶写了一篇稿子，开明书店的王知伊也写稿来。

前年我在上海《文学报》上登过《两个难忘的投稿者》一文，谈到当时向《文综》投稿的两个青年，一个是李乔，即现在著名的彝族作家。还有一个是河北项城县某集镇人，姓童名兆杰，他投来的稿子，在我看来，相当成熟，但格调不合国民党的趣味，因为看来他对鲁迅的作品读得很熟，笔调完全是仿效鲁迅的，宣传进步思想。我对他是有信必复的。我在回信上不便言明，只是对他说：总而言之，你的格调要换一换才能登出来。他来信说，我的名字“兆杰”不好，我改个名字叫“童军”吧。他来稿的笔调的确改得温和了些了，后来登出了一、两篇。报馆经理部将稿费寄给他，他来信表示很感激的样子，好像他头一次收到稿费，很激动。他来信问编辑人的真实姓名，我回信不曾告诉他，说没有必要。最末一次我退还他稿子，写信给他，信封不封口，拿到经理部寄出去。不久这封信退了回来，邮政局在信封上写道：“该处情况不明。”我就晓得那个地方已经解放了。就此断了联系。那个作者我非常牵记他，从他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诚实、有头脑的人，不是一般的庸庸碌碌的泛泛的人。我的《两个难忘的投稿者》在《文学报》登出来后，他始终没有消息。

李乔是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学工作者。他在我当初编《自由谈》时就投稿，那时他写的文章的总的篇名是《徐州突围记》，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发生，徐州被包围，中央军突围。他的文章记述这件事，写得挺好，一篇一个段落，很适合于在报纸副刊发表。我在《我编（申报·自由谈）》中提到了这件事。《申报》社总编辑部四个人，其中吴特公专门负责《自

由谈》。吴特公说：那个作者（指李乔）恐怕靠不住，不见得是真的徐州突围者，这篇“突围记”可能是上海亭子间的无聊文人捏造的（因为此类事情确实发生过）。我却不管吴特公的话，依然发表李乔的作品。童军和李乔这两个人我心里一直难忘。李乔看见了我那篇在《文学报》的文章后写信同我联系。他现在是云南省文联主席，送给我两本书。童军则至今没有消息，也许早在解放前夕死于兵荒马乱之中。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是鲁迅的信徒，也可能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我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时，每星期出三期，每期我总是写有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入《小说综论》、《文人综论》、《作文综论》三本集子，另外一本《文艺综论》是谈文艺的。当时还有一本《国文综论》，谈对大学国文系的看法和主张，也有十几万字，借给别人看，遗失了。

我在报馆里空下来就着围棋，经常和我一起下围棋的有邹中洪、高一飞。邹中洪是报馆里挂名的人事科长，但他根本不管事。高一飞是冯有真的文书，有一次，他拿国民党的表格叫我填，还对我说：“《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宣部直系系统，凡工作人员一定要加入国民党，请你填张表格。”他走后，我把表格往字纸篓内一丢。过了几天，他又拿表格来，我对他说：“我若要加入国民党，老早做国府委员了，何必到《中央日报》来讨饭、拿起码薪水呢？我是不会加入国民党的，我不填表格。”因此上海《中央日报》社的非国民党员恐怕只有我一个人。这都是事实。上海解放前夕，冯有真乘飞机往香港联系《中央日报》南迁之事，不料飞机失事，被摔身亡。蒋锡金在一篇文章中称我是“国民党”，事实并非如此。我写了一篇回忆录《从（新闻日报）到上海（中央日报）》，两万字，寄给蒋锡金，后来我几次写信给他把稿子要回来，他至今不还给我。我写文章都不留底稿，这是我的老脾气、老习惯，这篇文章也没有底稿。

我自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进上海《中央日报》，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结束我在该报的工作。

我编《文综》时，立定志向决不骂共产党一个字，也决不捧国民党一句话，只谈文艺、谈写作、谈文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师院，找我编《文综》时的罪状，找不出来。对于共产党，我一向有些朴素的认识，这是阶级烙印的缘故。我是贫农家庭出身，我无“产”可“共”，愁点啥？临近解放时，我对子女、对朋友说：“我对共产党无

所畏惧，因为我一无党派，二无资产，三无名誉地位，只是一个起码文人，急点啥呢？”

谈谈解放时的情况。1949年5月24日夜，我在上海愚园路668弄（现镇宁路37支弄东安村）听到枪炮声不绝于耳。解放上海是从西面来的，这天夜里，我听到解放军在愚园路走过，我和老婆讲：我们解放了。次日天明，我出去，想去看看《中央日报》如何了。我走到愚园路，听人说：昨天许多国民党军队像蚂蚁乱窜，群龙无首，无所归宿。还听说，有些国民党军队的长官都逃走了，士兵无处吃饭，急得要命，他们要求共产党军队给饭吃，共产党军队就安排他们吃饭。这天，电车、公共汽车暂停行驶，我沿着愚园路向东走，亲眼看见解放军睡在路旁水门汀上，这说明解放军纪律严明，不随便住到人家屋里去。我一直走到三马路、山西南路昼锦里口，看见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原来，北面老垃圾桥以北的国民党军队还在放炮，这个昼锦里被打死了一个人。我走到河南路，进原上海《中央日报》的报馆，只见报馆里全都换了陌生的人，解放军接管了。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同他们说：我是此地原来的工作人员。我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了一些私人信札、一本记载别人通讯地址的簿子诸如此类个人的东西，至于信笺信封一概不拿。我还同秘书室一位解放军派来的工作人员谈谈，他蛮和气的样子。于是我拿了几件自己的东西回到愚园路家里。至此，我在上海《中央日报》的工作也就完结了。

解放那年我是53岁。

解放以后，一时无事可干，原来的岗位已取消，新的岗位也没有。但也不是完全空着。因为我总要靠笔墨吃饭呀。我办集英中小学，自任中学校长，我的老婆方培茵当小学校长。事实上是她冲锋陷阵，我坐镇后台。我一面当校长，一面搞翻译。

1950年春季，有个朋友黄式金和我说，无锡文教学院在办一个研究班，吸收失业中学教师、闲空知识分子、待业青年，在那里学习六个月，再分配工作。我向无锡的研究班去投考，结果为备取，因为解放初对立场、观点、方法根本不懂。我在无锡文教学院学习半年后，分配工作。我的意见能回上海最好，但联系之下，别的大学都不要，我留在无锡文教学院教书。我1950年下半年结业，在那里教了一年。

1951年，福建师范学院叫人来邀请我，我就到福建去。起初是一个教授，过了几个月，福建师院院长胡允恭（现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已退

休)任命我为中文系主任。胡允恭很识货,他见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而且有一定的专长,所以叫我担任中文系主任。中文系在福州南门乌着山。一年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搞当权派,胡允恭被搞得很厉害,我也受到影响。后来运动收缩,第一个归队的是我。1952年秋天,胡允恭被调定。福建师院改名为福州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并入。本来上面叫胡允恭当福州大学的总务处长,他不愿做,就调到南京去,福州大学的校长是陆维特,我继续当中文系主任。又做了一年,我心里不大开心,因为福建天气于我不相宜,所以一直生病。1953年春,我因病请假回转上海,就此不去了。福州大学觉得我这个人很需要,校长一定不肯放我跑脱,因而通过上海高教局局长李志民动员我回福州大学去,李志民甚至说:你可以提出条件来,样样都可以随你的意。我无论如何不去,一方面固然因我留恋上海,一方面在福建水土不服。我执意不再去福州。

那时还比较自由,有办法,1953年通过高教局,我调到扬州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即今扬州师院)。过了一年,我要求回上海,向高教局提出要求,而且扬州的学校领导也同意,帮我的忙。1954年我回到上海。但我心里不高兴,因为我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已经联系好,可以进复旦教书。也同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副主任徐中玉联系好,可以进华东师大教书。但高教局一定要我去新成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当教师。于是,我1954年回上海后,就进了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当时的校址在虹口东体育会路。第二年,上海师专改为上海师院,新校舍在漕河泾黄家花园对面造成,规模相当宏大。我在上海师院一直工作到1964年,差不多十年。当中还有曲折:分开两院,后又合并。

1958年1月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心里一直受屈辱,我写过一篇十万字光景的报告文学《屈辱廿一年》,详细记述经过情况。我还写了报告文学《青山碧血》,写的是我的同学好友钱正表烈士的生平事迹。写的完全是事实。钱正表家住江阴西门外青山地方,大革命之后一直干革命工作、搞暴动,后被叛徒出卖,由国民党公安局抓去枪毙。全稿七万多字。曾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孙上正同志拿去,他说政协可以出版。

我于1964年退休。本来,我还想在上海做些文学研究工作,因为我对文字工作有兴趣,我自信也能做些工作。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我想我的事情用不着了,因为是所谓“四旧”,是在故纸堆里找生活。1967年我回江阴,住在东门旧居,我的老婆仍住在上海。1968年冬

天，我的老婆打电报给我，说是“文化大革命”非常激烈，要我非参加不可。于是我即回上海，到上海师院报到，斗争、打击、殴打应有尽有，都尝过味道，甚至连夜里睡觉也不太平，常常有红卫兵来敲门，甚至于要打我。还有，当时有人要关我起来，但我没有政历问题，过去的经历我都交代了，没有隐瞒，他们不能关，可是零碎苦头吃了不少，如在大热天的烈日下叫我劳动、垒地。到1970年，公安局有个姓王的人来到我所住的天钥新村的里弄宣布，说是我解放了，可以完全归队了，他也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

不久我就回到江阴，仍住在东门旧居，旧居位于半村半郭之地，所以我曾自称“半村主人”，现我改称“半村老人”。直到1980年造马路，动员我拆迁，于是，就住到这寿山新村来。

（1986年5月21日至24日，胡山源先生在江阴寿山新村居所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费万龙、许豪炯、袁绍发谈了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本文选自沈俊鸿编的《江阴名人自述》一书）

我在江阴励实学堂

入 学

1911年（清宣统三年），我十五岁。夏历正月半过后，我进入励实学堂，它就是现在的江阴第一中学。

我出生在江阴东乡仓廪桥河西前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家中贫困，我在九岁才进小学读书。那时我祖母打算让我识些字，这样可以弃农经商。在我十三岁时，家里来了人，要介绍我到一家药材店去当学徒，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我的启蒙师秀才、族中的伯父静山先生对我说：“不要做学生意，明年我送你去上学。”我向家里一说，全家都很高兴。遂决定不去当学徒，听候静山先生的消息。

直到第二年的冬季，另一个族中的伯父致尧先生说要送我到城里去读书。他的意思是，要我到耶稣堂（指福音医院）去学医，之前先到励实学堂这个教会学堂去读书。这是因为这个学堂的学膳费比其他学堂要便宜，每年学膳费一共二十元。致尧先生告诉我： he 可以从“文社”的积款中借给我八十元，作为四年之用。“文社”是科举时代一些读书人的组织，他们捐出钱来，买了几亩田，将其收入资助一些无力赴考的穷读书人。

那天，我到了城东河南街南面称为“窑上”的地方，进了一宅洋房的大门。抬头一看，便见洋房顶上嵌着“励实学堂”几个大大的白底黑字，它下面是一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洋字，看来是学堂的外国名字。

穿过两旁栽有花木的甬道，通过阳台的底层，进入了一个大课堂，里面有一个讲台，不到一百张的课桌。课桌都是单人座，架子是铁铸的。

一会儿，一位老先生在讲台黑板上，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求放心论”，叫入学的新生作文。新生不到十个人，有的比我大三、四岁。我不了解这题目的真实意义，只胡乱地用“之乎者也”写了一篇二百字左右的文章。后来知道，这位老先生叫陈鲁云，是秀才。作文考试后，一位

叫周永康的年轻先生分别叫新生一个一个地到大课堂对面一个小课堂去。叫到了我，他问我数学学到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学到“加减乘除”。他翻着《笔算数学》上卷，对我说：“你的数学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二年级，你就读这个班吧。”

考完后，有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同学（后来知道叫胡林祁），走过来问我读几年级。我告诉了他。他很为我惋惜，说那一个较大的新生，作文不及你，却读中学三年级，因为他已学到代数。我不觉落了泪，因为高等小学还要读三年，加上中学的四年，共须读七年才能中学毕业，我哪里等得及呢！

中午十二点，我随大家到膳厅去吃饭。膳厅在洋房的后面，是几间旧式的平屋改建的，东面两间较低，西面一间较高。膳厅后面是一个与之平行的、狭长的天井，靠北墙种着一些花木。膳厅八人一桌，两荤两素一汤，远远胜过我家，我家平日只有一只素菜，油水也不足。因此我很满意，从来没有闹过饭堂。

由于还没有上课，我就在校内各处走走。由膳厅向西，还是一片平屋，堆着杂物，走出这间屋，便是操场。我那时觉得它很大。在屋后和较远的东北角上一排三间平屋之间，有一棵枝叶繁茂，约三、五丈高的大樟树。树下有秋千、浪木和铁杠。

傍晚，我把铺盖搬进了二楼东南方的一个大房间。二楼一层有三个大房间，其他两个分别在西部，一南一北。二楼东南部，除大房间之外，就是教员宿舍，一人一间，东部的北面，也是这样。我要住的大房间，有一个室长，也是同学，他叫陈应书，二十多岁，右臂齐肩锯去。他对我说：“你就和酆关松同榻吧。”原来每个学生都是与人同榻的。酆关松比我大二、三岁，后塍人，笑嘻嘻地很和善。我将铺盖打开来铺在床上。铺盖是致尧伯父送给我的，两条半被头和一顶小帐子。他很体贴我，知道我家是分不出一副铺盖的。床是木板搭成的，我在家也是睡的木板床。

来到励实学堂之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家，这时独自住在外面，一切当然不习惯，但过了几天，也就习惯了，只希望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能习惯。我还记得，我从家里走出来上路的时候，她倚在大门上大哭着。

上课不久，我就得了“骄傲”之名。原来有一个刚从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回来当教师的汤先生，教我们历史和起码的科学知识。他把商朝的傅说（音悦）读成了“传说”。我即予以纠正，他却说这人本来没有姓名，传说久了，后世就叫他“传说”，后来才读成“傅说”。他教书时常有错误，我时常予以纠正，他就说我“骄傲”。至于他解说摇橹能使船前进的道理，我也不以为然。他放了一片纸，在桌上左右移来移去，移了一会，又用手指推着纸片前进，他告诉我们，橹左右摇着，船就前进了。谁不知道摇橹会使船前进，但为什么会前进，仍使人不解。那时我只能怀着疑团听他讲，不能纠正他，因为我那时也不懂其所以然。

我在仓廩桥读小学时，已读过《论语》、《孟子》、《幼学琼林》、部分《诗经》、《左传》、《古文观止》。所谓读过，就是背读过。旧小说也看过不少。文言文写作已能成篇。一次陈鲁云先生在夏历二月初八日以后，出了“游十方庵场记”这一题目。他在我所写的“其始成之者，吾未之考也”一句后加了眉批：“包扫一切，妙极！”又一次，国文教员李厚斋先生叫我念一篇《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中的文章时，我念得很快，他就问我：“你读过这篇文章吗？”我说没有。其实这种教科书上的文章，远较古文为粗浅，要我念，当然不会有疙瘩。

陈鲁云先生教了我们一年，不知为什么就离开了学校，由李厚斋先生来继任。有一天，陈先生到校来，看见我，就拉牢了我的手笑嘻嘻地对我说：“胡山源，我最喜欢你这个学生。”那时我的求知欲很旺盛，一心想学做诗，但不知李先生会不会做，而且觉得李先生不大容易亲近，于是就想起了陈先生。陈先生在离开励实学堂前是住在校中的，他曾经给我看他所做的诗。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到了他的家，对他说：“我想学韵语。”我不敢说学做诗，因为我觉得，我如说学做诗，就不免有“非分之想”的嫌疑。他却一口说：“你想学做诗吗？”我说是的，他说，可以先读《唐诗三百首》。我早就借到这本书，下次便带了去见他。他打开来，拣了几首七绝，对我仔细地讲解起来。一会儿，我对他说：“我能看懂，并已熟读过不少篇，现在我需要的是格律以及一些形式方面的知识。”他就谈了诗中平仄和押韵等内容。后我又找到了一本《诗韵合璧》来读，

不久，我就掌握了平仄的区别以及“一东”、“二冬”中常用字的韵类。我学着写了几首诗，有些是他出的题目，有些是我自由命题。他认为我一开始就写得像，并为我修改。现在我已记不得我写了哪些诗，只记得有两句：“叫破杏花春寂寂，唤回黎梦夜沉沉”，题目是“风筝”；“大地无风偏起浪，中庭有月惯冲烟”，题目是“秋千”。不过陈先生的脑筋毕竟是陈旧的，他教我的那一年正是辛亥年，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后，他就以亡国孤臣自命，小辫子一直盘在头顶上，不肯剪去。我的作文本来每次总是99、100分，至少也是98分，江阴光复后，有关时事的作文，他就只给我90分或92分了。我还记得他的一首七绝：“黄鹤楼头看弈棋，孙曹参战古称奇。可怜武汉同胞血，忽染黎家都督旗。”

李厚斋先生教了我两年国文，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的儿子李维达，和我同班，找到他家去玩过，在他家发现了难得看见的《野叟曝言》和《海园春秋》两部长篇小说，就看了一个痛快。

中学二年级时，张玉诒先生教我们国文。我们作文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上午八至十点。他出三个题目，任作一题：一是议论题，一是叙述题，一是杂感题。我当时对作文的兴趣非常浓，从来不起草稿，一下子三个题目都作了。张先生的批语中，有这样的话：“风檐寸晷中，三题俱作，足见捷才。”还有别的一些批语，极尽了表扬之能事。

真正使我念念不忘的，是中学四年级时的许颂慈先生，他虽然也和其他国文教员一样，每次上课，照书本讲解，作文仔细批改，但他的学问渊博，文章经验丰富，使我得益不少。他告诉我：四六文的句调是平接平，仄接仄；就是上一联末句末字是平声或仄声，下一联第一句的末字也就应该平声或仄声。我看看不少四六文，果然都是如此，读起来便觉得句调抑扬顿挫，婉转动听。但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在任何书上记载过这话。这大概是师徒传授的“心得”吧。有些四六文，一眼看去，妃青俚白，对仗王稳，但读起来便觉得别扭，起不到敲金戛玉的作用，原因便是作者不懂得“平接平、仄接仄”的道理。他送了我一部他用朱笔圈点过的木版《唐人说荟》，在当时，我简直像获得奇珍异宝，因为它在我里面找到了许多古典的出处，从此我又开了眼界，钻入了另一个故纸堆：类书以及各种笔记。有一次，他出一个作文题目：“福音医院女病房落成典礼。”我写了一段序文和七首七绝。他大为惊奇，因为他是诗人出名的，在上海新出的杂志上，时常有他的诗发表。他以得

我这个能诗的学生而大为满意。他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门生很多，其中有些都是当时的绅士。他的门生为他出版了一本诗集《评月轩诗稿》，是四号字排印毛边纸线装本。他送了我一部，可惜几经战乱，早已丢失。其中各体诗都有，最好的几首，我都能背得出，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只有几个警句还没有完全忘却：“当年好作林家妇，也买胭脂点绛唇。”题《红梅花》。……吴研因先生的《风吹集》里，有题《评月轩诗稿》的诗，我虽在给他的信中，问及此《诗稿》是否还保存，他没有答复我，不久他就去世了。我至今还系念着这部《诗稿》。

还有几位教师也给我留下了印象。潘孟英先生，三四十岁，绍兴人，教一些科学知识。有什么功课缺教师，他就顶上去，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杂差老师。我和他很接近，因为他订有《小说月报》，每次一寄来，我都先睹为快。马民焕先生也是绍兴人，本来是在福音医院学医的，教我们生理卫生课。体操教员陈心谷先生，年纪最轻，当时不过二十岁出头，是陈鲁云先生的儿子，我们叫他“小陈先生”。他当过兵，因此懂得体操，教练很严格，一定要大家操出精神来，他才喊“解散”。

美国教士到中国来，办学校和办医院一样，完全是为了传教。我曾听说他们这样认为：如果学生的知识程度高了，就一定会远走高飞，到大都市去赚大钱，将“道理”丢弃。所以这些教士不主张学生读英文。一般人总想，“励实”是教会学校，英文当然会注重，谁知不然。在我到校后的两年中，全校还没有设英文这一门课。就是后来开了这门课，也是敷衍了事。“励实”如此，杭州之江大学也如此，不读英文照样也可以毕业。原来这两校都是美国南长老会办的，比监理会、浸理会等要守旧得多。

我高小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了英文这一门课，教我们的是女教士邵师母。到了中学，由校长沈文蔚自教。这课只是敷衍了事，一点也不讲究教授法，不问学生懂不懂。尤其是文法，他虽然很会说中国话，懂得国语与英文结构的不同，但从来不加解释，所以我中学毕业时，对基本文法还没有掌握，和我同班的人，有两个转入了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和晏成中学，都因英文程度不够，只插进三年级。换言之，就英文而论，“励实”落后于其他学校两个年级。

同 学

全校大约有学生六、七十人，从初等小学四年级到中学四年级，共九班。有的班人很少，例如中学三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我所在的班，到我毕业时，也只有六人，这已经不算少了。看来学校当局对于学生多少，程度如何，完全不注意。不过人数少对学生来说，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亲密无间，有时免不了吵闹，但也无妨于和睦相处。

我进校不久，便和倪英元（后改名倪饮源）很要好。他是浙江新市人，因教会的关系来此读书，已有一年。他和我同年，人很聪明，和我谈得来，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不少学校的事情。他比我高一班，作文也很好，教师在他的文卷上，有“将来能成作者”的批语。英元第二年就到杭州之江大学，插入了附中四年级。1918年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也进入了之江，又和他同学一年。他大学毕业后，没有做事，靠着江阴福音医院的资助，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是全国最高等的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卫生部门工作。

我到校不久，加入了每星期六晚上开会学习辩论的竞智会，第一次与我辩论的是赵廷璧。他也是绍兴人，比我小一岁，与我同班。他“见多识广”，对任何事情都能侃侃而谈，有点“老气横秋”。我与他辩论的题目是：“袁世凯应否出山？”我已忘记我主张应呢还是否。我是乡下小儿，从来没有听说过“袁世凯”这个名字，更不要说他的“出山”问题了。何况我初次登台，一看到台下许多眼睛，在保险灯下都盯牢了我，我的头脑就“嗡”地一声，连准备好的一些可怜巴巴的话头，也都飞到爪哇国去了。至于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现已完全不记得。评判的结果，当然我输了，赵廷璧说的许多话，我懂也不懂，和他从何辩论起呢！

过了一段时间，又派上了我和他辩论。这次的题目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谁的功劳大？”对于历史，我还有一些基础，而且已有过一次登台的经验。这一次登台，就没有发慌，因此我理直气壮地尽量发挥，最后得到了胜利。赵廷璧于一年之后，离开励实学堂，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后到新加坡去了。

有一位传道先生介绍来了一个学生，叫潘振标。潘来校后，知道“潘”是他晚爷的姓，就恢复了他自己的姓“钱”，而将名字改为“正

表”。他比我大，直到他牺牲后，在他的墓碑上，才知道他比我大四岁。来校之前，他常在北门外大街上卖油条、麻糕、大饼，没有识几个字，所以只插入“励实”的初等小学四年级。不过他很聪明，不久便赶完了初小的课程。有一次，他在石板上造句，造得很好，老陈先生（即陈鲁云）在总课堂里称赞了他几句，他一时得意起来，说了几句大话，老陈先生听见了，便大声说：“潘振标，你骄傲了！”这话成了我们的口头禅，谁骄傲，我们便学着老陈先生的口吻，无恶意地斥责：“你骄傲了！”潘振标和我很要好，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力大无穷”，这一点正合了我对江湖奇侠一流人物的兴趣。他只读了一年多，就因“吃麦粥”之事，离开了“励实”。

那是1912年春季之事，报上说，安徽某县水灾，国内各界，纷纷给以救济。“励实”也不落后，决定全校吃麦粥几天，将省下来的钱，捐给受灾地区。这原是好事，得到全体师生的拥护。叫是账目不公开，究竟省下来多少，捐出去多少，学生们一点不知道。有些年龄较大的学生，潘振标也在内，赶去与校长算账，校长沈文蔚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斥责学生不听话，这激起了学生们愤怒地罢起课来。罢了几天课，没有结果，有不少学生便离开学校，其中有潘振标。此后，大约过了一、二年，他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的速成班，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大约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江阴农民起义，轰轰烈烈地干了几场，由于叛徒的出卖，1928年在常州被捕，牺牲在江阴君山南麓（现陶瓷厂的地点）。

我在这罢课风潮中，不知道怎样应付，便赶回仓廪桥，向致尧伯父报告并请示。他严厉地对我说：“你读书不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还不‘巴结’些，要闹什么风潮！快快回去，等候上课！”我立刻回了校，接着，反抗最激烈的几个学生都离开了，多数学生，连我在内，都经过“认错”留下了。认错的手续是在中午做礼拜时，当众承认是“上了魔鬼的当”，所以犯了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我也和别人一样，照着说了一遍。

在这次风潮中和潘振标等同时离校的，还有我的好友之一黄式金。他是峭岐乡下人，比我大五岁，那时是中学三年级。他的读书分数是全校第一名；为人端方、诚恳，全校师生都敬佩他。他离“励实”后，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直到他七十七岁去世时为止。

在“励实”的同学中，我以为钱应芳是我真正知己！他比我大三岁，比我迟一年到“励实”，但高我一班。他完全是一个文艺性的人，杂书看了不少，作文的成绩也高于一般同学。他的祖父开了一爿茶馆，“一龙”的牌子到现在还在。他的住家就在“一龙”的后面。我时常到他家去，吃他家的饭不必说，尤其是他的旧小说，几乎应有尽有，新出版的《小说月报》等，也样样有，因为他是“小开”，有钱。他对我很亲近，说我是他的“氧气”。我在乡间，看过《红楼梦》的一部分，觉得它与《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彭公案》等有杀伐征战一类动人情节的小说大不相同，但没有看完全。后向应芳借了这书来重看，才看出味道来，一连看了几遍。但是应芳也有使我不满意的地方：他要与我结拜兄弟，我不同意；他喜欢勾肩搭背，表示亲昵，我反对。当我中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毕业，留在学校附小当教师。他曾借给我二十元钱，使我完成了中学的读书学业。不久，他就肺病严重，住上了君山顶上的真武庙，以为疗养。我回“励实”附小当教员时，每星期六晚上，我一定去看他一次，风雨无阻。1918年暑假中，我得知了他逝世的消息。“励实”同学中还有一个叫陆高谊，绍兴人，比我小。他中学毕业后入之江大学，毕业后任盐城淮美中学校长。此后我介绍他到河南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而他则介绍我到该校任新文学教授。1929年，我介绍他入之江大学任教务处长。1931年，我由杭州到上海入世界书局之后，又介绍他到世界书局任秘书。不久，世界书局濒临破产，他出来收拾残局，“大展宏图”，终于使世界书局转危为安，于是为股东推荐为总经理。解放前夕，遭国民党迫害，避往香港。他是一个能干的办事人，为人公正廉明，不论在哪个单位，都得到信任，觉得少不了他。与陈云麟同从江阴南乡湖塘里来的王省三，是个科学家，校长沈文蔚还称他为语言学家，因为他的英语很好，他曾有过留美进修的机会，因沈文蔚不支持他，就没有去成。后他任过，“励实”改组后的澄江中学校长。其他“励实”的同学，印象深的还有刘才宝、李钧堂、钱用仪以及韩坤宝、侯慧卿、张云存、曹品贤等，其余的我就记不得了。

校 长

我进“励实”时的校长是美国教士李德理，年纪四十多岁，住在校

外的独宅洋房里，每天到校来看看，处理一些事情。同时沈文蔚也每天来，他年纪不过三十左右，红红的面孔，好像是印第安人的后裔。沈文蔚到中国还不久，正在请陆子敬（秀才）专门教他中国语文。据说，他是准备来专门办教育的，他到校必定站在总课堂的讲台上，向全体学生一鞠躬。他对人说过：林肯也是极平常的人，安知这些“励实”学生中，不会有一个“林肯”呢？一年之后，李德理不到校，校务则由他主持。

1913年，就是我高等小学四年级毕业的一年，学期结束，寒假开始时，夜晚在福音医院的礼拜堂里，学校开了一个会。会上，沈文蔚宣布：一，励实中学是附属杭州之江大学的，之江大学给予附属的六处中学每年一个奖学额，完全免去大学的学膳费；二，每中学四年级毕业时，凡是成绩第一的人，可以得此奖学金，本校不例外；三，本校高等小学毕业时，成绩第一名的，升入中学时，也可以得到免交学膳费的奖学金；四，本届高等小学毕业生胡山源，便是这个奖学金的获得者。……他的这一宣布，我喜悦到如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接着他又宣布，今年全年成绩最好的奖金，大洋四元，也由胡山源获得。当场我走到讲台边，接受了用红纸包起来的四元钱。这种奖金，可以说是“励实”特有的。全校分数最高的第一名，每月还有奖金小洋四角。一般教科书，我都不买，都向上一班借。因为除了数学都很粗浅，我可以一目了然。这每年四元，每月四角的奖金，我已得了两年，真给我便利不少！

会开完了，我和大家陆续走出来，在门口，忽然遇到了李德理。他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恭喜你得奖！”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指中学的免费奖，不是每年的例奖，因为每年我得例奖时，他没有对我“恭喜”过。

放寒假回家，我与一家人和往年一样，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年。因为那时物价较低，米只有两、三元一担，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两、三元。

寒假后开学时，我与同学田仪向校长沈文蔚提出要求：我们要跳一班，读中二而不读中一。沈查了我们的成绩，没有话说，就同意了我们的跳班。的确，他不能拒绝我们，因为我们各课的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而且我们自觉得高一班的程度，并不比我们原来高。果然，我们读中二这一年，没有什么困难。

沈文蔚要求学生在上课时坐得端正，目光集中讲台，在他一再强调

下，我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他礼拜天下午领我们散步时，要求我们挺起胸膛，跨大步子，这个习惯我也养成了。

到了这个学年结束时，沈文蔚对我说：北门外大街，闸桥对面教堂里附设的小学，要我去教一年书，然后再回校读书。他知道在美国这种做一会儿事读一会儿书，是很平常的，而我能够先赚钱养我的亲长，故也很愿意。因此就答应了。他对我说：薪水每月八元，可以住在校中。

开学后，我到了那个小学，同事是沈越儒先生，工友一人，叫汝根，烧饭和做杂务。同住的是传道士曹培耕先生夫妇。沈先生家在城内，每天下课后就回去。每星期日要做礼拜，我也要领礼拜，“讲道”，这实在是莫名其妙，不过照搬教条而已。每星期三，东门礼拜堂有夜礼拜，我必然赶去参加，因为可以和一些同学叙叙。每次拿到了薪水，我必然将伙食费两元之外的六元，立刻送给我的母亲。

将近到暑假时，政府颁布了法令：将学校的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原来的班级，读三学期，秋后跳去一班。“励实”也公布了这一消息。我考虑之下，决定本年暑假后，回校读书，虽然中学二年级缺了第三学期功课，但我愿意和同班同学一起大考。我将这个意见向沈文蔚提了出来，他不同意，说规定一年就应该教一年。我说，中途发生变化，我也不能不变化，否则，我在教满一年后复校，将读中学三年级，那我读完中学三、四年级，要两年才能中学毕业，这对我是太吃亏了。如果我下学期就复校，那还可以随同我的原班级，读一年就可以毕业。他坚持不可，我不管他，在大考时，我回校和同班同学一同考。英文是他教的，我考了九十分，除田仪外，还在一般同学之上。其他各课，也和我在校一样，大都在九十五分以上。只有周永康教的数学，只考了八十分，但也是良好成绩。我的总分数，在全班仍是第一名。

学期结束，暑假开始时，沈文蔚对我宣布，将我的奖学金革去，读中学四年级的学膳费，必须照付，理由是他临时定出规定，得奖学金者，除全班第一名之外，还必须每课都是九十分以上。我的数学为八十分，不合格；同时他也说明我的薪水只能付出四个月，理由是暑假后我没教课，不能将暑假包括在内。

这对我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要我拿出二十元学膳费，哪里办得到呢！我对应芳说：我只好休学了，并且写信给在家的吉申，请他为我谋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吉申的哥哥不久就来了回话，说吉申已到上海去经商，

小学教员的位置没有。大家劝我还是去和沈文蔚商量，由学校借给我二十元，等毕业后做了事还出。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因为有不少人是免费读书的，还有些人是由某个教士“帮助”的。放暑假了，我在回乡前夕万分委屈地去见了。因为我知道他早就不满意我了，不教小学并不是开端，自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来，有许多次，由于他无视中国，我代表全体同学去同他办了不少交涉。他曾对我说：“山源，魔鬼钻入你的灵魂，你还不知道呢！”他对于我所代表的意见，没有让过步。还有一次，在寒假中，他见我在做礼拜时不安静，记了我十分过，到开学后，算在第一个月的总分内。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完成我的中学教育，只好去和他商量，去恳求他。他没有对我说什么话，在我说了来意以后默无言地打开日记本，写了点什么，就示意我离开。我只好在不安中离开，度过了一个不安的暑假。

开学时，我硬了头皮到校，和其他同学一道到沈文蔚住宅的书房里，领取“入学证”。我以为他暑假前并没有答复我说“不行”，该是默许了吧！我立在他的背后，看一个一个同学都领了“入学证”，有些同学干脆是免费的，有些是交费的，有些是由教士资助而自己不出钱的。我耐着性子看着、等着，心里一直惶惶不安，这种滋味真难受，等到只有我一人时，他回过头来，对我吁了一口气，表示他办公倦了，然后才慢吞吞地问我：“怎么样？”我知道他在装聋作哑，就说：“我来取入学证。”“钱呢？”他伸出了手。我只好说明：暑假前我已和你谈了，要向学校借费。并且告诉他：那一天，你当场在日记簿上记下的。他不说话，将日记簿合上，对我表示厌倦的神气，示意我离开。我气极了，就不再说什么，愤然走出他的书房。一到校，在应芳的房间里看见了他，他已于暑假前毕业，留校作附小的教师了。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我读不下去了！”眼泪就夺眶而出。他不问详情就已知道我没有领到入学证。他立刻说：“你读下去！你的二十元钱由我代付，我要他们每月从我的薪水中扣下两元！”他的薪水，每月也只有十二元。这样，我才读完了中学！

一年过去了，已到了我中学四年级毕业的日子。沈文蔚宣布：本届没有人可以免费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学，胡山源在班上虽然仍是第一名，但是数学不到九十分。这对我已不是什么打击，因为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祖母和母亲已年老，不能劳动，妹妹虽然在布厂织布，势不能养活三个人，姐姐出嫁，男家也是贫苦农民，自顾不暇。我已长大，中学毕业了，

对亲长的抚养，责无旁贷，怎能只顾自己，就这样进大学呢！但我也不想像其他毕业生那样，向沈文蔚去央求，由他推荐当小学教员，或作传道士，或进入神学院当学生。

过了一年，在我回校当附小教员时，他在暑假前的大会上宣布，四年级严柏林，第一名，可以免费入之江大学。我当即提醒他注意，严柏林虽然是班中第一名，但各课中有不到九十分的。他只好收回成命，取消严柏林的免费入学资格。我不是对严柏林有意见，严也没有怪我。

后由同学李谷卿通过上海的朋友，为我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暑假结束时，我就到了上海“养性女塾”，以为从此就离开了这个由沈文蔚统治的励实学堂了！

重 来

不料上海的养性女塾，是一爿“学店”，创办人和校长夫妇二人，唯利是图，剥削搜括，无所不用其极。我的薪水是每月七元。我这个初入社会的乡下小子，实在看不惯，不到一个月，我就愤然对他们说：“我不干了！”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校长给了我五元钱。我到了钧堂那儿，尝尽了失业的滋味。后来由钧堂的一个同事戈慰生先生，介绍我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去当抄写员。那时基督教的一位科学家谢洪赉去世不久，书报部主任胡貽谷要编《谢洪赉全集》，就雇我从各种书刊上去抄录谢的文章。薪水是每月五元，而且不算书报部的职员，只是个人雇用的抄录员，薪水也由他付出。大约两个月后，应抄的都已抄完，我又失业了。

1917年春季开学时，我由我称之为“长者”的老小姐张守真女士介绍，到浙江嘉兴濮院耶稣堂附设的小学去当教员，在那里一学期，暑假回江阴，见到了李德理。那时因沈文蔚例假回国，他代理校长。他要我下学期不去濮院，就在“励实”附小工作，而且薪水比濮院多一元，为十三元。我同意了。附小就设在膳厅东北的大榉树下，我则住在中间原来作储藏室的一间屋子里。我很满意这一住处，开门出去便是操场，往往在夜间，尤其是月夜，我常到场上去散步、奔跑，活动活动。

这时学校里的英文，由学校请了两位英文教员来教，一位是东吴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位是美国来的老小姐李薇绮。李小姐不是教士，只

是教员，因此不会说中国话。她只教中学四年级的英文。我知道了，就去上这一班的英文课。当时中学四年级英文，比我毕业时至少提高了一年，我还好接上去。尤其使我满意的，是我可以尽量学习会话。李小姐的课堂，有许多时间不在校内而在沈文蔚同住的宅子里，这时沈文蔚不在，她把他的书房作课堂，四年级学生，连我在内只有七个人，书房容得下。课排在每天下午的最后时间，课上完，其他六个人都回校了，我却主动地留下来，陪着李小姐闲谈。她因为初来中国，对中国什么都不懂，除了几个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朋友，也需要我介绍中国情况并与她作伴。我呢，也正好藉此机会，学习英文会话。后来我有能力和美国人畅所欲言地交谈，就是得力于此。四年级做英文作文时，我也去，但深深感到词汇不足，常常向严柏林请教，他在上海读过的英文，远较此地深。这时学校里首席中国教员是相当于副校长或教导长的周永康，他有许多使我们本地教员看不惯的地方，也常与我们为敌。显然，他在李德理面前说过我的坏话，因此李有时就到小学校来侦视。好在每次李来时，我都在认认真真地教着课，没有让他抓住把柄。一年来，同事更换不少，他们都与我相处得很好，尤其在初夏吃晚饭的时候，将桌子搬到膳厅北面的狭长庭院里，对着沿墙花坛上的鲜花，说说谈谈，很是惬意。这时我已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认为既当一名教员，就应该安心工作下去，学习英文，钻研中国古典文学。

在暑假来临时，李德理忽然对我说：“下学期我想送你进之江大学去读书。”我说：“我哪有这个力量。”他说：“不要你出钱。我已和之江大学联系好，奖学金三十元，自助生三十元，借费三十元，全年九十元，你可以不花一文钱。”我说：“我还是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我的亲长已年老，不能多劳动，妹妹织布，也不能养活全家。”他说：“全家三个人，需要多少生活费呢？”我说：“大约需要八、九元。”他立即爽快地说：“我就每月津贴你九元，怎么样？”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有答应下来。他又告诉我暑假期间，他将到牯岭去避暑，然后到莫干山去开会，我可以和他同去，当然不用我花一分钱，而且沿途可以为我补习英文。这真太好了！我从小就羡慕徐霞客，现在有这个游历名山大川的机会，其喜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不免又怀疑，他对我这样好，究竟为了什么呢？他没有子女，是否和一般教士一样，要我称他为“父亲”，博得他的欢心？这办不到！我只称他“Mr.”（先生），以后他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就

称他“Dr.”（博士）。他终于说他帮助我，只是希望将来我帮助他，在将来大学毕业后，回来主持励实中学。

暑假开始，李德理和我乘上了航行在长江里的日本轮船“鄱阳丸”。同船有全国青年协会的领导人余日章与谢扶雅等，他们也是由九江上庐山，到莲谷去开会的。几天的相处，谢扶雅（日本留学生，比我大六、七岁）和我谈得很投机，并要介绍我到上海去工作。后到莫干山，下山时，李德理回江阴，而我则往杭州城外二龙头的之江大学。在大学两年，终因参加“五四”运动，遭到停学的处分。这样，我于1920年暑期后，又回到了先后两次住过的励实中学。

我回到江阴后，沈文蔚对我说，让我回来教书，不再到之江去。这时，“励实”正缺教员。我只好接受沈文蔚的建议，到之江去取行李。在之江，证实了我“停学”的处分，也没取到预科毕业文凭。就这样我离开了之江。在火车上我思绪万千，归结一点，从此我不要再想读书了！因为我没有自主权，江阴教士们是掌握生杀之权的，我反抗不了！

暑假后，“励实”开学了，我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与地理，薪水每月十五元，比小学教员有所增加。不久，我到嘉兴与一个叫徐云的孤女结了婚，后又到上海青年协会工作。1921年12月，我妻徐云因难产逝世，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五十多年来，我每年回江阴两、三次。1970年，我由上海回到江阴定居。

1980年5月25日在病中写毕

（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弥洒社的经过

1922年秋，我与钱江春、赵祖康同住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兴西里一宅两上两下的东洋式楼房里。我们都喜欢文艺，因此闲谈时，大都谈文艺。

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分别在自己的刊物《小说月报》和《创造》上，提倡自己的文学主张，《小说月报》主张血与泪的自然主义，《创造》则为浪漫主义。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文艺刊物，也都各有所主张。情形相当热闹，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都不免各是其是而非人之是，形成笔战，参加战斗的，大有其人，久而久之，也不免有意气用事，浪费笔墨的。我们三个人，对此很有意见。因此，我们几经讨论，便决定自己办刊物，专从事创作，虽不能说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却也以为有此必要，可以推动时代。

决定后，就讨论这刊物的名称。由我提出，并得到江春和祖康的同意，引用拉丁文Musai，英文Muse，译音为“弥洒”，以此为社与刊物的名称。这名称的中文意义为“文艺女神”，她们只作文艺活动，不及其他，似乎正合我们的主张。

我们都又决定，不要和一般的集会结社那样，要有章程和一定的职员。我们以为：只要谁同意我们的主张，愿意加入我们的，我们都欢迎，列他为社员。加入既自由，脱离也完全自由。在目前，就由我和江春两人，负责一切事宜，以后如何，看发展。

这时，陈德征也来加入了。他也是我与江春在杭州之江大学的同学，在上海《民国日报》工作。不过他对于我们专搞创作的主张，不大赞成，他说：这样搞，虽然可以省些麻烦，但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日久必将无声无息，始至停顿、消散。只是他表示仍听从我们，并非公然反对。

我们并不办同仁刊物，把持一个地盘，不许别人问鼎，却以为同道的人，越多越好，除了分头函邀朋友加入以外，又由我带着拟就的《弥洒临凡曲》，专程到杭州去走了一次，约到之江大学几个先后同学，作为社员。

“弥洒”两个繁体字，由沈联璧书写，有些别致。封面由江春夫人吴

佩璋恳请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师关良，画了一个少女跳舞图。佩璋那时在美专学习，关良是她的教师。印刷交与义利公司办理，该公司即为青年协会书报部《青年进步》的印刷者，送稿、校稿，都很便利。

1923年3月，《弥洒》月刊第一期出版，印一千册。

一连几期出版，读者的反应，颇不寂寞，足以鼓舞人心。例，如有一天，我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探望沈雁冰，他就对我说：赵康（即赵祖康）的《碧海》诗，极为可观。周作人在他出版的一个集子里，也讨论“弥洒”这两个字的译音。来信加入我们的阵营的，也不乏其人。就是在解放后，我遇见绍兴人、鲁迅舅家的同族鲁莽时，他也对我说，他在绍兴，就读过《弥洒》，早就知道我这个人。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出版后，有人对我说：既然鲁迅在导言中提到了你，还表扬了你，你就应该去拜望他，或者写信给他，与之往来。我说：他干他的评论，我搞我的创作，似乎没有与之往来的必要。我这话，不免有特立独行，崖岸自高的嫌疑。其实我生平最怕出去找人，借此藏我不会应付人之拙，并不是无视鲁迅。这样，我终于没有与鲁迅有什么往来。

现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摊在我的面前，看了他对弥洒和我个人的话，真叫我感想万千，不能自己。他的话，可以说是“来”；在他生前，我没有“往”，现在对他提出的意见，略谈几句，也许可以算作礼尚之的“往”吧！而且我实践《弥洒》月刊第二期“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的主张，我也从来没有对他的话，作过一些解答，现在略谈几句，表示我的真意，也许有其必要吧！

陈德征的《编辑余谈》，是他校样时在空白处加上去的，事后我叫他不必如此，他嘻笑地不予理会，我也只好由他。我想：这不过是随感补白，接近创作，不同于批评、讨论的大文章，不妨由它去。鲁迅称它为“檄文”，未免太重视它了。

“所感觉的范围相当狭窄”，这话很对，我完全接受。因为我们的生活，只在这“狭窄”的“范围”内，我们的写作，自然就跳不出这个范围了。但我以为“一滴水可以看太阳”，狭窄的范围，未尝不可反映全世界。至于说“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则未必然。我们决不会以我们的狭窄，来反对全世界的辽阔。

我们并没有自称我们的作品为“小说”，以我们为“速写的作者”，

倒比较合乎实际。《睡》就是要摆脱小说的要求，而随笔写出来的。当时还没有“散文”这个名称，我只当作散文写。鲁迅收入《小说二集》，却有些出于我的意外。

鲁迅列举了几个社员的名字。据我记得，初版《大系》的《导言》上，是没有这些名字的，并且这段文字，现在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也与初版的《导言》不同，看来他后来修改时，删去几句，用这些名字补上的。是否鲁迅自己做这个挖补工作，不得而知。至于初版文字及修改文字的不同，有什么用意，这里不打算去研究。

关于《碧桃花下》的批评，修改本似乎比初版本要口气缓和些，但也不免模糊些，我至今只觉得它是贬词，而不了解它的真意所在。初版本对我的评论，似乎要比修改本明确些，我至今还留有这个印象：捧得肉麻，骂得结棍。初版本我找不到，不能证明我这个印象正确与否。

任何文章，当然都“要露出目的”的，没有目的的文章是没有的。不过这“目的”，只能指写成文章后而言，若先有目的，然后找寻材料，写成文章，只有某种论文为然，若文艺文如此，那就成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了，我们是反对的。我们的“无目的、无艺术观”，应作如是观。

《阿美》的写作，我可以代作者说，决不是先有了目的然后写作的。写出后表达了一种目的，并没有违反我们“无目的”的主张，恰恰实践了“顺着灵感”的作风。

因此，我们并没有打出“为文学的文学”或“艺术至上”的旗号；当然也没有别的旗号。“无目的、无艺术观”虽也可以说是“非旗号的旗号”，但只是不能不提出以表示态度的旗号。我们的用意：弥洒社的作品，应该在内容方面，是无所不包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而惟一的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是足以感，人的、真正的文艺作品。因此，鲁迅称《弥洒》“为文学的文学”，或其他人称我们的“艺术至上者”，我也不想与之辩论，谁看了我们所发表的，自然明白。

《弥洒》月刊出了几期，我们便觉得困难不少，难于继续干下去。首先，江春改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祖康去青岛，负责社务，主要是月刊的编辑、刊印、发行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很有力不从心之感。此外，一些写稿的社员或朋友，也都忙着文学之外的功业，各奔前程，稿子发生问题，难于集成。次之，经费也大伤了脑筋。江春虽然出身于富有之家，但这时财权尚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中，不能由他运用。月刊的经费，

主要还靠集得的书价。但零零碎碎，收集为难，且为数微少，不足应付。尤其可恶者，古今书店钱西樵，给了我一张一百元的空头支票，义利印刷公司取款无着，不无烦言。积欠的印刷费及纸张费，始终未能偿还，使我抱愧至今。……这样，勉强出到第六期，就只好停止，我亦离开上海，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去教书。

此后，江春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还继续为弥洒努力，得到该所负责人的同意，为我们印行《弥洒社创作集》，每年以二十万字为度。这样，我们出版了《创作集》的第一、第二两集，其中绝大部分是我的作品。封面是吴佩璋画的弥洒女神图。

1927年春，江春患伤寒去世，弥洒活动才全部停止。

节自《新文学史料》M980年第2期

我与世界书局

1931年春，我在杭州之江大学教书，林汉达特为到杭州来邀我到上海去，加入他所主持的世界书局编辑所英文部当编辑。

我和林是之江大学的先后同学，本不相识。他来对我说，世界书局拟以英文《牛津袖珍辞典》为底本，出一本英汉辞典，要我去帮忙。我对上海生活素无好感，尤恋恋于杭州的好山好水，本不想去，但因编辑工作较合我意，就答应了。

入世界书局编辑所，前三年专门校订英汉辞典。辞典工作结束后，我因兴趣在中文，便改入中文部，专任审查一般来稿，又以兴趣在古典文学，便专编《全宋词集》。词集完成后，又编辑《曲话集成》。如是者，大约又有三年光景。

1937年8月13日上午11点光景，上海炮响，抗战开始，我和其他同人离开编辑所，什么东西都没有携带。接着搬家，也没有携带什么。其他损失不必说，不少稿件就此毁灭，敝帚自珍，时觉可惜。

从此，世界书局总管理处搬到福州路去，编辑所等陆续解散，我与世界书局的直属关系六七年之久，就此结束。抗战胜利前，我还在世界书局出了几本书，那只是普通投稿者和出版机关的关系。

我在世界书局一共出过几本书，现在我已记不大清楚。一则自己保存的书，经过几次搬家和别人的借阅，已不完全；二则时间较久，记忆力衰退，有些书根本记不起来；三则解放后经过学习，才知道自己从前所写所编所译的，大都没有价值，也就不愿加以访寻，听其淹没就算。

现在就记忆所及和别人提示的，略记如下：

一、《全宋词集》内计260家，凡宋人的词集，都收罗在内。全部校订并断句，由我一人为之，故费时三年左右。“八一三”前夕，刚打好清样，就待付印，在炮声中离开编辑所时确亦无暇注意此书。此后，我想它已和我的其他稿件一样，付之劫灰的了。解放后，世界书局从事清理，接到朱联保兄的通知，说此书的清样已在仓库中发现，但纸型已没有。我喜出望外，去把清样取回了。

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将它列为征求意见

的书籍（大意如此），我把它寄了去。该室负责同志来信，愿为它出版。可是一直到现在，因篇幅较多（约200万字），纸张关系，还没有实现。抗战前校读此书时，曾随时记下一得之见，拟将来整理成书，即名《宋词校读随记》。此稿未携出，后亦未发现。

与此稿同样消失的，还有《曲话集成》，已校订好，惟未付排；《如此清秋》，长篇小说，约30万字。

二、《明季忠义丛刊》共五册：《江阴义民别传》、《扬州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各地忠臣遗事》、《各地义民遗事》。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上海，本着中国人民的良心和天职，在我所能做的范围内，写了不少文字推动抗战。明季抗清的史料，便成了我一部分取材的来源。我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国家一切力量的根源，故重点放在人民的抗敌上，写成了各篇义民别传，后来乃汇编为单行本，并成为丛刊。原来计划中，还有一本《各地义民别传》，因抗战结束，世界书局改组，未及出版。

三、《打鬼》，一名《破迷丛话》，对旧社会的各种迷信，一一加以批驳。日军进入“租界”来检查世界书局时，做“鬼”心虚，以为此书亦是抗日之作，颇有严厉追究之意。后读内容，方才放开。

四、《词准》内分四个部分：《作词法》、《词谱》、《词选》、《词韵》。其中《作词法》系夏承焘先生所写，其他均系我书，集合编成此书。

五、《幽默笔记》、《幽默诗话》、《古今酒事》、《古今茶事》和几种翻译的书，当时已知其无甚价值，不过为取得稿费而已，现今看来，更无价值，故不详。

（1963年6月1日）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文化》）

胡山源研究

鲁迅谈弥洒社与胡山源

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1923年3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说——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到4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沅，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沅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节自《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

文焕兄：

鸣时兄来了封信，说因介绍你人弥洒社，同时已介绍了我给你，我很喜欢和你订交，所以急忙写这封信来。这是第一封信，扯不着什么话头，我便把弥洒的诞生和你说罢。

弥洒的产生，实在出于偶然。那时我和胡山源兄还住在一处，赵祖康兄还没有到青岛去。一天晚上大家都上床睡了——我和赵祖康共榻，山源兄在临室只隔一重板。先照例拉杂了些人生的意义，价值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那时扯着便讲，每讲必无结果。从人生观讲到艺术观，从艺术观讲到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赵祖康的意思以为托氏的艺术观总嫌伦理的气息太重。因此又讲到现在中国少年文学界中一班人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两种艺术观。讨论了许多，我们三个的意见终不一致，有的主张人生的艺术，有的主张艺术的艺术，直到后来赵祖康兄便说道：“再要争论时，我们也要和他们两派人那样相打起来了。”辩论的焦点，顿时移到最近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相打上去了。这时胡山源兄突然说道：“江春，我们来弄一种文艺出版物好么？”这话使我们非常奇怪。山源本是个一切都看破，一切都心灰的人，一口古井，自前年丧偶后更成冰窖了。前年阿达哉兄发起要办一种杂志，后来不成功，一半也是给他冷却了的。这回忽然这样高兴起来，直使我们不能相信他是真。

匆匆用莎翁的剧目《Much Ado about Nothing》结果了那篇《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后，急着的去究诘他。他道：“放心，江春，你向来是热人，常吃冷人的亏，但是这回是我自作主张的，总不放你生的了。”接着又讲了一阵便把进行这事大致决定。我们三人当晚重又起来各写了几封去邀朋友合作的信。此后又继续讨论一二夜，山源兄提出了这Musai的名称，由我拟定了中文的译音，便只等各处朋友的复信，试作的作品，和印刷所的估价单来作最后的决定了。

一冷一热，夹一个随和不过的康，一直过了三四个月的时光，随着几夜隔着板壁的谈话结果，弥洒总算产生了。等到第一期编辑时，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已归一致。我们都认为出版这月刊，只是一时的灵感，并

不要借此宣传什么文学上主义，或要像人家说用文人的心血来灌溉枯燥的人生。我们更不承认在一种出版物里，可以定出什么艺术观。批评家或者可以提出一种分别，但就作者和作品的本身论，文学作品是情绪之流，作者只顺灵感Inspiration而创造好作品，决不能于预定了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格式后做出来。人生的，艺术的，各种分别都是强加上去的。我们平时听见别人讲艺术，讲人生，暗中所受的影响或者更不知不觉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但这不是创作时唯一或主要的目的。至于二人以上合作的出版物，更不能指定有一种艺术了。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就是批评家于此也不能说这期是人生的艺术，这期是艺术的艺术了。我们应当只是创作，只是发表，但问有无灵感，不问别的事务。至于译的东西呢，忠于原稿的，译成后总是外洋气息外洋口味，不忠于原作的，又往往失了原文的长处，所以也不取。

文人总轻视他人而珍视自己的作品，这种习俗我们自知也不能免。所以以为最好批评的功夫，专让批评家去做，作家兼了批评，总只引起了无谓的纠纷，减少出品的能率。

以上的意思想定后，又去征求了几个人的意见，结果都以为然，第二期且更将“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四项信条放进去了。弥洒出版的经过大致如此。兹奉上三期，你看了我的信后，再看山源兄的《弥洒临凡曲》，德征兄的编辑余谈和章程，对于弥洒的性质便都明白了。余再另谈。

钱江春五月九日

选自1923年《弥洒》月刊第四期

胡山源研究述评

许志强

胡山源是一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过独特贡献的老作家。20年代他以其特立独行的“弥洒社”在文坛上名噪一时。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胡山源创作了数十种文学作品，著译1000万余字。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才华，胡山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无情的岁月却将这位文坛“鲁殿灵光”遮蔽掩盖了数十年，以致学术界对胡山源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本文试图通过三个时期对胡山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以期学术界对胡山源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与细致。

一

从1923年至1976年这50多年是胡山源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其特征是评论苦对“弥洒社”所作的片言只语印象式感性综合评价占主导地位，缺乏理性深层次地阐述，且明显打上了时代烙印。

20年代，中国文坛百花争艳，繁花似锦。“颇有欣欣向荣之势”，1923年初，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三位文艺爱好青年因不满于当时文坛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激烈纷争。而特立独行成立了以“不批评、不讨论、五目的、无艺术观而只发表顺着灵感的创作为宗旨的弥洒社”。“弥洒社”自诞生那天起。就因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艺术追求，引起众多评论者的褒贬与争议。

较早对“弥洒社”做出评价的是《小说月报》，该报在1923年4月第14卷4号“国内文坛消息”中说：“《弥洒》的内容也都是创作。并不注重批评，也有不少好的作品。”茅盾在1923年7月12日《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第79期上发表的《杂感（二）》中也提到，半年来国内最可喜的现象是自动的文艺刊物之增多，”惟《弥洒》、《草堂》、《浅单》等数种则全为创作，不登论文。”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胡山源研究的开山之作，

它们对“弥洒社”的艺术旨趣作了综合性的客观、公正、准确评价，为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弥洒社”提供了借鉴。

1935年，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的序文中对“弥洒社”及胡山源的创作作了这样两个评价：一、关于弥洒社的艺术至上倾向。鲁迅说当时上海的文坛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就是弥洒社。鲁迅认为，弥洒社“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鲁迅说，陈德征在《编辑余谈》里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这正是讨伐“垄断文坛”者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二、关于胡山源的创作。鲁迅认为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认为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鲁迅的这段评价，既从总体上指出了“弥洒社”的艺术倾向及胡山源作品特色，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弥洒社”及胡山源作品存在的问题，显得态度公允，褒贬恰当，表现了鲁迅卓越的艺术审美才华。由于鲁迅在当时文坛上的较高知名度，因此他的这段评价几乎成了对“弥洒社”及胡山源作品的经典性评价，并代表着这一时期胡山源及“弥洒社”研究的深化，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如何正确认识与评价胡山源及“弥洒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这以后至建国初期，胡山源研究因受战火和动荡时局的冲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随后在1957年胡山源又被打成右派。接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又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在十年“文革”期间，胡山源及一大批现代文学著名作家惨遭厄运，胡山源及其研究也在劫难逃，成为人们遗忘的一个角落，而只有在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零星的寥寥数笔曾提到过胡山源及“弥洒社”。如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册中曾谈到：“弥洒社主要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们宣称‘我们乃艺术之神，并从弥洒第二期起在扉页

上标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宗旨，有着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此外，如张毕来的《分化中的资产阶级道路》一文，则从阶级论出发，认为弥洒社反对文学为革命政治服务，而其实际的效果则是为反动政治服务。这种结论则明显地带有文革时期左的思想烙印，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缺乏起码的客观与公正性。

这一时期胡山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弥洒社”所作的单体研究上，范围比较狭窄，深度浅显，缺乏从一定的理论高度上作系统地梳理与深化，这说明这一时期的胡山源研究还处于初步的奠基阶段。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百花齐放文艺春天的再次来临，胡山源的研究也逐渐打破了沉寂局面，迎来了收获季节。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水平日益提高。其主要特点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研究角度也日渐新颖独特。研究者大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准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理性地重新审视与评价了“弥洒社”及胡山源。

胡山源一生除了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从20年代起到解放初期，胡山源负责编辑过《弥洒》月刊、《红茶》文艺半月刊、《青年周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1938年11月1日，由陆高谊推荐，胡山源接替王任叔，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在胡山源主编的《自由谈》十四个月中，他结合形势，共撰写了150多篇短论，始终坚持“贯彻抗战精神，维护正当的文艺”，为宣传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针对“文革”期间有人诬陷胡山源主编过的申报是“汉奸报纸”，1980年，储玉坤写了一篇《胡山源编〈自由谈〉的背景》文章，该文写道，《申报·自由谈》主编易人后（胡山源接替王任叔——笔者），“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赤槐的《笔锋紧随枪口》一文，呼吁‘孤岛’文艺界要以‘这种斗争的精神全部运用以对付外敌和内奸，而不应在自己的阵营中制造纠纷。’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于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真实地反映了胡山源接手《自由谈》主编后的历史原貌。霁长的《未经褪色的忆念——关于〈申报·自由谈〉和同人二三事》一文，则从史实出

发，回忆了胡山源主编《申报·自由谈》的经过。文章中说，“胡山源在主编《自由谈》过程中。抗战意识是明确的，风格则较温和”，“若霖认为胡不谈政治，只凭稿件本身来衡量考虑，以为内容不悖于抗战方向就行了，而不问作者根本立场如何。胡擅长于写词曲，兼在《自由谈》上作短论，写我国抗日战区帷幄运筹，征战情况，有其条理，娓娓动听，博得馆中冯柳堂等赞赏”。这篇文章同样对于澄清一些人头脑中胡山源主编的《自由谈》是“汉奸刊物”、“胡山源当过汉奸”等错误观点，还胡山源一个清白之身，肃清极“左”思想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两篇文章虽然只是回忆性的记录，但却打破了沉寂多年的胡山源研究冰山，表明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与开明，对胡山源的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40年代初期，胡山源在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月刊上开始发表长篇小说《散花寺》。这部作品后因时局动荡而一度辍笔，直至1986年这部作品才全部完成并出版。这是胡山源历经半个多世纪而倾心创作的一部作品。它描写了二三十年代一群青年男女的不同人生经历。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好评。在众多评论中，有的读者从鉴赏的角度来谈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的则侧重于评介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还有的读者则从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古典名著《红楼梦》及元曲的借鉴这个角度来肯定其艺术特色。而胡凌芝的《评长篇小说〈散花寺〉》一文则是众多评论中较有深度的一篇。文章从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语言特色等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综合评述。该文认为这部作品“故事情节的娓娓动听，人物神情笑貌的细致刻画，语言格调的清丽多姿，都显示了胡老创作的本色和文学的深厚功底”。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散花寺》毕竟产生于80年代，它并没有停留于20年代弥洒社时期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他已将自由的情感线扩大到对社会和人民的命运的探讨上。因而《散花寺》是老作家胡山源先生不竭的创作生命力的显示。”这篇文章肯定了《散花寺》多少保留了“弥洒社”顺着灵感创作风格的同时，也称赞了胡山源在创作题材上迈出了一大步。文章观点鲜明，论述透彻，显示了研究者的睿智。

胡山源的另一部长篇代表作《龙女》也是始作于40年代，同样的厄运，这部作品也直到1982年才续写完，并在1986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发表后，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殷志扬的《散花老人和他的

《龙女》一文，是一篇较有见地的书评。文章首先肯定了胡山源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真实人物形象，认为这部小说主人公“阿龙的性格历史和命运悲剧，是山源先生早在四十年前着手写作时就既定了的，而赵芳泉的留学归国接受革命新思想，决心最后抛却富贵荣华诸情节，也都是他胸有成竹的，只是当时正值祖国沦于敌人铁蹄下，不使用明笔写出来而已，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是始终不渝的。”80年代，胡山源的“出土”及东山再起，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一些胡山源的学生、友人、读者纷纷发表文章，赞扬胡山源的人品、学识及创作。其中，胡山源的学生吴调公先生在《记山源先生》一文中，将胡山源喻作“鲁殿灵光”，认为“弥洒社”在五四运动狂飙突起的思潮中，坚持文艺为真、善、美而奋斗。“他们那一个文艺团体，脚步极其踏实，不唱高调，不骛虚名，保持着清醒头脑，坚持着纯洁理想，为走向美好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为此他们赢得了鲁迅的热情赞扬，而山源先生的创作则更成为他们那一个流派的冠冕”，文章高度赞扬了“弥洒社”的艺术追求，对胡山源的创作也作了首肯。文章一扫文革期间落在“弥洒社”和胡山源身上的尘埃，还原了“弥洒社”原有的风貌。此外，胡允恭的《我所认识的胡山源》、巴彦的《难忘的岁月——回忆我与胡山源先生的交往》、傅壁园的《从“曲”——胡山源先生的学海一粟》、汤雪华的《我的继父胡山源》等大量回忆文章，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透视了胡山源不寻常的一生和其思想、品格与创作。1988年元旦胡山源的逝世，众多人上又发了大量哀悼文章，追念这位为中国新文学事业做出过独特贡献的老作家。这些文章为后人研究胡山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

进入90年代，胡山源的研究与挖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文章在加强微观剖析与宏观概括的同时，更注重从理论高度上对胡山源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梳理和评述。因此显得理论性和逻辑性大大增强了，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三年》是胡山源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作品始发于1923年，与前二部作品同样的遭遇，直到1981年胡山源才续写完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胡山源为“纪念亡妻徐云而作”的。对这部作品作较深入分析与评述的

有许祖良的《爱情：凄冷的一幕——评自传体小说〈三年〉》一文。这篇书评从三个方面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蕴与美学价值。首先，《三年》所描写的绵绵不尽的爱情，其审美价值不是在男女的性欲上，而是在于其内在精神，在于心灵的呼唤与应答，在于心弦的和谐共振。其次，《三年》较为细腻地描写了20年代青年知识男女爱情的审美心态，表现了道德情操之美。另外，作品较为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负对青年知识男女思想、精神的桎梏，对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这篇文章主要从思想内涵上肯定了《三年》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但文章在论述上尚缺力度，未能从五四这个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三年》所蕴藏的审美价值。因此文章显得缺乏深度，视野不够宽阔，内容单薄。

1994年，一部由杨郁先生编著，集“学术性、资料性、纪念性”于一体的《胡山源研究》出版了。这本研究资料共分八个部分，内容包括胡山源与弥洒社、胡山源主编的报刊与丛书、胡山源晚年文稿、胡山源著作评述与研究、胡山源生平创作及年表等。资料详实、观点客观、公正，是这部研究资料的特色。这部资料的出版，对恢复胡山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对推进胡山源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代表这一时期胡山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胡山源研究领域里，杨郁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有着重大贡献的研究者。他与胡山源相识于文革期间，出于对胡山源的敬仰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爱，杨郁潜心研究胡山源数十载，辛勤地开垦着这块“处女地”。在研究中，杨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着严肃的文学研究”，该肯定的不溢美，该批评的不隐瞒，以开阔的视野及扎实的理论功底，为挖掘与开拓胡山源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

杨郁先生共写过20多篇胡山源研究文章，其中《鲁迅与胡山源》、《茅盾与胡山源》、《郁达夫与胡山源》等真实地反映了山源老人与文坛轶事，对研究胡山源及其他现代著名作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此外，他与潘新合写的一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胡山源与弥洒社》敢于质疑前人甚至名贤的观点，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胡山源早期作品内容的狭窄，“这不只与作者当时生活圈子有关，也与作者当时以小见大的写作意图有关。”“只要我们客观地分析胡山源那时的一些代表作，不难看出，其范围尽管‘狭窄’，但均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大千世界

的一个侧面。只要作者有真情实感，同样也包罗了时代意识、历史情怀、人生体验、艺术思维等丰富的内涵。”其次，他们认为综观山源先生在弥洒时期发表的作品，人们确实能从某些侧面看到当时社会现实和人生波折，当时社会的某些病态，当时青年的生活、爱情和心灵上的伤痛。而这些作品却凝聚着作者对人情世相、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的深沉思考，其中包蕴着沉甸甸的，具有深厚内涵和强大力量的东西。所以，鲁迅先生当年把弥洒同仁的创作论定“为文学而文学的一群”是失之偏颇的。同时，文章中还指出：山源先生在弥洒时期的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他的小说（包括以后创作的长篇）不仅反映的生活面较狭，且多半未能感应时代的脉搏，未能塑造出在旧体制束缚下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人公多半是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物。他们在社会的挤压下，内心无所依托，苦恼难以排除。他的诗作，格调也显得低沉，停留在对社会人生的关切、愤怒、哀怨及无奈上。

唐纪如的《论鲁迅、胡山源对弥洒社的评述》一文，则针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弥洒社”所作的评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鲁迅与胡山源各自对“弥洒社”的不同看法，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唐纪如认为，胡山源与鲁迅存在某些分歧，这种分歧主要来自于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念。该文认为，鲁迅对弥洒社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了较多批评。而这些批评、其主要意见是准确的，胡山源晚年所作的解释与申辩缺乏自省与反思精神，其思路尚欠周密与严谨。该文观点正确，论述严密，分析透彻，是一篇较具水准的论文。唐纪如先生的另一篇《“竭力推动着抗战运动”——胡山源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一文，则在仔细阅读了胡山源1938年后主编14个月的《自由谈》，条分缕析，深入挖掘，最后得出结论：“‘竭力推动着抗战运动，是胡山源主编《自由谈》坚定不移的方针。’该文同样拂去了落在胡山源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了胡山源主编的《自由谈》进步历史原貌。

这一时期，李雁的《青春伤痕的轻描淡写——谈胡山源小说集〈虹〉的创作特色》一文，对胡山源早期短篇小说集《虹》的创作特点，作了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这篇文章可以说是90年代胡山源短篇小说研究中较有水准的一篇。该文认为与老舍、巴金早期广阔、宽泛的选材视域相比，《虹》中诸作的视域是相对集中的。作家把视线投到他亲身经历过的、最熟悉的、曾真切地激起他情感波澜的校园。“《虹》从情感角度描

写了校园内青年学子的创伤性体验，”认为艺术上《虹》构造了一个单纯、优美、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而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既是作家艺术个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家自觉艺术追求的结果。”该文论述有深度。概括有水平，见解独到，是胡山源短篇小说研究中一篇较有分量的佳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于一个创作颇丰的作家来说，除了微观剖析之外，进行综合宏观研究则是非常必要的。沈爱明的《论胡山源的小说创作》一文，则是一篇对胡山源小说进行综合论述的文章。该文视野开阔，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具有较高水准。文章认为胡山源短篇小说始终贯穿着一条“爱情母题”。在“这一母题视野中，既有以青年男女的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也有以青年人之间渴望建立起真挚友情为题材小说，这两类题材创作构成了胡山源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形成了他短篇小说题材选择上的独特个性。”该文还分析和概括了胡山源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认为其特色：一是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二是体现着弥洒社的文学主张——“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三是散文化的诗情小说。对于胡山源的长篇小说，该文认为其三部作品都贯穿着对真、善、美的追寻母题，都以真实的人物故事或背景为依托创作而成。情节都不太曲折奇崛，都强调故事的前后照应、因果关系、完整性。该文还阐述了胡山源小说创作的发展变化：一是由纯文学向通俗化文学创作的转变，二是与《三年》相比，《龙女》、《散花寺》中的时代与社会内容明显增强。这些都表现出作家不再满足于“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观”，而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力度，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开拓的新价值取向。”文章内容丰富、评价正确、褒贬得当，显得有新意、有水准。

综观近半个多世纪的胡山源研究成果，总的来看，收获不断，研究水平日益提高，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年来，研究水平获得了很大进步与长足发展。但是，胡山源研究在整个学术界却一直未成为研究热点，与同时代的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研究相比，胡山源研究明显显得冷落、寂寞，这同胡山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此外，在近半个多世纪的胡山源“寂寞”研究中，研究成果虽然逐渐丰富，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回忆性和观点雷同、缺乏新意的文章为数不少，简单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模式仍然存在，缺乏一批真正具有高水准、高质量和有价值的文章，从而显示出研究者的视野狭窄，观点陈旧，

方法落后，理论素养不足。

胡山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他的创作生涯绵延70余年，著作等身，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山源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从1923年胡山源确定了“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着灵感的创作”以来，一直到80年代，他的艺术观很少有变化，一以贯之地沉浸在单纯、抽象、灵感的艺术世界中。在胡山源创作的后期，虽然他曾有意向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但是能够明显看出这不是胡山源本人的主动选择。这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建国之后积极主动地改弦易辙相比是显然不同的。这正是胡山源的独特之处。为了不断提高胡山源的研究成果。并正确地认识与评价胡山源的创作及其“弥洒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我们要深入挖掘和揭示出胡山源创作思想形成的内在原因及发展轨迹，要进一步研究胡山源是如何将继承传统与接受外来影响相融合的，要深入探讨胡山源后期创作思想的变化及其影响。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填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评长篇小说《散花寺》

胡凌芝

长篇小说《散花寺》是胡山源先生的新作，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文字优美、内容丰富的好作品，同时，也是胡山源先生呕心沥血近半个世纪的结晶，是他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长卷。这部长卷的完成，经历过种种艰难险阻，跨越过崎岖曲折的漫长道路。这部浩瀚卷帙，字字句句渗透着作者的热情和心血，它凝聚着作者的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时也充分展示着作为一个文学家对文学创作事业锲而不舍的执着的精神。

一

《散花寺》是一部反映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教育界生活的长篇。作品集中刻画某古城慕仙女校由鼎盛而走向衰落的历程，并由此而展开广泛的描写。

慕仙女校不同于当时一般女子中学，她是以“五四”精神创办的学校，要负起时代的使命，“要继续着五四运动的精神干下去；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余孽，完成一个真正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在文化上更不会落在他国之后”，这就是慕仙女校的办校宗旨。慕仙虽也有“老一套”的人，但主要的人都是受过“五四”洗礼，具有进步思想，“能够冲出家庭，放眼国家社会，甚至全世界，都想有所作为”。因此，校领导成员，不是具有新思想的革命党人，便是锐意改革、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学校的教员大都是有很高的学识和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他们都乐意在这个地方逼仄、经费困难的慕仙女中从事教育工作。学生们也为“五四”时代精神所熏陶，不迷信三纲五常，争做时代的新女性。作品以大量篇幅叙写慕仙女校民主办校的生动情景，这里有的是真诚、友情，师生同乐、师生同游、师生同心；这里没有死板的校规，绝不会动不动用章程来束缚人，允许自由留去。爱、民主、自由便是慕仙的精神，

这种新型学校，这种民主教育观，正是作者理想并为之追求的。

然而，作者毕竟是清醒地面向现实的。小说《散花寺》的本意不在向人们提供一个理想教育王国的美妙图景为其最终目的，作者也没有陶醉于这理想境界，相反，社会现实的严峻和残酷，慕仙女校理想的破灭的结局，才显示了作品所蕴含的真正的用意。在这个长期被封建思想禁锢和反动势力统治的旧中国的包围圈里，慕仙焉能长久延续她的生命，等待着慕仙女校的前景是不可能令人乐观的。

时间在流走，事情在变化。果然，慕仙好景不长，恶言的流布，旧势力的挤压，迫使一些有才识的教师离慕仙而去；主持校政的主要成员去参加社会革命，无暇顾及慕仙，于是，给那些守旧势力有可乘之机。人事纠葛产生了，矛盾盾起来了，慕仙女校出现裂痕，呈衰落之势，不久学校的主将、骨干、活动分子，上至校长、教员，下及学生中的优秀者，在世事的变迁中，他们或在革命的烈火中，或在病魔折磨下，或在痛苦的自戕中，都先后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走入这虚无缥缈的散花寺，一个个成了散花寺中被人祭奠的神灵。“春蚕丝要尽，蜡烛易成灰”，好端端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慕仙女校被扼杀了，最后被省立中学吞并，慕仙的校址终于被一所寺庙散花寺所取代，到了抗战时期这座散花寺更被日本侵略者投下炸弹夷为平地，成为历史的陈迹。《散花寺》以多彩多姿的笔墨，以慕仙女校传奇式的出现为始，又以神话般的消失为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生画卷。

《散花寺》不仅是一部“教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写实”小说。

它虽不像《子夜》那样对社会的政治斗争、阶级较量展开正面的、大规模的、“全景式”的描写，也不同于《倪焕之》将人物的性格的发展放在广阔宏大的政治背景上作充分的展示。然而，它毕竟不是单一的“教育小说”，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在人物形象的命运史中，都飘散着时代的浪花，烙刻着历史的印痕。作为慕仙女中，她经历了“五四”、北伐战争、“五卅”运动、“四·一二”政变，直至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她的盛和衰，诞生以至消失，均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政治风云，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联系。作品中各种人物，也在这社会激流中，涂写着各自的人生历史，显示着荣辱浮沉的命运，这又是小说《散花寺》在处理题材上又一鲜明特色。

慕仙女中本身就是“五四”的产儿，它开初能办得这么火红，这么有生气，正是以“五四”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作为生存的支柱。江苏、浙江两大军阀开战，时局大乱。致使慕仙人心浮动，打破了慕仙平静、安定的气氛。待到在“四·一二”政变中，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国民党军警包围慕仙，搜捕学校的共产党员，致使学校主要负责人惨遭杀害。而校内外的旧势力找到口实，乘机攻击革新派。总之，政治的风云，阶级力量的决战都牵扯着慕仙生死存亡的命运。此后，厄运接踵而至，人员不断流散，直至最后覆灭。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审察社会，以宏观的气度考析事物，不仅深化了描写对象历史的分量，而且使得事物发展的趋势带有现实感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作品将人物的活动也放在实在的社会环境中，任凭他（她）们浮游、表演以至挣扎，表现出各自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观点。如校长周克良、吴坚侯，教师陆云歧，学生尚英等，同时都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但是，他们对“五卅”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又有着明显的差别，有的出于正义感，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则是自觉认识自己负有的历史的使命，勇敢坚定地投入革命运动，直至最后为革命而英勇献身。又如同是受过周克良教育和影响的学生，有的在广东参加大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有的加入军统，当了特务，干着出卖朋友的罪恶勾当。如此等等，并非作者随意将人物涂上一层政治色彩，使人物“政治”化，以求作品思想的深刻；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作者所持的真诚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中国现实社会环境有着深切的了解，才避免了作品人物的单一性和虚假性，而增强了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可信性。

二

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是《散花寺》的中心主旨。书中人物众多，色调各异，在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的程度上，性格展示的深度上，虽不能说个个都达到很高的水准，然而，确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物写得比较成功，个别的还显露出异样的光泽和风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革新教育，公而忘私，历尽艰险，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周克良；富家弟子，立志办学，才情缕缕，多情善感的吴坚侯；国民党的中委，孙中山的信徒诸有新，他们均为慕仙女中的主持人，是慕仙的“精英”，但他们的性

格气质，人生道路是这样的不同。灵渊、仲秀、尚英是作品着力刻画的女青年形象。而灵渊的单纯沉静，尚英的豪爽泼辣，仲秀的真诚热情，性格的差异性是如此的鲜明，一个远走异国他乡，一个碌碌无为，一个红颜薄命，人物的凄恻的命运，足以撞击人们的心灵。

作者最花力气、精雕细刻的人物形象是陆云歧。陆云歧是贯串全书带动情节发展的轴心人物，又是一个很有独特个性、耐人寻味的人物。在这个形象的身上，显露出作者独特的审美意识。他既不是慕仙女校的实际主持人，但他的生活和命运，他的喜怒哀乐和慕仙紧密联系着；他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波大澜式的人物，然而他却和作品中一些“杠杆”人物深深地系着感情的纽带。

这是一个思想性格充满矛盾并有精神创伤的人物。他出身贫苦，读过大学，他理解、支持他的朋友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有时也为群众爱国热情所感染，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然而，他并不主张政治革命，绝不参加革命党派，要做一个“自由”人。自由主义便是他的政治观。当那个身染重病的诸有新，滔滔不绝地向他宣讲以政治革命来救中国，并动员他参加那个“三五”社时，他婉言拒绝了，并直陈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是嗜好文艺的。嗜好文艺的，大都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我知道，政党是要守纪律的，守了纪律就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个人认为不对的事，团体认为对的，也只好去奉行。……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放弃我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一生奉行并选择走“自由主义”的道路。与其人生观相联系的，在文学观念上他也是取一种无目的、无着落的态度。他聪明，具有文才，办过刊物，但终无结果。他声言，他是“无主张的主张，不批评，不讨论，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着灵感写出来的文字”。这正是自由主义在文艺观上的表现。

陆云歧的复杂矛盾的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爱情生活中，他的爱情观念上，对此，作品是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描绘的。

他先后与三位女性恋爱过，而且都是那么真诚，他说：“我只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感情，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发”，然而，他并不想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婚。这种只恋爱不结婚的主张，他自己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以为一个牧童或一个农民，遇见了一位公主，一个仙女，彼此在山林、田野之间嬉戏着，周旋着，或者兴尽了，或者为了某种原因，就此分手，实在是再妙也没有的事，何必一定要结合，要成家！高兴时，彼此嬉戏、

周旋；兴尽寸，就此分子。这种不结婚而时常恋爱，就是陆云歧的常恋观。他和周咏玉是“曾相爱，不尽依依”，结果是：“咏玉如和番的王昭君。作了人家的良母贤妻”。他和尚英热恋过，不多久，便兴尽而分手。他和学生姜灵渊更是如醉如痴的热恋着，感情缠绵，信誓旦旦。而最终仍不能长相厮守，而各分东西，他不听劝告，固执一端，并以无婚姻目的的常恋主义相标榜，结果反使自己深深地陷入了痛苦和矛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他明明爱着对方，又拼命压抑自己的感情；他一面写信与女方表示绝交。一面又担心真的与她绝情：他优柔寡断。感情脆弱，成厂情感的奴隶：这种脱离现实、沉于空想的精神恋，必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遭到挫折。只好独自一个默默地吞下这杯苦酒。他崇尚恋爱就是一切。友情就是一切，其结果爱情遭到一次次破灭。朋友一个个相继离世，他彷徨、苦闷、孤独、绝望、感叹：“前途茫茫，我将何以自处。”最后，万念俱灰。遁入空门，做了散花寺的主持和尚，祭奠亡友神灵。了结自己的一生：作品细腻而又深沉地刻画了陆云歧性格的悲剧。写出了陆云歧这样知识分子的不幸的命运。

陆云歧这个人物，正如作者所说。他“是个消极分子”，作者塑造他。一是真实反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般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面貌；二是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得到感情上的宣泄。作者坦诚地说：散花寺，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而主要的。大部分的。都还是哭哭啼啼、唉声叹气的。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感情的发泄；“借鼻头管出气”，“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谁能说不对呢？

三

《散花寺》在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看，它是一部写实的作品：作者说。他的这部小说，不是凭空虚构的，他（她）们的性格形象也都有原型的。因此。作品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显出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然而。它又绝非光凭“写真”取胜。作品主体除真实性外。通体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浪漫的传奇色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周克良的为革命事业忘我的献身精神。陆云歧从一个知识分子到出家做和尚，他们的活动和经历都带有一种传奇的色调，而十七位进入散花寺的“神灵”。生前都有一本传奇故事，慕仙女校变成散花寺。由散

花寺变成生产队的仓库，作者巧妙地通过“引子”、“楔子”、“隔尾”和“尾子”等交代文字的穿插、牵引，揭示人生的变幻，世事的沧桑，加强了作品的“神奇”的分量。

作者明确的说，他写《散花寺》的出发点是为了“纪念逝者”，“整部书突出的是友情”。确是如此，这部书的情感线是十分强烈、十分清楚的：对往事的感怀。对死者的追念，写得自然、真切、感人，其间流动着作者脉脉的情愫。可以那么说，作者是以真挚的情感来缀连故事、贯通情节的。与其说作品是以“写实”获胜，不如说是由于作者热烈的感情所产生的艺术魅力。以“友情”温馨着读者的心。就此而言，胡老多少还保持着当年“弥洒社”的文学主张，认为创作不宜先定好一个明确的主题。应该顺着灵感自然写出来为好。故事情节的娓娓动听，人物神情笑貌的细致刻画，语言格调的清丽多姿，都显示了胡老创作的本色和文学的深厚功底，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散花寺》毕竟产生于八十年代。它并没有停留于二十年代“弥洒社”时期，“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六卷）。作者已把自己的眼光、感受生活的范围，放大到现时代和全社会，时代的激流，阶级斗争的图景，共产党人献身革命的壮举，令他感奋和激动，因此，他也就自然地把它摄入描写圈。据此，有人曾这么评赞《散花寺》，小说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始终贯彻着阶级观点的精神”。确实如此，《散花寺》是胡老创作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重大的突破，他已将自己的情感线扩大到对社会和人民的命运的探讨上，不再留恋于那“身边的小小的悲欢”。因而《散花寺》是老作家胡山源先生不竭的创作生命力的显示。

选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爱情：凄冷的一幕

——评自传体小说《三年》

许祖良

一

一对青年男女相识、相爱了，爱情本应充满欢愉、甜蜜和陶醉，然而偏偏却带来忧伤、辛酸和凄苦。尤其叫人悲凉的是，他们从初爱至热恋到结婚，总共只有三年的光景。三年，短短的三年便匆匆走完了一生爱情的路程。

从三年到《三年》，前者是生活的历史，后者是文学的描写。表现形式转换了，可是真实内容未变。这就是自传体小说《三年》中的三年：一位二十年代老作家向我们拉开的自己爱情的凄冷的一幕。

胡山源是我国现代文坛的耆宿之一，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一般读者并不了解他。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胡山源也有着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需要读书和爱情。如今要认识作家胡山源，了解他的过去，研读他的自传体小说《三年》，我想正可以达到这样的部分目的。

二

《三年》是作者“为纪念亡妻徐云而作。”（一九二三年）《自序》诉说的是一个充满沉郁情调的悲伤故事。因为写的是青年知识男女的爱情，而爱情总是绽开的花，是美的，所以作品也在沉郁中时时透出些许温馨，漾起爱波的涟漪。作为两个正在读书的青年男女学生，他们呼吸到了“五四”前后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新鲜空气，时代的新意识在他们的头脑中不断地滋长、扩大。他们由相见而倾慕，到初爱，到热恋，直至结婚，其间虽饱经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但毕竟冲破了传统世俗礼教，结出了自由恋爱的果实。“我”和云的爱情的培植；发展，是接受了“五四”时代新潮滋养的结果。作品中有五六处写到“五四”运动引发起

的江南“学潮”和“罢市”斗争。在这一时代大潮的冲击下，“我”和云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叛意识、自由意识得到增强；他们对自由恋爱的追求更加执著、坚定。婚姻由传统的包办型转为自由型，不能不是时代的进步使然。而这种自由型婚姻的基础完全是建立在相知共识上，正如“我”对云所说：“我们相交的来源，完全从精神方面来的。就是完全从互相了解，互相信托方面来的。”也正如云所剖白：“只可互相勉励，在道德和学问的路上进步……心理的交通，甚可宝贵。”这种思想、精神上的相知共识，使他们的爱维系得牢固又坚固，从来不因经济、物质方面的拮据、匮乏而丝毫动摇。在爱的大熏下，“我”和云的结合是必然的，这样的婚姻才是丰厚充实的。《三年》所描写的绵绵不尽的爱情，其审美价值不是在男女的性欲上，而是在于其内在精神，在于心灵的呼唤与应答，在于心弦的和谐共振。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爱如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都是根本不同的。”今天，我们重读《三年》得到的启示，不是应该更加珍惜爱情的精神价值么？使爱情从性欲唯一中解脱出来而升华，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

《三年》较为细腻地描写了二十年代（“五四”前后）青年知识男女爱情的审美心态，表现了道德情操之美。

作品一开始，作者便表明自己在恋爱、婚姻方面的心迹：“古式的当然我不赞成，没有成为问题的价值；新式的太自由，太放纵了，我也未敢苟同。”显然，作者的思想，观念是介于“古式”与“新式”之间；他反对过去封建的旧礼教，却又不能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放纵态度。时代的大环境决定了他的恋爱婚姻观打上旧与新两个层面的烙印。他要冲破旧的，向往新的，但每每向新的靠近时，却总被旧的羁绊。所以，我们从整个《三年》看到的，是作者从传统的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中介型转向自主型、交易型转向爱情型的过渡期所特有的一种旧与新相交织的矛盾心态。在旧与新的较量中，后者还总是被前者压得踌躇不前。因此，在“我”和云的三年爱恋过程中，又总是阴阴晴晴、阴多于晴，整个作品笼罩着一种凄冷的情调，透发出苦涩的情味。

“我”与云的相识是由于丁女士的牵线介绍，有一个“中介”的过

程。他们一相识，两颗心便开始了第一次撞击，便失去了平静。爱潮频频袭来，青春的心受到骚动，相互都感到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渴望同异性的亲近交往。“我”希望天天见到云，同她一起倾心交谈；云也袒露地说：“我每见君，我心如醉。”“我愿君时时与我同在。”两人俨然如漆似胶，不可须臾分离。这是爱情的“异性效应”。这种效应使他们的心灵发出亲切的呼唤与应答，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纯真无瑕。

然而，由于礼教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他们爱情的异性效应受到了阻碍。他们虽然相识即倾慕，但却羞于明确表达，将爱的潜流久久地封闭在心灵深处。他们初始不敢公开见面，只能远远地神往于眉目动作间的传情；稍后以书信馈赠的方式表达，虽然同在一城也不能相见；后来虽然得以见面，但双方的羞羞答答，局促不宁，窘态毕现。正如“我”所自问：“在理，我们通信已如此久，如此亲密，今天已相处了数小时，等到独对的时候，本不必如此。究竟是怕他们知晓我们呢？纯粹是我们的畏羞呢？那也不能分辨了。”这种爱情的羞涩心理显然打上了中国民族传统爱情的烙印。诚然，爱情的羞涩是一种伴随着甜美的心理活动，是中国民族传统所有的一种文雅和知礼的表现。但是，这种爱情的羞涩心理一旦过于沉重，就不能不使爱情活动的天地变得有限、狭小，甚至使爱情遭受曲折和痛苦。

我们从《三年》中“我”和云的爱情发展过程，分明看到了由于爱情的羞涩心理而产生的表达爱情的隐蔽心态。他们相爱，却总怕被人发现，心里七上八下、惶恐不安，只得以暗示隐蔽去表达。他们尽量少见面而代以通信；他们的信件或由丁女士转交，或变换着信封的字体，用“黄缄”、“周缄”、“高缄”等等以迷惑别人。他们托物寄情，规定出在公众场合的“相识法”：她“举右手掠鬓三次”，作为他“认识的记号”；而他一入座，“必定自吻左手背，以后不论在何处见她，也以这样的记号”，作为他的“相见礼”。炽热的爱火只能在“地下”燃烧，爱情的表白、交流只能在隐蔽的方式进行。“我”和云的隐蔽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心态，使他们饱尝了传统型爱情的苦味、愁味和涩味，增添了许多曲折和磨难。当我们窥见他们表达爱情的种种隐蔽心态时，心头也总是沉沉的，抑郁得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和云始终不能打破这令人焦灼、痛苦的隐蔽心态呢？我以为作品《三年》透观了个中的缘由。

四

从《三年》描写的“我”与云的爱情曲折，较为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负对青年知识男女思想、精神的桎梏，对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

如前所述，在“五四”前后的年代，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潮叩开了青年知识男女的心扉，启发了他们的觉悟，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封闭性文化中挣脱出来。在爱情问题上，他们比过去大胆、执著得多。“我”与云是自由恋爱的。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恋爱阶段闪烁的爱情的美丽星光。正是这爱情的星光给了他们温柔、安慰、甜美和希望，拨动了他们心的和弦。可是，那爱情的星光却不断地变幻，时时变得黯淡、迷离，险险乎要消失，给“我”和云带来难以平抑的烦恼和酸楚。这种矛盾状况出现的原因何在？能仅仅归结于他们性格的怯弱所致吗？也许不无这方面的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以为，“我”和云的恋爱曲折，主要是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负所造成。正如作品一开始就写出的“我”反反复复思考后的慨叹：“因为处处无非深闭固拒；只要想，凡一男学生，经过女校门而立定一会，即须开除出校的规定，立刻就可以知道我由厌恶这种空气，而生出的反感是什么，我就是有些心意活动，也不会在此地成什么的了。”不允许青年男女接触，甚至连正面看一眼也不允许，这是哪家道理？不正是来自于儒家的封建纲常礼教吗？“我”所说的“处处”深闭固拒，一言破的，一点也不夸张。你看看在“我”的周围，连那些大学生也睁着惊奇的眼睛要打探他私下恋爱的秘密；连竭力为之作的开明的丁女士也慑于可怕的传统习惯势力和旧礼教而一度动摇，竟生出“恐怖的心理”，而“极怕”“我”和云恋爱的“事情暴露了，与她有所不便。”在“我”的家乡江阴，旧礼教更是讲究，他除了将与云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外，连祖母也得瞒着，以免生出障碍。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环境里，“我”与云的自由恋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地进行？无怪乎他们要时时感到颓伤，生出“凄然的悲感”了。瞧，“我”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与云握手对视了许久，那悲凉的心境是够凄苦的：“终于冥冥中不可抗的势力来将我们分开了，我们从前久已期待着的这一个美满时期，就此悠悠的闭幕了！”好一个“冥冥中不可抗的势力”！这昏暗中可见又不可见的强大而顽固的势力，正是足以吃掉青

年知识男女自由爱情的封建主义思想传统。

当然，就“我”和云自身来说，他们在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氛围里生活，他们也接受了封建旧礼教、旧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追求爱情幸福时的羞涩心理和隐蔽心态，以及在冲破封建习俗礼教禁锢寸的怯弱、犹疑和彷徨，实质上都是自身因袭传统文化思想重负的反映。他们对爱追求了三年？却饱尝了三年的酸苦，其中的是非曲直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重读《三年》，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必须彻底破除的；“五四”时期未能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置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当代中国人的身上。

是的，《三年》中的云早在六十几年前即病逝，《三年》中的“我”也于两年前辞世，他们的爱情真的“就此悠悠的闭幕了！”这是凄冷的一幕，也是令人深思的一幕。

选自1991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的回声》，

原题为《胡山源自传体小说（三年）简评》

笼罩全群的佳作

——评介胡山源《睡》

杨郁

在“五四”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1923年由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等在上海创建的“弥洒社”及出版的《弥洒月刊》是以其独树一帜的姿态出现的。胡山源提出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Musai作为社名和刊名，钱扛春把它音译成“弥洒”。“弥洒女神”只从事优美文艺的一切活动，包括刊出忠于原作的译稿，表述这三位爱好文艺的青年在“五四”运动的熏陶下，还旨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介绍的心愿；。在酝酿建社时，他们三个人也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和当时两个最有影响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一样，即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艺术的争论。钱江春倾向前者，胡山源偏重后者，赵祖康是个“随和不过”的人，劝说钱胡两人不要再争论了。争论归争论，他们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创造》上形成的“笔战”大有意见，因为笔战“不免各是其是而非人之是……也不免有意气用事，浪费笔墨的”。最后，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文学作品是情绪之流，作者只顺灵感而创造好作品，决不能于预定了一定的目的的格式后做出来。人生的、艺术的，各种分别都是强加上去的。“我们应当只是创作，只是发表，但问有无灵感，不问别的事务。”终于在“灵感”这一点上，三人统一了，至于“批评的功夫，专让批评家去做，作家兼了批评，总只引起了无谓的纠纷，减少出品的能率”。这样，他们三人分别函邀朋友参加，并由胡山源带着拟就的《弥洒临凡曲》走了一次杭州，约到之江大学几个先后同学作为社员。

他们创办刊物，目的是推动时代。在《弥洒月刊》第二期上，正式刊出他们的主张“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

也许鲁迅先生没有看到钱江春在《弥洒月刊》第四期上发表的《一封叙述弥洒起源的信》，因而在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文中，过重地批评了“两无两不”主张，但将《弥洒月刊》第一期上胡山源的《睡》及赵景云的《阿美》收入《大系》，指出：“从中最特出的

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时隔半个多世纪，迎来了文艺界的春天，人们开始关心已被湮没了的“弥洒社”及胡山源。山源先生以84岁高龄在1980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弥洒社的经过》一文，阐明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文中还说到，当时“有人对我说：鲁迅还表扬了你，你就应该去拜望他，或者写信给他，与之往来。我说：他干他的评论，我搞我的创作，似乎没有与之往来的必要。我这话，不免有特立独行，崖岸自高的嫌疑。其实我生平最怕出去找人，借此藏我不会应付人之拙，并不是无视鲁迅。”至于《睡》被收入《大系》，胡是出于意外的，“写《睡》就是要摆脱小说的要求……我只当作散文写。”

笔者当面请教过胡老，他又告诉我：小说要有情节，《睡》里只是他和高义结伴而行，无情节可言。西方文学中把短篇小说归入散文，鲁迅将《睡》误作小说，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散文这个名称，不能苛求。胡老在四十年代曾编好一本《游记选》，《睡》也在里面，遗憾的是没有出版。《睡》看作散文最恰当。

山源先生是在中国还不流行散文时就尝试写散文的一位。他出生于贫苦农家，三岁丧父，祖母及母亲两代寡妇，自幼就在他头脑里留下人生艰难的印象，只因他天资聪慧，又得到各方面的资助，得以进中学，上大学。“五四”运动时，他是之江大学学生会两代表之一，后来被勒令停学，从此便心灰意冷，只求能维持祖母、母亲及自己的温饱便满足。不久，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徐云难产去世，雪上添霜。他对滚滚红尘中的一切均淡然置之，他说自己“没有出息”，“是个悲观的人”，唯独对文学的爱好与日俱增，直至九十高龄，依然“锱铢积累”地写作不息。他总结一生只做过三件事：教书，编辑，写文章。他一生教过大小中小学十多所，主编过多种期刊和多家报纸副刊，上海沦为“孤岛”前后是位响当当的多产作家，解放前累计已出版过数十种专著、编著和译著。他乐于扶掖后辈，接近青年，没有架子，生活上不忘农民本色，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生活数十年，只买过一双皮鞋，“平生无异服”，没有穿过西装，饮食起居，十分俭朴。1958年他被错划右派，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继而在上海师院被迫退休，蛰居故里江阴，文革中又未幸免，手稿丧失殆尽，继续未完成作品的补写和其它作品的写作。他无法遏止他那独特的身世、性格、学养、才情所蕴积与激发出来的创作欲。他要倾吐他的真情实感，

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寄托，抚慰他多年受伤的心灵。他的小说（包括多部长篇）并不注重在情节和结构上刻意经营，着重于人物心态的描述，具有散文化小说的特色。

《睡》是在“弥洒社”酝酿期间写成的，钱江春对胡山源创建“弥洒社”表现出来的热心很是惊奇，说过这样的话：“山源本是个一切都看破，一切都心灰的人，一口古井，自前年丧偶后更成冰窖了。”他哪里知道。胡山源就是要在“冰窖”的心绪下抒发其情思，这种创作冲动也许就是灵感所致吧。

《睡》的字里行间透出“我”的苦闷和迷惘，反映出当时动荡的社会对“我”的扭曲和摧残。没有别的“法门”，只有依托“睡”，得到一丝悲凉的慰藉，以摆脱人世间的烦恼和愁闷，像婴儿那样“只有安心地睡罢，在母亲的怀里！啊，母亲，我们爱你”“我们又睡在何处了？不需问，我们只管睡，这是人生的不二法门”。

从西湖的“睡”，回忆起五年前庐山的“睡”，“这样可纪念的睡，人生哪得几回！”津津乐道，溢于言表。游三迭泉时，对眼前壮美的景色刚发出“这水人鄱阳，泛扬子注于黄海，汇于太平洋，还称不得万里流么？”的豪言，顷刻间却被“冰窖”处境占了上风，因此“鄱阳湖的水色，罢了！扬子江的风帆，罢了！壮丽的瀑布，伟大的山光，一概都罢了！”真是世事茫茫，云海空空，只盼卖饭菜的老婆婆，让“我”在她第一篷的唯一的小小的台上，“曲肱睡一下”。

鲁迅先生赏识《睡》，因为作者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冷酷的现实生活给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造成的压抑和痛苦。作者借“睡”倾吐心曲、探索人生和寻觅知音天地，最后喟然感叹：“人生啊！你是必须睡的，你究竟喜欢哪一种睡呢？”真是回味无穷。

笔者多次被山源先生游罢三迭泉在归路上的一段描绘所吸引，主要还不是它的文字清新优美，文风质朴无华：

有时风来、将远远山谷中忽然结成的云块，吹向我来；我预备跨上去，可是到它足旁时，又被山石撞破了，只像柳花，一朵一朵，四散飞去。我用手捉了一朵，是的，明明是捉牢一朵了！没留心，不知如何又从我的手心里滑去，抹我前胸，穿我两腋，向杳杳冥冥，无所底止的青空飞去了。啊！云啊！肯不肯再回来呢？我在茅篷的睡呀！你也如此一

去不复返了么？

山源先生对“云”如此深情，将它拟人化。但现实无情，它被“山石撞破”，四散飞去，我又用手“提牢一朵”，却“又从我的手心里滑去”，最后它“向杳杳冥冥，无所底止的青空飞去了”。这“一朵云”的一去不返是怀念亡妻徐云。山源先生为纪念徐云写的自传体长篇《三年》始笔于1923年，1924和1925年分别发表在《弥洒社创作集一、二》上，但只是刊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大半，原稿丢失。“第二年”的小半和“第三年”是胡老1981年续成的。全书作为“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1986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笔者将上述《睡》中的一段和“第三年”中与徐云死别的那段先后念给胡老听。那段是写徐云临危时，山源先生昼夜守护在她的病榻前：

我连忙将她的上身，抱入我的怀中，还痴心希望她能吐出这口痰！一面还不断地喊着“云！云……”没有几秒钟，痰终于没有吐出，“咯”地一声，落下了她的咽喉！同时她的呼吸也停止了！……我看见她一缕灵魂，从玻璃窗里透出去，冉冉地，直上天空，升入青冥的广漠中……

山源先生的心在颤抖，他撕肝裂肺地痛哭着，在失去亲人的极度悲痛中，他凄凄惨惨，睡在床上喃喃自语：“云，你的躯壳已经去掉，你的灵魂一定自由，那就请你进入我的梦中吧！在梦中，我将和你照样相处，完足我与你应有相处的日子！”死去的“云”不能复生，唯有与她梦中相处了。

胡老边听边流泪，然后慢慢地说：“原稿‘第三年’要多得多，六十多年了，我没有忘记‘云’，一直与她魂梦相牵。”老人要我翻阅他弥洒时期发表的小诗，看到两首：梦由心造？/不，心由梦成！东逝水呀，/我立在这里等你回来。

胡老七十年的笔耕生涯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虔诚地奉献给祖国的文学事业。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位大手笔、大杂家，作品中不乏传世佳品，包括散文《睡》在内。

附：

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是我此次来杭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了点心，高义同我商量今天的消遣法。他要请我下湖，我不赞成。我说：“我们不如出钱塘门，自由走去，信足所之，随遇而安。”他本来没有一定主张，俩人就沿湖滨路开步走，出了钱塘门，过了石塔儿头，取了孤山路，等到进公园，已在白堤桥上坐了几次，白堤水边不知削了几盞水碗了。

那天日光很是晴美。到了公园的山上，却有些西北风，沿栖霞岭上吹来，使人不敢多在石上坐久。下到凉棚尽头的茅亭中，风却吹不着了，好暖呀！

当我坐下时，用手指向立在别一亭子里的远远注视我们的茶房，勾了一下，他便殷勤的来了，为我们泡了两壶茶。

确是本山茶，何等的清香，而在我们倦行的人得之，更如同玉液琼浆，一举几碗，两袖生清风了。

且慢着！请看前面的湖，平得真如镜面，没有一些波纹；划子一只也没有，更不留一些斑点。天空的蔚蓝，是湖水的反映罢？不！湖水的深碧，是天空的倒影罢？好了，由它们去，不必管，我们且看嵌在两色——其实一色——中间的日球，看它如何发挥光辉罢！

游人一个也没有，只有多情的茶房，按序来冲开水。耳中没有响的声音，目中没有动的颜色；两个人呆了，两个枯燥的灵魂醉了，酣畅极了。好一条长椅，不用思想，倒下去罢！同志的高义，何尝用一些思想，只将脚搁着另一凳子，头枕着另一长椅，睡上三段式的大床，和我同梦了。

太阳之神啊，多谢你赐我们没有一些重量的暖被。

我们现在在何处呢？是的，在慈母的怀里，安心睡罢！一切都没有了，只有安心地睡罢，在母亲的怀里！啊，母亲，我们爱你！

※ ※ ※ ※

杂沓的脚声，惊破了我们的好梦。

“什么时候了？”我问。

“没有带着表。”高义答。

“我肚子有些叫了。”

“不错，太阳偏西了。”

付去茶资，过西冷桥，进杏花村，两个人随便叫了几盆菜——醋溜；黄鱼却是必要的——尽量大吃。太饱了，走出来时，只好安步当车的缓行。日光又正是年富力强的当儿。热而倦，真走不动。脱衣服罢？携在手中，真是讨厌。只好坐坐歇歇，支持过去，寻一适当地方，再睡：一会儿就好了。

容易进灵隐寺的院子了。树顶上的一只松鼠，在柔条细枝上，飞也似的窜来窜去，宛如喜鹊。

大殿的佛，可以参拜的；右边的配殿，不可进去。那里是五百尊罗汉堂，今年清明节，我们在里面偷了许多蜡烛和檀香，此刻岂可自投罗网？大殿后面，地势高些了，又有风，不快意，退下来罢。

好！真好！大殿的东廊下，又有两条长椅装满了无风的阳光，我和高义就各占一条坐下。

我的身体渐渐沿着椅背往左倒了。忽然靠着一根柱子，心中很是快乐，谅必我佛慈悲，要保全我这金刚不坏身哩！

高义如何，我不知道，勉强抬开眼皮望望他，只见他头垂在胸前。在我合拢眼皮之前。忽见坐在长廊彼端的中年和尚，对我微笑一下，我就此不知道什么了。

形容人的睡，总喜用香梦二字。很对，我们睡得多么香啊！但是那并非什么花香玉香，却是旃檀香，而且并没有梦。

我们又睡在何处了？不需问，我们只管睡，这是人生的不二法门。

※ ※ ※ ※

“永昌……豆腐干——颐香斋……条头糕——椒盐落花生……麻酥糖。”一声声自大门口唱进来，我们被他唱醒了。树枝的梢，一条条尽在我们身上了。欠伸几下，立起来时，我说：“是时候了，走罢。”

于是别去“妙庄严城”的灵隐寺，穿过秽气冲天的茅家埠，跨过了东坡走过的大麦岭，傍着村舍错落的赤山埠，过了没有看见的四眼井，和来不及进去的虎跑寺大门；绕着黑影中的六和塔；上了必须努力最后五分钟的二龙头西斋二层楼；冲进了达到目的的二百零七号寝室，倒头躺下！

※ ※ ※ ※

这样可纪念的睡，人生哪得几回！好！我又记起来了。

※ ※ ※ ※

五年前的夏天，到庐山去玩着两星期。有一天，我一个人请了一个向导，引我出去游山。他先带我到千佛岩、御碑亭，然后下了一个很深的谷，名儿已忘了。走下去的石级，似乎总要以千以万计。他自然走得很快，因为他平日抬着轿子常来的，我可也不致跟不上。谷的底就是一条大溪，其中的水，非常湍急；而大石如磨、如台，小石如拳、如笋。更是不可胜数。我们就踏着跳着，从石上逆溪而上。有时石与石之间，隔得太远了，只好取溪旁的仄径。走了久久，衫裤外面都淋出汗来。到黄龙池了，好凉爽的地方！水沿上面分散而下，挂了许多珠帘。

离黄龙池，稍上一些，过了矗破霄汉的娑罗树，就是黄龙寺。寺中有响石，作龙形，看过了，试过了，就走到和尚的禅房去，暗蒙蒙的。一个和尚闭目在蒲团上打坐，听见我们进来，承他的情，将眼开了一下。香火人见我在靠东壁的凳上坐下了，就烹起茶来。在我斜对面另一台子边，坐了一个人，这人约有二十多岁，面目是一个农夫，衣服还是俗家；面前不知放着一本什么经，头低了，差不多离台子只有三寸，将手指细细的、缓缓的，一字一字，由上往下，由右向左，移动着；口中更是慢声低吟，随着诵；每字大约要三秒钟，有时诵不下去，就回身请教和尚。

那时我心中又是一番新境界了！茶已喝足，汗已不出，身已不倦，可以去了；但是不能去，那个头陀为我唱睡歌了！面前的破台子，不是游仙枕么！

※ ※ ※ ※

又有一次，请了一个人，领我去游三迭泉。上午动身，想不到从牯牛岭去，有这么远，有这么有趣的难走。看见面前脚底下，有一个山顶，心想过了那山顶，一定是三迭泉了。等到走上那个山顶，脚底下面前。又是一个山顶等着了。再走过，再是如此，宛如一张大梯子，导我一步一步走下去。照这样走了许久，三迭泉还没有到。——到时，三迭泉必已离地很低很近了。

最后在一个山顶上，见前面有一低处，冲起非雾非烟，一阵阵的微水点。“三迭泉到了。”向导的说。

立在泉的对面或侧面看去，只见水从平面，作直角垂下，直如匹布。隔几丈，石壁突出一些，这匹布折迭了。但不久又垂下。又折迭；又垂下，又折迭，然后又垂下，到底。将身体俯前些，好怕呀！那匹布挂在

两峭壁的隙缝中，紧紧的，连绵不断的，往下落去，深不见底，看了头眩的！哎！离地很近很低，想错了，小觑了；请原谅我！

那匹不是布，是云锦，不然，由伊折迭中，何以会腾起灿烂的绮霞，明丽的长虹呢？哦，知道了，原来是水花映日光！

向导阻止我不要下去，我不听，已坐在泉顶溪中石面上濯足了。这水入鄱阳，泛扬子注于黄海，汇于太平洋，还称不得万里流么？呀！何等的英雄！

※ ※ ※ ※

奇怪！石旁回水里，却有小鱼，没有从布上滚下去！

泉的对面，有一茅篷，我起来，进去，坐了，作午餐。带的是面包，干了吃不下。篷中主人是一位老婆婆，正在煮饭，就央伊为我煮些开水。一会儿我吃饱了。老婆婆的没菜饭，也被各轿夫廉价吃完了。

好懒呀！门前轰轰的雷声，将我脑筋震麻了。对不起，老婆婆，让我在你惟一的台上，曲肱睡一下。鄱阳湖的水色，罢了！扬子江的风帆，罢了！壮丽的瀑布，伟大的山光，一概都罢了！我只爱此茅篷，爱此茅篷中折足台上的天地！我的家在何处呢？何必回去呢？

※ ※ ※ ※

终于向导的来了，他说：“天已傍晚，怕赶不上牯牛岭，就要黑哩！”我只得摩娑两眼，一步懒一步，上那来时的大梯子去。有时风来，将远远山谷中忽然结成的云块，吹向我来；我预备跨上去，可是到它足旁时，又被山石撞破了，只像柳花，一朵一朵，四散飞去。我用手提了一朵，是的，明明是捉牢一朵了！没留心，不知如何又从我手心里滑去，抹我前胸，穿我两腋，向杳杳冥冥，无所底止的青空飞去了。啊！云呀！肯不肯再回来呢？我在茅篷的睡呀！你也如此一去不复返了么？

唔！记不尽了，愈记愈多了，不必记罢！

人生啊！你是必须睡的；你究竟喜欢哪一种睡呢？你还是喜欢作看睡的茶房、和尚、头陀、向导、老婆婆呢？你睡罢！你可以睡你惟一的睡了！

选自1923年《弥洒》月刊第1期

维妙维肖如诗如画

——散文《开封的风沙》试析

潘新

游记散文《开封的风沙》发表于本世纪20年代末，作者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胡山源先生。

胡山源（1897—1988）江苏江阴人，20年代初就活跃于文坛，曾与赵祖康、钱江春创建文学社团“弥洒社”。他一生勤奋创作，著译颇丰。中年虽遭坎坷，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但到80多岁高龄时，却以惊人的毅力续写并出版了《三年》、《龙女》、《散花寺》三部长篇小说。1983年，香港报刊称他是“中国文坛的忠厚长者”，“著作等身的名作家”。他于20年代发表的散文《睡》，曾被鲁迅先生誉为“笼罩全群的佳作”。他的作品文笔细腻，语言优美，形象鲜明，情景毕肖，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春，胡山源赴河南中山大学就教职，生平第一次领教了开封的风沙，写下了《开封的风沙》这篇散文。

沙，平淡无奇；风，无影无踪。要将极为平常的风沙写成优美的散文，实非易事。胡山源先生却用一支传神妙笔，将开封的风沙描绘得出神入化，引人入胜。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富有生活情趣，对客观事物的形态、神韵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独到的体会，善于依据所写对象的特征，灵活选择和挥洒自如地运用切合所写对象特征的笔法，并渗入自己的感受，来写景、状物和记事。这是这篇散文技法上的主要特点，也是写好这类游记散文的诀窍。

沙是精细之物，而积聚了沙的各种物品却是有形的，作者就选用工笔描写，一丝不苟地精勾细勒。请看作者对自己头上脸上粘满细沙后情境的描写：

忽然发了好奇心，要看看我自己的面目，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将手提箱里的小镜子取来一照，不由得又吃了一吓！这是谁？连我自己也不认得了！头上面上，也是一片黄沙！头发有如野草，在沙碛里稀疏地

茁长着。眉毛和睫毛，宛如冬季的松柏装满雪花那样，缀满了最细的黄沙，也许可以称为沙花。我素来不肯用剃刀修面，所以我面上的汗毛特别盛，蒙茸地广布着，我的面就成了原始时代的大草原。这时，细细看去，每一根汗毛从头至尾都沾满了黄沙，本来是黄种人面孔的我，此刻看看，那是黄之无可再黄了。

这一段描写精雕细琢，笔法细腻。用这种工笔细描的笔法来写睡了一夜以后沾满了细沙的自己的头发和面孔，恰到好处，笔法和描写对象的特征彼此非常相称。又因为运用“沙磧”、“松柏装满雪花”、“大草原”等大事物来打比方，使得精细之物得到“放大”，就像微雕精品放在放大镜下看一样，纤毫毕现、情境逼真。

风是无形的庞然大物，它突然而来时的气势和威风，无法工笔细描，作者就采用大开大合，写意传神的笔法，来大笔涂抹，浓墨渲染。作者描绘大风来时的气势是，“突然远远看见一阵乌云在滚过来，气势非常地大，好像是百丈高的大浪，从海洋中漫上岸来，又好像整个昆仑山脉，在移过来”，似乎要“吞噬”一切。“没有多久，轰轰的声音就塞满了耳朵，无边的黄色，也就塞满了眼睛”。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有些心动神摇起来”，“自己是否还存在，很有些怀疑”。

这里，作者巧用比喻，选用有形的庞然大物来打比方，状形、拟声、绘色，使得无形的风变为有形。同时，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这就将文章开头总写风的“奔腾澎湃”、“翻江倒海”八个字，具体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读者如看场面壮阔的立体画，如听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使读者有同临其境，惊心动魄之感！

总之，作者写沙，用的是写沙的笔法：工笔精描；写风，用的是写风的笔法：大笔挥洒。描写对象的特征不同，运用的笔法也就迥异：都运用得自然贴切，恰到好处。

正是由于作者善于抓住描写对象的不同特征，选用与这些特征相适应的笔法，来描写事物，同时又将作者对描写对象的体察、描写，与抒写自己的真切感受紧密融合在一起，所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风沙，才被描绘得维妙维肖，如诗如画。

作品这种精当的笔法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又是和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夫分不开的。

首先，跟山源先生其他散文一样，这篇散文的语言十分精确，极富表现力，能够准确传神地凸现事物的特征并编织成一幅幅形象逼真的图画，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例如，描写卧室和自己身上积沙的文字，用词是非常精确贴切的：刮了一夜风以后，天明一看，卧室内成了“沙漠”，高一些的桌子成了“沙丘”，桌上的物品成了“沙丘上的峰峦”，低一些的椅子等物件成了“沙冈或沙堆”，自己盖的是“沙被”，积了沙的鞋子成了“沙垤”，鼻子里擤出来的是“沙柱”，眉毛和睫毛缀满细沙宛如“沙花”。这些带“沙”字的词语，十分准确而又传神地表现出各种积满了沙的物件的特征，充分反映了人室之沙的多而奇。再如，作者写自己在“黄漫漫的风沙中”的感觉：“伸手不见五指。但又不是黑暗，只是一片黄光。人就好像处在黄海里，不是海面上，而是海水中！上下左右前后都是黄，昏黄！”这里的用语非常生动，很有分寸，表现当时眼前的情境十分逼真。如果将每句中用来补足说明或加以限制的词语去掉，表意的准确程度和情境的真切感就逊色多了。

其次，新颖贴切的比喻和比拟，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把鼻中擤出来的两段沙柱，比作“两颗小炮仗”；写头上面上粘满细沙后的情景是，“头发有如野草，在沙碛里稀疏地茁长着”，汗毛很盛的面孔，“成了原始时代的大草原”；写风沙突然而来的气势是，“好像是百丈高的大浪，从海洋中漫上岸来，又好像整个昆仑山脉，在移过来”；写在黄漫漫的风沙中找不到住处是，“正如在黄泉路上吃了孟婆的迷魂汤，连望乡台都找不到”；把落在菜的面上结成一层黄膜的细沙，比作“胡椒末”等等。这些新颖独创的比喻，有的是形象的类比，有的是意境的联想，它们把平淡无奇的沙和无影无踪的风，以及作者自己对风沙的感受，表现得生动形象。至于把原在室内的沙比拟为“常备军”，把从室外进来的沙比拟为“生力军”，把从上面落下来的沙比拟为“降落伞部队”，把驾驭空气无孔不入的沙比拟为“贼”等等，则不但精确、生动、形象，且使所描写的情境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由于运用了这些富有生气，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的比喻和比拟，就使得所描绘的事物和情境，形神毕肖，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另外，这篇散文还体现了山源先生一贯的语言特点：清新活泼，自然流畅，富于生活情趣。例如，作者对鼻中积沙及擤出来的情形的描写：

下了床，只觉得鼻子里火辣辣地，急孜孜地，很不舒服。用力一擤，
 扑的一声，有东西落到了地上。俯下去一看，奇怪，竟是两颗小炮仗！
 再一看，哈，原来是鼻中擤出来的两段沙柱！

又如对吃饭时黄沙落到菜上的描写：

将眼睛切近了看看，每只菜的面上早已撒上了胡椒末，结成了一层
 黄膜了。可是，嚼起来，却没有胡椒味，只是味啦啦的土气息泥滋味。

这两处描写，全是自然朴实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化腐朽
 为神奇，从触觉、听觉、视觉、味觉等方面，将事物的特征和作者自己
 的情态，表现得栩栩如生。古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平平常常的风沙，多少人领教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但不能言
 传。山源先生却能以自然朴实的语言，曲尽其妙，表现得形神俱备，淋
 漓尽致，使文章通篇妙语连珠，情趣盎然。这种高超的语言功夫，令人
 叹服！

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指出：“要找到确切的词
 句并把它们排列得能够用很少的话表现出很多的意思，‘言简意深’，使
 得语言能表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以致使人不禁想伸出手去抚摸所描
 写的人和物。”《开封的风沙》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它所表现的人、
 物、图画，不但“使人不禁想伸手去抚摸”，而且简直使读者如同亲见亲
 闻亲临其间。这篇散文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主要得力于作者笔法
 的精当和语言功力的深厚，当然也与作品错落有致而又自然得如同行云
 流水的娴熟的结构艺术分不开。

胡山源先生为什么要用他的传神妙笔来描写开封的风沙？他在文章
 的最后似乎说得很明白：“这样的大风沙，现在想想，还有些栗栗畏惧。
 ……但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以欣赏的眼光看看，到也未尝不是难得的
 奇遇。我就以这个心理，来看开封的大风沙。”真的是为了“欣赏”
 吗？其实，这实在不过是以揶揄之笔，来聊发感慨。作者的真实用意，
 是要以形象的文字和触目的画面，让人们痛感风沙的危害，从而提高警
 觉，在“栗栗畏惧”之余，猛悟他在文中指出的“早事防止，实在要紧”
 的道理，从而增强紧迫感，采取有力措施防风治沙。可是，这种善良的
 愿望，在作者写这篇散文的那种时代，又怎么能够实现呢！

附：

开封的风沙

民国十八年的春天，我到开封的河南中山大学（现称河南大学——潘新注）去就教职。到的时候是在晚上，车站上并没有电灯，街道上灯光也很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初来此地，人地生疏，只好住在车站就近的一个客店里。明天打了一个电话，皋义从学校里来接我。一走出去，看见地上遍是黄沙，我说：“几时落过黄沙的？”皋义说：“已经好几天了。这里春天常落黄沙，不算什么，不像我们南方，难得有一次。”

这天晚上，我住在学校里，只听见外面呼呼地起着风声。皋义说：“明天又要落黄沙了。你来得正好，倒可以马上就欣赏一下，因为这是这里的奇观。”说的时候，含着别有用意的笑容。我也不理会，以为落黄沙不过是一件平常事，在南方本来也是有的。

这一晚风声就没有停止过，起先声音还平淡，到后来奔腾澎湃，简直有些翻江倒海的气势，但我还是睡得稳稳地，一点不去注意。

明天天一亮，我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什么？我到底睡在什么地方？室内的一切物件都不见了，除了屋顶之外，我真正睡在沙漠里了！高一些的桌子，成了个沙丘，桌子上的东西，变成了沙丘上的峰峦；低一些的椅子和其它物件，变成了沙冈或沙堆。看看我自己的床铺呢？我盖了一条沙被，原来盖着的被和衣服都不见了，都埋在沙下了，用力一掀，才发现我自己还是睡在被下。

抖了好久，方才将衣服披在身上。但脚一放下床，却又找不到鞋子了，在略微隆起些的沙垤中，总算将鞋子掏了出来，可是要穿上脚，却还须费上一些清除的功夫。

下了床，只觉得鼻子里火辣辣地，急孜孜地，很不舒服。用力一擤，扑的一声，有东西落到了地上，俯下去一看，奇怪，竟是两颗小炮仗！再一看，哈，原来是鼻中擤出来的两段沙柱！

忽然发了好奇心，要看看我自己的面目，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将手提箱里的小镜子取来一照，不由得又吃了一吓！这是谁？连我自己也不认得了！头上面上，也是一片黄沙！头发有如野草，在沙砾里稀疏地茁长着。眉毛和睫毛，宛如冬季的松柏装满雪花那样，缀满了最细的黄沙，也许可以称为沙花。我素来不肯用剃刀修面，所以我面上的汗毛特别盛，蒙草地广布着，我的面就成了原始时代的大草原。这时，细细看

去，每一根汗毛从头至尾都沾满了黄沙，本来是黄种人面孔的我，此刻看看，那是黄之无可再黄了！我想我们黄种的由来，恐怕就是为了这些黄沙。你看，黄河不就是为了这些黄沙，而黄帝一定是和我今天面目一样的黄人！

哈哈哈哈哈！我自己看看，免不得笑了起来。隔壁皋义听见了，走过来，笑着说：“不错吧，你一来就可以碰到这个胜景！”

但还有奇怪的是，此刻天气却非常清新，太阳亮亮地照着，正和江南的春光一样明媚，昨夜的风，完全没有了，沙也没有了，有的都已经在地上，空气中可以说一颗微粒也没有了。

我这样开始，就在开封住了下来。

过了几天，一个上午，我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这教室处在大楼的西北隅，西面北面都有极其明亮的玻璃窗。我面对了西面讲着书，突然远远看见一阵乌云在滚过来，气势非常地大，好像是百丈高的大浪，从海洋中漫上岸来，又好像整个昆仑山脉，在移过来，不论什么东西，一碰到它，就会被吞噬了一样，完全消灭了。我不觉呆了，讲不下去，只是看着。

学生注意到了我，回过头去一看，有几个轻轻地说：“哦，又刮风了。”口气非常平常，完全不当一回事，可是我在前几天已领教过了，现在目击它来时那样的威风，不禁有些心动神摇起来。

没有多久，轰轰的声音就塞满了耳朵，无边的黄色，也就塞满了眼睛。对面讲话听不见，对面看人，也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但又不是黑暗，只是一片黄光。人就好像处在黄海里；不是海面上，而是海水中！上下左右前后都是黄，昏黄！自己是否还存在，很有些怀疑，其他一切，都为黄色所笼罩，不必问，也无从问起了！

课是上不成了，跌跌撞撞地下了楼，奔往自己的住处去。我是初来，各处未熟，在这黄漫漫的风沙中，正如在黄泉路上吃了孟婆的迷魂汤，连望乡台都找不到，等到找到我的住处，的确已经费了好些力。

吃饭的时候，大家摸到了那个作膳食的小屋子里。门紧紧地关了起来。可是菜从厨房里端过来，必须要走几步路，每只菜上面又没有盖头，因此，放在桌上，将眼睛切近了看看，每只菜的面上早已撒上了胡椒末，结成了一层黄膜了。可是，嚼起来，却没有胡椒味，只是啼啦啼啦的土气息泥滋味。

门也关不牢，因为厨子必须走进走出，每开一次，便有大把的泥沙塞进来。即使关得牢，也没有用，因为室内早已充满泥沙了，外面即使没有生力军进来，那些常规军却都是降落伞部队，会从天空里降下来。还有，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在风一起时你就将门窗关好，仍旧没有用，那些部队，还是会乘隙而入的。

这顿饭使我尝到了从来未有之异味。我真有些吃不下。但看看几位本省同事和来得稍久的外省同事，却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大嚼着。我想他们真正以这些黄沙当作调味的胡椒了。所以对我格外显出了他们的津津有味。

在另一次大风就要来的以前，我的确将所有的门窗都关好了。看看每一座窗，凡是有缝的地方，都有绿丝绒衬着，不够，还糊上了纸条。我想这很好，风沙无论如何走不进来了，不料外面风沙一起，里面，不到片刻，桌上已是厚厚的一层了。

我大惑不解，各处找寻着。找寻得很仔细，恐怕侦探查案也不过如此。也寻得很长久，用了我最大的耐性。这些沙贼，我终于找到了它们的来踪去迹。一句话，凡是通空气的地方，便是它们的阳关大道，或羊肠小径。这通空气的地方，不必是直接的，即使是间接而又间接的，例如一个微得几乎看不见，察不到的微孔如九曲中的线路一样，通到了外面，有空气出入，那最细微的沙末，便会驾驶了空气，长驱直入，而且为了外面的风大、沙多，它们便只进不出。它们也会在半途上驻扎下来，埋伏起来，等机会继续地杀进来。……

到此，我才明白，所以到外面去看看一般的住屋，除了大门之外，都没有窗，里面尽是黑洞洞，就为了防堵沙贼的缘故！除了不通空气以外，实在没有别法阻止它们不进来。它们已经同空气化合，不是混合，分不开来。有空气就有它们，空气到哪里，它们便到哪里，它们是那样的细微、匀净，而又精灵、古怪！使人防不胜防，也无从防起！

我和皋义，都觉得北方的沙漠果然在南侵，难怪汉唐以来繁华的关中各地，都已荒凉，而陇海路上，尤其开封到徐州的一段，在日光之下，白皑皑地只是一片沙地。开封北城外的沙堆，早已掩上了城垣，要不是时常扒剔着，城门洞早就被塞满，城垣也将看不见，至多只是一条沙堤了。到郊外去看看，都是沙土，大风一吹，种的麦都连根拔起。河道，都被沙填满，只留下一段河道的初形。早事防止，实在要紧。如何防止，

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赘。

这样的大风沙，现在想想，还有些栗栗畏惧。不晓得在真正的沙漠里，又是如何景象，当然更加可怕吧。但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以欣赏的眼光看看，到也未尝不是难得有的奇遇。我就以这个心理，来看开封的大风沙。

后 记

我写《现代文学家胡山源》的想法，最初是萌发于一次与无锡市史志办同志的闲谈中，那是2008年的上半年，我在原江阴市史志办徐泉法副主任推荐下，参与编写《中国文化名人与无锡》一书，当时安排我写刘半农、刘天华和上官云珠，允我有写2万字左右一篇的字数，要求用散文体裁，概述出其生平。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找资料的日子里，无意中兼带出一位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半生苦多的胡山源先生，且他是我真正意义的老乡，我居住的山观西苑一村离他的老家不满1公里，是喝同一条河水的老乡。

胡山源在上世纪30、40年代为上海名作家名编辑名教授，是个有分量的文化名人，可惜无锡这本书赶不上了，但我对胡山源却藏匿着一个私心，必须为老家的老先生写出一整本书，我有了蝼蚁撼树之心。有了这个宏愿，几年间就开始搜寻胡山源的著作，以及报纸杂志发表过的相关回忆评论胡山源的文字，还零零碎碎采访了我周围一些对胡山源有所了解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我还借阅了其家属珍藏的档案材料，阅读了各界人士给他的不少信件，仔细阅读其他一些传记中记录胡山源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一些回忆性文字。在阅读胡山源先生具有朴素文风作品的同时，我也进一步了解了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所有这些大大增进了我对胡山源的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当然，这其中，老先生的文章是我获取写作材料的重要来源，另外还有杨郁、尤伟、胡高雁、孙银龙、怀自明等人的文章作辅助。事实上，我在写作过程中，很多时间是用来对老先生的回忆性文字进行仔细地梳理，认真地甄别(包括考证)和恰当地选择。闻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稿是由我执笔写成的一部传。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在做深入研究。

我写是尽一点乡土义务，是怀着忐忑不安，我是怕没写出胡山源的特性来，特别是他的优点，他的感染力。我咀嚼素材，情感的窖藏发酵

成熟后，于2011年即向相关部门上报了这个选题，2012年《胡山源传》被列入江苏省档案馆与上海文汇出版社的“华夏文化博览书系珍藏版系列丛书，这套庞大的丛书准备精选省内百余位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教育领域对人类文明进程有影响的名人。我为胡山源跻身这个行列兴奋着，接着就开始利用节假日和晚间时间在键盘上敲这部书稿。我的工作较忙，节假日也难保证可以寻觅到整块的时间来专注写作。然而写《胡山源传》之难，还不是自己缺乏时间和笔力不逮，而是难在资料过于臃肿，而且一些资料谬误较多。老先生一生勤劳，在70年的创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1000万字的著作数量，对于写传，不说全部阅览，重要著作和必要的材料还是要作些研读的，好在我是老先生的同乡，他所描述的环境，一些乡土民俗我熟悉，对我理解老先生作品有了一个便利条件。这里借用郑板桥一句话“愿做青藤门下一条狗”。我就逮住个“胡门弟子”枉称当当也好，自认学识浅陋，便一头扎进字纸堆，算是为自己写作添补了一点自信。

在对写《胡山源传》的一切准备工作和构思完成之后，从2012年的3月下旬开始，我便在业余的时间动手进行创作。从这时起，到2013年的3月中旬，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利用所有的节假日、星期天和每天晚上的时间，一直不停地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传记文学的创作。写作之前，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曾得到江阴市文化部门的帮助和支持，由于他们的热情关怀，才坚定了我在这段时间内写完这本书的决心。在写作期间，上海文汇出版社编辑同志，对我进行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我的爱人侯益菊同志不仅全部承担了家务，保证了我的创作时间；我的儿子李向荣替我整理了采访胡山源的近5万字的材料，并积极协助搜集照片资料，作为第一读者，他还认真阅读了初稿，纠正了书稿中的一些错漏处。

我试图从胡山源的生平切入，以他的文学创作和编辑教书生涯为纲，将近百年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都融化进这一部作品中。关于胡山源的生活，我准备对他的作品深入研究之后，化为一种有血肉的文字，不懈追求，尽可能变成形象。非虚构传记文学其感染力就来自于真实、生动的细节。写作的难度主要缺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材料不足，难以筛选提炼，内容开掘不深，就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而这些素材又不是凭空想象虚构，必须真实，需要多次研读传主留下的作品和笔记，收集其他旁证材料，采访熟悉传主的知情者，从这里面进行“探矿和采矿”，一些

沉甸甸留在我心里的生动细节，都是我通过这些途径触摸到的，写作时，我反复咀嚼素材，让人物在我心里活起来，然后再落实每一个文字。

读胡山源的作品我们会具体感受到属于他自己的明确的创作追求。他的作品在当代还是有着一定现实意义的，人们能从他对普通民众生存抗争的抒写中看到世俗社会的人性本质，从而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读者喜爱其作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胡山源自己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我的写作不是为配合什么政治形势，可能不合时宜。那么，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道路形成胡山源这样的创作观的呢？这正是我写《胡山源传》的目的。我希望我写的这本书，能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了解胡山源的向导，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我能为他们深入研究胡山源的作品，提供一份参考，一份佐证。基于上述目的，为最大多数普通读者着想，我有意采用一些小说笔法写《胡山源传》，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

真正的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作为他的创作基础，然后继续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围绕着要写的传主，广泛地收集资料，认真研究那一定历史时代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种种知识对作者来说总是缺乏的。我想。

胡山源先生是低调的人，他的作品关注的是弱势群体，以小说笔法写《胡山源传》，不亦宜乎？《胡山源传》从酝酿到成稿前后历时5年多，因为没有整块的阅读和写作时间，我只能忙里抽空，断断续续来搞。常常写了一半就因工作忙而暂时搁笔，待到多日后再续写，原有的写作激情已消失大半。本来想把全书多磨几次再付印，又怕拖很长时间。思之再三，觉得还是先出版为好。敬请读者，特别是熟悉胡山源先生的亲朋好友对本书给予更多关注，多提出批评指导意见，以便再版时补充与丰富。《胡山源传》终于正式出版了，我把此书看成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因为全书凝结着我与朋友们的真诚友情，这友情将永远温暖着我的心！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文朋好友唐麒先生给予我很大支持，江阴市档案馆的领导和上海文汇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更是对我的写作给予经常性的鼓励与指导，在此，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本书写作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胡山源传》虽然同读者见面了，但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加之所收资料也许不够齐全，所以书中很可能会有遗漏和差错，诚恳希望广大读者，胡山源的家属以及与胡山源共过事的同志给予批评、指正。